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阴阳碑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故事梗概

襄阳马背巷丁家饭铺丁老么的四女儿女贞惹怒了小巷的溜光蛋赖子，遭到报复，丁老么一气之下，将女贞打出了家门。小巷鞭炮铺权府的老板权国思不怀好意地诱骗女贞到府内，当夜夺去了女贞的贞节。从此，也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五年后，权国思怀着种种说不清的企图，将灾难缠身远嫁隆中山已是丧夫丧子的女贞请回府上给孙子小六子当奶娘。权国思的少爷天生精气不足，又传说权国思有“扒灰”之嫌，少奶奶成天抽着大烟度日。马背巷对权府这个说不清是儿子还是孙子的小六子闲话不少。先是权府的曲太太摔断了腿，接着权府的鞭炮名品“炮打襄阳”在为湖北督军王占元表演鸣放时，放了哑炮而使权国思无地自容，再就是权府鞭炮房起火爆炸，权国思炸坏了脑子成了植物人。女贞豢养的北京宫廷狗竟然叼走了小六子的小鸡鸡……权府遭受一连串大难之后，奶妈女贞果断地承担起了权府的全部责任。

她伴着僵尸一般的权国思，精心抚养着权府的小六子。终于有一天，小六子从马背巷溜光蛋赖子的口中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悲愤已极，不辞而别。奶娘女贞悲切的呼喊声在马背巷上空回荡着。

哭瞎了双眼的女贞，突然在一个夜里从马背巷消失了。

小六子与乞丐为伍，浪迹几年之后，他捧着一根“龙鞭”回到了马背巷。这时，他已是威震一方的六爷了。六爷当上了汉江上下几百里的丐王，又是襄阳城的青帮老头子，他雄踞马背巷的古渡口，办起了专吃码头的杠子铺。

六爷积德行善，日寇轰炸襄阳，难民潮涌，六爷沿街搭灶，向穷人布施米粥。六爷得势不称霸，待人和善。六爷兄弟李虎奸污了江月楼的老鸨儿，六爷在马背巷当众惩罚，并责令他割下自己左耳，以示训戒。

六爷是一个七尺男儿，却只能蹲着撒尿。六爷底气挺足，却无法繁殖后代。尽管他先后娶过四房太太，也不过是遮人耳目而已。六爷有着一双细皮嫩肉又特别灵巧的手。夜深人静之时，六爷靠其手下的功夫，也能给太太一丝满足。在六爷的手下谋事或给六爷当太太，六爷都定有许多规矩。六爷对人宽厚，破了规矩，六爷也不为难你，让你走人还给你路费。六爷不娶妾不嫖女人，所以名声挺好。六爷手下的管家走马灯似的换，也没妨碍六爷杠子铺的生意兴隆。

终于有一天，六爷窥伺到了管家瘸子张与三太太翻江倒海的情景，加剧了其变态心理，激起了他对正常人的无比仇恨。他暗设机关，让患有淋病的李虎强奸了三太太，使三太太染性病活活烂死；让与自己有莫逆之交的顺兴药铺的字元先生在汤药中做手脚，使瘸子张纵欲不能自拔而死。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襄阳的炮声停息后不久，两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出现在了六爷的面前。六爷被绑走后，一直失踪的瞎眼婆女贞重见天日，她被关在杠子铺后院花房的一口地窑里生活了十几年。不几天，如白纸一张的女贞也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六爷入狱后，由于证据不足，一时无法定案，由小巷的王鉴老夫子担保，司法部门对权六子实行了取保候审，六爷回到了四太太的身边。

在清匪反霸运动进入尾声时，有人揭开六爷与解放初期襄阳城外的暴乱案有牵连，湖北省人民法院襄阳分院重新审理了权六子的案情，以反革命会道门头子罪、封建把头罪、国民党特务罪和煽动暴乱罪，判处权六子极刑。

权六子死后，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那座威严了两个多世纪的古宅“轰隆”一声坍塌了。

感谢贾桥提供

人物表

- 1。权老爷子---权国思之父。
- 2。权国思 --- 襄阳权府鞭炮作坊的老板，襄阳鞭炮同业会会长。
- 3。权太太 --- 权国思之妻，襄阳曲家鞭炮铺曲老爷子之女。
- 4。六 爷---大名权六子，幼名小六子，权国思之子。襄阳青帮头子，马背巷杠子铺老板，襄阳古渡口封建把头。
- 5。苗 嫂 --- 权府女佣，后为权府鞭炮作坊的帮工。
- 6。韩厨娘---权府厨房的掌勺人。
- 7。长风老祖---湖北武当山老道士。
- 8。女 贞 --- 小名四丫，丁家饭铺的四女儿，权府小六子的奶妈子。
- 9。王 鉴 --- 马背巷教书先生，襄阳信义书院校长，人称王老夫子。
- 10。万吉祥--- 襄阳万字鞭炮铺老板，权国思的亲家，北伐后任襄阳商会会长。
- 11。万太太---万吉祥之妻。
- 12。马胜德---襄阳大教堂基督教美籍牧师。
- 13。曲老爷子---襄阳曲家鞭炮铺老板。
- 14。曲老太太---曲老爷子之妻。
- 15。钱老板---襄阳双沟黄酒店老板
- 16。少爷狗子---权国思之子，小六子之父。
- 17。少奶奶---万吉祥之女，少爷狗子之妻。
- 18。任远尼---襄阳天主大教堂意大利神甫。
- 19。丁老么---马背巷丁家饭铺店主，女贞之父。
- 20。丁家婆娘---丁老么之妻，女贞之母。
- 21。魏 肥---马背巷的挑水夫。
- 22。赵 三---权府鞭炮作坊管家。
- 23。赖 子---二流子，国民党兵，日伪汉奸。
- 24。金 锁---女贞的丈夫。
- 25。罗夹包---襄阳城理发的手艺人。
- 26。青皮老板--- 马背巷古渡口青皮船行老板，后为仙人渡船行老板，人称独臂老板。
- 27。正福先生---马背巷顺兴药铺郎中及店主。
- 28。字元先生 --- 正福先生之子，继任顺兴药铺郎中及店主。
- 29。字元太太---字元先生之妻。
- 30。顾先生---顺兴药铺的掣渡蝶，即切药师。
- 31。三 丫---女贞之姐。

- 32。陶季雨---襄阳鄂北道道长。
- 33。戈先生---权府小六子的启蒙老师。
- 34。朱佑保---襄阳道尹公署道尹。
- 35。王占元---襄武将军，湖北督军兼省长。
- 36。黎开才---襄阳道尹公署镇守史，襄郟镇守史，汴鄂陕三省联军总司令。
- 37。张联升 --- 黎天才部队旅长，叛离后任襄郟镇守史。
- 38。约 翰---襄阳铁佛寺同济医院美国医生。
- 39。余老板---襄阳福太和酱园老板。
- 40。余少老板 --- 襄阳福太和酱园少老板，余老板之子。
- 41。江 妈---马背巷江月楼妓院老鸨儿。
- 42。胖老头---女贞隆中大头菜酱园的掌作师傅。
- 43。万 福---女贞隆中大头菜酱园的小伙计。
- 44。朱四辈---襄阳朱四辈窝子面店主。
- 45。丐王龙头---郟阳丐帮头子。
- 46。蒋介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 47。范石生---国民党襄阳警备区司令。
- 48。丁 腾---国民党襄阳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
- 49。筐 子---六爷的丐帮弟兄，历任国民党连长、团长、师长、十三绥靖副司令。
- 50。严宝子 --- 小六子的丐帮师父，捨 道的传人。
- 51。花子爷---汉中前任丐王。
- 52。黑 子---六爷的丐帮弟兄，汉中继任丐王。
- 53。枣 木---襄阳城前任青帮头子。
- 54。豁嘴老武---襄阳鱼梁洲湖匪头子。
- 55。住持法师---襄阳广德禅林住持。
- 56。白麻子---六爷杠子铺的杠夫。
- 57。曾掌柜---襄阳曾掌柜水饺店店主。
- 58。陈老夫子---襄阳信义书院教书先生。
- 59。三太太---大名席馥香，六爷的第三位妻子。
- 60。瘸子张---大名张根娃，六爷杠子铺管家。
- 61。刘仁仕 --- 襄阳刘府的老爷子，祖上开篾匠铺，技艺超群。
- 62。洪老板---襄阳洪字金铺老板。
- 63。大太太---小名月娥，六爷结发之妻。
- 64。王膀子---襄阳王膀子卤肉店店主。
- 65。胡非仁---六爷杠子铺管家。
- 66。二太太---小名桂花，六爷的第二位妻子。
- 67。牛主任---襄阳信义书院训育处主任。
- 68。严老板---襄阳永远福布店老板。
- 69。林逸圣 --- 襄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部公署司令。
- 70。鲁 艺---上海救国宣传队队员。
- 71。山本太郎---侵华日军中队长。
- 72。孙先生---襄阳商会管帐先生。
- 73。程 式---襄阳专员兼保安部司令。

- 74。李 虎---小名老虎，六爷的丐帮弟兄，岷山山道口小头目。
75。牛 头---襄阳城为死人扬纸钱的艺人。
76。四太太---大名单婉，六爷的第四任妻子。

楔子

襄阳马背巷的六爷一辈子娶过四位太太，可都没能给他生下半个仔。
六爷活着时有许多谜。
六爷死后仍然有许多谜。

……

是多少年后一个沉闷的夏日，一群威武雄壮的工程人员踏上了马背巷的青石板道。他们穿过小巷，径直来到早已流走灿烂，现已破落衰败的古渡口。那忠实记录着古渡口千百年历史的九十八级台阶，残缺不全，饱含委屈地呻吟着。

早在几年前，汉江江面上飞架起了一座钢铁大桥，将自古以来就只能遥遥相望的襄阳与樊城，连为一体，红火了几千年的古渡口迎来了自己的末日。车流人流在大桥上兴奋地流淌着，汉水流得也似乎那么急匆匆的。

古渡口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钢铁大桥横跨江面，天堑变通途。当然，支撑大桥的桥墩也就成了汉江上行船的水中障碍。在一连发生了几起航船碰撞桥墩的事件后，当地政府决定在这座古渡口码头上架设一座导航塔。塔址就选在古渡口台阶顶端旁的一座古宅的废墟上。

这座古宅成为废墟已有些年头了，原古宅院内和门前的大石板都被抬进了许多人家的院子，做台阶或铺院子。成形的砖瓦也被人拾走，搭鸡笼盖伙房；那些腐朽了的木梁什么的，一天天被小孩们捡回家当了柴烧。废墟上剩下的是一些小石子小砖碴，被烟火熏得黑黑的。还有满地的鸡毛、碎纸、烂菜叶等乌七八糟的脏物。

就当今的工业技术而言，这座导航塔的建造是十分容易的。用钢铁焊制成塔架后，只需在塔址上浇灌四个混凝土座，将塔架用螺丝紧固即可。眼下工程人员正是前来清理废墟开挖混凝土基础的。开挖工程进展得很顺利，可就在第二个基础坑挖到约两米深处时，遇到了一个大石块，这块大石块几乎把整个基础坑面堵住。工程人员无法，只得将坑面扩大。大石块被取出后，竟然是一尊很奇特的两色石碑。将其树立在地上，石碑如同一座圆锥形山峰。

山峰的两侧，一侧为黑色的花岗岩石，一侧为白色的汉白玉。两石相合天衣无缝。白色的一侧，用阳文凸刻着一个字符图案“ ”；黑色的一侧，用阴文凹刻着另一个字符图案“ ”。马背巷古渡口的这一重大发现立即引起了轰动。襄阳博物馆连夜将这尊特殊石碑请进了馆内，立即组织班子进行专题分析研究，引得一群又一群老学究老研究员围着石碑寻寻觅觅。

若就石碑两侧的字符图案而论，这尊古碑至少可追溯到我国古代象形文字的甲骨文时期。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古渡口或整个襄阳城的历史一下子就可以往前推了近千年。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

而，襄阳城也有许多有识之士不赞成这种说法。如石碑的镌刻打磨、碑型的式样设计等，都似乎有着明显的封建社会特征，石碑的作用在于为古

宅鼎立宅基分界宅脚，只是属于一种界碑而已。

众说纷纭，出于研究的需要，专家们将这块石碑定名为：阴阳碑。

其实，历史只不过如同这块废墟上让风雨封尘已久的杂物。它们在冬去夏来的岁月流逝中发黄变脆。也许轻轻一碰，它们就会变成纷乱的碎片。而且，也许你不小心打碎的，正是一个渐去渐远的却也惊心动魄的故事。沿着这块石碑追寻，就有了一段弯弯曲曲的日子……

第一章

1

这是宣统三年一个没有月光的秋夜。

“砰！砰！砰！轰隆！砰！砰！”

一阵紧密的枪声，夹着重重的打炮声，在夜深人静的襄阳城上空回荡着。枪炮声惊醒了梦中的人们。他们急忙翻身下床，加上木杠把大门顶得紧紧的。

一连几天人们担心的事终于来临了。自从这年十月十日，武昌新军起义，在武昌城头打响了第一枪。星火燎原，中国南方各省纷纷响应，北方各省也闻风而动。革命党人如秋风扫落叶，清王朝摇摇欲坠……

在襄阳城马背巷一大户人家的宅院里，枪炮声将一家老小震得惊慌失措，他们簇拥在上房里，一个个神色惨淡，一张张脸上写满惊恐和不安。权老爷子正在病中，床的侧面摆着他坐了几十年的太师椅。椅有上百斤重，五尺来高，平常一家人议事时，权老爷子就坐这椅上来。床前的大理石镶面茶几上放着一碗冒着热气的莲参汤。

按照权老爷子的吩咐，佣人们费了好大力气，终于为他穿好了衣服。一生长袍短褂，头戴瓜皮小帽，一条长长的细细的小辫子从权老爷子的脑后拖出，与权老爷的身体并列着。长年患病卧床，使得七十高龄的权老爷子早已失去了对自己身体各部位的控制能力，口水顺着嘴角流着。立在权老爷子床旁的是独生子权国思。权老爷子突然动动身子，双手支撑着床铺，想下床坐上太师椅，权国思帮他试了试，他坐不上去。最后只得躺在床上象征性地把一条腿从床上架在了椅子上。今日权老爷子的威严全在这条腿。

屋外的枪声和屋内老爷子愤愤的面容使权国思心中一阵紧张，他的神色显得郁郁寡欢。

这是襄阳城有名的“权府”。自清嘉庆末年，权府的祖上开始做鞭炮，道光初年在襄阳创下“樊鞭”这块牌子。百余年来，从祖上两间木板房在马背巷立足算起，一步一步熬到了眼下这份深宅高院的家业，实属不易。

这些日子，襄阳、光化等地的江湖会员获悉辛亥革命成功，群情振奋。就在前天晚上，光化大绅士乾丰钱铺老板邢福安正娶儿媳，宾客盈门，在家中举行盛大宴会，光化军政要人全都应邀出席。宴会上，觥筹交错，笑语欢腾。正热闹时候，突然，驻光化新兵马队骑兵张国荃、李秀昂率队包围了邢家大院，张李二人冲进院内，踢翻了酒桌，站在桌上大声宣布：“我们举行起义啦！”

酒桌旁，光化县令黄仁炎、巡防营管带周祥谦等全部官员被“架”了起来。起义军强迫他们反正，并押着他们从邢家出发，一路封闭电报局、官

钱局。起义军到达官钱局后，立即开会，首先要管带周祥谦签字顺从革命，然后出城移交部队名册及枪械。周不服，签字后欲乘机逃脱，被李秀昂当场击毙。

黄仁炎的轿子车挂上了白旗。

次日一早，胜利后的光化起义军分水陆两路直取襄阳。李秀昂将马队和江湖会中的红帮兄弟组成敢死队，为先锋队先行。嗣后，张国荃率主力步、骑兵二千余人，炮船八只，顺江而下。李秀昂的先锋队当天急行军一百八十里，经光化仙人渡，于当夜抵达襄阳城外。

枪炮声越来越近了。权府内的几个女的暗自在抹泪，权老爷子的儿媳妇权太太和干瘦干瘦的管事赵三竟然抽泣出声来。老爷子盯了他们一眼：“你……你们……嚎丧？”

儿媳妇权太太的贴身女佣苗嫂和韩厨娘，出出进进忙碌着。苗嫂一会儿给权老爷子捶背，一会儿给权老爷子喂茶水。苗嫂是权太太刚换不久的女佣，显然对权老爷子的生活习惯不熟悉，捶背喂水都不在行，权老爷子哼哼着不满意，韩厨娘赶紧接过手来。权国思让后院的师傅、伙计及学徒们都守在鞭炮作坊四周，看护作坊里纸呀火药什么的，防止飞来的火星引着了作坊。一帮人哪敢动弹，躲在后院里，听着屋外的枪声吓得大气不敢出。

权老爷子侧过头，看着一旁的那根长长的细辫子，眼角滚出两行泪珠。他瘪着嘴，传出疲惫、沙哑、断断续续的声音：“乱……乱党……来了，要剪……剪男人……辫子，男人……没有……辫子……咋有脸？”

“嗒，嗒，嗒……”突然，大厅外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

全屋子的人为之一动。权老爷子动了动身子。

进来的是府上的管事赵三，权国思让他出去探听消息。

“你看到什么啦？”权国思赶紧问道。

“情形坏得很呢！光化起义军已攻占了樊城，炮船正沿着古渡口摆开一线，火炮已经开始轰击襄阳城了。李秀昂率先锋队已由小北门攀城墙而入。起义军现在怕是已占据了府台衙门了。襄阳城门上已贴出了告示，说……”

“什么起义军，那是乱党，是些大逆不道的贼子。”权国思纠正道。

“是，是乱党。乱党说，不仅要剪辫子，还要杀头呢。”赵三伸出一个手掌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

权国思问道：“反啦，那襄阳城的兵备道营兵呢，他们怎么不出来镇压？”

“全跑啦！襄阳巡防道领刘韞玉吓得尿了裤子，命令打开城门，让光化起义军入城，刘韞玉、孙长龄及督队官王国栋全都逃跑啦。”

“唉……”床上的权老爷子长叹了一口气，面色阴沉。

这时家人急步进屋禀报：“门口有位老道长求见。”

“老……老道长？”权老爷子眼睛一亮。

权国思急忙迎了出去：“您是……”

老道长微笑不语。

权国思将老道长迎到权老爷子的床旁。

“您……您是……长风老祖！”权老爷子一眼认了出来。

“好！亏你还记得贫道，好，好！”

权国思赶紧请坐，献茶。来者正是武当山有名的长风老祖，光绪朝做过太史令，极工天文历算，承道家兼容并蓄之长，有博采诸家之风格，还受

惠于佛教。如今八十高寿，仍鹤发童颜，一派仙风道骨。权老爷子的父亲曾与长风老祖有交，权老爷子五十岁时，父亲还带他上武当拜访过长风老祖呢。

屋外的枪声更近了。权老爷子问长风老祖：“您……寻游……贫宅，有……有要事……明教？”

“有！”长风老祖闭上眼睛，屈指掐算了片刻，双目环绕大厅一周，说：“拿纸笔来。”

家人立即文房四宝侍候。

瞬间，几行笔墨从长风老祖手下流出。写毕，老祖走出大厅，权国思紧跟其后：“请老祖用斋再走不迟。”

长风老祖回过头来：“老朽久已不食人间烟火。”双掌一合，“老朽告辞了。”说完，如云似风，飘然而去。

权国思转身进屋，赶紧将长风老祖留下的谶语读了好几遍：

人生欲免轮回，不入于异类躯壳，常使其身无病老死苦，顶天立地，负阴抱阳而为人，勿使为鬼，人中修取仙，仙中升取天矣。

读毕，只听权老爷子突然一阵狂笑：“做……做人……之苦，富……富贵……如梦，老夫……休矣。”那笑声让凝滞的空气为之震颤，令满屋人毛骨悚然。

枪声小了许多，权老爷子睡着了。

这时，府内东院上房里一帮女佣和请来的接生婆正守候着被肚中胎儿折磨得呼天抢地的少奶奶。少爷狗子被拦在门外，显得傻乎乎的。

当夜，权老爷子仙逝。权老爷子死得很干脆。半夜里，一闭眼，脚一蹬。权老爷子一脚蹬倒了太师椅，太师椅重重地倒在地板上，咚地闷响一声。

与此同时，权府东院上房里，在少奶奶再一阵叫唤后，传出了婴儿嘹亮的啼哭声，权府一条新的生命问世了。新生婴儿是权老爷子的重孙子。权老爷子没能来得及与重孙子见上一面，就撒手西去，对于权氏家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事。

天亮时，起义军光复襄阳。起义军议定成立襄阳军政分府和分道署。张国荃为司令，李秀昂任协统。

起义军在襄阳城闹了一阵子革命，留下了一部分兵力捍卫革命成果，其余的继续北上，打道南阳，往河南开去。

人活七十古来稀，权府老爷子活够了七十，本是高寿，为喜丧，自然要大办丧事。按襄阳的的习俗，像权府这样的大户人家，老大人仙逝，至少要停灵七期，以让儿女好尽孝心。

所谓“期”，也就是七天的时间，停灵七期，就是去世的老人要在家里设灵堂，停放七期四十九天，然后才能下葬。而一般的民家，老人去世最多就只能停灵三期。襄阳城里的大户人家办喜丧，汉阳归元寺、郢阳武当山的佛道两家那是要全请到的，还要有人送一堂喇嘛经。

经台上念经的喇嘛们穿着黄袍，一只胳膊露在外面，经台的两旁，一边一只大喇叭，喇叭很长，吹喇叭的老喇嘛坐在经台上，两个小喇嘛抬着喇叭筒。经台上热闹时，丧者的一家人则一个挨着一个地跪在灵台前。着重孝的人，一个人还有一个博士先生照应，该跪在什么地方，博士先生都是依据规矩认真安排的。

眼下襄阳刚刚光复，起义军十分警惕聚众闹事者，大街小巷都派有人暗中监视。并颁布了许多禁令，比如不准聚众说笑，不准夜间串门，不准大

声喧哗等等。这样，权府的丧事也就谈不上期不期了。

权老爷子的灵柩勉强停了三个早晨，就草草下葬。

襄阳有个规矩，店铺的老当家人去世后，下一辈人就要分家。店铺的老当家人为店铺老板，若老当家人在世，儿子年岁再大也只能是少老板。权府是独子独孙，也就谈不上分家。

权老爷子去世，权国思也就自然由权少老板继位为权老板。

2

权氏家族在襄阳这块地盘上也是威震一方。权府的老爷子过世，并没有影响权府的地位。

权府所在的这条马背巷，在襄阳城“九街十八巷”中，是一条古老悠远的小巷，有几千年的故事。在这绵延数千里的汉江两岸，马背巷是襄阳城的门户，为繁华的重要地段之一。

它坐落在襄阳城外古渡口的堤背上，屋宇参差，楼台层叠，与樊城火巷口码头隔江相望。城西十余公里，有一大山，势如卧龙，名曰：隆中山。一千七百多年前，诸葛亮随叔父从山东逃难来襄阳，正是在这隆中山隐居十年，躬耕收获，写成了名垂千古的《隆中对》。因此，就有了襄阳好风水之说。

马背巷上连汉江边的古渡口码头，下接进城的襄阳城前街，整条小巷挤排在三百余米长的堤背断段面上，犹如一个马背形，小巷由此而得名。自古以来，马背巷尾的古渡口是连接汉江两岸的咽喉，真可算是古得渊远流长。相传襄阳城是周宣王的大臣方叔所建，春秋战国时，为“楚之北津”，城方严整，千里汉水绕城而过，马背巷这端是唯一的渡口，乃是一口锁方城。汉代以后，这襄阳城为历朝郡州路府的首府，有“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沔，北接京洛”之说。

与襄阳城遥遥相望的是樊城，一条古渡连南北。

千百年来，襄阳、樊城既是群雄角逐的名战场，又是骚人墨客荟萃览胜之地。芸芸众生，东客南士，文人名流，从各地汇聚襄阳古城，第一眼认识的必定是马背巷。乾隆时，这马背巷就因为名妓、古渡、流水、鞭炮而闻名于世，八方来客穿梭过往船上，登岸歌舞升平，痛饮狂欢，通宵达旦，日夜风流。

客人们，或乘客船沿汉水而来，或乘渡船从樊城过江，下了船，气喘吁吁地登上九十八级台阶，就看得清马背巷两溜儿屋顶，小巷靠江面的房屋大多是“一面墙”的门面楼，屋后拖出一溜的吊脚楼齐着江岸，吊脚楼的木柱就立在江水里。而靠城边的房屋侧面，一溜的后墙悬在古城的房头上。两边房屋对峙着伸出长长的屋檐，夹出一条街来，既遮雨又方便做生意。那一年，唐代诗人刘禹锡南游到此，自樊城过古渡，上码头看襄阳，只见马背巷沿堤楼房幢幢，堤下风帆林立，一派熙攘安乐景象，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堤上行》，为古渡口留下了“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的佳句，好不风光。

襄阳马背巷，论小巷人家的名气，谈及书香文雅，要数住在小巷中部的私塾先生王鉴先生。王鉴三十挂零，有着一副老气横秋、酸不溜秋的书生气，脸黑显老，再加家庭贫寒，令好多姑娘看不上，一直没能婚配。其实，王鉴的祖上是挺富有的，开字画斋享誉汉江上下。

某一夜间，王家字画斋遭了江湖土匪的大劫，从此就断了王家的辉煌。

王父早逝，今日的王先生靠教几个小顽童过着清贫的日子，但仍是说不尽的之乎者也。王先生迂夫子气挺足，时间一长，竟然有了一些名气。要说小巷府上的显赫，就得说这立着“樊鞭亭”的权府家族，那可是如同其经营的“鞭打襄阳”，在这襄阳城里是双响震天雷。这双响之意，一曰权府有硬梆梆的鞭炮响货；二曰刚由权少老板升为权老板的权国思青出于蓝又胜于蓝，从父亲手中一接过鞭炮作坊就占据了襄阳“樊鞭同业会会长”要职。更重要的是，权老板没有王鉴先生的那种古板高傲的文人酸劲，总是为人一脸笑。迎面打招呼那种亲热劲，对小巷的老老少少都是甜蜜的。人家有钱有势，亲近咱还不是就因同住一条马背巷么。小巷人知足了。

马背巷在襄阳人的眼中，是极有味道的。小巷两旁的房屋楼顶上，小黑瓦间长出一行行茁壮的瓦松，在黝黑的墙表浮起鱼鳞般湿漉漉的盐硝，现出一幅极古极古的韵味。房前青一色的青石板，遇大雨一洗，斜阳微照，明净雪亮。

平心而论，马背巷的房子比城内的房子样式别致。建筑师们在为马背巷的巷民建房子时，特别重视房子的实用性，强调房子间的防火功能。左邻右舍间都是卧砖做到顶，风火垛子的风火隔山墙，形成一溜溜巨大的“脊”，肩负着主人的安危。

整条马背巷，最为显赫的有两座房屋，一座是矗立在古渡口码头之上的三进式的曲尺型院落古宅，房子的主人是很早很早以前小巷里的大户人家，不知为啥被朝廷满门抄斩，绝了后。又相传是乾隆皇帝当年过渡时曾在这古宅里歇过脚，这古宅就一直闲置着。另一座就是三组纵列院落的权府。

权府是一座典型的封闭式院落，博大精深。房屋为穿斗式木构架混合结构，外墙砌较薄的空斗墙，屋顶也较薄。整所房子以封闭式院落为单位，沿纵轴线布置。进门中央的纵轴线上建有门厅、轿厅、大厅，穿过三厅，就是宽敞平坦的草坪，再在左右纵轴线上布置客厅、住房和厨房、杂屋等，成为中场、东院、西院三组纵列的院落组群。石库门式的大门两旁，矗立着一对半人多高青石雕饰的鼓儿磴，鼓儿磴前是两尊大石狮子，左右悬着“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的木刻朱漆楹联。权府的大门，一条铁链穿着两只铜环，权府的四周，一条青砖院墙上倒伏着青藤，铜环加青藤网出了权府的满目威严。

权府的客厅挺宽大，东南角有着一个曲尺柜台，柜台里面摆着几架六尺高的货架，货架上摆满了权府作坊生产的各种鞭炮样品。院内在用麻石条交织铺成“井”字的甬道旁，立着顶端尖尖的木栅栏，把大院划成一块一块的。上面罩有拱形卷檐雨棚。一株株粗壮的古槐，引来了片片绿荫，绿莹莹的草坪把地面掩得严严实实。

尤其引人注目和令权府引为自豪的是，草坪中央那一座别致醒目的小亭。琉璃瓦盖成的亭顶飞檐蓄势，八个亭角向空中高挑着，每个亭角上还盘着一条龙，龙头下，一个个小铜铃摇摇欲坠，微风拂过，断断续续发出几缕轻微的袅袅铜音。亭内中心立着一块石，上面镌刻着三个刚劲有力的隶书字：樊鞭亭。笔力圆润丰泽，据说这是清代一位名秀才的手迹。

权府的大门两侧是府上的客栈，专供前来打货的商人歇息之用。草坪地的两边是上房和厢房，上房住的是府内的主人，厢房住的是鞭炮作坊的伙计。穿过草坪，一条石径穿过院子，伸到院子后的一座二层木楼的台阶下，木楼呈酱油色，几扇不大的窗满是菱形窗格子，后面还挂着厚厚的墨绿色窗

帘。这就是悬空于城内房顶上的“鞭炮作坊”。作坊既然悬于城内，其底板则是由十多根粗壮的花岗岩石柱支撑在堤坡上。整个院落的房屋外部木构部分均用褐、黑、墨绿等色涂成，与白墙、灰瓦交相辉映，十分素雅明净。

据襄阳志记载，马背巷权府的鞭炮在清朝中叶就在荆楚一带享有“樊鞭”的盛誉。清人富察敦崇在其《燕京岁时记》中记述京都游艺生活时，就专门提到了襄阳的烟火名品“鞭打襄阳”。敦崇所说的“鞭打襄阳”，就正是权国思祖上创的牌子。

3

女贞被一架不算旧的花轿抬进马背巷的时候，汉江边的襄阳城正笼罩在蒙蒙雾雨之中。

久违了的小巷，从女贞的眼里流入心田，女贞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四位轿夫，一色的小年轻，每人身穿蓝布中褂，白挽袖，白布袜，青头鞋。头戴青喀喇呢秋帽，腰间系着青褶帛。轿夫赶了两个时辰的山路，喘着粗气。轿子进了马背巷，只见前面的一位轿夫站在轿档子里头，两臂张开，两手紧握轿杆，不断地用行话指挥着他身后的三名轿夫。

女贞小心地用手拨开轿帘，看着那印满水珠、光光亮亮的青石板，那双饱含生活坎坷的眼睛湿润了。花轿被抬进了小巷，小巷两旁的人家一户户从眼前滑过，她似乎感到从那一扇扇黑洞洞的窗洞里，一双双闪动的眼睛，都在刻意地打量自己。女贞本是属于这条小巷的，她领略到了一种很亲近的气息。

正值晌午过后，雾雨散开了一些，小巷的空间仍弥漫着夹着雨丝的空气，让人呼吸到嘴里，有些甜味。有些发福的权老板，今日里显出少有的兴奋，他气度雍容不凡地站在自己家古宅门的石狮旁，笑眯眯地迎候着为权府添丁贺喜的人们。

大门台阶两旁的石狮，虽有些剥蚀，但气势尚存。女贞的轿子平稳地落在了权府的门前。脑门剃得白亮、油光长辫垂在脑后的权老板站在石狮旁微笑着。权府里正忙碌着的几位女佣用围腰擦了擦手，赶出门来，一连蹬蹬蹬下了好几级台阶，小跑步来到花轿前，为女贞揭开轿帘，脸上挂着热情，连声问候：“辛苦了，辛苦了。”

权国思站在高高的石狮旁。轿帘揭开了，女贞抬起头，看到了一张极为陌生但又十分熟悉的面孔，一对极为和善却又刀子般尖利的目光，这目光灼伤了她。女贞赶紧转过了脸。

女贞在忙乱的脚步声中被携上了轿，然后就紧张得麻木起来，从隆中山自家那泥巴茅屋的门槛，跨入马背巷这高墙深院的门槛。两个门槛之间的那些在外人看来真是风光透顶了的景物，她压根儿没有体会到。她要迈入的门槛有一尺来高，她必须把脚提得高高的。

女贞被簇拥着进了权府。

马背巷好热闹的街坊们正在权府内欢聚一堂，女贞没能与她熟悉的老街坊们见上一面，就被佣人们拥着穿过厅堂，走进了里间的厢房里。

女贞踏进权府的这天，是权国思为添人丁摆喜宴的第八天。她是被权府请来做奶妈的。

襄阳城光复一周后，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起义军撤销了一切禁令。起义军不杀人，不放火，不搞女人。剪男人的辫子是真，但有法子躲脱的也就躲脱了。襄阳城里的人又放心地过起了小日子。

权氏家族接连好几代都单传，这刚出生的婴儿是权府鞭炮铺自开办以来的第六个孩子，也就是第六代子孙。对于孙子取名之事，权老板好似早就思考好了，小孙子出世的当天，权老板就让叫“小六子”。说是六六大顺，六字大顺大吉。其实还有权府第六代子之意。但权老板不愿说，也许是对权家的几代单传有些犯忌。少奶奶给权府生了个男崽，权家有了续香火的，此乃天大的幸事。少奶奶完成了自己的荣耀，就一门心思地躺在床上吞云吐雾起来。

少奶奶就像母鸡下了个蛋，下完后就跳出窝只顾自个吃食去，余下的就要全交给奶妈女贞去做了。

女贞迅速地进入了自己所要肩负的角色。

权府在马背巷的人缘极好，自打八天前权老板的孙子降生权府起，权府是忙完喜丧忙喜事，只是关在院子里，不敢声张。起义军的禁令一撤，马背巷就迅速热闹起来。权府院里院外，道贺的人川流不息。先是权府给小巷街坊挨家挨户送红鸡蛋，名曰喜蛋。接着是小巷一户一户的人家提着馓子、云片糕之类的贺礼前来权府恭贺。

马背巷自古民风淳朴，街坊邻里和睦相处，小巷里的规矩礼节也就挺多。给权老板这样的有钱有面子的大户人家贺生礼，一般要由当家男人前往，进门向主人双手一拱，连连恭喜之后，就可入席就坐。如若当家人外出，则其家中妇女必系裙以往。而布席招待也大有讲究，座位是男坐东，女于西，北为上座，席首坐亲戚，席次坐邻友，再次坐宗族。有一亲、二邻、三本家之说。

马背巷的许多人都认识女贞。这也难怪，女贞本来就是从这条小巷里走出的，今日回来了，大伙少不了有些新鲜感。只是人们发现女贞的脸像一张纸片似地半灰半白，便觉得陌生了许多。

4

按当时清末的襄阳风俗，婴儿出世三天后，就要举行“洗三”的正式仪式，以示婴儿完全脱离了孕期残余。然而权家是喜事丧事接上了趟，又逢动乱之时，请客又耽误了几日，到“洗三”仪式日期已是半月后的事了。

这天，襄阳城里炮铺街万字鞭炮铺万吉祥老板携着太太，以外公外婆的身份带着挂面、油条、猪蹄、鲤鱼、母鸡、红糖、鸡蛋及婴儿衣物、项圈、手镯等相贺，谓之“送粥糜”。

万家的这些东西是用三顶大轿抬来的，可见之气派。

万字鞭炮铺是襄阳城的一个大户。

清道光末年，湖北蒲圻县有个叫万崇山的年轻人，挑着一担行李来到襄阳城谋生。万崇山到了襄阳后不久，就被荣升杂货铺的老板招为东床佳婿。万崇山读过私塾，能写会算。万崇山在来襄阳的途中结识了一个叫万三的火药商，万三不仅卖鞭炮而且还有一手做鞭炮的手艺。两人便合伙在城南新街赁了一间房子，挂起了万字鞭炮铺的招牌。

两人分工合作，万三一门心思在铺内带着伙计制作鞭炮，万崇山则在外头跑经销，万字鞭炮铺的名气很快大了起来，生意越做越兴隆。有了些积蓄后，他们便在炮铺街的街面上买了一幢三开间、三进深的青砖大瓦房。刚好这时从山西来了一位姓季的大财主，想在襄阳开设一家当铺，急需铺面房屋。两人一商量，便把这栋房屋租给了季氏开设大当铺。万字鞭炮铺自从与季财神拉上了关系，资金更加雄厚，经营更加活跃。万崇山见汉江码头一些

跑汉口的船下水经常跑空，就出资在竹条铺、牛首镇等沿江码头集镇上设立了庄户、铺号，收购大量芝麻、粮食等农产品运销汉口。就在这时，万三在研制一种新品种鞭炮配方时，火药爆炸不幸身亡。万崇山悲痛不已，关闭了在外面的庄户、铺号，接着手来潜心经营鞭炮铺，发誓要让万字鞭炮响彻云霄。

同治元年，万崇山的老婆婚嫁十年后开怀，儿子万吉祥出世。万吉祥幼年读《四书》、《五经》，还跟着福音堂的美国牧师马德胜学过几天英语。万吉祥不负父望，聪明好学，十二岁时，就能借助书上的一些神话故事，花样翻新做情趣鞭炮。万吉祥三十六岁时，万崇山病故，万吉祥就正式当起了万字鞭炮的老板。他当老板的第一件事，便与马背巷权府鞭炮作坊接上了亲家，把自己如花似玉的独生女嫁给了权府形容枯槁的少爷狗子。

万字鞭炮铺里装着许多发财的秘密，与权府联姻则是其一。

万家独生女出嫁权府三年未孕，万家总感无脸见权府的人。自得知女儿开怀之后，万太太是三天两头上门来问寒问暖。可女儿身孕出怀之后，一些风言风语就传到了万家，使万太太不禁忧心忡忡起来。

万老板与太太双双来到权府时，权老板与太太双双站在大门口，拱手相迎，连声说道：“稀客，稀客。”

权府里外站满了人。万老板感到背后有一双双针锥般的眼光戳着自己。万太太走进权府后没来得及看上奶妈手中的外孙一眼，就一头钻进了女儿的房里。少奶奶脸上丝毫看不出喜悦，她神色暗淡，木然地迎候母亲的到来，懊悔与孤独跃然脸上。

与女儿谈了一阵子悄悄话后，万太太半晌说了声：“这是作孽呢。”

万吉祥在大厅里正与权国思谈得上劲。他们的谈话与眼下的热闹无关，权老板有几次提到孙子小六子，都让万老板巧妙地引开了。万老板只是谈鞭炮生意。

小六子的浴身穿衣仪式，按说外公外婆是一定要在场的。万老板、万太太与亲家寒暄了一阵子后，说是家中有生意要照料，执意要回去。权老板与权太太费了一番口舌，没能留住亲家，只能一同送亲家到门外，权老板拱手道：“慢走。”

万老板“嗯”了一声，携太太离去。

在权府宽敞的大厅里，女贞在众目睽睽之下，十分熟练地为小六子举行“洗三”：她让佣人搬来一个腰子形的浴盆，装入半盆温水，然后将准备好的喜蛋、小六子的手镯颈圈等银饰物放入水中，让赤裸裸的小六子躺入水中，用毛巾不停地擦洗着，口中念念有词：“用金银，免疮疖，泡泡水，可镇惊。”小六子洗毕后，女贞又让人拿来小六子父亲的一只鞋，找来碎缸片一块，肉骨一根，用襁褓与婴儿合而称之“上秤”。最后，用两条红带分别系着小六子的两只小手。意在永保安宁吉祥。

女贞的这一套动作都是在黄昏时完成的。

5

小六子的“开奶”是在女贞进府后一周的事。在马背巷，婴儿出生后，先让小儿吃别家妇女的奶，传说是可避不育之祸。再说小六子的亲娘本就无奶，女贞给小六子开奶就更有其重要性。

喝了六天的老母鸡汤，女贞的奶水就似山泉一样，哗哗地流开了。权老板将小六子的“开奶”时辰选定在霞光初射的清晨。这天，权老板特地让佣人为女贞进行了一番改装：一套天蓝色旗袍，外著琵琶襟马夹，把一身成

熟女子的曲线美鲜明地展示出来。女贞的头发为一种高髻，梳时将发平分两把，又在脑后垂下一缕头发，修成两个尖角，足下为花盆底旗鞋。气质立刻就高雅起来。

奶妈进府，小六子“开奶”也就用不着求邻里少妇找奶水，按理说，当过人母的女贞为小六子开奶本应是轻车熟路的事。出乎意料的是，小六子“开奶”时出现一件令人奇怪的事。

这天大早，在权府大客厅里，少奶奶亲手将小六子很庄重地递给女贞，女贞即刻用右手解开对襟马夹和旗袍的布纽扣，霎时就露出了白花花的一片，一颗深红色的奶头更是打眼惹人。几乎在这同时，一只黑东西突然低飞破门而入，在大厅里绕梁盘旋起来。小六子猛然大哭起来。尽管那只飞动的黑东西盘旋了几圈后就飞走了，可小六子竟然对女贞那白花花的一片和那颗深红色的奶头，一时全然失去了兴趣。

在规定的整个“开奶”时辰里，小六子一直是大哭不止。对于那只突然闯入的飞鸟，权府的人开始以为是一只蝙蝠什么的，权老板也就没有在意，只是对小六子的大声啼哭显得有些急躁不安。事后，权老板越想越感到有些蹊跷，就亲自去了城里一趟，才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城里一个老夫子摇头晃脑地对权老板说：“此当非蝙蝠，而为玄鸟之属。据《史记·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其氏之女，为帝啻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此乃何意之有？”权老板惊讶地问道。

“此乃天意昭示，贵府里有人曾行不轨之举否？”

权国一阵晕厥。

只有权老板自己内心明白他让女贞进府的全部内涵，以及小六子存在的全部意义。自从少奶奶怀上后，权老板就开始到处物色能帮他奶孙子的奶妈子。他看不上那成日抽鸦片大烟的少奶奶，决不能让她奶权家的孙子。眼前的女贞，身子虽有些单薄，面色不好，但她的脸，她的体型，她的步态，都能让权老板感受到一种刻骨铭心的存在。

飞鸟破门而入，惊吓了小六子，女贞即刻感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这种不祥之兆，她以为与己无关，相反给她带来了一种自慰和兴奋。她拖着——身软弱，更拖着——身仇恨……

只是，那飞鸟的阴影一直死死地笼罩着权国思。

权国思是大度之人。他是襄阳城里数得着的开明绅士，他同清末的每个人都一样，特别信天信命，但他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竟然很自信自己的改造能力。女贞走进权府，权国思在获得一种愉悦的感觉的同时，似乎感觉到与之同时进来的还有一种什么。他不时提醒自己要振作精神，但时常又少不了一阵阵心痛脑胀。这种愉悦与心痛交织的感觉，大多是在甬道上与女贞的目光撞击的那一瞬间。每逢此刻，权国思就会立刻扶着墙或是跌坐在甬道旁的石凳上。好一会儿，他才能缓过气来。

第二章

还留下了一些仗义疏财的佳话，使权府有声有色地名扬汉江上下。当然，权府家族也铭记着遗憾。

步入不惑之年的权国思，体态端庄，标准国字脸庞，下巴圆中略尖，眼睛笑时成一条线，透出几分善良和宽厚。权国思的服饰很有讲究，一式的“得胜衣褂”，长衫用红绿组绣，吉服绀色，但更多的时候为天元色。套在马褂外面的是一种多纽扣马甲，四周镶边，于正胸横行一排纽扣，共十三粒。权国思常戴的是一顶尖便帽，以六瓣合缝，面为黑色，夹里用红。这种软胎帽，极其便利。权国思外出谈生意，不便戴帽时就可将其摺起，藏于衣袋中。

权府鞭炮作坊一连六代生意都十分兴隆，可人丁却不是那么兴旺，一代一代都是单传下来的。到了权国思的这一代，他延续生命的道路更是坎坎坷坷。二十年前，他从城内“乔家巷”娶来了曲家炮铺老板的千金，三年后才得子。权老板想到狗的命贱好养，就为少爷取名狗子。狗子出生七天后，就得了一种郎中说说不出的病，双眼紧闭，惊哭不止，全身抽筋，有时一连昏死好几天。这时权老板已为狗子在城外寻了一块空地，只等狗子断气。权太太自然舍不得身上掉下来的肉，一个劲地抱着儿子哭，先是呼天抢地，哭得没劲了就抽泣垂泪，果然泪水把儿子浇醒了。三个月后的一天早晨，狗子突然睁开了双眼，不抽筋了，哭声也平和了许多。就这样，少爷狗子抱着药罐子竟然活了下来。权太太生少爷在月子里悲伤过度，留下了病根，也就绝了生育。权太太刚嫁到这马背巷时，水灵灵，鲜嫩嫩，人见都说是马背巷的一枝花，引得作坊里的一些楞头青拼命地卖劲，以讨好这位老板娘。可刚四十出头，已让少爷折磨得人老珠黄了。

还在少爷狗子很小的时候，权国思就一心要把儿子培养成一个勤俭持家的守业人。权国思送狗子到王鉴老夫子的私塾上学，狗子似乎天生与书无缘，进门就开始打瞌睡，下学时醒了，回家就闹病。无奈，权国思只得死了这份心。狗子没肉不吃饭，权国思发誓饿他三天，不料只饿了一天，狗子又犯了病。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少爷狗子学会了赌博。母亲背着权国思给他的钱已难以维持，他便开始偷作坊里的东西。经常一个人到作坊里东转西瞧的。不久作坊里秋季“对点”时，作坊里发现短少了不少东西，仅为汉口客户订做的高架焰火炮就少了好几捆，于是权府的上上下下都紧张起来。权府里每年春夏秋冬四季，作坊里都要进行一次“对点”，如秋季对点就简称“秋点”，这是权府自办起鞭炮作坊就有的老规矩。所谓对点，就是按每日的生产数量对账，也叫盘点。对点结束后，作坊便放假一天。这天权府里要会餐，每个人也都会得到一份红包，作为老板的犒赏，钱数不等，鞭炮师傅可得一块钱，伙计、学徒也能得三四毛钱。作坊里的规矩是极苛刻的，平日一般不许外出，有事出去必须得到老板的同意，而且天黑前要赶回来。伙计们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流打更守夜。作坊里到处是纸头火药，一丁点火星就会酿成巨大的灾难。事后查明，作坊里失盗的东西系少爷狗子所为。为此，权国思气得大病了一场。

权国思对少爷狗子大为失望。

少爷狗子十几年没离开药罐，理所当然精气也就不那么旺。权国思盼孙子心切，少爷十五岁时完婚。婚后第二天，少爷又闹了一阵病。少奶奶是从城内炮铺街娶来的万字鞭炮铺的独生女。万家千金在家本是娇生惯养，嫁了这么个病丈夫，苦夜难熬。权国思夫妇明知儿子无用，又怕儿媳耐不住寂

寞，闹出不安分的事来，只得让少奶奶抽鸦片度日。

少爷狗子结婚好长一段时间，少奶奶的肚皮都没动静。当少奶奶凸起日日见长的肚子在马背巷挺神气地踱去踱来时，的确让马背巷的婆姨们瞠目结舌了一阵子。尽管权府在马背巷的人缘极好，但总还是有一些长舌妇有意无意地说长道短。

一天，正是早晨打茶围的时候，一夜风急雨骤之后，小巷里的许多人都围坐在小巷头的“沈氏茶馆”里喝茶，抽烟，吃早点。权国思也走进了“沈氏茶馆”，他是应约与外地一位客人洽谈一笔生意的。为图清静，他让沈氏茶娘用屏风隔了一块地方。正谈着，一帮进城归来的婆姨们在茶馆前叽叽喳喳起来。

“喂，你们知道不知道权府少奶奶肚里有货了？”

“有货，鬼知道那是谁的种。瞧狗子那病样子，怕是爬上老婆肚皮上的劲都没得哟。”

谁知，正在屏风内同权府少老板权国思谈生意的客人，对风流事倒是特有兴趣，竟然放下与少老板谈生意的大事，竖起耳朵听了起来。“喂，少老板，她们说的这狗子是谁家的？”权国思面色如猪肝，满脸羞恼，丢下客人，气呼呼地冲出了屏风。出门时，恶狠狠地扫了门前的婆姨们一眼，吓得这些长舌妇们四处散去。

权府少奶奶怀仔之新闻，一时在马背巷里传得沸沸扬扬。

7

想当年，女贞还在马背巷当姑娘时，身子饱鼓鼓的诱人，一双大眼扑闪扑闪，拖得一条长辫子，又黑又亮。在小巷的石板路上跑起来，粗大的辫子打在她那圆浑的屁股上，令小巷后生们心跳不已。女贞的娘家姓丁，家里开着一家小饭铺。其父在家中排行老么，就干脆起名丁老么。女贞是父母一气生下的第四个丫头片子。那年，丁家的四丫一落地，真是遭小巷的人耻笑了一阵子：“这丁老么的婆娘真是一肚子的丫头片子哟。”

丁家婆娘一个接一个地生丫头片子，为此，丁老么一直在小巷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三十多岁，背就驼了。四丫要满月了，丁老么还没心思给她取个名字。

这天，恰有一算命先生走进丁家饭铺小歇。算命先生目不明却耳灵过人，他在饭桌前刚坐稳，便摇头晃脑起来：“竹影扫街尘不去，萤火烛地草难燃。一轮夜月圆还缺，几点晨星有若无。”

丁老么做的是小本生意，为人忠厚老实，一听算命先生坐饭桌上出语不凡，便小心翼翼地问道：“先生，您对小饭铺有何指教？”

算命先生不语，头似动非动。

丁老么赶紧以好酒好饭相待。算命先生酒足饭饱之后，便振振有词：“这几年你是有顺也有不顺，好比竹树影子扫地一样，不能将灾星扫去。”

“就是，就是，这几年说是小本生意还过得去，可婆娘肚里是一串的丫头片子，这不，上月又生了个丫头片子……”丁老么迫不及待地诉说起自己的苦衷来。

“这也是灾星难扫呢，不过，尽管萤火虫烧不了草，但倒总是有光明之象的。”

“光明之象？”丁老么如逢救星。

算命先生浮起一丝微笑，莫测高深。丁老么让婆娘赶紧向算命先生的

口袋里塞了一块大洋。算命先生金口又微微启动：“这是竹影扫街尘不去，荧火烛地草难燃之象了，所以说你家丫头片子的转机就是如此。”算命先生让丁老么报出四丫的生辰八字，屈指一数，算了一卦：小女天聪，容貌端庄，女重贞节，贞洁女子，乃大福，不洁，则祸也。

“一轮明月圆还缺，几点晨星有若无。这是运程，守得云开见明月，小女贞操守住，你家运程就有了转机，那时晨星点点，情满月圆，你说我算得对还是不对？”

算命先生一语双关，说得丁老么连连点头。

于是，丁老么给四丫取名女贞。

丁家厌恶丫头，对四丫同样也是不疼不爱。丁老么的前几个丫都说不上乖巧，甚至有些懵懂，用襄阳人的说法，就是不会看事做事，眼里无活，客人进门，只会憨憨地笑，再就是傻呆着，要等到丁老么吆喝几句才能想到让座倒茶。四丫可不同，三岁时就知道笑盈盈地站在饭铺门前“大伯大叔”地叫，引得客人笑嘻嘻地往饭铺里钻。小巷里的人都说，丁家饭铺的这四丫可精着呢。

马背巷里有个水夫叫魏肥，一条担杖两只木桶，是他吃饭的家当。这条小巷里不管是开店铺的还是做小买卖的，吃水都是雇人担水。一是那古渡口码头的九十八级台阶，担着水没有几个人能爬得上来。二是小巷人忙生意的多，没有担水的工夫。

魏肥是个矮胖子，短粗的身材，重眉大眼，一脸的络腮胡子。夏日赤膊，穿一条扎腰短裤，露出两只圆粗圆粗的腿肚子。冬天穿一身薄薄的黑棉衣，肩上总是搭着一块抹布似的毛巾。他年岁不小，可气力很足，干活又利落又热闹。担起水来，眼睁得大大的，虎视眈眈。

吃魏肥的水，不用付现钱，十天结算一次也行，半月结算一次也行。谁家雇他担水，他便扔下一句：“帐，您记着吧！”

魏肥没有帐簿，用户也没有帐簿。所谓记帐，就是他担一担水，用户拿石膏笔画一道杠儿，有的画在墙上，有的画在院里的小树上，有的画在水缸上。结算完了，擦掉，重画。

丁家饭铺是小巷里用水的大户，从饭铺开张的那天起，就是雇魏肥担水。魏肥给丁家担水，石膏杠就画在水缸上。丁家请魏肥担水，以前都是十天结一次帐。一天四丫问父亲：“人家都是半月结算一次，我们干嘛是十天一结算？”

丁老么不以为然地说：“十天半月不都是要结算的么？”

四丫说：“那可不一样，多五天，钱可生钱呢。”

丁老么看着四丫，对女儿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惊呆了好一会。这一年，四丫才七岁。

丁老么找到魏肥，提出每半月结算一次水帐，魏肥说：“随便吧。”

丁家饭铺每天要用五担水，半月结算加起来就是七十五担。可不知从那个月开始，魏肥每月中旬到丁家饭铺来结算，清点水缸上的石膏画杠都是六十杠。魏肥不解，以为自己年岁大了，犯糊涂。

女贞一天一天在长大，她发育早，模样好，一张红彤彤的脸蛋让人多看上一眼，就会担心吹弹得破。

权府的少老板权国思看中了丁家四丫的精明。四丫经常在权府门前跑去跑来的，粉红色的脸蛋被太阳一照像一朵盛开的芙蓉花，长长的辫子，很

能让人生出几分心思来。一条小巷里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四丫叫权国思“权叔”，权国思似乎也挺喜欢四丫，今天一块麻糖，明日一个马蹄儿烧饼，让四丫总是乐滋滋的。

权府的人是从来不光顾丁家饭铺的，少老板权国思破了例，他喜欢经常去丁家饭铺坐坐。权府的少老板在丁家饭铺不吃不喝，丁老么仍感到有几分荣光。四丫在饭铺里穿出穿进，权国思的目光就随着这鲜嫩嫩的一枝花儿，飘来摆去。

一天，四丫去古渡口拉客，管家赵三带着权少老板在码头上清点一批外运的鞭货。赵三在船上爬上爬下，忙得满头大汗，权国思站在一旁，悠哉游哉地四处观望。

“权叔，你忙着呢。”四丫嘴甜。

“哦，是四丫呀。”权国思眼睛一亮，急忙从口袋里摸出了两块麻糖，“给，权叔给你糖吃。”

“嘻嘻，权叔你真好。”四丫吃着麻糖，心里甜透了。

权国思美滋滋地盯着四丫，身上有些躁热。

四丫被权国思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猛然间，她有了想讨好权叔的意思：“权叔，您家请魏肥担水么？”

“是呀，怎么啦？”

“您想省钱不？”

“省钱？”

“嗯。”四丫走到权国思的身边，踮起脚尖，脸贴着权国思的脸小声地嘀咕道：“石膏画杠可以改呢。”

权国思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鬼丫头，贼精着呢。”

丁家饭铺在水缸的石膏画杠上做手脚的事，终于被魏肥识破了。尽管老实巴交的丁老么一个劲地说是四丫不懂事所为，给魏肥陪不是，可魏肥发誓不再给丁家担水了。

丁老么懊悔莫及。

8

离了魏肥，丁家请进了赖子担水。

赖子是马背巷里一个溜光蛋之类的人物，大名早被人忘掉了，只知他绰号“赖子”。赖子长得小个头小鼻子小脸，见到大姑娘小媳妇就自然出现一种痴迷的笑。二十出头还没找个正当活路，整天油水好闲。

丁老么请赖子担水乃饥不择食之举。这多年，小巷里的水夫都是固定了人家的，魏肥突然断交，使得丁老么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大丫头和二丫头都已出嫁了，让三丫和四丫头去码头上抬水？先不说抬不抬得动，都去抬水了，饭铺里的活路交给谁？从城里找人，不是不能找，出了四丫涂改水缸上石膏画杠的丑事，丁老么更是觉得见人矮三分，哪还敢去城里找水夫。

赖子挺看得起丁家饭铺，别说丁家饭铺里有着四枝含苞欲放的鲜花，就说饭铺里的油汤油水的，还能让他赖子饿着？赖子一天帮丁家饭铺担五担水，不要水钱，就图一个肚子饱。

担完了水，赖子还主动帮着丁家铺招揽生意，跟着三丫和四丫头屁颠屁颠地去古渡口拉客人。一日三顿白米饭，吃得赖子肚子圆，倒也是饭铺和赖子谁也没亏谁。

饱暖思淫逸。开始几天，赖子还挺老实的，担水吃饭，不乱说也不乱

动。过了几天就不行了，对三丫和四丫动手动脚起来。三丫老实，赖子有时摸她一下脸或拧她一下胳膊，她顶多用眼瞪一下，就认了。四丫可不行，她从心眼里就瞧不起赖子，也就不会让他占便宜。她手里时常备着一根棍子，只要赖子动了她一下，她拼命也要给他一棍子。一次，在码头上，赖子趁四丫没注意，夺过棍子就扔进了江里，接着就将四丫扳倒在沙滩上，又是亲脸蛋又是揉奶子，扎扎实实过足了瘾。四丫不干了，回去就向父亲告状，要赶走赖子。丁老么听说四丫要赶走赖子，不由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你还想赶走谁？你气走了魏肥还不算，你想气死我，你不想让老子开这饭铺了？嗯。”说着给了四丫一记耳光。

倔犟的四丫暗暗发誓，一定要报复赖子。

赖子在四丫面前越来越放肆起来，四丫凭着自己的力量以牙还牙，横眉冷对。突然有一天，四丫那张仇恨的面孔变得美好起来。这天，三丫到樊城走亲戚去了，赖子与四丫一同站在码头上的石阶上期盼着过江的客人。赖子淫邪地拍了拍四丫的屁股：“嘿，嘻嘻……”

四丫不仅不恼反而对他笑了笑：“你夜里敢来我房里么？”

赖子受宠若惊：“怎么不敢？你对我好啦？嘻嘻。”

“嗯。”四丫点了点头。

这一天，赖子特别地兴奋，一气担了八担水，装满了水缸，又把饭铺的里里外外冲刷得干干净净。

天黑下来了，四丫拉着丁老么撒娇道：“爹，姐不在，晚上有狼叫，让我陪我娘睡吧。”

“怕个啥子？你都老大不小了，该懂事了呢。”娘在一旁说。

丁老么喘着粗气：“有狼叫，叼走你个死丫头才好呢。”

吹灯了，整个丁家饭铺一片寂静。

四丫的房门被推开了，门没加闩，赖子心花怒放，他压低着声音：“四丫，我的亲亲宝贝，我来了呢。”说着，摸着床头，一下子扑了上去。

怒不可遏的丁老么从床上猛地坐了起来，一拳打了过去，只听赖子“啊”地叫了一声，脸上开了花。赖子落荒而逃。

自此，丁老么与婆娘只得将手上的活紧一紧，抬水则成了三丫与四丫的重担。

赖子成了丧家之犬，在马背巷瞎咬起来。事后，丁老么对自己的举动后悔不已，得罪了溜光蛋赖子，不是找倒霉么？他过日子更加小心起来。只是四丫显得特别地兴奋。

这日，正在四处觅食的赖子，从城里弄来了几个溜光蛋，一屁股坐进了丁家小饭铺，掏出一块银元在桌上敲得叮当响：“喂，给爷们包上一桌。”

丁老么见来者不善，连忙陪笑：“小爷们请喝茶，饭菜马上就上。”

丁老么不让四丫出来，他怕赖子见了四丫又找事，就让四丫在厨房里做菜，让婆娘丁氏在外照应。四丫的手脚挺麻利，很快，四个凉菜四个热菜端了上来，丁氏说：“得罪了，小店本小利薄，这些菜不成敬意。”

赖子和几个溜光蛋狼吞虎咽起来。

突然，赖子一声惊叫：“丁老么，你看这是什么？”

丁老么赶了过来，赖子一脸凶狠，把一只腿翘上了饭桌，手中的筷子夹着一只死苍蝇：“你看看，这是什么？”

丁老么大惊，眼尖手快一把将苍蝇抓了过来，扔进了嘴里：“得罪了，

得罪了。”

赖子哈哈一笑：“这里还有呢。”说着，从菜盘里又夹出了一只苍蝇。

豆大的冷汗珠顿时从丁老么苍白的脸庞上滚落下来，他将腰弯成直角，说道：“我陪罪了。是该死的四丫做菜，我要打死她。”

丁老么白白地赔了一桌酒菜，才将几位爷送出门。

老实憨厚的丁老么不知道是赖子在做笼子讹诈，而认死是四丫在记恨赖子捣鬼。当晚，他把满肚的怒气全倾泄到闯祸的四丫身上，像拎小鸡似的，一把将穿得单单的四丫从床上拖起来，重重地给了一个巴掌后，怒气冲冲将她推出了门外……

9

秋夜的江风从马背巷尽头的古渡口上翻卷而来，吹拂着落叶，荡起灰尘和细碎的纸页，在僻静的小巷上空旋转着。一些客栈和商号都已是打烊了，店门的相互撞击声响得稀疏而又零乱。有几家还舍不得取下的生意幌子在风中晃动着，混在小巷的灯光里，晃出无数的凄凉。

丁老么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一气之下将四丫推出门外，正是挖掘了一个谁也说不清的大陷阱。

女贞被少老板权国思领进了权府。

这晚权国思在城里逍遥后回府，雇请的轿子车送他到巷子口后，车夫便调头回城里去了。权国思下车后，哼着小调一步一晃地向权府走去。在沈氏茶馆的屋檐下，碰上了冻得瑟瑟发抖的女贞。只见她双手紧抱着微微凸起的前胸，斜靠在墙上，蓬散的头发，托出一脸沮丧。那梨花带雨的模样，让人怜爱不尽。

丁家四丫女贞的动人，尤其那充满青春活力的风韵和精明过人的神采，早就引得权国思心动了。将女贞与自己蜡黄孱弱的太太相比，真好似鲜桃和烂梨之别。权国思在心中，不知多少次反复咀嚼着这颗鲜桃。每次见到女贞就不免心猿意马。

权国思正当如狼似虎的年龄，精力旺盛，春风得意，他的得意似乎更多地用在了对青春的追逐上。只是慑服权老爷子的威严和权府的家规，太太看守甚严，外加自己又是一个叔叔辈份，外表上对女贞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只能把对女贞的渴望强掩在胸腔内。

此时夜半，女贞的突然出现，令权国思春心萌发，胸腔的热流一下子涌至喉口，咕咕地直响。

“四丫，是你呀，这么晚了你站在这干啥？”权国思十分亲近地走上去问道。崐

“我，我爹把我赶出来了。”女贞抽泣起来。

“赶出来了！？唉，瞧瞧你这个爹，这大冷天的，把身子骨冻坏了咋办，走，权叔送你回家去。”

“不，我爹还会打我的，我家今天让那赖子给坑了。”

“唉，让赖子坑了算个啥，破财免灾。”权国思没有心思问赖子坑人的事，他摸了摸光光的前额，“要不然你今晚先借宿本府，明早我再送你回去。”

“不，那可不行。”女贞摇着头。

“你看你，这大冷天的，权叔也不能眼看你冻死在外头不管呀，走吧，到权叔的客房里先住一宿。”女贞没有再摇头，跟着权国思一步一步走进了权府。

权国思安排女贞睡在权府大门东边客房的一间小屋里。女贞睡下后权国思就离开了。女贞心里怯怯的，惊惧地看着权国思在屋里安排这安排那。直到权国思离去，女贞才把心归回了心窝里，一会儿就安稳地入睡了。昏暗的豆油灯亮着，酣睡着的女贞头下是那种装细麦草的长枕头，粗布深毛蓝枕套与白嫩细皮的脸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权国思又走了进来。那鲜嫩的蜜桃般的少女使他无法安寝，他在院内徘徊着，心却一直留在女贞所在的那间小客房。轻轻的鼻息带着少女特有的芳香，引诱着他不由自主地迈步走了进来。他回身轻轻地插上了门闩，正是这只插门闩的手，轻而易举地掀开了风流之夜的帷幕。他先是强忍着躁动点点滴滴欣赏着女贞那张熟睡了的脸蛋，两脸绯红，就像两颗太阳，挂在脸蛋上的两行泪痕也是那么令他春心荡漾。

薄薄的被子下，女贞十四岁的身子发育得像二十岁的女人一样丰满成熟，丰腴的肩膀和耸立的乳峰，将被子凸凹得有高山有峡谷，一双圆滚滚的小脚从被子的另一头露了出来。在这高山峡谷中，流淌着一股强大的少女流线体的诱惑。这诱惑像一只温柔的小手拉住了权国思，搅得他心咚咚地跳，他眩晕地喘着粗气，什么都来不及想就剥光了自己的衣裤，向床上扑去。他钻进被子，一把紧紧地搂住了女贞的身子，急迫又贪婪，大手掌在那散发青春气息的身子上迷醉地搓揉着，继而将自己重重的身子挤压在了那丰满挺立的奶子上，周身的血液呼噜噜地叫唤着。

女贞被惊醒了，她紧张地喊道：“权叔，你要干什么？”

她用尽全力挣扎着，那显得十分秀气的小拳头雨点般地打在权国思的身上，激起了他更大的冲动。女贞身上那种美丽少女独特奇异的气味浓郁芳香，那温暖的乳房把他胸脯上坚硬的肋条都溶化了，强烈的欲望使他完全摆脱了一切恐惧和不安，他喃喃地念道：“心肝宝贝，小乖乖……”

女贞哽咽挣扎地求着：“权叔，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权国思将嘴对着女贞的耳边：“小乖乖，我要叫你欢快。”他又说，“权叔咬你的奶子，你就欢快了。”他将舌尖长长地伸了出来，像一把犁似的犁过她的脖子和胸，贪婪地咬住了她深红色的奶头。

她明白了压在自己身上那沉甸甸的身躯意味着什么。那就在耳边狂风般的喘息声，吓得她那柔嫩的肩膀一耸一耸地颤抖着。

一股撩人的男人气息冲击着女贞，她眩晕般地闭上了双眼。在女贞与权国思痛苦不堪犹豫不决的短暂僵持中，一个无比新鲜而又无比爽口的舌尖毫不迟疑地进入她的口中。那一刻里，她听到了压迫自己的男人胸腔里的肋条如铁笼的铁条折断的脆响，听到了被囚禁着的狼冲出铁笼时的一声酣畅淋漓的吼叫。

小客房里萦绕着呻吟、新奇、扭动和撞击。

女贞就不再动弹了，她咂住了那美味的舌头。

权国思有些得意：“权叔说了要叫你欢快的。”

一阵狂风暴雨似的亲吻之后，女贞所有的防线都彻底放开了。昏暗的豆油灯忽明忽暗地跳动着，少女粉白的裸体在朦胧的月色中逐步显露。当权国思的手顺着肚脐眼下的虚线朝那个神秘之处延伸的时候，他再也控制不住强烈的欲望，肆无忌惮地疯狂起来……

权国思全身心地投入着，熟练地进行着他所要进行的一切。

一股温热温热的东西伴着一丝疼痛从女贞的下身窜起，迅速向上身蔓

延，她嗷嗷直叫着。一阵比一阵强烈的亢奋劲和穿透力攫住了她。她的一切都变得软绵绵的了，她觉得自己似乎变得轻飘飘的，身子窜得很高很高，然后又从高处往下坠，往下坠，身下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她想睁开眼睛，却一丝力气都没有。她轻轻地呻吟着，刚才还挣扎着的那双手已无力地垂在了两旁。她猛地一下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个满头淌汗的大脑袋，她的兴奋哗地一下全消失了，恐惧、悔恨与羞耻一起涌上心头，痛苦地交织着，她尖叫了一声：“妈呀！”猛地推开趴在自己身上的权叔，坐起身子，不停地抽泣起来。

权国思被女贞的尖利的叫声惊醒了，面对悲愤无比的女贞，一股隐隐的懊悔和愧疚升上心头。

女贞在权府里一直坐到了天亮，直到次日早上小巷的人们赶集的嘈杂声过后，她才从权府内掩面而出。在女贞走出权府前，心虚的权国思没忘先走出大门往小巷两头看了看，然后将女贞送出了门。女贞走出权府时，碰上了担水的魏肥。

魏肥木然地看了女贞一眼。

女贞低着头擦着魏肥的水桶而过。

女贞走出权府后，身后突然响起了赖子的淫笑声：“四丫，等等我。”

女贞落荒而逃。

女贞带着一夜的罪恶，回到了丁家饭铺。

忙碌着的丁氏夫妇看到心事重重的四丫竟然没有问及一夜的去向，便使唤她擦桌扫地招呼客人。女贞在经历了一场人生的突变之后，昨日那少女纯情眼神变得混沌了。女贞第一次失去了对世界的新鲜感和对生活的美好感。她在擦桌时接连摔破了两个盘子，气得丁老么又是一阵破口大骂。

赖子空着肚子走进了丁家饭铺。赖子站在女贞面前双手插着腰：“四丫，给你哥来碗甜的。”赖子见女贞不理他，便一把拦住丁老么问道，“我说丁老么，四丫昨晚是不是给权府送夜宵了，咋一夜都不出来呢？”

“放你娘的屁。”丁老么盯了赖子一眼，不想答理他。

“什么，你说放谁娘的屁？”赖子突然提高声音叫道，“请在坐的各位评个理，丁家的四丫无法无天，昨夜里钻进权府里今早才出来，你们说是谁的娘在放屁？”

满屋吃早点的人轰然大笑起来。一个长者痛斥赖子：“你这小子长点德性好不好，人家四丫是个姑娘家呢。”

“你要谁长德性？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不信你问四丫。”

十几双眼睛一下子对准了女贞，丁老么更是无地自容：“四丫，你给老子说，昨夜里你到哪里去啦，嗯，是到权府里去了吗？”

女贞“哇”地一声哭了，夺门而出。

自此，小巷里就传出了不少闲话。小巷里的一切都使女贞充满了恐惧。女贞在恶梦的惊叫声中，一连度过了几个晚上。她赤条条地站在马背巷的石板道上，不，是捆绑在耻辱柱上。要喊，喊不出声，要挣扎，却动弹不得。太阳火辣辣地烙烤着她，身后是雨点般的唾沫。城外那座模模糊糊的老石坊，总是不停地在眼前摇晃着。

很快，丁老么为四丫找到婆家。四丫嫁出了小巷，嫁进了深山，嫁进了隆中山里的无名小村。女贞带着女人的耻辱和羞愧，走出了养育自己十四年的丁家饭铺。

第三章

10

女贞在十八岁那年成了寡妇。

那时她的大孩子山娃已被野猪吃了。老二在肚子里刚刚会蠕动。

山娃是女贞出嫁隆中山六个月时生的，说是不足月，山娃落地时却长得白白胖胖，五官看上去有些虎相，女贞看了婴儿一眼，就想到了权国思的影子。山娃被野猪叼吃的非常突然，也就是一眨眼的事。那天一早刚下过大雨，婆婆带着山娃在屋后的竹林里拔竹笋，很快满了一筐。婆婆将竹笋提回屋里，返回竹林时，山娃就不见了。这时，山娃才三岁半。带丢了小孙子，婆婆就急疯了。

女贞的男人金锁是个小丈夫，女贞嫁来时他还不到十二岁，洞房还没闹过，金锁就躺在床边的踏板上睡着了，女贞将小丈夫抱上床后，他竟一夜尿了两次床。小丈夫夜里就会尿床，自然啥事都不知道，女贞等着小丈夫长知识，等了四年，待金锁明白了男女之事后，过了一了年夫妻恩爱的美日子，一撒手就走了。

金锁的尸体是凌晨被同村上山收黄鼠狼套子的猎人发现的。金锁在与黑熊搏斗中，被咬死了。金锁的脸面已让黑熊吃得只剩下几个洞，一条腿的白骨全露出来了。抬下山后，尸体放在屋前的场子上，疯婆婆叫喊着：“我儿回来罗，我儿回来罗。”婆婆成天神经兮兮的，她用双手捧着儿子已没有皮肉了的头颅，一会儿找眼睛，一会儿找鼻子，又是笑又是哭。

女贞看了一眼金锁面目全非的尸体就晕死过去。

金锁九岁时跟着父亲上山狩猎。十三岁时，父亲狩猎摔断了腰，自此卧床不起。金锁只得壮着胆子独自上山，每日打回些小鸟野兔度日。三年后，金锁成为了全村屈指可数的好猎手。金锁长成了男人，火气大了许多。本来，金锁夜里是从来不上山的。那天金锁在山上转了一天，一个野兔也没碰上，自感晦气，下山时，眼前的树林突然一阵剧烈晃动，一只黑乎乎的熊头露了一下，一闪就不见了。金锁一阵欣喜，急忙将身子藏在一棵大树后，取下猎枪，装上火药，目光与枪口同时对四周进行搜索。很快，金锁的枪响了，射出枪膛的铁子散打在黑熊的屁股上。黑熊抖了抖肥肥的屁股，猛地回过头来，张大了血口，这时金锁的枪口已准确地对准了黑熊的大口，只要板机一扣，猎物就可到手，可是，金锁的枪哑了。金锁丢下枪扭头就跑，黑熊发怒了，跟着金锁紧追不放。金锁机灵地在树缝中穿梭，总算是摆脱了黑熊。回到家，金锁一脸怒气，拿上另一支猎枪，装满火药，一声没吭，转身又要出门。

这时天已大黑，瘫痪在床的父亲大声喊着：“金锁，天黑了，千万别上山呀。”

透过昏暗的豆油灯光，婆婆看着儿子背枪出门，拍着手，大笑着：“太好了，打野猪哟，吃猪肉哟。”金锁看了一眼发着疯的母亲，想到了死去的山娃子，牙咬得嘣嘣响，眼红得发紫。

女贞死死地拽着丈夫哀求道：“天黑了，明天再上山好么？”

“滚开！”金锁大吼一声，踢开了女贞，头也不回地走了。

女贞是在疯婆婆猛烈的捶打下醒过来的。“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我儿咋就不说话了呢？”疯婆婆猛然清醒了许多，瞪着眼睛，没头没脑地撕打着女贞，恨不得将女贞吃进肚里。

疯婆婆被村民们拽开了。

女贞醒过来了，满屋里一片忙乱。她坐起身来拉了拉被疯婆婆扯乱了的衣服，女贞看到了自己肚皮上的妊娠纹。她激灵一下记起了母亲多次给自己讲的算命先生说的一句谶言：女重贞节，贞洁女子，乃大福，不洁，则祸也。女贞想到自打嫁到隆中山来，野猪叼走了儿子，婆婆成疯子，公公瘫在床，熊黑子咬死男人，这是什么日子哟。当年那瞎子的晦涩谶语今朝居然灵验了。村子里最能的猎人竟然丧身在在了黑熊的嘴里，这不是命中注定又是什么？

女贞的房门再次被撞开了，疯婆婆走了进来。婆婆出乎意料地没有开声叫喊，她神情冷峻，目光像锥子一般刺向女贞，她盯着女贞看了好一会儿，恶狠狠地说道：“你，你是一个灾星，一个克夫星，一个扫帚星。”

女贞猛然发现，婆婆那混沌的目光变得明亮起来，在明亮之中，闪烁着一股令女贞不寒而栗的凶狠和险恶。

女贞婆婆在再一次经受了巨大的刺激后，她的疯病居然消失了。

只是，公公的情绪坏透了，躺在床上拉屎撒尿，搅弄得一屋臭气熏天。

1 1

婆婆的病好了，女贞却陷入了一片苦难和混沌之中。

当清晨的浓雾笼罩了整个隆中山的无名小村时，女贞正在山前广德禅林的寺庙寻找着她熟悉的那间屋子。七年前，女贞在娘的哄骗下曾来这里求过佛爷。那年，女贞患了一场大病，肚子时常痛得直不起腰，母亲带着她来求佛水喝。十一岁的四丫看见僧人们坐怀不乱双目紧闭一声一声地敲着木鱼，咯咯咯地直笑。娘啪地给了她一巴掌，说：“你笑你笑，到时候你要吃苦头的。”

娘一巴掌将女贞的笑声打飞了。娘向佛爷讨到了佛水，喝下佛水，女贞的肚子就不痛了。娘常说：“广德禅林的菩萨灵着呢。”

女贞站在隆中山广德禅林的寺庙门前，想着自己的心思。这里野草没膝，野兔出没，一路荒凉向远伸去。女贞心里长出的是一口阴暗的枯井，她感到父亲是像避瘟疫一样，将自己投入了这座枯井中。她的视野被隆中山的一片荒漠所占有，她的心一步一步地在荒漠中走向消失。隆中山里的一切，在女贞的眼里都充满着晦气，充满着仇恨。

女贞木然地走进广德禅林寺内，寺内香客不多，香台上的一炷炷香火无精打采地燃烧着，冒出一缕缕青烟来。女贞连忙跪了下去，头捣蒜似地磕着。磕了一阵子，女贞的衣襟被人扯了一下：“大姐，你的亲人叫你呢，你就不跟他说几句？”

女贞回头一看，是一个老婆子。老婆子长得十分富态，眼里透出慈善之光。女贞知道遇上灵姑了，她一把攥住老婆子的手：“让我和我男人说说话，求您了老神仙。”

老婆子将女贞引进寺庙后的一间小屋子里，双目紧闭，嘴里叽哩咕噜了一阵子，很快就召来了金锁的亡灵。老婆子上上下下打量了女贞一番，慈祥的神态骤然变得严峻冷酷，说：“你看，他来了。”

女贞跪在灵姑膝前，叫了声：“金锁，你死得好惨哇！”便嚎啕大哭起

来。紧接，灵姑肚子里的亡灵也应声呜呜痛哭起来。夫妻俩隔着灵姑的肚皮，哭诉着生离死别的衷肠。亡灵由于远在天国，悲悲戚戚的声音说得含糊不清，话只能由灵姑来翻译。

亡灵说：“妻呀，让你受苦了，悔不该没听你的话，我去了，你可要保重呀。”

女贞说：“金锁呀，你不该扔下老人和我们娘俩不管呀，你听，肚里孩子在动呢。”说着，将隔着衣服的肚皮贴在了灵姑的身上。

亡灵说：“人死不复生，阳寿是老天定的，可恨的是我生前脾气太坏，又懂事太晚，娘又将山娃弄丢了，真是苦死你了。你把我们快要出世的孩子抚养成人，我也就九泉之下放心了。”

女贞说：“告诉你，娘的疯病已好了，只是脾气越来越坏了，你能托个梦，让她对我好点么？”

亡灵说：“怕是不行，我娘总是说，你身上阴气重，是灾星呢。这山里湿气太重，你要想法子回城里去，一是可避避邪气，二是换个人样过日子，你说是么？”

两口子正一把泪一声哭地说着，灵姑打了一个长哈欠，说道：“到时间了，阎王爷召他回去，改日再说吧。”

女贞还想说什么，听见灵姑肚里咕哩咕噜地响了一阵，就无声无息了。

女贞连忙从兜里掏出了一块银元，递给了灵姑：“您真是老神仙呢，谢谢您了。”

灵姑又恢复了慈善相，拉着女贞很亲热地说：“你男人说的也对，这山里湿气太重，走出这山里，兴许日子还有些奔头。”灵姑停了停，又说道：“好了，快回去吧，你身上阴气重，你也该明白是咋回事，是吗？”

女贞木然地点了点头。

女贞走出了广德禅林，山雾正在消散，她吐出了心中的积郁，感到舒畅多了。

女贞回到家时，婆婆正坐在大门前，女贞叫了声：“娘。”

婆婆说道：“一大早，死到哪去啦，一个寡妇人家也不知道规矩些。”

“我见到金锁了。”女贞神气地说。

“什么？你去找广德禅林的灵姑啦？我的儿呀，你死得好惨呀，我的命好苦呀。”婆婆大哭起来。

女贞“哼”了一声，进了屋子。

1 2

女贞与金锁说上话了，女贞让婆婆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婆婆也想与儿子说说话，于是背着女贞也去了广德禅林一趟，烧了香拜了佛，可连灵姑的影子都没见到。

婆婆问女贞：“那灵姑好见么？”

女贞说：“灵姑说了，您有啥话对金锁说让我给捎去就行了。”

婆婆便不吭气了。

女贞能找到仙姑，从此婆婆对女贞有了好脸色。

相传三国时，诸葛亮曾在女贞婆家所在的这个无名小村庄隐居十年。诸葛亮跟着叔父从山东来到襄阳，在隆中山下找到了一块躬耕地，精耕细作，日子过得十分清苦。诸葛亮人穷志不短，效仿管仲、乐毅一边种庄稼，一边研习兵书战策。手头只要有两文钱，宁可吃野菜，也要去买文房四宝和图书

典籍。每到寒冬腊月，别的野菜没有了，他就把蔓菁挖回来当下饭的菜肴。蔓菁原本是一种野菜，别看它长的像萝卜，但又涩又苦，还有一种特别冲人的辛辣味，令人难忍。诸葛亮却常常用开水一烫，放盐一拌就有滋味地吃了起来。有一回，诸葛亮出门求学访师，临走时将半盘没吃完的盐拌蔓菁放在桌上，待他几天后回家一尝，又咸又脆，比竹笋还好吃，三两口就将半盘蔓菁吃得一干二净。此后，诸葛亮又向山上的樵夫们借鉴萝卜的腌制方法，将蔓菁兑盐加老汤，装坛封坛，腌出的蔓菁又咸又脆。他为之取名大头菜。此后，隆中山无名小村庄的家家户户世代都学着做开了。

女贞自嫁到隆中山，就自然地接受了诸葛亮发明的大头菜。为了支撑这个粗茶淡饭的家，女贞承袭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种腌制方法：将新鲜蔓菁洗净，烧开矾水，再将其放在矾水中烫捞，冷水淋菜、摊晾、风干，接着就是用大料椒盐在盆中拌匀，加进老汤，装坛密封。

这天，婆婆一脸和善地把女贞唤到床前，泪水涟涟。“我们家不知是前世遭了什么孽，我怕也是活不了多久了。

“我们家穷，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传家宝留给你，只有这床下面的一坛子腌大头菜的老汤，它可以让你活下去。这老汤已家传几百年了，经它腌泡的大头菜不酸、不腐，多少年也不败味。这山里就数咱家的腌菜老汤好，你好好地守着它，一定不得传外人，明白吗？”

女贞噙着泪，用劲地点着头。这几年一直饱尝婆婆刻薄之苦的女贞，面对婆婆的慈善之心，她真不知该如何感激婆婆的恩德。她心里清楚自己就是那罪孽的根源，那种强烈的发自内心的罪恶感驱使她跪在了婆婆的床前。

这天夜里，金锁的遗腹子呱呱落地，是个儿子。

婆婆亲自为儿媳妇接生，当她一眼看到孙子那红红的小鸡鸡时，猛然一声大笑，疯病又犯了。

接连几天，婆婆都是披头散发地阴沉沉地叫道：“锁儿，锁儿你回来呀，你有儿子啦。”女贞强撑着身子，自己给自己做月子。女贞发现婆婆的眼睛猛然又混浊了。

孩子满月的那天深夜，婆婆突然爬到女贞的床前，大声叫道：“锁儿，这是你媳妇呢，你打她呀，快打呀。”说着，猛地扑向女贞，扯着头发把女贞压在身下，又是拉又是打的。

女贞又是惊又是吓，当场就晕了过去。

天蒙蒙亮时，疯婆婆背起瘫痪在床的公公，滚进了屋后的那口深水塘，一双老命就此呜呼。乡亲们帮忙把两位老人打捞上来时，公爹的双眼睁得大大的，令人胆怯不已。倒是婆婆双目紧闭，睡得十分安祥。

女贞早已流干了泪水。

她守着儿子过日子，她给儿子取名叫水娃。没有疯婆婆的吵闹，没有瘫痪公公的叫唤，这小屋里一下清静了许多。只是婴儿的啼哭声，让这小屋里还有一丝生气。女贞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水娃身上。在这场灾难以后，女贞又去过几趟广德禅林，可没能见到灵姑，灵姑被外省的一座寺庙给接走了。

女贞死了与亡夫说话的心，再说，日子长了，与亡夫的情感就明显地淡了。水娃一天天地长大，眼睛睁开了，会笑了。

隆中山的初夏，鸟语啁啾。

这平静的日子才过了五个月。

水娃高烧是从中午开始的，女贞没敢大意，赶紧将湿毛巾搭在水娃的

额头上，一个时辰后，水娃的烧退了些，睡着了，女贞才放心挑了几担水去菜园里浇菜。待女贞回来时，水娃已经昏厥过去了，他不发烧了，只是脸色变得酱黄酱黄的。女贞舀来一碗水喷了水娃一头，然后将碗摔破，拿起一块碗碴，在水娃的额头、喉管、背脊上刮痧，水娃的脸色即刻就红了过来。女贞松了一口气，走出门在屋后挖了一株苦楝树根，熬成汤，一口一口地朝水娃口里灌，水娃的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着。傍晚时，水娃嘴里突然涌出一堆白沫来，小手小脚一个劲地乱蹬乱抓。女贞傻了眼，丢下水娃拔脚就朝广德禅林跑去。身后的狼嗥高一声低一声地跟着，女贞全然不知，当她把佛水弄来时，水娃已经断了气。

水娃之死，使女贞再一次明白了婆婆为什么骂自己是灾星，更加认定自己的苦命。她默默地忍受着老天的报应。痛苦中她想到了亡灵金锁，她想到了亡灵所说的换个人样过日子，换个人样又是什么样子？寻求命运的转机成了女贞生活的重要内容。

女贞又成了广德禅林寺庙里的常客，烧香求神，她把家中一些值钱的东西都换成了供品，虔诚地供在大菩萨面前，求苍天睁眼保佑她。当她与众香客黑压压一同跪拜下去的时候，女贞就会无比清晰地记起那个漆黑的夜晚发生在权府里的灾难，无比揪心般地疼痛。她痛恨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反抗，不撕破权国思那野兽的脸？为什么不踢他，不踹他，不咬他？为什么不大大叫，让权国思这个贼人无地自容。一想到权国思，她就将牙咬得“格格”地响。

女贞积蓄着自己的仇恨，一直寻找着爆发，可是她并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她常常梦见自己象狮子一样向前扑去，可眼前却总是空荡荡的一片。她又梦见自己抱着山娃，忽然间手中的山娃却变成了笑眯眯的权国思，惊得她一下就醒来。接下来，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想山娃子，想水娃子，想男人金锁。她有满腹的心事，可就是理不出头绪来。她只觉得她要完成一件重大的事情，但她又并不清楚这件重大的事情到底是什么。眼下，她生活里实实在在交替着的是：腌制大头菜和去广德禅林跪拜。

13

作为一名灾难深重的山村寡妇，女贞的日子只能如此下去。

浓荫环抱的隆中山下，有一条小溪流淌着。走上小桥，跨过流水，眼前就会出现一间破茅屋，这就是女贞的家。破茅草房前扎着两米高的樊篱，围成一个小院。院内长着一株遮天蔽日的古槐树。

这日中午，有些火辣的太阳晒着赤裸的山岗。女贞背着一大捆山柴气喘吁吁地走进了自己家的小院。她放下山柴，右手拉起衣襟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突然天阴了下来，满院的阳光被遮住了。女贞抬头一看，只见一只硕大的秃鹰在头上盘旋着，两只尖利的爪子就像立在女贞的头上，两只眼睛恶狠狠盯着女贞。这种秃鹰一直为村人所畏惧着。刚嫁到隆中山的那年，女贞就亲眼见到村头那户人家三岁的阿狗在自家小院里玩耍时，被突然飞来的秃鹰用双爪叼走了。女贞眼见秃鹰就要俯冲下来，眼睛一黑，身子向前一扑，抱着了那棵古槐树，昏了过去。

秃鹰的尖叫声惊醒了女贞，她似乎已感到自己被秃鹰叼上了天空，全身轻飘飘的。她拼命地想睁开眼睛，可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她用右手的指甲轧了轧左手，感到了疼痛，两只手又交换着把身子摸了摸，身子还在，女贞松了口气。秃鹰并没叼走自己。

是高大的古槐树挡住了秃鹰那两只巨大的翅膀。秃鹰眼看到口的食物而不能得手，愤怒地在空中使劲地拍打着翅膀，尖叫了两声，在小院的上空盘旋了几圈后，飞走了。

死神面前脱险，女贞腿一软，瘫痪在地。她没有力气从地上爬起来，崴

她也不愿从地上爬起来，她以为这样瘫倒在地是最舒服的……

秃鹰再次出现在女贞的头顶上。女贞仰视着，看着秃鹰时高时低地盘旋着，气势汹汹。

秃鹰四处俯视了一番，到头来还是盯住了古槐树下的猎物。无奈，古槐树枝多叶茂。秃鹰屡屡不能得手，嗷嗷直叫。女贞的心头不由涌起了几分快感。

倏然，秃鹰对着小院的后院俯冲下来，女贞一惊，猛地站了起来。霎时，秃鹰又从屋后腾空而起，秃鹰欣喜地拍打着翅膀，把小院地上的槐树叶卷得老高老高。女贞仔细一看，原来秃鹰抓到了一条小蛇。小蛇在空中痛苦地挣扎着。

奇怪的是，秃鹰并没立即飞走，仍在空中盘旋着。

突然，秃鹰又开始尖叫起来，不，简直是在悲号。秃鹰爪上的那条小蛇并没有俯首就擒，而是缠着秃鹰的爪子，头部向上伸去，一下子咬住了秃鹰的腿。毒汁迅速进入了秃鹰的身体。

秃鹰中毒了！秃鹰抖动着的翅膀开始疲软，最后一头栽落下来。小蛇逃脱了秃鹰的爪子，趴在地上圈成一个圈，眨眼之间，钻进了草丛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蛇竟然斗败了秃鹰。女贞站在古槐树下，看到了令她无比兴奋而又惊奇的一幕。这一幕，犹如刀刻斧凿一样，深深地印在了女贞的脑子里。

女贞抬头看了看天，碧空万里，一丝云彩都不见。太阳偏西而去，已经不是那么炙热烤人。

女贞来到屋后，找到了死去的秃鹰。秃鹰已全身肿起，尖嘴插在泥土里，大有一种死而不屈的架式。女贞觉得它怪可怜的，挖了一个坑，把秃鹰埋掉了。

自此以后的好多天里，女贞茅草屋的小院上空没有老鹰飞过，甚至连一只小鸟都没有。

第四章

1 4

死寂的夜，黑暗统治着权府。

权府的仆人提着灯笼在前面给轿子引路。他缩着头，躬着腰，拼命地顶着夜半时分的寒气。轿夫们都不说话，默默地抬着肩上的重担，不十分在意地走着。

轿子里坐着权太太，她三十多岁，头发过早的开始花白，身子已经出现了衰老的痕迹。

她搓了半夜的麻将，十分疲倦。权太太坐在轿子里，昏沉沉的。风在轿子外边吼着。

轿子进了权府大门，停在大厅。权太太走进自己的上房，上房里一片冷清。少老板权国思下汉口去了。女佣张嫂伺候权太太更衣。

“唉，太累了。”权太太换了一件缎子面的小袄，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跌坐在床边的藤椅上。

“太太，你打得太久了。”张嫂忙着给权太太铺床，带着笑对权太太说。张嫂是权太太娘家带过来的佣人。张嫂十六岁时到曲家当佣人，两年后嫁给了一个泥瓦匠，半年后的一天，丈夫的砖窑烧塌了，人给闷死在了窑里。张嫂守寡后，就又回到曲家照看曲小姐。张嫂快言快语，干活麻利，热心快肠。人长得很白，个子高高的，头发墨一样黑。

张嫂比权太太大五岁，看上去比权太太年轻，她是一位无比温和宽厚的女人，善良到了极点。张嫂跟权太太多年，两人一直没有红过一次脸。自打传出了少老板与丁家饭铺四丫的风言风雨后，权太太就似乎换了一个人，经常喜怒无常，对张嫂有时也是恶声恶语的。而且近些日子，还对张嫂疑神疑鬼起来。

权太太闭着眼。

“这也怪，你过去可是从不打牌的，咋说打就打上了呢。”张嫂边铺床边说道。

“你是说怪我不该打牌？”权太太睁开了眼，有些生气。张嫂背着身子，权太太看到了那一头乌发，火气更大了，“你想让我成天呆在这屋里气死不成？”

“我不是说太太不该打牌，我只是说打长了时间费精神。”张嫂有些委屈，急忙分辩道。

“什么费精神？你想气死我不成？你给我滚开！”

张嫂含泪而去。

权太太的睡意全没了。

权太太自打进了权府就没有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开初几年是日夜为肚子凸不起来发愁，后来总算有了狗子，可这孩子又是成天离不开药罐子，要死要活让人担惊受吓。狗子一天天长大了，可小巷里竟然风言风语地传着自己的丈夫与丁家饭铺的四丫怎么怎么的，看重脸面的权太太一下子就被打倒了，连羞带病倒在床半年没出门。还是张嫂坐在床前日夜劝说权太太，说什么像少老板这样的大老爷们哪个不三妻四妾的，只是权府家族的家道深严，不许娶姨太太纳小妾，要不，这权府大院里还不是二姨太太三姨太太的一大群。再说，那死丫头是钻进咱权府送上门的，哪个男人不吃腥，这也难怪少老板了。权太太细思之，张嫂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尽管嘴里不说，但肚里的气也就一天一天地消了许多。接下来，权府里又传着权老板有“扒灰”之嫌。这个时候，尽管娘家曲家炮铺的威风还在，但曲家老爷已是夕阳西下的年纪了。权太太曾找到权老爷子的屋里，泪如泉涌地诉说权国思的不是，病倒在床的权老爷子重重地骂了一句“混帐”，不知是骂儿子还是骂儿媳，吓得权太太赶紧退了出来。这关头又是张嫂以“家丑不可外扬”之理，劝慰权太太……

权太太原来一直十分相信张嫂，她很听张嫂的。权太太起了疑心后，就发现了张嫂的许多疑点，比如，她怎么总是为少老板乱来找借口？比如，有一次就看到张嫂与少老板拉拉扯扯的。这一切使权太太感到张嫂一直在欺骗自己，权府里这一连串的荒唐事，似乎都与张嫂有关。

当权国思提出要给即将出世的孙子请奶妈子时，权太太觉得自己的丈

夫没安好心。想不到的是，张嫂竟然在一旁为权国思帮腔，说什么狗子媳妇抽鸦片是奶不好孩子的等等，这还是自己从娘家带来的人呢，权太太感到绝望了。

权太太在忍无可忍之际，决心以一死来阻止丈夫的荒唐之举。但她失败了。在一个黑洞洞的夜里，权太太将自己轻飘飘的身子挂在了上屋里的门框上，细绳紧紧地勒住她脖子，使她顷刻间就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死亡气息，胸腔窒息得如刀绞一般，她后悔了，悬在空中的双腿使劲地蹬着。突然，她的身子被人托住了。脖子上的绳子松了，却仍套在脖子上。权太太缓了一口气，睁眼一看是权国思，就把眼睛又闭上了。权国思见太太睁开了眼，手一松，太太失去了支撑，喉头一紧，腿又乱蹬起来。权国思把握时机，在太太即将闭气时，再次将太太托起来，摇醒昏过去的太太，恶狠狠地问：“死是啥子滋味，还想死不？”

权太太痛苦地摇了摇头：“我不死了，你打死我我也不寻死了。”权太太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

权国思剪断绳子，冷冷地说道，“你听着，你想死很容易，我救人只救一次，你好自为之吧。”

权太太是看到权国思走来时才踢倒脚下的凳子的。她没想到道貌岸然
崑
的权国思，竟然置自己太太的性命于不顾，残忍地将她折磨得死去活来。

次日一早，一纸休书摆在了权太太的面前。

权太太一下子愣住了，娘家曲家炮铺在襄阳城里可是有头有脸的，女儿让权府给休了，岂不羞辱了祖宗？权太太让一纸休书吓得半死，她即刻跪倒在地，抱着权国思双脚呼天抢地：“我再不敢了，我再不敢了。”

这时，病入膏肓的权老爷子已是下不了床了，吃喝拉撒睡都只能在床上。昔日威严无比的权老爷子，面对气壮如牛的儿子显得束手无策，许多事他只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暗自生气。当然，权国思的大胆与放肆都是悄悄地进行的。

权太太尝过死的滋味，她不再想死。她在自己丈夫面前败下阵来，意味着她在权府的地位一落千丈。权太太只得沉迷于麻将之中，以麻将的哗哗声来麻醉自己那颗受伤的心。

15

权太太与张嫂终于彻底决裂了。

其实，权太太错怪了张嫂。

张嫂的丈夫死后，张嫂生下了一个遗腹子。丈夫死了，婆婆公公年老多病，靠种点山坡地为生。孩子由婆婆家养着，前些年都靠张嫂捎点钱回去接济。这些，权太太都不知道。

后来，张嫂的孩子长大成人，婆婆公公也都相继病逝，张嫂的担子轻了许多。一年前，张嫂添孙子，这本是喜事，不料乐极生悲，一汉子在喝喜酒时醉死在了酒桌上。那汉子的婆娘是有名的泼妇，开口要赔钱一百块大洋，否则死人不许入土。张嫂闻讯后赶回乡去了一趟，东借西借算是将死人葬下。回到权府后，张嫂的愁眉就没展开过。

权太太整天在麻将桌上，当然没有心思注意张嫂的变化，即使注意了，权太太也不可能拿出钱来接济张嫂。权太太手紧，张嫂比谁都清楚。权太太

还是曲小姐时，一次张嫂病了口里无味，当时正是桔子上市，张嫂告诉曲小姐自己想吃点桔子开胃，曲小姐怕花钱又怕得罪张嫂，便让仆人夜里去隆中山偷了几个桔子。

权国思心细，不几天就看出了张嫂有难，而且打听到了实情。那天，权国思给张嫂几十块大洋，让她先去还一部分帐。张嫂不肯要，权国思就硬塞给了她。不料，正扯扯拉拉时被权太太看见了。权太太重重地用鼻子“哼”了一声，吓得张嫂脸成了铁青色。张嫂几次想开口给权太太讲明这些，可一见到权太太那张板着的面孔，何况自己衣兜还装着少老板的钱，一时半时也难说清，张嫂就更难启口了。如果说张嫂原只知道权太太看重钱的毛病的话，那么现在张嫂又发现权太太一个缺点，那就是心眼针尖大小。

张嫂本不想用少老板的钱，总想找个机会将钱退给少老板，再向权太太说清楚。可刚过两天，张嫂乡下的亲戚就找上了门，说是别人催债催得挺紧的。张嫂无法，只得将少老板给的银元让亲戚拿去救急。亲戚走后，张嫂再见到权太太就感到不那么自在了，总感到有些对不起权太太，脸上变颜变色的，干活也丢三拉四。权太太的脸色就更难看了。

一天上午，权太太吃过早餐就不见了，想必是到哪儿搓麻将去了，张嫂在上房里清理床铺打扫卫生。“张嫂，忙着呢？”张嫂一惊，回头一看，权国思不知什么时候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

“哦，是少老板……”张嫂与权国思在一块，心里就莫名其妙地有些慌张。

“是呀，是呀，乡下的事料理好了么？”权国思十分关心地问。“好了，好了，年底有钱了，我就还你。”“不用，不用，那是送给你的。”权国思哈哈一笑，“眼下狗子媳妇快要生了，她那干瘦样子，想必是奶不好孩子的，我想为孩子请个奶妈，这事还得张嫂多操心。”

“这……”张嫂一副为难的样子。

门被推开了，权太太走了进来。正擦着瓷瓶的张嫂脸色骤然一变，瓷瓶掉在了地上，“咣当”一声，摔得粉碎。

很快，权府里传出了张嫂要回乡下去的传闻。权太太逢人也说，张嫂老了，干活丢三拉四的。张嫂是权太太从娘家带过来的，权太太这么一说，崐

这传闻也就得到了证实。

张嫂走出权府的那天，权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将张嫂送出了马背巷，张嫂走了好远，权太太还在大声说：“日后多来玩呀。”

张嫂没等到日后，只过了三天就回到了权府。张嫂被权国思请进了鞭炮作坊当勤杂工。

据说，管事赵三曾不同意少老板的所作所为，当少老板提出雇请张嫂进鞭炮作坊时，他还专门讨教了卧床不起的权老爷子。权老爷子先是摇头后是点头，接着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赵三安排张嫂同伙计们一道卷纸筒装火药。张嫂不再是权太太的人，权太太也就不敢多言说个啥。好在张嫂一直呆在作坊里很少露面，权太太唉声叹气了一些日子，也没有什么结果。

张嫂离开权太太的当天，权太太就请进了苗嫂。苗嫂人长得细皮白肉的，干活也还乖巧，也许是用惯了张嫂的缘故，权太太总觉得苗嫂不如张嫂。这样，权太太时常自觉不自觉地唠叨张嫂昔日的一些好处，言谈中流露出对

苗嫂的不满，同时也有自己错怪了张嫂的意思，可惜，张嫂一次也没听到。

张嫂在鞭炮作坊里手里卷着纸筒，心里一直想着少老板托付的事。当他明白少老板是想要将丁家饭铺的四丫女贞请来当奶妈时，她吓了一大跳。几年了，少老板竟然还记得那个成天在码头上跑上跑下的疯丫头。张嫂曾听说，女贞出嫁到隆中山里后，日子挺不顺，已为寡妇。可她想不出，女贞到底变成了个啥样子。少老板有恩于自己，少老板想请女贞进府来当奶妈，张嫂决心办成这件事。张嫂记得，女贞当姑娘时就有一对肥肥的奶子，请奶妈这是最重要的。

16

女贞坐在门前出神。水娃死了，女贞胸前的奶还胀鼓鼓的。她看到门前的大树，又想起了那天小蛇斗老鹰的事，想到小蛇，她又哀叹起自己的苦日子来。

来到这山里，五个年头过去了。女贞记得自从辮发改成了发髻以后，眼泪伴着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之夜。她以为，这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的苦难也是命中注定的罢。神灵让她有了权府之夜的罪恶，她就得承受如此深重的苦难。可她又不甘心，她觉得那罪恶带来的灾难不应只降到她的头上，全部的罪恶也不应完全由她一人承担。于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在内心深处涌动着。

女贞深深地陷入在孤独的荒凉与空旷之中。

太阳一落山，天就黑了。女贞回到屋里，一盏瓦油灯惨淡地发出微弱的亮光，灯芯上结着的灯花，摇摇欲坠，发出滋滋的声响，使这间茅草屋子显得阴沉。

女贞痴痴地望着灯花。

“这样的日子有头么？”她悲苦地一次又一次问着自己，问着老天。冷酷、无情的现实似乎永远站在她的脸前，她不觉又打了一个冷噤。

灯光因灯花增大而变得更微弱了。

“笃、笃……”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谁？”

“我，劳驾开门讨口水喝。”屋外是一个女人的微弱声音。

女贞心里一热。她这间茅草屋子已是好长时间没人敲门了，山里人穷，而且忌讳特别多，像她这样一个克夫克子克老人的女人，山里人视为“笤帚星”，见面躲都来不及呢，哪会有敲门的？

门开了，进来一个相貌端庄的妇人。“劳驾了，路过这，见这屋里的灯光暖和着，想讨口水喝，行不？”

“看您说的，敲我屋的门是看得起我呢，请坐，快请坐。”女贞给客人让坐后，又连忙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递上，脸上写满了难得的欣喜。

“哟，这位大嫂咋这样面熟呀？”客人喝完水，将水瓢还给女贞，眼睛一亮，“你不是马背巷丁家饭铺的四丫么？”

女贞一怔：“你是……”

“我是权府里的张嫂呀，你不认识了？”

“什么？你是权府的？”女贞惊吓得将瓢扔在了地上，连连后退了几步，“你、你给我出去！”

“哟，看把你吓的，你张嫂又不是老虎，吃了你不成，亲不亲一条巷呢。”张嫂笑嘻嘻的十分亲热地拉着女贞，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用手一比，“一

晃几年了，那时你才这么高，一条长辫子黑又亮的，多馋人哟。”张嫂一屁股坐了下来。

“其实，少老板可是个好人，那天夜里也是他一时犯糊涂。这多年，他后悔得不行，做梦都喊着害了你。他出门上街，街坊邻居在后面戳脊梁骨，回到家里太太又吵得不得安宁，唉，你不知少老板这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那我呢，我可是丧子丧夫家破人亡呀。”女贞放声大哭起来。突然，女贞止住了哭声，大叫起来：“权国思，你这个王八蛋，我杀了你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骂吧，骂吧，一个女人家这多年也不易，不瞒你说，我今日就是代少老板来向你赔罪的。”张嫂一脸的同情的，“少老板想请你进府享福去。”

“你是说他权国思让我去给他当小的？”

“不，不是。少老板请你去给他的孙子当奶妈。少老板说，只是当奶妈，不是佣人，更不是当小的。”

“嗯？”女贞直着眼睛看着张嫂。

张嫂站起身，拨了灯芯，又把灯花去掉，屋里亮堂了许多。

张嫂将凳子朝女贞身边挪了挪：“唉，看你这屋里四壁空空，人是面黄饥瘦，过的是啥日子。要说，我们女人家活着都不易，如今的黑心男人多的是，像少老板这样的男人还真难得，他是害了你，但这多年一直还想到你，这就不易了。你要是进了权府，一个孩子又能有多少事，当奶娘吃香的喝辣的还不是由着你，你说呢？”

“我恨死了权国思，我恨他。”女贞喃喃道。

“要说恨，我也恨他，他害你，也就欺负了权太太，我是权太太的半个娘家人。可是，人要吃饭呀，光恨，能恨饱肚子么？再说，人要是吃饱了肚子，想干啥事干不成？”

女贞不吭声了。

屋外起风了，寒气从门缝里一丝一丝往里钻，屋里骤然冷了起来。灯光也在颤抖着。

“唉，这事也不用着急，慢慢想。”张嫂见女贞脸开朗了些，心里有了底，“我今夜也不走了，咱们就打个通腿吧，明早，你给我一个话。”张嫂起身往里屋走去，女贞木呆呆地跟着。

张嫂一上床，那鼾声就心安理得地一股一股地从被子的那头冒了出来。

灯灭了，黑暗从四面八方袭来。女贞睁大着眼睛，她隐约中看到了许多狞笑的脸。她畏怯地用手遮住了眼睛。

这时候眼前什么都没有了。刚才张嫂讲的那么多话女贞就没记住，她的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在打转，这就是：人要是吃饱了肚子，想干啥事干不成？

这句话给了女贞力量，彻夜都在鞭打着她的心，她要吃饱肚子，她吃饱肚子后要干很多事情。在女贞终于拿定主意后，她竟然在被窝里哭了。她哭了很久。风在屋外面高一声低一声地叹息着。女贞的声音哭得很低，哭声没能惊醒鼾声大瞌睡大的张嫂。

次日一早，女贞的脸让张嫂一阵吃惊：这张脸昨晚还有厚厚堆积的愁云、痛不欲生的悲伤，今早像被一阵风吹光了，取而代之的是坚毅、沉着和果决。这张异常美丽的脸庞除了大病一场留下的苍白之外，全是令人舒心的气血。

张嫂完成了少老板的重托后，就回乡下去了。张嫂是被自己的儿子接走的，说是要照看孙子。张嫂走时，权国思给了她一些钱，张嫂笑着收下了。张嫂在权府这些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权国思多给她一些钱有着让她养老的意思。

张嫂走后不几天，在起义军的隆隆炮声中，襄阳城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权老爷子过世，权国思完成了从少老板到老板的过渡。

第五章

17

时断时续的黄梅雨落在青石板路面上，空气潮湿而凝重，权府内的石板上每天都是湿漉漉的。

夜已经很深了，权府里异常宁静。突然，厢房里传出了小六子的哭声，接着是女贞的“哦、哦”声，小六子不哭了，显然是吸住了女贞的奶头。

睡在上房里的权国思睁大眼睛，用心地听着。多年来，古老而又沉重的家业成了权国思想入非非的羁绊，许多可歌可泣的理想一夜间变成了深深的遗憾！他想不出最终落到小六子身上的将是什么，佛经里的因果报应轮回说，使他对小六子的将来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担忧和恐惧。

权国思所在的这条马背巷自乾隆初年就有了畸形的繁荣，仗着一个天然古渡口，汉江上的贸易使它日益兴旺发达。小巷的人见多识广，他们也有幸不断在这儿迎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人物。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写过一二笔的人，当年就有几双脚板磕响了襄阳城青砖铺起的街道。这儿交通方便，风气开化，又免除了大都市的拥挤和喧闹。一些沿江的作坊主、大商人，纷纷来到襄阳城，拓展他们的一份家业。权国思的祖上一家要来得早一些，当地人记得从一开始这儿就有这么一支望族。

权国思的祖上定居于浙江湖州，那里桑蚕养殖兴旺，丝绸纺织天下闻名。权国思祖上的前几代都是经营丝绸的，出过一个清代官吏。权家的这个官吏作为第一批钦定的“丝绸督办”，常年周游盛产丝绸的江南各地。“督办”是一个肥缺，整个权氏家族的兴盛自这个官吏开始，显然有迹可循。可是到了权国思的曾祖父这一代，曾祖父竟然有恃无恐地勾引了街坊一大户人家的姨太太。这个街坊的大儿子在京城做文官，一纸文书，状告权府官吏借督办之名，大肆搜刮桑家民财。朝廷偏信谗言，下旨对权府进行一番翻箱倒柜的抄家之后，革了权府的职。

在权国思曾祖父的上几代，权氏家族一直是人欢马叫。权氏家族同当时的名门望族一样，家大业大，妻妾成群。权家在江南养姨太太很有些名气，权家的姨太太一个比一个水灵，一个赛一个面嫩。权家的姨太太出门都成群结队，穿着开衩到大腿的丝绸花旗袍，纤细的手指里流出一串瓜子壳，伴着叽叽喳喳的谈笑声，在湖州大街小巷飘洒着，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景。

祸从天降，权国思的曾祖父痛定思痛，自此一头扎进了佛经里，特别是对《佛说十善业道经》坚信不疑，他一气之下，休掉了所养的十房姨太太，与结发妻相依为命，果断地抛弃了养姨太太的嗜好。正从这个时候起，权国思的曾祖父开始爱上了火药鞭炮。酷爱读书的曾祖父没有读进三书五经，而读懂了中国火药之乡的全部含意。湖州已是无法立足了，曾祖父变卖了家产，

举家沿长江而下，又从汉口拐入汉江，顺汉江而上，到了襄阳，在马背巷购置了两间木板房，开办了襄阳城第一家鞭炮铺。也许是沾了襄阳马背巷这块风水宝地的灵气，到了道光初年，权府的“樊鞭”已销路大开，远销到湖广、秦川、中原、云贵一带。权府的客栈里经常出入着南腔北调的订货人。码头上运鞭的船帮络绎不绝，喧嚣的号子声在寂静的夜里溢出江堤，在巷子的上空飘荡。

权家自打住进襄阳城就以洁身自制，准确点说，自权国思的曾祖父迷上佛经之后，坚信“不邪淫而贞洁的善业”，视讨小妾娶姨太太为邪淫恶业，是驱使人从苦入苦，从冥入冥的罪魁祸首。

祖上信佛，到了权国思这一代理当信佛。祖上传下的家道，到了权国思手里，理应恪守无疑。他视洁身自好、不染指太太外的女色为恪守家道之首。然而，他未能如此。

那风流之夜的惊心动魄与亲昵太太的感觉相距遥远，令权国思刻骨铭心。那一夜他才如梦方醒，第一个感觉是家道害人，让他受了半辈子的蒙蔽。那销魂的肉体，那慌里慌张的占有欲，那如同洪水冲垮堤坝的发泄感，都能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处于亢奋之中，青春再现。

然而，权国思一旦清醒过后，他开始一次又一次回想着那个令他悔恨终身的深夜，一些细节在他多次的悔恨中变得模糊起来。一种沉重的负罪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是一种对权家治家之道背叛的恐惧，更是一种亵渎佛经的负罪感。特别是当他得知女贞由此而遭受了一连串的深重灾难后，一种因果报应的恐惧感与日俱增。

请女贞进府给孙子当奶妈，是权国思在内心深处的反复折磨较量后的郑重决定。如果说请女贞进府是权国思良心上自我谴责的表现，不如说是权国思以行善积德来转移、消除宿世所造恶业的果报的企图。

出于权氏家族香火延续的需要，权国思也曾有过代替无能儿子行事的荒唐举动，他以为那仅仅是一种责任而已，而且那种占有女人的感觉只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是纯机械性的，没有回味的余地，更没有丝毫再次冲动的欲望。相比之下，权国思就无比看重占有女贞的那个即懊悔又庆幸的不眠之夜。

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权国思感到口渴，爬起身去喝水。月光清澈，他没有开灯。他拿着水杯站到窗前，窗外是一个被月光照亮的夜晚。回过头来，望着躺在床上孱弱多病的太太，他心中不由产生了一种厌恶。当年玉貌绛唇姿容秀美的曲家小姐已憔悴得不堪入目。红颜动人的鲜花凋零得令人心寒。她肩胛削瘦，雪白的长颈泛出清黄，冰清玉洁的肤色褪去了诱人的光泽，眉宇间匿隐着的那股死人气息，使人噤若寒蝉。

权国思长长叹了一口气。

18

权府的管事赵三是权老爷子手里的人。赵三九岁那年，家乡闹灾荒，赵三就流落到了权府的门前，被权老爷子看中，收留下来。赵三进府后，先是给老爷子当仆人，比如说，给老爷子的轿子引路，替老爷子去巷子口跑个腿。老爷子也少不了给他些甜头，比如说，给他一粒冰糖，帮他做一件粗布衣。后来，作坊里缺人手，权老爷想到让赵三学点手艺，便让他去了鞭炮作坊当学徒。

作坊里有位姓贾的“浮住”。所谓浮住，是作坊里的一种叫法，指的是进作坊第一年的生手。地位连学徒也不及，只是个试工，专打杂活的，得空

才能跟着师傅剽学一点手艺。第一年干得好，便可“转正”为正式学徒。因此在这期间，浮住们都要努力表现，格外小心。

也就是说，一般人是很难找出浮住的不是的。这位姓贾的浮住进作坊前，上过几天学堂，后因家庭贫寒休了学，所以对书本很钟情。他见作坊里有许多用来做卷鞭炮的旧书页纸，就背地里偷了几张，被赵三发现了。贾姓浮住自知大祸临头，硬是跪在赵三面前叩头叩得满脸血，可铁了心的赵三依然告诉了权老爷子，权老爷便找保人卷了贾姓浮住的铺盖。

赵三忠心耿耿，很受权老爷子的赏识。几年时间，赵三竟从学徒一步步混到了管事的地位。赵三孝忠老爷子，办事得力，府里的业务熟，内心有主张，在权府内，赵管事就是半个主，他不吃大灶上做的饭菜，而是同权府的主家吃一样的饭菜，不同的是赵管事吃饭不上正桌。赵三在厨房里有一张小桌，一日三餐由韩厨娘给他摆好饭菜，晚上还有一壶老酒。

权老爷子的在世，赵管事仗着老爷子的信任，对权国思管得挺严。权国思年轻时，一次从赵管事的手里借支了二块钱花了，到月底算账时，权国思没还。赵三当即告到了权老爷子那里，权老爷子硬是对权国思不依不饶，追回了那二块钱才罢休。赵管事比权国思长十岁，权国思是主子赵管事是奴才，可权国思处处要听赵管事的。赵管事教他管账、教他理财。赵三没结过婚，可在权国思娶亲的前夜，赵三竟然以过来人的口气教导权国思新婚之夜如何如何，讲述了一番“床上是夫妻，床下是宾客”的夫妻恩爱之道理。

权老爷子的在世时，权国思对赵三奈何不得，但多次暗暗发誓，待老爷子百年之后，第一件事就辞掉赵三。

权老爷子去世了，权国思独立主持家政，此时才方知赵三的可贵。每逢客人一到，赵三便笑盈盈地迎上去。襄阳人卖鞭炮喜欢数响报数，赵三一边数，一边唱：“一千响，二千响，三千响，好啦！”点完了数，交了货，接过钱，看看数，回身走进柜台，一扬手，把铜钱丢进钱柜里，在“流水”簿里写上一笔，卖出三千响，钱若干文。鞭炮的价钱，要看日期而定，过年过节的鞭价与平日的鞭价相差大着呢。买鞭炮的客人知道赵三在这上头很精，并不跟他多磨嘴。

权国思对赵三器重起来。这天，赵三见到权国思就苦着脸说：“少老板，不，权老板，我想告辞回老家去。”

权国思一惊，赵三进权府几十年，第一次听赵三说要回老家。权国思转眼一想，也许赵三是想女人了，就连连说道：“人老了，想家是自然，待闲着了，我托人替你相一个女人如何？”

赵三说：“权老板，我说过不婚配的，我真是想回老家去。”

权国思认真地问道：“你的老家在哪？”

赵三答道：“我想去找一找。”

权国思笑了：“找？谈何容易？你安心留下，我帮你去打听如何？”

赵三见权老板如此不松口只得吐出了真言：“不瞒您，我实不忍见您将女贞请进府来当奶妈子，若是老爷子在世，这是万万不能的呀！”

权国思一愣：“为啥？”

赵三说：“这有违祖上的遗训，大逆不道呢。”

权国思无言以对。

事后，也许权国思再三向赵三表明了自己真诚的心迹，也许权国思以某种承诺得到了赵三的认可。反正管事赵三继续留在了权府。

女贞坐着花轿回到了马背巷，给权府当奶妈来了。尽管心地善良的马背巷人不愿将此事告诉女贞的爹娘，几天以后，丁家饭铺的老两口还是知道了。

女贞走进权府，这是丁家饭铺最大的耻辱，是女贞爹娘最不能容忍的事。四丫不就是受害于权国思后才嫁过汉江到隆中山的么？这不等于让权国思在马背巷人的面前打他丁家人的脸么？忠厚老实的丁老么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丁家饭铺接连两天都没有挂幌子。老两口白天无脸出去见街坊，闷在家里心里又憋得特别地难受，他们就盼着天黑。天完全黑下来了，丁老么就往权府走去。去干啥？是求他权老板，还是再去骂一顿死不要脸的四丫头？丁老么想着想着硬是想不明白，只得又转过头来，唉声叹气走了回来。

“你咋这就回来了？”原来女贞娘也是眼巴巴地望着当家的朝权府的方向走去，“咱丁家就算是你窝囊到头了，他权国思不就是仗着他有钱，欺负咱丁家饭铺只能卖家常饭菜么，唉，想穿了，谁让咱生了个不要脸的死丫头呢……”

夜深了，这对老实夫妻还没合眼。连床的边也都没挨，就坐在那饭堂的小饭桌旁，此一声彼一声地叹着长气。气叹完了，到了第三天，丁家饭铺的单幌子又挂了出去。丁家两口子还是一张笑脸，盼望着过往的人能走进自家的小饭铺。

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不说是女贞的娘家，就是皇亲国戚怕也是破不了这条古训。

丁家饭铺对权府的不义之举只能是干瞪眼罢了。女贞笃笃定定地做了权府的奶妈。

奶妈，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显赫的地位。明朝时，北京东安门外有一座奶子府，里面有许多奶妈以供皇家使用。奶子府归锦衣卫管理。府内始终预备着立即可以哺乳的“坐季奶口”四十名，还有替补的奶妈“点卯奶妈”八十名。每三个月更换一批新的奶妈。入选的奶妈可以从光禄寺领取丰厚的报酬，要是做了皇子的奶妈，就可以终身享受荣华富贵，死后可以厚葬。

古代皇家的奶妈，一旦其哺育的皇子登基，她便成了极显耀的人物，往往会有恃无恐，无所不为。西汉武帝的奶妈，因罪受刑，临刑前，再三注视武帝，大臣东方朔和奶妈早有私下交易，见机大声喝问：“你还看什么？难道皇帝现在还需要吃你的奶吗？”武帝听后，果然动情，立刻赦免了奶妈。

北魏的统治者拓拔氏鉴于前朝太后、外戚秽乱宫廷，致使国破家亡，便召集朝廷大臣商议，定下一条残酷的制度：确立太子后，必须要赐死其母。于是北魏道武帝在立明元为太子后，明元的母亲刘贵人立即被赐死。当然，望子成龙的老母们，决不怜惜自己的生命，她会毫不犹豫用死去为自己的儿子换取皇太子的宝座。儿子成了皇太子，其母必被赐死，抚养照料皇太子的重任，就由奶妈担当起来。以至北魏后，历代奶妈都被封为“保太后”，其权势之显赫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到了明代，朝廷取消了赐死太后的制度，但是奶妈的势力依然很强大，甚至有的竟利用其在朝中的权势惑乱朝廷。明熹宗的奶妈客氏就是一例。客氏本是个农民的媳妇，婚后时间不长就守了寡。十八岁时进宫乳哺熹宗。后被封为“奉圣夫人”。这位客氏进府后，与假太监魏忠贤私通多年。他们结党营私，逼死宫女赵氏，残害裕妃张氏，弄得皇后张氏流产，皇妃冯

氏暴死荒郊。明思宗继位后，察觉到了客氏及其同伙的险恶，果断地赐死魏忠贤，查抄了客氏寓所。从奢侈的客氏宅院里，竟然一连发现了八个怀孕的宫女。原来客氏是想让自己的侍女与外面的男人野合怀孕后，伺机送入宫中，冒称龙种。是可忍孰不可忍！思宗皇帝当即下令，将客氏及其全族处斩。思宗皇帝在这场“平叛”中，深感奶妈也会成为皇宫的心腹之患，毅然决定，从今以后，所有宫中的奶妈，到了皇太子七岁时，一律赶出皇宫。

当然，在历史上像客氏这样居心叵测的奶妈只是极少数，奶妈在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是荣耀。战国时，秦军攻破魏国，魏王全家被诛杀，而只有未满周岁的小公子，被奶妈带出宫去，冒着“赐千金镒”和“夷三族”的代价，把小公子藏匿起来。后来奶妈被人出卖，遭到秦军的捕杀，死在乱箭之下，奶妈在气绝之际还努力用身体挡住利箭，以庇护小公子，此事传为千年佳话。

清代名将曾国藩曾给自己的奶妈写下这样一副挽联：

一饭尚铭恩，况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

千金难报德，论人情事理，也当泣血三年。

女贞是一名没有进过学堂的女子，她不识字，她不知道历史上的奶妈有着如此荣光。当然，丁家饭铺的老夫老妻，也许不知道历史上的奶妈也能光宗耀祖，也有着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否则，这对夫妇也就不会有着悲痛欲绝的那几个昼夜。女贞没能进皇宫，她走进的只不过是一家鞭炮作坊，鞭炮作坊的奶妈能得到历史上皇宫奶妈的荣光么？走进权府当奶妈，对于十九岁的女贞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暂且还说不清。

20

权府终究有一天是要后悔的。

几十年的辉煌，几十年的浑浑噩噩，权府竟然在其浑浑噩噩中，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仇恨。

再次走进权府，女贞惊慌得浑身颤抖。因为身体的颤抖，她的目光也就混乱不堪了。

女贞走进权府的第一个早晨，就寻找到了那间房子。这儿似乎残存着昔日那短暂的气味，令人心疼的往事噬咬着她的心。她在距那间房不远的地方慢下了脚步，脸庞红红地看着它。苗嫂和其它几位佣人，在不远处直盯盯地打量着她的神态，悄悄地在指指点点。后院是鞭炮作坊所在地，一拉溜儿房子挡住了女贞的目光。作坊的前面是草坪花园，蒲剑和海棠在微风中抖擞，摇曳和分割着落在草地上的晨曦，给人以不安宁的恐慌。

女贞对权府可谓深恶痛绝，痛恨权国思野蛮而果断地摧毁了自己的青春，痛恨权国思带给了自己不容挣脱的灾难。在女贞眼里，权国思那种口蜜腹剑的奸笑，丝毫遮掩不住他那自以为是的神气，他的笑，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罪孽。

女贞从踏进权府的这一天起，就在寻找一种可能。

在一张雕花的檀木小摇床上，躺着哇哇哭叫着的小六子。女贞弯下身子用手指碰了碰他的小嘴，他立刻不哭了，女贞知道他闻到了她身上的奶腥气味，就将手指按他的嘴，小六子便衔住了女贞的一个指头，吮了两下，又吐出来，女贞感觉到她的手指头不疼，他没牙。小六子哭叫起来，女贞踌躇了一下，惶惶然望了一下周围，定了定神，将小六子抱了起来，解开怀，试着把一个奶头送进了小六子的嘴里。她感觉到小六子嘴很有力，捋磨着她又痒又疼，感觉到他全身都在拼命地搏动。他吃奶不像自己奶过的孩子那样平

静地躺着吮吸，而是一拱一拱的。女贞浑身颤栗得如同一丝迎风的弱竹。

突然，女贞用力拔出奶穗。小六子不奶便罢，奶了这几口，突然中断了，真比鞭子抽还难受，绝望地大哭起来。女贞用手护着吸红的奶头，嗔怒地望着他。奶头的乳汁一滴一滴地滴在她的衣襟上，白花花的一片，她用手指蘸了蘸，放在口里尝了尝，感到有些苦涩。女贞见小六子哭得如此伤心，女贞竟然有了一种难得快感。她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说声“可怜孩儿”，就又撩起衣襟，露出奶头。小六子的嘴一下子逮住了女贞的奶，这一回衔得比钳子夹住还紧。女贞的手给小六子揩揩眼泪，搂住了小六子的脖颈。女贞的身子被小六子吸得一晃一晃，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不多一会儿，女贞那颗滴溜浑圆的奶子，被小六子吸得松弛下去。

女贞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

这一刻，占据了女贞以后的整个的生命。一直到了许多年后，当女人的良知和仇恨随着即将结束的生命一起行将离开自己的时候，女贞也许能忘记一生中的全部，却忘记不了那一刻。

日子把权老板的脸庞撑得暖烘烘的。

梅雨骤歇的日子里，马背巷的薄雾散尽，太阳很好，江边的风也很好，汉江水流在很好的风和阳光里汨汨地奔波欢腾，流出一道宽大的白光，给古渡口奏出了不停顿的美妙声音。

女贞来到院里的甬道旁，趁雨后的太阳晾晒小六子的尿布片子。那些色彩淡雅的棉布片子在阳光下闪烁着平静的光泽。

权老板从上房里出来，佣人就习惯地搬出了那把闪着红色光泽的柚木雕花椅，放在大门前那座威严的石狮旁，权老板坐在靠背椅上，悠闲地品着隆中茶，欣赏着小巷里的人流。

半月前的一船货，又给权老板的帐上流进了不少的银子。这次“樊鞭”出汉江进长江，从汉口的江汉关码头上岸，不几天就很顺利地占领了武汉三镇的市场，让他好不得意。权家的“樊鞭”名气越来越大，牌子越来越硬，这是祖上的恩德呀。

权府的祖上一代一代与火药打交道，竟然一代比一代胆小，胆小得不如一只鼠。三九寒冬，屋里和屋外一般冷，屋里不生炉，灶里不烧柴，茶碗里的水全结成冰，唯有说话时从嘴里冒出点热气。厨娘非到做饭时才能生火，权府家族不抽烟，家里除去做饭的锅，不准使用一点铁器。权老爷子多次告诫儿子，要行善积德，火是我们这一行的灾。清朝中叶时，襄阳城有家叫杨九的鞭炮大户，院子里常年晾满整挂整挂沉甸甸的大鞭。杨九的钢鞭，炸起来声音毫不粘连，每一响都异常清晰、干脆、刚烈，鞭炮屑儿，像是筛过，细如粉末。一次，杨九克扣了伙计的工钱，伙计一气之下，当着杨九的面，将一个秤砣砸在了作坊里的石板上，秤砣迸出火星子，把一桶火药引炸，炸得杨九没有尸首，秤砣飞出半里多地。一眨眼，杨家就败落了。权老爷子说，“灾”就是下边一个“火”字，上边三个火苗。别人要毁权府很容易，只需扔进一个烟头，噼噼啪啪一阵响，就全没了。权老爷子常说，来世一场图个人和，足矣。

权老板有自己的生财之道，他知道钱能生钱的道理。权老板可不是那种刻薄吝啬之人，他对伙计对佣人，出手大方，宽厚待人。一日三餐不离荤，十天发一次饷。他一直恪守那颠扑不破的家训：和为贵。每当他走进作坊，看到伙计们忙忙碌碌，就喜得咧着嘴，冲着大伙又是作揖打躬，又是笑语打

趣。

从某种意义上讲，权老板征服人心，为的是那么一种对人居高临下的威严。但他所期盼的威严，决不是棍棒之下所能得到的，强扭的瓜不甜，而且强迫得到的东西是要受报应的。

权老板要让这种不易言表的威严，轻轻松松地扎入人们的心田。

当然，风流之夜后的悔恨成了权国思的一块心病。

女贞抱着小六子走了过来，她用心地教小六子呀呀学语，空气里萦绕着天真烂漫的气息。权老板会心地笑了。小六子扬着稚嫩的小手。那小手在阳光里晶莹剔透。平心而论，他很喜欢眼前的这个女人。为了这个女人进府，他几乎费尽了心机。权国思在以赎罪消除果报的企盼中，似乎还想得到一种愉悦。这就是为让一个自己十分欣赏的女性时刻能在眼前晃动。女贞进府了，可权老板每当见到她时，脑际里感到的是一片混沌，在那雪白的裸体闪现之时，权老板常有一种头昏眼花的感觉。

权老板的威严始终是通过微笑散发出的。然而，自打把女贞请进院后，权老板感到自己的威严总是那么力不从心。

2 1

女子十八九一朵花。女贞尽管饱经艰辛，仍是鲜嫩嫩的年纪，本来脸模样就生得十分清爽，权府里的几日饱饭一喂，就更看出样子来了。脸也挂红了，屁股也圆浑了，尤其是她那胸脯像是充了气似的，奶滴滴的。很有几分女人味。

乌红色的对襟小袄，罩着女贞开始鼓胀起来的身子。她脚下的绣花鞋，前端一朵小红花，浓艳艳。脸上略施粉黛，更显得风姿楚楚，格外诱人。她从厢房里抱出小六子，坐在门前，解开袄襟，掏出白花花的奶子，奶水便泉涌般地流了出来。奶得小六子直哼哼。襄阳人将女人的奶子分为两种：一种是圆圆的，像两个小碗扣在胸上，奶尖微垂。略呈“八”字，昂首前翘，吸时柔而且坚，奶流量一般，这叫碗口奶；另一种是滴溜溜下垂，红枣般的奶头翘吊在肚脐两边，犹如一个大写的“儿”字，这叫布袋奶。这种奶子忒足。有人说初乳的奶子都是碗口奶，奶过一个孩子后就自然下垂，变成了布袋奶。

女贞就是一对布袋奶。

小六子的脸蛋埋在女贞的怀里，埋在女贞那乳晕浓艳丰满洁白的乳房下，小嘴一鼓一抿地吮吸着，发出咕咚咕咚的咽奶声。忽而，那小嘴像两片夹板似的用劲一掬，响亮地拔离奶穗，笑开的嘴里立刻哈出一股热烈的奶腥的甜润。几个月的吮吸使他的脸蛋艳润结实，如女贞的奶团一样圆浑，表现出幸福惬意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自豪。

女贞又想起了几年前，自己出嫁的那天，父亲恶狠狠地将她塞进了花轿里，她开始还哭哭啼啼，慢慢地，感觉到花轿颤颤的还挺舒服的，她就不哭了。

女贞进权府只奶孩子，不当佣人。所以一进权府她就没给权老板一个好脸，即便与之对面而行，她也是不理不睬的。如果说，罪恶的权府之夜给她带来的是沉重的灾难的话，那么隆中山留给她的几乎是毁灭性打击。在此之间，似乎是一种必然联系的逻辑闭合圈在作用着。

奇怪的是，女贞很快就把这种刻骨铭心的恨转成了一种慈母般的爱，把一颗几经蹂躏的心，全部交给了权府的小六子。她奶胖了小六子，她亲手为小六子缝制衣帽，她还精心为小六子缝了一双“虎头鞋”，鞋面用高贵的

黄色布，鞋头绣有一虎头，中间绣一“王”字。好让小六子穿着壮胆、避邪，长命百岁。

一天早上，女贞竟然抱着熟睡的小六子，走进了权府大门旁的狗屋里。这是一间空着的狗屋，女贞进府的当天夜里，权府看门的大黄狗叫了一夜，次日一早就无影无踪了。女贞将小六子放在狗窝里，让他静静地躺了片刻。这一举动正好被远处的权老板看到了，他先是一惊，后又是一喜。他很快想起来了，襄阳城里就有这么一条风俗：让婴儿蹲狗窝。说是蹲过狗窝的孩子，命贱富贵呢。

“这四丫可算是把心放在孩子身上了。”权国思暗自赞叹道。仅这一点，权老板也就知足知趣了。只要女贞进了权府，只要她给权府养好这条根，他权国思就觉得眼下的日子有嚼头。

权国思说不清，自己究竟对女贞抱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他只是觉得，应该把女贞请进府来。他也只觉得，唯有女贞才养得好小六子。

这天，权老板路过女贞的厢房，他突然看到了那双令人柔情勃发的玉足。一双圆滚滚的小脚，套上一双绣花小鞋，把那双玉足衬得天衣无缝。他不由得停下脚步，把目光一坎一坎地往上抬，当四只眼珠对视时，他竟然见到一张充满仇恨的脸庞，一张挂满泪水的脸庞，此刻，权国思再也没有勇气面对这张令其胆怯的脸了，他只得低下头匆匆离去。

此后，在一连好多天里，女贞都没有见到权老板。权老板突然间出远门去了，女贞猛然间轻松了许多。权府里没有了权国思，女贞显得开心多了。她抱着小六子在院内无忧无虑地转着，她数着权府院内长廊的木柱子；她认真分辨着甬道上石刻的两条龙，哪条是青龙，哪条是黄龙；有时小六子睡了，她还钻进那两层木楼的鞭炮作坊里，看伙计们装药，帮伙计们卷纸筒。她的心挺细，干起事来挺认真。一天，她发现有个伙计把一根挺好的捻子从鞭炮纸里拔出来扔掉了，连忙问道：“这不是好好的么，为啥扔掉？”伙计们告诉她：“引子受潮了，鞭炮就炸不响。”女贞为此站在那里发愣了好一会儿。还是权太太打发佣人叫她，说是小六子醒了，她才如大梦初醒。

权国思不在家的日子，女贞活得特别自由自在。权太太出去串门打牌，女贞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指使作坊的伙计们干这干那，伙计竟然都十分听从这位奶妈的使唤。别看管事赵三对人很冷面，可对女贞却有几分亲切。这天午后，小六子睡着了，女贞乐悠悠地转到了作坊，赵三正忙着，他望着女贞笑了笑，露出一口残缺不齐的黄牙。女贞说：“哟，赵管事忙着呢？”

赵三依然“嘿嘿”一笑。

女贞走到赵三身边，问：“这做鞭炮真好玩，能教我么？”

赵三有些受宠若惊：“当然能，当然能。”

赵三屁股底下是个能转动的高凳子，赵三屁股一转，身子就对着了旁边一头吊在房梁上的擗版。他熟练地使用着擗版，一下一个，一会儿就擗出四五十个炮筒子交给女贞。然后把桌上的火药盆子和几个料碗端过来说：“一硝，二磺，三木炭，火药就这三样东西。你要想往天上打，少放磺，多加炭，这叫竖药；你要想往横处炸，多放磺，少放炭，这叫横药。”

女贞第一次认识了权府的鞭炮。

尔后，女贞少不了常到作坊里看看，帮帮忙。女贞走进作坊时，伙计们手中的活不停，可眼睛却异样地注视这位令人想入非非的奶妈。她除了太年轻，还因为有着一张标致秀丽的脸庞。这帮伙计的年纪都不大，嘴都很甜。

不论年纪大小，他们都喜欢叫女贞为贞姐。女贞对这种亲昵的称呼也很乐意，少不了帮小伙计们洗件短衫什么的。尽管小伙计们把女贞称贞姐，可贞姐到底是个女人，小伙计只要看见了女贞的影子，也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各种方式表现自己。比如，小伙计们就爱吹自己做鞭炮的手艺如何如何，讲自己做鞭炮的拿手绝招，讲自己做的鞭炮能炸多高高。这样，女贞对权府的鞭炮火药倒也能看个明白，指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作坊里的日子倒也是乐融融的。

过了一些时候的舒心日子，女贞就想，这权府没有权国思不是更好么？也许是从这些日子的某一天开始，女贞深藏在脑子里的某个念头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

第六章

2 2

起义军进入河南闹腾了一阵子后，为巩固革命成果，决定将起义军队伍分出两队：一支继续北上，革命到底；一支返回襄阳，帮助留守部队清除反动残余。

就在起义军光复襄阳城后，即刻以军政分府和分司令部的名义发出文告，传檄所属各县立即起义。随后，谷城、南漳、宜城、枣阳等县先后被辛亥起义军光复。待一月后，那部分从河南返回的起义军到襄阳城时，革命已经成功，也就再无惊天动地之举了。

于是，起义军想到了要彻底革除“辫子”这个残余。

第一个被起义军强行剪去辫子的是襄阳城乔家巷曲家鞭炮铺的老板曲老爷子。

也该曲老爷子倒霉。曲老板自四十五岁当外公起，早点就不在街上喝糊辣汤了。曲老爷子还不是爷字辈时，早晨上街喝糊辣汤雷打不动。

糊辣汤自古为襄阳名吃。糊辣汤用粉条、面筋、山药、黄花、木耳、海带丝、牛肉丁为主料，再加上胡椒、丁香、肉桂、草果、西茴、豆蔻混合碾碎的佐料，搅合水煮，糖酱加色，粉红色透明糊状，香气扑鼻。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糊辣汤，微辣味长一头汗，一天的精神就有了。

曲老板添外孙荣升曲老爷子的这年，喉咙口长了个小肉瘤。吃了几十帖药，肉瘤消了，却自此丁点辣味都不能沾，也就断了喝辣汤的爱好。每日清晨，曲家的女佣就会端出四个小盘上桌，里边分别装着油炸花生、卤猪头、酱牛肉和大头菜。然后将从寡妇堤“双沟黄酒店”打来的新鲜黄酒倒进大碗里。这时，曲老爷子就会准点坐在桌旁，眯着眼，一气喝个两大碗才罢。按曲老爷子的体会，黄酒讲究一个“稠”字，好黄酒面上浮着一层米花。这米花喝进肚里，就会产生一种燥热，这样一天的精力就有了。这日早上，曲老爷子像往常一样，夹了几根大头菜进口，开了胃，端起大碗喝了一口黄酒，就感到不对味，再细一看，酒面上不见米花，清亮得见底。曲老爷子来了气。早些年，双沟黄酒店的钱老板还只是曲家鞭炮作坊的一名伙计，曲老爷子待他不薄。曲老爷子听说钱的婆娘做得一手好黄酒，便跑上跑下，为钱在襄阳小北门附近的寡妇堤谋得一块立足之地，帮他搭起了一个小窝棚，挂起了“双沟黄酒店”的幌子。双沟黄酒店取水汉江，用襄阳城外产的优质糯米酿制黄酒。酒店开始并不出名，很快，人们发现钱家的酒比别人的酒味道醇正，气

味芳香，不论春夏秋冬都能酿出好酒。双沟黄酒店生意渐渐地红火起来，就连马背巷古渡口的来往船夫和杠子工，劳累之余，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朝着迎风招展的“双沟黄酒店”的酒幌子走去，喝上几碗，顿觉四肢轻松，疲劳消除。为报恩，黄酒店开张的头两年，钱老板每日大早是雷打不动地给曲老爷子免费送黄酒，第三年就不行了，钱老板说人手紧，让曲家派伙计去取。曲老爷子想，这也在理，喝了不要钱的酒，还要人送，实在说不过去。伙计每次去取酒时，都要掏出几枚铜钱，说一句“这是曲老爷子的酒钱”，钱老板从没拒绝。这样，钱老板与曲老爷子的情意就明显地淡了。但是，钱老板卖给曲老爷子的酒还是绝对的真家伙。没想到，今日钱老板竟然……

曲老爷子怒气冲冲地往外走，他要亲自与钱老板论个明白。这时，天刚亮，街上的人不多。曲老爷子一出街口就感到不对劲，几个留着细长辫的商人模样的人被背着长枪的起义军拦住了。曲老爷子吓出了一身冷汗，返身刚想溜，身后响起了一声吼：“站住！”

曲老爷子被关进了一间囤粮食的大仓库里。曲老爷子进来时，大仓库里已挤满了人，哭喊声一片：“哎哟，今个起了早床，算是撞鬼了啦。”曲老爷子一阵心慌，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

起义军将这天早上突击抓到的长辫子，用枪押着赶到了昭明台前，一溜站着。起义军让这些人低着头，后脑勺的长辫子甩在身子前面，挂起了一排。每个长辫子身后都站着一个人手拿剪刀的起义军。一个高个子起义军站在台阶上说了几句话后，只听一阵剪发声，一溜的长辫就不见了。

曲老爷子晕倒在仓库里，没能押往昭明台，算是保住了一张老脸。

曲老爷子醒来时，手习惯性地往脑后一摸，那条朝夕相处的长辫子已没有了。辫子是起义军剪掉的，后脑勺上的头发也被剪得长一茬短一茬的，曲老爷子羞愧得无地自容，一头撞在了仓库的石墙上，顿时鲜血四溅。

曲老爷子的脑袋开了花。

曲家鞭炮铺的曲老太太那里承受得如此大祸，当天夜里，曲老太太一口气没上来，就去阴间找曲老爷子去了。

2 3

昭明台前起义军杀一儆百，当即发出告示，限三天之内，城里人自行剪去辫发，否则以抗令重罚。

襄阳城一片恐慌。

权国思的老岳父家遭了大难，权老板也就顾不上剪辫发的事了，他吩咐女贞带着小六子看门，自己将长辫往头上一盘，藏在瓜皮帽下，带着权府的全部人手，赶往乔家巷奔丧而去。曲老爷子是以死来与起义军抗争，尽管死得有些冤枉，但也不敢过分张扬，弄得不好落得个杀头之罪。

曲老爷子与曲老太太的两副上等的檀木棺材摆在曲家炮铺门前，引得过路人纷纷落泪。

曲老爷子有一女，嫁给了权府鞭炮铺，五十岁时，又得了个么儿子，襄阳城闹起义军时，二十出头的么儿子跟了起义军，三天后，就北上了。儿媳是湖南浏阳姑娘，娘家开着浏阳鞭炮铺。丈夫出走后，她一气之下带着不满三岁的儿子回了湖南娘家。

权国思硬挺着，指挥着人忙出忙进的，人死不得复生，眼下非常时期，两具棺木还是尽快入土为好。只是，权太太受不了这突然的打击，晕厥了好几次，躺在床上滴水不进，要死不活的。

权国思作主将曲家老两口合葬后，就急着回了权府。

这天是起义军告示限期的最后一天。

权府的大门紧闭着。权国思除让赵三外出打听起义军剪辫子的消息外，府内的其它人一律不得外出。权国思拖着长细辫在厅堂里焦躁不安地踱着步。赵三中年时就开始脱发，现已是秃头一个，所以权国思放心让他出去。

赵三很快带回消息来，起义军又开始集合队伍了，长枪短枪挺吓人的，看来是要动真格，大街上的光头明显多了，权国思一脸沮丧，恨恨地对赵三说道：“请罗夹包进府吧。”

罗夹包，是襄阳城里的理发手艺人。襄阳城理发业敬奉罗祖，成立有罗祖会。罗祖会在城里石壶巷内设有罗祖庙，罗祖庙里常年香烟袅袅，祈求保佑的帮里人，络绎不绝，可见襄阳城理发行帮之兴旺。襄阳理发行帮有三类：理发挑子、夹包和理发店。理发挑子又叫“架瓶子”，一头是八卦形座架，上有“炉灶”、“热水锅”、“帽子”。座架上还立一桅杆形细柱，叫做“旗杆”。据传，清顺治年间为强迫汉人改变习俗，特封剃发梳辫的侍役为“待诏”，吃俸禄。理发挑的“旗杆”上端设一方斗，代表待诏的官阶和衙门装饰，荡刀布和三尺长扁担喻示为诏书和尚方宝剑。挑子的另一头是一吊三层抽屉的坐凳，长一尺五寸，宽四寸，四脚叉开，抽屉内放理发工具。理发匠人挑在肩上走街串巷为人剃发，俗称脚踏八卦坐乾坤。夹包，即将理发工具裹在围单里或装在小提箱里上门为人理发。一般是做包活，定期上门理发，定期结帐收款。至于理发店，又称之为“挖窑口”。按照规矩，理发店之间必须“上七下八对门九”，即上首隔七间房，下首隔八间房，对门隔九间房。理发店师傅，有的是本店养的，有的是雇请的“客师”。雇请客师讲究“行客拜座客”之规。

论身份，权国思剃头应上理发店才是。担着挑子跑四方的理发匠，充其量懂得一些取耳屎、打眼的小活，只有大理发店的头堂师傅，才有着一套按摩正骨的“武活”。武活也叫大活，有“上下五把”、“一把柴”、“七步推拿”、“局部推拿”等技巧，推拿按摩，可让客人血气疏通，筋骨舒活，消除疲劳，精神焕发。

权国思之所以让罗夹包定期上府，主要是图个方便省事，供热水管饭食，包上一天，权府里大人小孩及伙计们的头全剃了。倘若让作坊的伙计们轮流上街进理发店，花费大不说，光时间都赔不起。权国思是那种宁可自己受点委屈，也要算细帐的人。

权国思坐在上屋里，最后一次抚摸那拴着玉坠的发辫，有些伤心。出去请罗夹包的赵三回来了：“权老板，罗夹包不在家，他上门去了。今日理发店里生意可好，排着好长的队呢。”

“哦。”权老板记起来了，罗夹包可是定期上门的，“那就去码头上找个挑子来吧。”

襄阳罗祖会有规矩，理发挑子的旗杆和船桅杆为罗祖所赐，所以理发匠人在江汉上过渡是不收钱的。域外来襄阳的理发挑子和襄阳的理发挑子出城，都要打古渡口过。

理发挑子请来了，是个年轻后生，权国思落坐，垂下眼帘，年轻后生问：“老板是留分头还是留平头？”

“光头！”权国思没好气。其实年轻后生问的是废话，不管是分头还是平头，这剪掉长辫的第一个头，必定是光头才行。分头平头则是待头发长起来

以后的事。

权老板有了第一个光头。傍晚时，权老板戴上六瓣合缝的黑色尖便帽进山去了，他亲自将那根剪下的长辫埋在了隆中山上。权老板面向西边，无声无泪，四肢俯地，叩首，算是给了祖上一个交待。

就在这个时辰，女贞自己作主抱着小六子剃了一个满月头。这时，权国思正在隆中山上。权国思回来得知后，大为不悦，找到女贞正颜厉色道：“小六子的满月头咋就让挑子剃了？”

女贞不动声色：“老板你的头不也是让挑子剃的么？”

“唉，请谁剃满月头，一头定乾坤呢。挑子是跑江湖的，莫非让小六子日后也……”

女贞自知无理，却嘟囔着：“待小六子的头长起后，再去理发店重剃一个满月头吧。”

“只好如此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女贞再也没提进理发店为小六子剃满月头的事，权国思也没提。权老板剪掉了长辫，从此，每周让罗夹包进府“青子”一次，青子是行帮的行话，就是用剃刀刮头。

小六子的头也是罗夹包“青子”，因为他也是权府的一个男人。

24

进入腊月，权府的生意就特别地好。各地船帮的船云集于襄阳马背巷古渡口，大都是来等着装鞭货的。权府里夜以继日，伙计们加班加点地干，仍忙不过来。客主们就住在权府的客房里，向权老板催货。来的都是客，权老板做的是生意，对哪一家客户都不敢得罪，只能是一天到晚地拱手陪笑脸、陪不是。

权府的鞭货叫紧，船等客户，客户等权府，大大小小的船只也就一溜地停泊在古渡口。

这可就急坏了古渡口船行的青皮老板。自唐以来，马背巷古渡口不仅是连接襄阳与樊城的过江码头，还是关中通岭南的水运枢纽和中转港口，各地船家以地域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众多船帮。仅常来马背巷古渡口的就有襄阳帮、河南帮、谷城帮、淅川帮、汉中帮等十多个船帮。

各船帮因地域不同，常年航行于不同的河道，形成了与地域水文特点等因素相适应的船体结构。如谷城帮船尾上翘如钩，且向一侧歪，名曰“歪尾巴秋子”；河南帮船底窄狭，船腰张开，舱面宽阔，船头较高，称之“扁子”。

船帮只管水上，上了岸就要求船行。船帮要装货，货主是不能直接找船主的，要由船行牵线才可。襄阳马背巷古渡口的青皮船行是个老字号。是祖上传下的。青皮船行的祖上姓卓，道光初年自江浙一带逃难来，落脚于襄阳古渡口，慢慢创下了船行这份家业。青皮船行祖上，是个矮胖子，圆头圆肚，一身肥油。遗憾的是头上无毛，常年是青皮一个。船帮的人喜欢说笑，背地里就叫他青皮老板。卓老板得知后，不仅没发怒，反而认为“青皮”二字有意思，干脆就打起了“青皮船行”的牌子。于是，一代一代地给传了下来。眼下的青皮老板是青皮船行的第三代传人，人过中年的青皮老板，完完全全继承了祖上的遗传因子，仍是矮胖子一个。船帮的船进了襄阳马背巷古渡口码头，船老板就要请青皮老板吃饭，酒足饭饱后，青皮老板就会哈哈大笑。青皮老板笑了，就会派员联系货源，向货主推销介绍船主、驾船技术、

船的载重量及船行对船主的信任程度等。也就是说，船主的生意好与坏，全写在青皮老板的脸上。

就在这个时候，聚集在襄阳马背巷古渡口的船帮之间出了事。

河南帮有两条船早谷城帮一天进码头，码头上停船讲的是依次排队，船行在安排装货时，也有个先来后到之分。这天，河南帮的船主本已同青皮船行说定，明日一早装鞭货。可半夜时，河南船主被一阵装船声弄醒了，钻出船舱一看，发现是谷城帮的船在装鞭货。于是，河南帮就与谷城帮干上了。按说，河南帮应找青皮船行问个明白才是，可是河南帮不敢得罪船行。谷城帮本是地头蛇，开始根本没把河南帮看在眼里。可这天夜里古渡口上停着河南帮的几十条船，而谷城帮的船还不到十条，河南帮对谷城帮早就有气，几十条船上的人一起涌来，一阵撕打，把谷城帮的人打得鬼哭狼嚎。

河南帮连夜审问谷城帮的船主鞭货从何而来？谷城帮船主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得告知是权府老板行的方便。河南船帮一听，不由火上烧油，船行欺负人，你权府的生意人也敢如此放肆，于是冲上岸来，撞开了权府，一定要权老板说个明白话。

正在作坊里忙碌着的权老板，见来者不善，细问后，连连叫冤：“来的都是客，我做生意岂敢有半点不公？”

事情内幕很快查明，原来是头天夜里，河南帮请青皮老板吃喝时，河南帮主有事缠住了手脚没有到场。青皮老板感到受了冷落，就做了点小手脚。河南帮自知理亏，只得吞下了这口恶气，次日一早由帮主出面，在襄阳城的鸿运楼请青皮老板共进午餐，由襄阳名师曹大伦掌勺，清蒸桂花鱼、假蟹黄八块等襄阳上乘名菜，一一点上。临走时，帮主又点了一套“汉江三鲜”佳肴配菜，让在晚饭时送到青皮老板的包船上，青皮老板才算给了一个笑脸。

青皮老板的包船泊在古渡口下游的鱼梁洲的一个湖湾上。湖湾水面开阔平和，布一些芦汀苇洲。至晚，水禽翔落，鱼跃风波，很有些唐诗宋词的意境，襄阳志上称此景为“水泊静月”。青皮老板的包船是称作“花船”的那种，宽敞华丽，还有随船妓女照应。

谷城隶属襄阳安襄郢荆道，河南船帮与谷城船帮相比，就有外来户与地头蛇之分，尽管河南帮一气之下，凶狠了一番，事后也是追悔莫及。河南帮主安抚了青皮老板，次日一午，又赶赴谷城，奉上重礼，向谷城帮赔不是，才算与谷城帮言归于好。

古渡口船帮之乱算是平息了，可权府内却乱了起来。自从那天夜里，河南帮粗声恶气地闯进权府后，小六子就受了惊吓。白天里，小六子还算好，可一到夜里，不是惊叫就是哭闹，闹得权府里彻夜不得安宁。

那天夜里，女贞引着小六子呀呀学语欢笑了一阵子，就早早地睡下了。二更时，女贞给小六子喂了一次奶。小六子是含着奶头睡着的。就在这个时候，权府内突然响起了凶狠的叫嚷声，小六子猛地一声尖叫后，接下来就大哭不止。天亮后，小六子就似乎变了一个人，脸削尖，眼无神，小手不停地乱抓，脸上充满了恐惧。

权老板请来了马背巷顺兴药铺的正福先生，正福先生看了看小六子的食指，说道：“怕是夜里受了惊吓。”开了两帖药，递给女贞，“温火煎煮，一日三次服下，过两天就会好的。”

两天后，小六子不再惊叫了。权老板刚放下心来，小六子又全身搔痒不止，接下来，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的。女贞先是以为是蚊虫咬了，后又

见搔痒之处大块大块的红肿，她就想到了自己死去的儿子，儿子半岁时也是这样，后来是婆婆到山上采来了一种蒿草，洗了几次就好了。

女贞说了声没啥，就让女佣帮着照看一下小六子，自己就进山去了。待女贞急匆匆地从隆中山里赶回时，小六子已被这怪病折磨得哭哑了嗓子，那肿块已扩展了全身，青红交加，怪吓人的。

权老板再次请来了正福先生，正福先生一脸惊愕：“这病怪着呢。”

权老板急了，又进城接连请来了几位坐堂药房的郎中先生，都是连连摇头：“没见过，没见过。”

权老板见小孙子如此痛苦，好似挖自己身上的肉，他使劲地捶着自己的头：“这可怎么得了，这可怎么得了？”

事到此时，女贞让权老板把几位郎中先生请到大堂里歇息后，让人提来开水，将从隆中山采来的蒿草洗净，放入开水罐内，放在火上煮沸片刻，药水很快就呈现出一种深红色。女贞又让人拿来木盆，将罐内的药水倒出放凉，用布蘸着药水轻轻地擦洗着小六子身上的红肿处。当女贞将小六子身上的红肿处全部擦洗一遍后，小六子竟然睡着了。一个时辰后，女贞又用同样的法子给小六子再擦洗了一遍，红肿就明显地开始减退。

在一旁目睹了女贞操作全过程的权国思，惊喜地大叫：“单方气死名医呢，你，你真是神了！”

两天后，小六子就欢天喜地地痊愈了。

25

惊吓过后，权国思认定了自己请女贞进府完全是一种天意，他认定在自己的权氏家族这个古老的程序里，一切都是老天安排好了的，按部就班地朝前走，就有无比的灿烂和辉煌。

权老板想到了请人来权府“跳大神”。“大神”就是专治“邪病”的。权府里有邪气，而且说不准那邪气什么时候会变着法子来闹。权老板要请人“跳大神”，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跳大神”意在治病祛邪，可小六子已是无病可治，他意在借此机会炫耀一番。

权府里的“跳大神”选定在腊月二十四，这天是襄阳人过小年的日子。一个阴沉沉的夜晚。

傍晚时，权国思就让佣人清洗粉刷灶台，摆香案于灶王夫妇画像前，供灶糖、灶饼及时令果品为祭。尔后，权老板又亲自站在灶膛前，点灯并撒放灶糖、灶饼等物品，跪拜于前，默默祈祷。一年一度，权老板忘不了这天要送灶王爷夫妇回天。

入夜时，细雨蒙蒙，仍挡不住小巷人的兴奋劲。一家请大神，全巷看热闹，何况今夜权府是请两路大神，那大神较起劲，可过瘾呢。小巷的一位长者说：“光绪爷登基时，我在城里一家官府里听差见过两路大神比试。那是官爷小孙子夜里时常怪叫，请来两路大神相互比试，那阵势轰动了整个襄阳城。这多年来，不说马背巷没有哪家请过两路大神，就是整个襄阳城也再没有过。”

听长者这么一说，那大人小孩早就有些迫不及待了，吃过晚饭，人们就把权府里里外外围了个水泄不通。夜里，权府大开三道门（大门、房门和窗门），大客厅里的窗户门何止是大开，而是全部卸掉了。天刚黑，从城里请来的两帮“大神”，各自带着自己的二神，分两路神气地走进马背巷。权国思早早地带着全府的人站在门前拱手相迎。两路大神被请进权府大厅后，

分东西各站立一边。所谓两路大神，即为两个半老徐娘，一胖一瘦，胖的姓胡，名曰胡大神；瘦的姓黄，称之黄大神。

“跳大神”的场所就定在权府的客厅里。厅内靠北墙面朝南分别挂着两幅用布画出的大神案。每幅神案高一丈，宽八尺。神案从上到下，如同家谱一样，画着各路大神一辈辈传下来的大仙的名牌、名位、画像。两个神案处都各自并排摆放着两张高桌，桌前的中央处另放一张小桌，叫供桌。供桌上有香炉、烛台，中间用酒菜、供果围着一个大猪头十分醒目。

供桌下面是桌围，桌围的中间大圆圈上有个“仙”字，两边绣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有求必应；下联是：当愿众生；横批是：心诚则灵。字分绣在圆圈黑地上。供桌前面放着一只高腿凳，上铺红毯，两位大神各坐一边。

胡大神坐在东侧的大神案前，手拿神鼓，腰挂神铃，头上的神案写着胡三泰、柳黑姑、长翠连等。黄大神坐在西侧的大神案前，也是手拿神鼓，腰挂神铃，头上的神案写着黄仙姑、杨白泰、短绿花等。大厅的空地上，摆着铡刀、油锅、火盆和烙铁等物。

权府的大厅里一派庄严肃穆。

到了掌灯时分，两帮“大神”都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她们双手在空中快速地画了几道弧，紧接着嘴里吐出了一串话语。这时，女贞抱着头顶红布的小六子从东院厢房里走进厅来，盘腿坐在一张朝北的椅子上。女贞右手抱着小六子，左手握着一炷香。小六子显然很不高兴自己的头上蒙着一块红布，手不停地晃动着，女贞的右手只能紧紧地 will 小六子扣在怀里。

胡大神和黄大神一齐扑向了小六子，围着小六子，分别以一种神秘而严肃的神态拿着各自的神鼓，点燃的黄裱纸在鼓面上旋转着烤，一边转着叫着，一边大口大口地向鼓面上喷着烧酒。鼓边挂着的八串铜钱，也跟着哗哗地摇了起来。猛然间，小六子一阵尖哭声，打破了神案前的肃静。本来看热闹的人们想听大神们说些什么，小六子一哭，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只是两路大神仍不停地呼叫着，跳闹着。突然胡大神将右手朝空中一抓：“看我胡大神抓鬼啦。”

那知，黄大神放出一声大笑：“鬼？鬼早就被我黄仙姑抓在了手上，看我黄仙姑送鬼。”说着将握得紧紧的右手向空中一扔。

“呜---”&127;胡大神将手掌一合，“这小鬼原是一只黄鼠狼，看我把它扔进油锅里炸了。”说着她向大门外走去。这时架在大门外的一只大铁锅底正烈火熊熊，胡大神带来的人马，把铁锅里的油烧得滚沸滚沸的。只见胡大神来到油锅前，高挽起衣袖，口念咒语，一眨眼功夫她伸入油锅的右手就从锅底抓出了一根铁链，向空中一晃，“可把你这只小黄鼠狼缚住了，老娘今天要炸了你。”霎然间，胡大神又一把将铁链扔进了油锅。

就在胡大神抓黄鼠狼时，黄大神却竟然收住了自己的把戏，向局外人一样盯着胡大神表演。就在胡大神将铁链扔进油锅之际，黄大神猛然一声大笑：“胡大神，你去骗鬼去吧，就你这油锅炸得死小鬼？”说着，将两只衣袖挽得老高老高，两只赤裸的手慢悠悠地同时伸进了油锅里，把那根铁链又捞了起来，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引得一片叫好声。胡大神神色黯然，一时无语。黄大神见胡大神好似泄了气的皮球，更来劲了，“别看这油锅滚沸，其实锅底里盛的是醋，不烫人。今日我黄大神上刀山也要抓一只狐狸鬼给大伙瞧瞧。”黄大神说上刀山，门前就真的出现了一座刀山。这刀山是黄大神的人马搭的，用梯一具，每级缚一利刀，刃口向上。黄大神赤足踩在刃口上，

一步一步往上爬，足底无伤无血。黄大神登上“山顶”后，让人抛上一把烧红了了的烙铁，仰着脸儿张大口将烙铁放入口中，顿时，一股白烟从口中冒出……

四周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叫：嗨！

权府请两帮大神比试的阵势，让小巷人一传，襄阳城沸沸扬扬名躁了好一阵子。襄阳人说起“跳大神”必定说起权府，说起权府就少不了说起权府里的“樊鞭”。

嘿，权府的那个气派，真个把整个襄阳城都给盖了。

26

小六子迎来了出世以来的第一个春节。

请门神，贴春联，迎家神，放鞭炮，生火盆，阖家团聚吃年夜饭。

大年三十吃团年饭，权府是吃饺子。权府的祖籍江浙一带，除夕团年一律是讲究大鱼大肉加白米饭。襄阳可就随和多了，年夜饭可吃大米饭，也可吃饺子。权府大厅里摆的是正席，坐着权府的自家人和亲信。一张龙腿方桌上坐了六个人，上面坐着权太太，权太太身边的位子空着，显然是权国思的，左边坐着狗子少爷和少奶奶，右边坐着女贞和小六子，下面坐着瘦老头赵三，还空一个位子，是女佣苗嫂的。苗嫂正忙着上菜端饺子。韩厨娘忙得离不开灶台。

权国思正在偏厅里给伙计们敬酒。偏厅里坐着两桌鞭炮作坊的伙计。权府有着过年与伙计们一块团年的习惯，过完三天年，权府再给伙计们放假。权府鞭炮作坊的假要放到正月十五。这时两桌伙计们快快乐乐划着拳喝着酒，纷纷给权老板敬着酒。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喊声，企图将一年的辛苦和劳累都发泄出来，同时也将权府里的节日气氛搅得浓浓的。

权国思在两个桌上转了一圈，回到了正厅自己的位子上。小六子由女贞抱着趴在桌上。

权府的团圆饭开始了，权国思端着酒杯带着全家人离开座位来到香案前，面对着老爷子的遗像，把杯中酒一滴一滴洒在了老爷爷面前，然后大家一齐三鞠躬，异口同声地说道：“老爷子在上，我们给您拜年了。”

“吃罢，吃罢，大家都吃，苗嫂你也来，过年了，歇一歇。”权国思笑眯眯的说道。苗嫂长着一张苦瓜脸，不善言辞。苗嫂的左脸肌肉有些僵硬，她不敢笑，要笑只是半边脸动，有些难看。苗嫂是权太太亲自挑选进府的。权太太说，女人不能会笑，笑多了就有事。

“来了，来了。”苗嫂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解下围裙坐上了桌。韩厨娘端来最后一道菜“黄焖鸡”。

权国思夹起一个饺子：“给，这是小六子的。”

权国思将夹起的饺子放进了小六子的碗里。小六子没牙，还不会自己吃。女贞就代小六子咬开了饺子。一股清香入口之后，女贞惊喜地叫了一声：“小六子吃着元宝啦。”随后，吐出了一枚方孔钱。

权国思大喜。

吃了饺子，就算过了年的门槛。

襄阳习俗，除夕团年包饺子，有意在一只饺子内包上一枚钱，谁吃着了，就象征在新的一年里财运亨通。孙子之财运，不就是权府之财运么？这时，小巷的炮仗兀地变得密集起来，这是人们最兴奋、最紧张的时刻，是三百六十五天中的高潮。各家各户开始过年了，敬神供祖，烧香磕头，摆酒席，

晚辈给长辈拜年……

这就叫过年啦。

初一清晨祭拜祖先。原本讲好由当少奶奶的狗子媳妇抱着小六子给爷爷拜年，可是少奶奶的大烟瘾犯了，一大早就躺在床上抽上了。女贞抱着小六子给权国思作揖时，权国思陶醉了，眉开眼笑。权国思拿出为孙子准备好的压岁钱，一串用红线绳穿着的百枚铜钱，有“百岁”之意。本来，民国初年已改币制，由于铜钱流通历史悠久，清代康熙、乾隆、光绪、宣统等各个帝王铸造的熟铜钱仍在襄阳市面上流通。权国思给孙子的压岁钱是清一色崭新的宣统铜钱，明晃晃的。

权国思让苗嫂给小巷各家分送拜年帖致贺，权府也接受了一些街坊邻居的恭贺。

过年了，马背巷的生意，除了推车挑担、肩扛手提的小生意人卖些糖人、皮影、泥猴、布老虎之类哄小孩的玩艺儿，或山楂串、腾插糕、油果子、黄酒等串巷小吃外，其它大些的生意人家都要等正月十月五闹罢元宵后才开门。

过年的鞭炮家家户户也都备足了，伙计门也要吊着膀子玩上几天，权府清静多了。生意人过年过节少不了应酬，权国思不然，辛苦了一年，他想歇息几天。

午饭后，马背巷就热闹了起来，各种表演队伍走进小巷，伴着鼓乐，有高跷、秋千、龙舞、狮舞、西洋镜、哈哈镜、跑旱船、蚌壳精打网、刘海戏金蟾、大头和尚戏柳翠，一片欢歌笑语。看了一阵热闹，权太太就领着家人带上烟茶糕点，串亲戚去了。伙计们要代表权府拜访城内城外的各商家，提着一些点心，沿着南街往北排，滕鼎顺当铺、任茂义钱庄、同兴典堂、阮自山杂货号、聚义生茶叶号、福太和酱园……

权老板立在自家的门前，也是乐了一阵子。

歇过了初一初二，权老板心里就有些不安起来，想动，于是就走出权府，来到古渡口码头上，给谷城帮、河南帮、襄阳帮等十几家帮会的船老大一一送上一些吉利话。在古渡口码头上做生意，船帮可得罪不得。据说权国思的祖上，不知咋得罪了浙川帮，一次浙川帮的船装权府的鞭炮进川上重庆。上船时货一箱箱好好的，下船时货一箱箱也是好好的，可鸣放时，一放一个哑，樊鞭一进四川就栽了。几年后，浙川帮内讧，才道出了当年给樊鞭箱里用竹筒注水的恶作剧。权老板与船老大们打趣逗乐，几个哈哈一笑，天就黑下来了。

三天春节一过，权国思就乘船下汉口去了。

半月后，从汉口回来的权国思，怀抱一只小哈叭狗走进了院子。自打那只看门的大黄狗失踪后，权国思就想着再弄回一只狗来。当然，狗的意义有不同。他走进院子后，就径直来到女贞的厢房前。他用力地咳嗽了一声，女贞走了出来。

“给，我给你带回一个伴，小狮子狗，北京宫里慈禧太后最喜欢的。”说罢，放下了小狗。小狗蹲在地上缩成一团，好似一个毛绒绒的大线团。不一会儿，小狗就十分通人性地朝女贞的面前滚去。

女贞心头一热，赶紧蹲下身来，用手抚摸着小狗，一种柔和舒心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

女贞从小狗头上看到了两颗放着异彩的眼珠。黑蓝黑蓝，黑得莹娇。

尤其是暗光下，它的瞳仁那么饱满，那么充盈。天真，稚气，果断，它像碧潭一般晶莹剔透，又似枯井一样深度难测。

女贞笑了。权老板放心地离去。

这只狗是权老板花大价钱在汉口的码头上买到的。要说是大价钱，倒不如说权老板捡了个大便宜。那天，天下着蒙蒙小雨，权老板的樊鞭出手交给了香港商人，但他仍有些放心不下。权国思冒雨守在江汉关码头上监督脚夫装船。直到傍晚过后，那艘货轮离开了码头，权国思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正当他准备回旅馆歇息时，突然发现一个毛绒绒的小东西从脚下窜过，停在了不远处看着他。他不由吓了一跳，冷汗，仔细一看，原是一条小狗，一只非常好看的小狗。权老板认出来了，这是一只名贵的北京狮子狗。香港商人跟他谈生意时，曾捧在手掌上玩耍过。就在权国思与香港商人为鞭价争吵得几乎要翻脸时，这小狗还朝他嗷嗷地叫过呢。此时，这小东西不知咋地离开了主人，那种依仗着香港老板的傲气全然没有了，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权老板望着远去的货轮，再看眼下这只小东西，心里顿时涌起了一种说不出的快意。这时，几个脚夫一拥而上，将小狗抓住了。权国思当即用去了一箱樊鞭的大价钱，从几位脚夫手中买下了小狗，连夜乘船回到了马背巷。

说起北京狮子狗，原产于东北，满族人称为哈叭狗。其珍贵性，慈禧太后喜欢这只是其一，更有说头的是，那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时，从颐和园万寿山慈禧所养的犬中掠走了数只北京小狮子狗，赠予维多利亚女皇。从此名噪全球，成为世界许多贵夫人的宠物。

女贞立即就喜欢上了这只小狗。待权老板离开后，她细心地观察着小狮子狗。小狗有着一身土黄色与灰白色相间的卷毛，毛长且直而流畅，特别是在其股部、脚趾及尾巴上均为厚密的长毛。头阔，口鼻部有皱褶，身体狮子状，尾巴调皮地卷曲成羽毛球状。

女贞为小狗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球球。

球球是权国思送给女贞的，权国思也许是想用此赎回自己的罪过，送给女贞一个欢欣与舒畅。然而，他没料到女贞和球球日后还给他的是令其权氏家族断根绝后的灾难，仍是后话。

第七章

27

转眼到了襄阳穿天节。

据宋代左季裕《鸡肋编》称：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穿天节”，云交南解佩之日。郡中移合汉水之滨，倾城自万山泛绿舟而下。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

穿天节这天，春节以来一直阴着的天突然开了脸，阳光撒在汉江里，金闪闪一片。寒风吹在江面上，碰上了太阳的抵抗，显得不那么有力，但还是能让人感到冬天的冷酷。马背巷的雪还没有完全消融，一些墙角昏晃的残雪仍放着白光。

穿天节是古渡口最为繁忙的日子，城里城外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古渡口，乘船去古渡口下游的鱼梁洲沙滩，欢度穿天节。

这天清晨，权府的权太太对女贞有了笑容，她特地带着女贞一同走出

了权府，朝古渡口码头走去。权太太本来是应该带少奶奶去的，少奶奶成天病怏怏的，大烟几乎吸干了她的精血，浑身干枯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脸色蜡黄。临走时，权太太变了主意，让女贞将小六子交给了苗嫂。

权太太对女贞说：“少奶奶走不动，你就替她去吧。”

一个寡妇人家，何谈得子之祥，去鱼梁洲过穿天节是犯忌的。可是，在马背巷长大的女贞，竟然不知道这个风俗。

权太太让女贞穿着一身青衣，一块大围巾不仅裹住了头，而且还掩住了半边脸。权太太出门前，从上到下打量了女贞一番，转身又去灶膛里抓了一把锅黑，抹在女贞脸上：“走吧，快去快回来。”

女贞与权太太一同登上鱼梁洲时，洲上已是一片欢闹声，大姑娘们相互追赶着，打打闹闹，疯疯癫癫的。只有一些小媳妇埋头在沙滩上的鹅卵石中里，一颗一颗地仔细地寻觅着。

一年一度的穿天节，姑娘媳妇们早把那些“小白石有孔可穿者”搜寻的差不多了。

权太太没有往人多的地方去，而是带着女贞来到东头的沙滩边，这里的卵石都埋在沙底下，无人问津。

权太太说：“你就在这里慢慢找吧。”说完，就丢下女贞，独自朝那边热闹的人群里走去。

女贞犹如一个孤魂，在沙地里游荡着。她不知道，远处的一支支利箭都纷纷对着自己，时时都可能乱箭穿身。她神思恍惚地用脚踢着沙土。

猛然，一颗小白石被女贞踢出了沙土，女贞全然不知。当她清醒过来时，眼前已有好几颗自己要寻觅的有着小孔的小白石了。女贞一阵欣喜，扑在沙地上使劲地刨了起来。

女贞把捡到的小白石用准备好的红丝线穿上，一串白光闪烁的石珠项链诞生了。女贞掀掉头巾，站在水边掬了几捧水，洗净了脸上的锅黑，将石珠挂在颈上，立刻，一个容美貌丽的小媳妇就出现在了水中。女贞一阵兴奋，不顾一切朝远处的人群奔去，不停地喊着：“太太，我找到小白石了。”

最早发现女贞的是她的同胞姐姐三丫。三丫嫁给城里一家小店铺里，三年无子，前年穿天节，来到这洲上死找活找，终于得到了一串小白石，年底生一男孩。三丫见到妹妹四丫时，神色有些紧张地问道：“四丫，你怎么也来了？”

“姐，是你呀。”女贞也愣住了。女贞自嫁出家门后，就与家人失去了来往。

女贞见到亲人，欣喜若狂，向姐姐扑去。

“哟，这不是权府的奶妈子么，一个寡妇人家咋就敢上洲子来呢？”

女贞扭头一看，说话的是两位挺风骚的半老徐娘。女贞恶狠狠地盯了她们一眼。

“哟，不认识了啦？老娘在权府里跳过大神呢。你个克夫克子的小寡妇，上洲子岂不玷污了神灵！”

女贞认出来了，她们是城里的黄大神和胡大神。

“两位仙姑，我……”女贞害怕了。

“打呀，打死这小寡妇。”胡大神一声大喊，大姑娘小媳妇们一哄而上，迷信与愚昧交织起了冲天的怒火，拳头雨点般地朝女贞打来。这些来过穿天节的女人们，此时完全失去了理智，她们决不能容忍一个寡妇夺去自己的吉

祥和幸福。

女贞这时才大梦初醒，抱着头连连求饶：“我再也不上洲子了，我再也不……”

权太太不知去哪儿了，她没能救女贞。只有三丫拼命地护着女贞，但被无比愤怒的女人们扯开了。

女贞拾到的小白石全都被打散了，头也被人用石子砸破了，血溅在小白石上，呈现出一种凄惨的花纹……

28

一周后，女贞才勉强能下床。

鱼梁洲上的阴影一直死死地笼罩着女贞。她被打得遍体鳞伤，牙打掉了两颗，头上的伤口还隐隐作痛，腰上腿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权太太有些过意不去，到女贞住的厢房里探视了一次：“唉，你也是不该上洲子的，要不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女贞正要说什么，权太太又说上了：“算了，算了，只当是松了松筋骨，以后眼神安分点就是了。”权太太后一句话说得挺重。

女贞被打伤后，奶水少多了，小六子吃不饱成天哭闹不止。权老板心疼了，让权太太给小六子找奶水去。权太太还真找来了几个正奶着孩子的女人，可小六子认生，宁可吮着女贞的空奶头，也不吃一口外人的奶。

权老板动怒了，在上房里踱着步，把权太太骂得狗血喷头。“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一个奶妈子你就下得了手，你简直是狼心狗肺的东西。”

权太太被骂得狗血淋头，一声也不敢吭。权老板的骂声传到厢房里，女贞想，全是自己不好，也难怪权太太。

好在没伤着筋骨，女贞下了床，身子骨一活动，奶水就上来了。小六子不哭不闹了，然而，权老板对权太太的脸色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女贞发现权老板的脾气由此变坏了，动不动当着伙计众人的面吼着太太。一次，权太太碰翻了一只瓷碗，权老板硬是不依不饶地骂了半日。权老板对女贞分外客气起来，总是充满着歉意，过去，好几日与女贞说不上一句话，现在，见到女贞就要问上一句：“好利索了么？”

女贞知道鱼梁洲之行是权太太设置的陷阱，那是在三个月以后。

每年五月端午节，按襄阳的风俗，五月初五为小端阳，五月十五为大端阳。小端阳这天人们忙于节事，汉江里是见不到龙船的，初七、初八之后，直到五月十五，汉江里“咚咚当当”的锣鼓声就会一天比一天响起来。

这多天，襄阳城里的各方来人都一直在古渡口筹划着划龙船比赛的事。按惯例，襄阳城某乡某保某一方各备一条龙船参加竞渡。龙船不重装饰，唯求轻巧。每条龙船十名水手执橈片分坐两舷，船尾一人为艄公，负责掌棹司舵，船中立二人打击锣鼓，船头一人执丈余长杆，上穿一面彩旗。旗分红、黄、蓝、白、黑多种色彩，执某色旗即称某船。一种旗色代表一乡一保一方。江面只分两个航道，也就是说，一次只能让一对龙船对赛。传说很古的时候，有年端阳节，一条龙船在汉江里突然沉了下去，后来有人看见，这条龙船在水中变为了一条活龙。后来人以划龙舟祭奠，一来怀念先人，二来祈求保佑平安。

五月十五这天，是龙船竞渡的最高潮，决赛一年一度的魁首。天刚麻亮，城里城外看龙船的人就蜂拥而至。古渡口码头上围满了人，马背巷临江的各户人家，将吊脚楼临江的那一面的壁板卸掉，大开楼门，着意招待亲朋

好友和汉江上下游坐船专程赶来看热闹的老主顾。

吊脚楼上的人头高高低低排了好几排，主人们端茶倒水，不亦乐乎。有的人还爬到码头上航船的桅杆上，睁大眼睛盯着江面。对岸的樊城江边也是人山人海。

太阳露出了笑脸，江面上微风不紧不慢地吹着，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站在码头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彩旗猎猎，千舸待发。每条龙船上都立着两行膀阔腰圆的大汉子。马背巷的黄船，与炮铺街的红船对垒。两条船都排在最前面，显然是首对决赛的龙船。

权府不临江，权老板今年特意包租了临江的沈氏茶馆、朱四辈面馆的吊脚楼，请来一些老客户观看龙船竞渡。权老板还放了伙计们的假，让他们到江边去看龙船。马背巷临江各户早就把备好的悬有三尺多长红布的长竹篙伸出楼头，与红布一同垂下的是权府资助的“樊鞭”万响。今年马背巷的黄船是权府出资，权老板一早就被请上了标台船。女贞不想去江边，她仍没有从鱼梁洲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她有了一种恐惧人群的感觉。女贞抱着小六子站在权府门前时，吊脚楼的鞭炮声已炸响了，江面上吼叫声一片。权府的大门对面是条小胡同口，小胡同口笔直地伸向江边。女贞站在大门前，也能看到江面。龙船竞赛已经开始了，从小胡同口传来“砸炮铺街的船呀，砸哟”和“砸马背巷的船呀，砸哟”的双方交战的吼声。

女贞知道这是马背巷与炮铺街的龙船对赛开始了，便情不自禁地抱着小六子走进了对面的小胡同口，她穿过胡同，来到了江边的堤坡上。江面上锣鼓喧天，喊声雷动，橈片翻飞，水花四溅，岸边的围观者拼命地呼喊助威，十分壮观。只见，黄船的头旗手将手中的黄旗拼命地向前挥着，在锣鼓匠沉重的鼓槌声和沉缓的铜锣声中，划头橈的划手双腿跪在船头，弓腰埋头把手中的橈片时而翘向空中时而插入水里，急促而有节奏，其身后并排而坐的十名划手整齐划一地跟着进橈，在划手们“划呀！划呀！”的叫喊声中，橈片犹如雪亮的钢刀，在如烟似雾的水花里，整齐地上下砍杀，黄船如利剑出鞘，霎时便超过了红船。

这时，黄船的头旗手回头一看，已将红船甩得好远。黄船头旗手好不得意，他将黄旗向岸边一指，那船尾的艄公竟双手把长艄横举在头上，龙舟便飞矢般地向马背巷岸边的吊脚楼下射来！船到岸边，穿褂子的划头橈的划手站起身，笑嘻嘻地两脚一跳，腾起身子，一把扯下竹篙上的红布缠在头上。襄阳人称之为“上红”。那家被龙舟“上红”，是一种吉利的象征，对生意人家来说，有“生意兴隆通四海”之意。被扯下红布的是沈氏茶馆的吊脚楼，沈氏茶馆的吊脚楼今日已被权府包租，“上红”者显然是冲着权府来的。谁知，跳船头的年轻后生得意失足，竟然嘻嘻哈哈地掉入江中，引得岸边看热闹人的一阵喧哗声。就这么一会功夫，红船毫不客气地超了过去。红船在黄船船头包抄了一圈后，夺得了标台的龙旗。

女贞听到了江边吊脚楼上下的一片惋惜声。

“哎呀，太可惜了，这后生也太大意了，马背巷的龙船可年年是襄阳城第一呢。”

“活该。”

女贞感到这说话人挺耳熟的，不由扭头一瞧，原是黄大神和胡大神。女贞就想到了那天的耻辱，泪水涌了出来。

这时，胡大神又说话了：“输了龙船，这下可破了权老板的面子呢。”

“早该破面子了，他家权太太雇我们当打手还欠两块大洋，就是拖着不给。哼。”这是黄大神在说。

“其实呀，那天在鱼梁洲上打得四丫怪惨的，你下手也太狠了一些。”这是胡大神的声音。

“怨谁呀，还不是权太太的心狠，就这样权太太还赖着帐呢。”

两位大神还旁若无人地说着，剩下的，女贞一句也没听见，她只觉得一阵耳鸣，头猛地一下胀大了许多。

29

权老板的鞭炮作坊迈着坚实的步子正一步一步走向辉煌。

这年，“樊鞭”在香港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浏阳鞭炮”，获得了一枚金牌。这个时候的“樊鞭”，也不仅仅是一个“炮打襄阳，火烧樊城”了，已经形成了门类多样的“樊鞭”系列。焰火类就有双响震天雷、升高三级浪、响而不起的地老鼠、水上盘旋的水老鼠；花炮类有霸王鞭、竹花鞭、一片红、酒梅花、金盘捞月叠落金钱。

比如说花炮类的“一片红”，不但外皮红，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梅红纸卷的。燃放之后，纷纷扬扬地洒下一地的桃花瓣子，地下是一片红。如果是冬天里，下过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权府有一种叫做“酒梅花”的花炮，一筒能放好几分钟。一棵弯曲横斜的枯树，埋在一个磁盆里，上面串结了许多各色的小花炮，点着之后，满树喷花。火花射尽，树枝上还留下一朵一朵梅花，蓝荧荧的，静悄悄地开着，经久不熄。据说，这是权国思的爷爷一次喝醉酒后，将高粱酒弄到了做花炮的棉花上，得到了这种出奇的效果。

权府的鞭炮秘方是不外传的。

权府的“樊鞭”焰火，除了配料，关键是串捻子。串得不对，会轰隆一声，烧成一团火。弄得不好，还会出事。权国思的爷爷的一只右眼坏了，就是因为有一次放焰火，出了故障，放哑了，他搭着梯子爬到架上去看，不想焰火忽然又响了，一个火球进进了瞳孔。

门庭的辉煌，对于权国思来说无疑是一针强烈的兴奋剂。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权府的后继有人之事，想到了小六子的出息。他已对少爷狗子彻底失望了。

少爷狗子在权府里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他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苦涩，便开始消解苦涩听任双脚的驱使到处逛游。狗子学会了狂赌，权府的昌盛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赌资。狗子赌输了，就去作坊里偷鞭炮抵债，好在权府的鞭炮牌子响。

忠实权府的赵三，变得越来越凶狠了，他开始对鞭炮作坊层层防守，不让少爷进作坊半步。

权老板对狗子少爷凉透了心。

再过两天，小六子就满周岁了，到时权府要宴请亲朋，宴席上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让小六子“抓周”。权国思一直以为，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将来志趣，由老天决断的。

这日，权府的宴席并不张扬，客人每人一碗撒着葱花的龙须面，名曰长寿面。小六子长得白胖胖的，一对眼睛分外有神。他穿着一身红衣，戴着一顶黑色的瓜皮帽，帽顶上系着一个小红球。小六子高兴了就喜欢摇头，摇头时那红球就晃着，引得笑满权府。万字鞭炮铺的万老板和太太，以外公外

婆的身份送来贺礼后，这次没急着要离去，而是坐在席面上乐哈哈地吃着长寿面，权国思十分欣慰。

吃完长寿面就该小六子“抓周”了。

宽大的神仙桌上，摆着枣子、佛珠、毛笔、古书、砚台、算盘等物，大都是一些吉利之物。被女贞抱在怀里的小六子见面前如此多的新鲜东西，挣扎着要往桌上趴。权国思心情挺好，刚离开桌子，佣人就将盖碗茶递了上来。权府的瓷器青一色的江西景德镇的官窑货。权老板视府中的瓷器为一种品位，这是区别于一般人家的标志。权老板手中的盖碗为三合一，碗下有碟，碗上有盖，白瓷上烧着蓝花，边上镶着金。小六子在女贞手中正挣扎，见权国思来了，小六子就向爷爷求救，往权国思身上扑。权国思心里一阵畅快，如醉酒一般，满脸桃花，随手将盖碗放在了神仙桌上：“哦，让爷爷抱。”便从女贞手中接过了小六子。

小六子是权国思亲手放上神仙桌的。小六子坐在桌面上，满目生辉，小手举在空中，无所适从。权国思笑了：“小六子，你抓呀。”

紧接，小六子的身边响起了一片“快抓呀”的叫喊声。

小六子的手投向了算盘，刚摸到边，手又缩了回来。

小六子的手伸向了古书，手指一碰到书页，就弹开了。

小六子还要摸啥，可都没有兴趣。他挪了挪屁股，猛然一把抓住了桌边权老板刚刚放下的那只盛着茶水的盖碗，随着小六子尖溜溜的哭声，盛着开水的盖碗“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摔破了。

满场皆惊。

事后，尽管有人替权老板解围，是小六子口渴要喝水而矣。

权老板满脸狐疑，他似乎看见已长大成人的小六子端着一只粗瓷碗，拄着一根打狗棍……

30

小六子“抓周”，给权府带来的不祥之兆，使女贞看到了希望。

女贞过着吃穿不愁的日子，可女贞大多时候仍是心事重重的。女贞总感觉夜里睡不好，那权府里早已习惯了的老瓦飞檐，显出可怕的阴影，蛰伏在自己的头顶上，古宅里虎踞龙盘，一股股潮湿而古老的气味总是蔓延在她的身旁。

仇恨是一株能开花能结果的树。

过去的一年，女贞对权老板的仇恨并没有因吃饱穿暖而减弱，而是一步一步坚定着对权府的仇恨，可她一直没弄明白自己对权府的仇恨能开出什么花又能结出什么果。

夜深人静时，女贞曾多次潜进鞭炮作坊里，把一桶做鞭炮的硫磺推翻在地，又用脚使劲地踢得到处都是。出了口气，她又有些心虚，于是又抢在天亮前，用手一捧一捧地把硫磺捧进桶子里。她也曾在傍晚时，用一根绳子绊在权老板常进出之处，为的是让他摔一个大跟头，杀杀他的威风，可眼见要绊倒权老板时，她又突然把绳子收了。女贞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静寂之夜躺在床上痛苦地辗转反侧，用她以为最为恶毒的语言，来咒骂权国思及整个权府。就这样，女贞对权府的仇恨就显得有些吞吞吐吐隐隐约约的。

当然这只是一年之内的情景。不管女贞在安什么心，权老板的作坊是更加威风显赫了。

这多年来，能在襄阳古城站得住脚的鞭炮作坊，无论是作坊的规模，

还是鞭炮的制作技艺，都要首推马背巷的权府。权国思作为襄阳城樊鞭同业会的会长，又从海外一下子夺了一块沉甸甸的金牌，就连襄阳鄂北道道长官都亲自来马背巷贺喜呢。

香港万国博览会一个月之后，“樊鞭”的金牌经过长途跋涉，由一位客商捎带着，乘一只来襄阳打货的船，来到了马背巷古渡口码头。这天，襄阳城出现了春季难得的好天气，权国思以同业会会长的身份，召集全会人员在古渡口的码头上举行了隆重的接牌仪式。

襄阳鄂北道道长官老爷是位清光绪年间的秀才，姓陶，名季雨。陶老爷年过六十，体弱枯瘦，又患有痲病，说一句话，得咳嗽两三声，且一口一个“老朽”云云。襄阳人都称他为“老朽老爷”。老朽老爷在接牌仪式上刚吐出“老朽”二字，就呛了一口江风，憋得满脸通红，只得中止了讲话。陶老爷给了权府一个面子，权国思感激不尽。

金牌进权府，由同业会出面集资募捐，权府一连三天大摆宴席，请来全襄阳城百余名鞭炮同业会会员，同庆“樊鞭”的荣光。

就在喜庆的第三天，权太太从城里打完牌返回，下轿车时摔断了左腿，而且一摔就再也没能站起来。权太太的牌瘾特大，权府的如此大事也没能拴住她。太太摔伤了，权府的人当时谁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权太太被抬回府后，女贞从码头上请来了接断骨的江湖郎中，并且很快上好了夹板。权老板也只是忙里抽空看了看，埋怨了几句，就应付场面去了。

权太太躺在上房的大床上，床边有一扇小窗，窗外是一条甬道。权太太躺在床上无事可做，就透过小窗看窗外的热闹。这是喜庆三天的最后一顿晚餐，城里的好多贵客都来了。女贞抱着小六子，跟在权老板的后面。女贞那宏亮的嗓子，是权太太从没听到过的，还有与权国思的亲热样子，简直就是对窗内权太太一种明目张胆的挑战和示威。权太太的泪水哗哗地流了出来。

权府的这一特大庆典活动，让女贞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笑容，作为权府的一名奶妈，她也感觉到了体面。为了向各路宾客显示权家的“樊鞭”后继有人，权老板特地安排女贞抱着小六子给各桌上敬酒。小六子在女贞的精心调养下，长得白胖白胖的，一脱他爹妈的那种瘦猴干瘪相。小六子尽管不会说话，但呀呀学语也显得十分有灵气。他的面部表情特别地丰富，奶妈说啥，他就可用手势比划啥，引得权府内到处是欢笑声。女贞喜爱的小狮子狗球球就在脚下摇头摆尾的，一会儿站立着，一会蹲着，也是分外神气。权老板好不得意。

养了儿子竟被别人抱着到处荣光，狗子少爷与少奶奶只能干瞪眼。别看他们是独儿独媳，在父亲权国思的威严面前，他们只能俯首贴耳。自老子把女贞请进了权府后，就残酷地割断了他们夫妇与儿子的情份，儿子的吃睡玩都由女贞一手包了。少爷精气不旺，在性格上也是不怎么硬气，只会变着法子讨好父亲弄些钱花。而少奶奶呢，整天滋滋喇喇地抽着大烟，她已经渐渐地被那东西所征服，那种舒坦的滋味令她上瘾，轻飘飘如腾云驾雾。若不是权府有这样的大庆典活动，日子也许就这么平静地过着。

当然，这么大的事，万吉祥老板作为儿女亲家和同业会成员的双重身份，是一定要来全力相助的。庆典活动的开始两天，万老板忙于替权老板在城内请客购物，张罗一些具体事。

到了第三天，该请的该办的都完了，也就该万老板坐正席了，这样就

很快发现了自己的亲外孙子在那个骚婆娘手里浪去浪来的事。他气得差点当众扔了酒杯。

万老板眼里容不得半点砂子。在得知权国思要请女贞给自己的外孙当奶妈时，他曾气冲冲地赶到权府来质问亲家：“你是摆的哪门子阔？只听说皇亲国戚请奶妈，哪有鞭炮作坊请奶妈的？我看你是不安好心。”

面对亲家的怒火，权国思笑而不语。“你不用笑，你我都是当爷爷的人了，不是二十来岁生花心的年纪，这次听我一句话，不请这奶妈。”

权国思只平静地说了句：“你是当外公的，我才是当爷爷的。”说完，扔下万吉祥登上了“樊鞭亭”的台阶。

“你……”，万老板被噎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万老板在权老板请奶妈崐的问题上让了步，但万老板没想到，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让一个奶妈子如此张扬得意，也太伤风化了。

万老板是个爱面子顾大局之人，权国思有再多的不是，在这么多的外人面前，家丑不可外扬。几根青筋在两边的太阳穴鼓动了几下后，万老板推开酒杯，一声不吭地走了。

权老板看着亲家离去，他没有心思去阻挡他，有的只是一意孤行。

第八章

3 1

权国思将“樊鞭”金牌用红绸布穿上，挂在了权府大厅里最显眼的地方。权国思时常有意无意的总要站在这块金牌前驻足沉思。

小六子刚吃上三岁的奶，权国思决定为孙子请一位教书先生。教小六子识字背书挥毫作墨。辛亥革命后，襄阳城办学堂之风盛行，请先生进家门的人家已经不多了。可权国思不放心小六子进学堂，再说，小六子还小。

权府要请先生，按说，小巷里的王鉴先生应该是最佳人选。王鉴在襄阳城内的一些大户人家里当过先生，尽管是半路出家，但教书有道，他先后教出了三个秀才，令襄阳城里的人刮目相看。革命军进襄阳城后，废科举，兴学校，除了少数极其守旧的人家还请先生外，都已经把孩子送进了学堂。王先生也就闲在了家里。这时，三十多岁的王先生刚成婚配不久，讨了个病恹恹的外地老婆。多了口人吃饭不说，还要时常抓药，手头挺紧的。听说权府要请先生，尽管王鉴先生有些看不起充满铜臭味的权国思，想到眼下的困境，再说与权府同住一条小巷，也算是一种缘份，有意受聘于权府。

然而，王鉴先生失望了。

权国思没有找到王鉴的门下，而是从古渡口的码头上请来了一位外来的落魄文人。权国思为小六子请来的先生姓戈，是下游汉口人士。戈先生年过四十，人长得精瘦精瘦的，穿着一身粗布长衫。

权国思见到戈先生完全是一种巧合。这天早晨，权国思到码头上送去一位来打货的汉口客人。清晨时下了一场大雨，码头行人稀少，江面上飘荡着浓浓的白雾。权老板将客人送上船后，少不了一番客套。当权老板拱手告别，刚返身，发现了一双混沌的眼睛。此人穿着一破长衫，孤零零地站在岸边的沙滩上，绝望地望着滚滚江水，一脸沮丧。他与权国思对视了一眼后，仰天长啸：“老天呀，你对我戈某咋如此不公乎？”说着，一步步向江水中

淌去。

权国思好奇地看着眼前的这个迂夫子，他惊呆了。他竟然没想到要制止这位寻死者。戈某一步三回头地朝深水中迈进，眼看水就要淹到胸部，其身子开始在水中晃荡起来。突然，他忘命地大声叫了起来：“救命……”一个浪头淹没了她。

正巧一只渡船靠岸，两位后生发现了这位落水者，不顾一切跳下水将其救上了岸。这时，权国思才猛然清醒过来。见死不救，还为人乎？权国思感到无地自容。权国思正是以这种强烈的自责和内疚心理，将这位求死者请进了权府。

这就是戈先生。

戈先生进了权府，刚安顿下来，就双手捧起了一本书，摇头晃脑，一直念到两颊绯红，双眼出火，口沫横飞，声嘶气竭。傍晚时，他从随身的褙子里拖着一支大斗笔，龙飞凤舞一阵。权国思一看就喜上眉头：“哦，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呢。”

权国思有了心思，他决计将戈先生养起来。他没有向戈先生说明，只是说道：“我这一辈子就爱与读书人交朋友，有我吃的，就饿不着你。”戈先生自然是一番感恩戴德。戈先生背书背到了兴头上，就会情不自禁地走出权府，走到小巷里，脚踏着青石板，让众人听他背八股文稿。这时，他破旧的粗布长衫已换成了新细布长衫，破鞋换上了藏青色的方口布鞋，一边走，一边背。随着文气的起承转合，步履忽快忽慢；词名抑扬顿挫，声音时高时低。背到曾经业师浓圈密点的得意之处，他更是摇头晃脑，昂首向天，双眼紧闭，面带微笑，如醉如痴，仿佛街上没有一个人，天地间只有他的字字珠玑的好文章。

很好，马背巷的人都知道权国思将一书呆子请进了府。

别人看不起戈先生，权国思却不以为然。他说：“凡成事者，大都痴心也。我看得中戈先生。”三天后，戈先生当上了小六子的先生。

小六子似乎与戈先生很有些缘份。小六子对这个闭目摇头的书呆子一点也不害怕。戈先生捧着八股文稿，摇头晃脑时，小六子就将双眼瞪得大大的，一字不差地跟着哼。戈先生教小六子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

戈先生念着：“人之初，性本善……”

小六子跟着念：“人之初，性本善……”

戈先生教书很得法，他让小六子读一阵书，再写一阵子毛笔字。他手把手地教小六子握笔：“横平竖直，蚕头雁尾……”小六子乐此不疲。

小六子跟着戈先生读书时，女贞就在一旁陪着。小六子离开了女贞的奶头，不时地要趴在女贞胸前吸几口奶。开始女贞要在戈先生面前褪起衣襟，露出奶头，还有些害羞。可戈先生对这些视而不见，一门心思地摇头晃脑地读着自己的文章。女贞的胆子才大了起来。有几次闲了，女贞想与戈先生拉拉家常，问问他的来历，戈先生仍是口不离文，手不离笔，女贞只好作罢。

在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里，权老板才弄清楚戈先生的身世。戈先生两岁就进了汉阳一家私塾，读书过目不忘，聪明好学，三岁时就会背白居易的《长恨歌》，五岁时就熟背了唐诗三百首。他自幼聪明，可是应考时总是屡考屡败，不知应考了多少次，到头来还是白丁一个。

平常就有点迂迂磨磨，颠颠倒倒。说起话来满嘴之乎者也。他老婆骂他：

“晚饭米都没有得一颗，还你妈的之乎者也！”戈先生全然不顾，朗吟道：“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安排好秀才！”老婆一气之下，将他赶出了家门。

小六子在戈先生的教导下，十分长进。因此，戈先生在权府里的日子过得挺殷实。

3 2

到了公元 1915 年，在马背巷的权府里又发生了一件值得重重地记上一笔的事儿。

这年岁末，袁世凯在京城称帝，当起了洪宪皇帝，闹得举国上下不得安宁。孙中山坐镇京城派党员赴各地起兵声讨袁世凯的复辟行为。三天后，蔡锷将军在云南宣布独立，紧接着贵州、广西等省纷纷响应。袁世凯心情烦躁，只得四处调兵遣将，企图一举镇压起义军。一时，全国战火硝烟四起。

作为云集四方来客的襄阳马背巷古渡口，传消息是京城下雨，这里也能感到湿气。在这古渡口码头上上下下的人流中，谁也说不清谁是起义军，谁是袁世凯的追兵。只是马背巷的人听多了耳朵就不那么灵敏了。也就是说，马背巷的人对一日几变的国事不是那么感兴趣。

这些日子，小巷人的兴趣都在权府的“樊鞭”那儿，正在自作多情地分享“樊鞭”夺得香港博览会金牌对马背巷带来的喜悦和荣耀。

话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在他所领导的北洋新军中，有一名忠心耿耿的得力干将叫王占元。袁世凯当道后，正在武汉以襄武将军身份督理湖北军务的王占元，致电袁世凯劝进，深受袁的重赏，被封为一等侯。就在袁世凯称帝的次年，湖北宜昌山洞里发现了龙骨化石，王占元借机编造了袁世凯当皇帝有上天“感应”的神话，由此登上了湖北督军兼省长的宝座。王占元是货真价实的土匪出身，胸前喜爱挂着一枚袁世凯亲手戴上的黄钲程的勋章。无论是操练阅兵，骑马乘车，都右手握着指挥刀，左手护着前胸，一双眼睛巡视着左右，四名马弁追随其后。

这天，王占元受令来到襄阳巡视清扫管内起义军的活动。王占元因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有功，刚被封为“壮威将军”，好不得意。王占元从汉口乘船，逆汉水而上，气势汹汹赴襄阳而来。傍晚时，王督军的官船泊岸襄阳古渡口码头，早已守候在码头上的襄阳城里的头面人物，一涌而上，纷纷向王督军表示效忠。王督军的马弁见势不妙，拔出刀就挥开了，吓得一帮贵人屁滚尿流，急忙闪出一条道来。

“把刀放下！”这时，官船的船帘被掀开了，官船内的王督军突然朝着岸上大吼一声，“你，你们简直是瞎胡闹，对父老乡亲休得无理！”马弁们即刻停住了手。

身着笔挺将军服的王占元出现在船头。王督军习惯地地理了理勋章绶带，又把斜挎着的指挥军刀朝上捋了捋，前呼后拥地走下了船。

襄阳城的设置自辛亥革命废府后，先是改为安襄郟荆道，半年后改鄂北道，后又改为襄阳道尹公署。四年后，北洋政府在襄阳设立襄郟镇守使署，管辖襄阳、郟阳两府及属县。同时委任黎天才为镇守使，率兵驻扎襄阳、郟阳两地。黎天才军人出身。他先后曾任北洋陆军中将、第十一师师长驻防襄阳的中央军陆军第九师师长。王督军亲临襄阳，黎天才本来是应亲自到古渡口迎接的，遗憾的是，王占元来得突然，此时，黎天才正受令带兵赴郟阳一带抗击起义军活动。

几年间，襄阳城又换了几朝。陶季雨老朽老爷先是从鄂北道道长官改

为襄阳道尹公署道尹老爷。襄郟镇守使及襄阳道尹公署道尹先后易人，朱佑保老爷接任了陶老爷。陶老爷就闲置起来。新任襄郟镇守使黎天才见这陶老爷弱不经风，老朽之物翻不起大浪，顿起同情之心，便与朱道尹商定，没有将陶老爷驱出府外，而是闲养在了道尹公署里。这日黎天才不在襄阳城，朱佑保道尹又突然患重病下不了床，陶老爷为报黎天才、朱佑保之恩，自以为应该尽老爷之职责，于是，便代替黎镇守使、朱道尹行起公务来。

老朽老爷体力不支，脑子却挺灵的，城内的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他不仅知之，且能安抚之。陶老爷再次坐镇襄阳，多的是几分得意。陶老爷原定在城里的镇守使府内为王督军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可惜由于老朽，王督军上岸后好一会儿他都没能挤上前，误了时机。

王督军见这古渡口如此众多的欢迎自己的人群，显得精神特别好，他根本没有想到认识谁是陶老爷，或是听主人的安排，大踏步一连蹬了十几级台阶。他选择了一个台阶，转过身来：“各位先生，兄弟此番专程前来襄阳，以示兄弟对贵地的一片敬重之情。想我中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战火不息，水深火热……”

王督军东拉西扯，好一番救国宏论，陶老爷情不自禁地站在后面鼓起掌来，陶老爷带头鼓掌，古渡口挤着看热闹的人也就跟着鼓掌。有人赞叹，更有人热泪盈眶。这时，陶老爷已挤到了王督军面前，他向督军大人鞠了一大躬，以示致意。

大约是一个时辰后，王督军才一脸的得意被陶老爷请进了道尹公署里快乐去了。

既然陶老爷是个清末秀才，当然懂得利用本城的特色接待王督军。这种特色既要出奇制胜，又要显得热情欢乐。于是，陶老爷就想到了马背巷权府的“樊鞭”。“樊鞭一响，黄金百两。”这句话是陶老爷送给权府的一句恭维话，如若用在今时接待王督军，也是再恰当不过了。王占元集省府军政要职于一身，可为一方枭雄，金口玉言，如能求得他欢心，不说黄金百两，千两百两的还不是看他高兴不高兴？

当夜，在王督军酒足饭饱之后，陶老爷给王督军安排的节目是“月下宫女”，即找来襄阳城的美女，在月夜下为督军取乐助兴。与以往不同的是，就在宫女正要翩翩起舞之时，在王督军眼前的一块空地上，突然鞭炮齐鸣，一片星光闪烁，紧接着一只冲天炮拔地而起，上窜几十米高后，展出一行字来，开始徐徐下降。王督军凝神一看，只见空中的字是：王督军战无不胜！王占元开怀大笑。

3 3

权老板接到了镇守使府的文告，是在王督军离开襄阳后的第三天。文告写道：“&127;民国五年元旦，&127;为洪宪帝登基之良辰，届时，普天之下同乐，“樊鞭”乃鞭炮菁华，理应供朝廷庆典鸣放，云云……”

“樊鞭”为朝廷庆典之物，这无疑是对权府的极大抬举，权国思大有受宠若惊之感。

次日一大早，镇守使府上又派人来权府告知，说是王督军有旨，为保京城庆典万无一失，对送京的樊鞭种类，三日后试放。届时，王督军将再返襄阳城目睹“樊鞭”辉煌。

待公差一走，权老板连忙赶赴城内请同业会好友议事。一路上，权老板就琢磨着：“樊鞭”的试放地点就设在权府内，督军来观看就等于进权府

赏脸，到时请来报馆，塞上几两碎银，那可谓锦上添花。权国思首先来到亲家万吉祥家，如实说出了自己的打算。不料，万吉祥连连推说自己的作坊人手紧，实在无力去凑这份热闹。权老板明白万老板还在生那天的气，忍着性子，再三对亲家晓之以理，讲明这是关系到“樊鞭”兴旺发达的大事，切不可感情用事。

“好吧，既然如此，这焰火的架台就搭在城内。你那马背巷场地有限，在府上折腾起来也是挺费神的，再说家里还躺着一个病人。”万老板终于亮出了心话。

权老板一听，明知亲家是厌恶自己的权府，也不便将其点破，事到临头了，也只好如此罢了。他一脸愠怒，沉默片刻，说道：“你我乃为同行，我们又儿女亲家一场，难得你有这片好心，不过，王督军点名要到我的府上观焰火，若要把地点变到城外，你看这……”

“这个请放心好了，我这就托人去办。”权老板本想设置一个难题，让万老板俯首就擒，没想到万老板却如此爽快。

话说到了这一步，权国思只好如此了。“这样吧，我再去同其他几家核计一下，就依你的，把架台搭在城内，我看就搭在城北的邓国城遗址的那块空地上行不？”万老板点了点头。

权老板是强装笑脸离开万府的。这是他第一次在同行与亲家的万吉祥面前低头，他想，只要把眼前这件大事办妥，算帐的事来日方长。

送走了权老板，万老板心情又沉重起来。他后悔自己不该同亲家为一个奶妈子而过意不去。只是马背巷对权老板的风风雨雨说得难听了一些，他不得不恼怒。静下来一想，万老板的心就软了。

万吉祥跟着来襄阳的基督教美籍牧师马德胜学过英文，又依仗懂英文与意大利神甫襄阳教堂的大司铎格里来往密切，还卖力地帮助格里建起了襄阳城内的天主大教堂，并帮助格里在襄阳城外四乡八镇购买了大量的田产土地，作为开设各地教会分堂的财产。格里调走时，便把接任的主教任远尼神甫介绍给万吉祥。任远尼神甫与镇守使黎天才等襄阳军政要人都有密切的交往，万老板想托任远尼神甫去到黎府上说情。

介绍只是认识而已，万吉祥与任远尼神甫没有像格里那样的感情。万老板硬着头皮找到任远尼，将自己眼下的难处说了出来。老板没说出要把架台搭在城里的真正原因，只是说了一通方便王督军与民同乐的大道理，他不想让一个外国人看笑话。

任远尼似笑非笑地说：“嗯，你们中国的事难办呢，我去试试看吧。”

任远尼神甫没有爽快地答应万老板，其实是在卖关子。他不愿意让一个中国人随便使唤自己，他要万老板欠他的人情帐。

任远尼找到黎天才府上时，镇守使正沉浸在抗击起义军凯旋而归的喜悦之中。黎天才一见任远尼就吹起这次打了几个大胜仗，打得起义军怎样屁滚尿流的。黎天才吹够了，任远尼很自然地提到王督军来襄阳之事，黎天才一脸得意：“王督军要嘉奖我呢。”

任远尼问道：“听说，王督军还要再度亲临襄阳观看‘樊鞭’焰火？”

黎天才连连说：“那当然，那当然，王督军是在为洪宪帝登基准备厚礼呢，这也是我襄阳之荣光。”显然，陶老爷已一一禀报过了。

任远尼又说：“听说，要将放焰火的架台搭在权府里，那也太小气了。”

“不，不，就搭在城北的邓国城遗址的那块空场子上，让王督军抖抖威

风，也全城民众乐一乐。”

任远尼一听，差一点笑出了声，没想到黎天才自己早已解开了这道难题，便连连附和道：“这就好，与民同乐，这就好嘛。”

任远尼神甫马到成功，给了万吉祥一个面子。在以后的日子里，万吉祥与任远尼神甫的友谊与日俱增。

3 4

襄阳城北的邓国城遗址为一片废墟地。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蛤蟆、野兔子、大蚂蚱、油葫芦、蟋蟀。

相传这里曾是西周邓国的都城，邓国为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封为侯，公元前被楚国灭掉。战国后期，秦昭王封恽为邓侯。秦统一后，邓城属于南阳郡。在城址的东南角有着一座三丈高的土台，是古时的烽火台，也称阅兵台。据说，三国时刘备在这里阅过兵。自古有“邓城挖地三尺就见宝”之说，但这里阴气重，人们对此望而生畏。砍茅草的小孩子胆大，时常能在这里捡到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秦汉及后各朝的文物，最多的是罐、瓮、盆、瓦当等，大都是汉代遗存。

这里是一片荒地，也就没有住户人家。在城址的西北角有座宁国寺，为明代人所建，由于年久失修，寺庙已是破得不成样子了。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偶尔有人走过，它们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不一会，又纷纷地落下了。

这地方很少有人来。只有城里的孩子们时常结伴来这里放风筝、砍茅草，或是掏蟋蟀。

再就是城里的几家鞭炮铺来这里试炮仗。

襄阳樊鞭同业会的全体会员，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

“樊鞭”有平地小焰火和高架大焰火两类。特别是高架大焰火，是“樊鞭”的代表作。高架焰火在制作时将药丸按事先设计的图样依次粘合在框架内，中有引线相通，可自动依次爆出数十种图案。这种焰火多为搭架放演，远远看去，亭台楼榭，活灵活现。

其实大焰火都是现成的，权老板带着人忙，忙的就是搭架。要说这架台，一般两丈高即可。这次权老板为显示威风，把架台的高度定为四丈。权老板把从汉口得到的盈利款全部拿了出来，购来了青一色的杉木柱和杉木板。两个昼夜，一座巍峨高大的木架台矗立在了城北邓国城址上，四四方方，四个“之”字型转梯，一节一节地伸上青天，为襄阳城一大奇观。

好奇心让人们变得大胆起来，每天从城内涌来这荒郊野外观看奇观的人络绎不绝。

这天终于到了。太阳还老高的时候，十几名放炮仗焰火的高手就早早地云集在架台底下。太阳刚落山，一些炮手就开始往架台上爬了。紧接着，一箱一箱的焰火烟花传递到了架台的最顶端。许多人早早吃了饭，扛了板凳来等着。阅兵台的土坡上，宁国寺的房顶上都站满了人。各种卖小吃的都来了。卖牛肉高粱酒的，卖油炸臭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卖油炸猪肉片串的，卖卤菜黄酒的……到处是“气死风”的四角玻璃灯，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味。城里人乡下人寻亲访友般地会到了一起，说长道短，亲亲热热。

今夜没有星月。当夜幕完全罩住人群时，王占元督军与黎天才并列而行，陶老爷跟在其后，被一行人前呼后拥着走进场，连袂入座。王督军显然

很是激动，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木架前，在发着白炽光芒的大汽灯的映照下，登上了木架台的第一节“之”字的平台，面对着欢呼的人群，招手致意。

“各位乡亲父老，兄弟此番专程来襄阳，以示兄弟对贵地的一片敬重之情，想我中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战火不息，水深火热……”王督军出口成串，仍旧是前不久在古渡口说过的一番陈词，竟然也是越说越激动。陶老爷依然是情不自禁地带头喝采。

王督军的演说再次赢得了一片掌声。

王督军走下平台后，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了一个方向。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

权府的炮手点着焰火了。

鞭炮声剧烈清脆，在空旷的城郊鸣响，炸碎了的彩色纸屑纷纷扬扬，散落在躁动的人头上。先是高架台上的一只仙鹤口吐一道亮光，冲破了夜空。接着架上并排等候的西瓜炮迸开，震耳欲聋。一时间，架台下的“地老鼠”满地乱窜，笛鸣不绝，沾绕人衣。平地小焰火绽开“千丈菊”、“紫葡萄”，令人目不暇接。少顷，高架焰火点燃，人们一下子被请进了东海龙宫，八仙捧寿，七圣降妖；接着就是鹿鹤同春，福禄寿禧等依次显现。瞬间，龙宫不见了，人们又开始飘上了九天，琼台玉宇，仙山亭阁，吴刚伐桂，刘海砍樵。四周的惊叹声尖叫声此起彼伏。

最有趣的是“马蜂追痢痢”，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焰火。一阵火花之后，出现一个人，一个泥头的纸人，这个人是个痢痢头，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霎时间飞来了许多马蜂，这些马蜂——火花，纷纷扑向痢痢头，痢痢头四面躲闪，手里的芭蕉扇不停地挥舞起来。人群中掀起一阵高过一阵的笑浪。与王占元督军并排坐着的权老板，也被这从没有过的如此宏大的人流与烟火交融的情景陶醉了。他好似第一次发现，在这宽阔的黑色苍穹中，“樊鞭”竟然是如此美丽，如此充满诱惑。这里燃烧着权氏家族几代人的智慧，轰鸣着权氏家族几代人的精血。他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泪水涮涮地夺眶而出。

“权老板，你哭个啥子么？你看这鞭炮，又炸开了……”王督军兴奋得手舞足蹈，从他的眼神中可见，王督军深深为这“樊鞭”焰火陶醉了。

也许他是为自己能向洪宪皇帝献上一份厚礼而得意呢。

最后一个压台节目，是权老板的“樊鞭”特别节目：洪宪帝万福！早在焰火晚会开始之前，权老板就忍不住地向王督军透露了自己的“最高礼物”；说是今日特地献给督军大人的。这个最高礼物的设计内容是随着“轰”地一声巨响，夜如白昼的太空，倏然出现一条展开的标语：洪宪帝万福！紧接，五光十色的天空中，一条黄龙腾飞而起，在夜空中上下翻滚，龙口中吐出一金灿灿的宝珠，降落于督军面前。此后，焰火徐徐燃尽……

然而，这晚权国思没能在王督军的眼里展现特制“樊鞭”的风采。

在众目睽睽之下，炮手们很得意地点燃了那枚特大焰火鞭炮的捻子，粗壮的纸筒头前开始嗤嗤地冒着火星，几分钟过去了，十几分钟过去了，火星由弱变强，又由强变弱，直至完全熄灭，粗壮的纸筒却一直未能炸开。“洪宪帝万福”一炮给放哑了。近万双眼睛在迎接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个黑洞洞的夜空。王督军盯着天空连连发问：“怎么没炸响？怎么没

炸响？”

权老板魂不附体地站起身来，死死地盯着天空，嘴里喃喃地说：“快了，快了。”直到确认哑炮以后，权老板的头猛地一下胀大了，整个身子硬硬地栽倒在地。

全场顿时炸了锅，大人小孩纷纷向高架涌去，他们叫着喊着：“快看呀，权府的鞭炮放哑了哟。”

王督军顿时现出土匪的原形，拔出指挥军刀，气得大声吼叫：“我日你娘的，臭娘养的，你，你……”说着抬起脚狠狠地朝躺在地上的权老板踢去，“老子要一枪崩了你，日你娘的。”说完，拂袖而去。

权国思是被人抬回府里。后半夜里，权国思才清醒过来，脑子里仍然是放哑炮的那一瞬间，残留着人们惊慌失措地叫喊声：

“三丫头，这霉气焰火有啥看头，回家去咧！”

“四鬼，疯死你了，还不回去？”

“娘，这炮还没炸响呢，我不回去！”

……

事后查明，是有人将油滴入了这枚特大的焰火鞭炮内的捻子上。

3 5

权府“哑炮”事件，断掉了王督军以“樊鞭”向洪宪帝登基献礼的念头，他只得另寻高招。

究竟是谁在这枚特大焰火鞭炮内的捻子上滴入了油，对于权国思来说，的确是个谜。

“哑炮”事件之后，权国思果断地辞退了负责卷制这枚特大焰火鞭炮的伙计，尽管这两个伙计是权国思乡下的亲戚，尽管这两名伙计满口冤枉地向他求告，但权国思没容他们分说。据说，这两名伙计卷制的那枚特大焰火鞭炮即将告成时，女贞曾带着两名乞丐进过作坊，说是找权老板讨银两。乞丐咋能进出权府？还有这么一段插曲，不可不提。

湖北督军王占元第一次到襄阳城时，本是受令清扫管内的起义军活动，殊不知，与此同时他还干了一件秘密且又影响很大的事，这件事曲曲折折，到头来还是与权府联系上了。

那天夜里王占元在陶老爷的安排下，观看了“月下宫女”节目后，一夜兴奋不已。次日一早，王占元就溜出了镇守使府，混进了襄阳城里的乞丐堆里。原来，王占元此行襄阳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组织襄阳城“乞丐请愿团”，以表示乞丐也拥护袁世凯称帝。

这并不是王占元的什么新点子，早在袁世凯称帝之前，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就派人到全国各地大造拥护帝制的舆论。他手下有个铁杆人物叫杨度，成天为不能为袁世凯称帝做些有影响的事而坐卧不安。一天，杨度驱车过闹市，见有两个乞丐争吵得不可开交，便令车夫停车看个究竟。只听得一个乞丐大声说道：“今日尚有王法耶！都由共和国成此大害，假令皇帝复生，必不容若辈如此横行。吾惟旦夕诉诸老天，复生一皇帝。”杨度听后不由闻之心动，欣喜若狂。他由此想到在京城组织乞丐请愿团，凡参加请愿团的乞丐，拥护帝制者，每人每日由政府发给大洋一块。这完全是天上掉下了大馅饼，京城乞丐为之雀跃欢呼，乞丐们踊跃参加“乞丐请愿团”。袁世凯听闻杨度的禀报，得知连乞丐都如此拥护帝制，感动得泪流满脸，重奖杨度。王占元虽是重演杨度的旧戏，但王占元将京城里的“乞丐请愿团”之举引到

了襄阳，而且又是在全国纷纷讨袁的关键时刻，可见王督军是绞尽脑汁而为之。

这日中午，王督军让襄阳丐头将全城大小乞丐请到马背巷古渡口，颁布了“组织乞丐请愿团一日一块大洋”之命。在古渡口的台阶旁，矗立着一座大古宅，要说这古宅有多少年头了，恐怕连小巷最老的人也讲不清。小巷的长者说，听上辈人讲，当年乾隆爷下江南过古渡，大轿就曾在这大宅院里歇息过。据说这古宅的主人花天酒地过了一辈子，不知咋地就没能留下一个后，糊里糊涂留下了这么一座古宅。自打乾隆爷在此驻过足，这宅院就成了京城皇上的用物闲置起来。王占元下令打开这座老宅，令人生火做饭，让一帮大小乞丐吃喝了一顿。下午，一支浩浩荡荡的“乞丐请愿团”就把整个襄阳城闹得火爆火爆的。事后，北京的《亚细亚报》还专门刊发了一条襄阳乞丐拥护帝制的新闻。这出“乞丐请愿团”的闹剧，究竟为袁世凯称帝起到了什么作用，谁也说不清。应该一提的是，王占元敢在乾隆爷头上动土，开了动用古渡口古宅的先例，便一发不可收。当时，襄阳城的丐头，是一个口角上成天流着涎水的老头，名叫蚂蚱。就在“乞丐请愿团”闹事不久，蚂蚱就以功臣自居，斗胆把自己的下榻处移到了古宅，名为状元府。据说此举是仿效宋朝曾三任宰相的吕蒙正，吕小时当过乞丐，由于勤学苦读，后来考上了状元，他的故居被称为“状元府”，因此乞丐也以此来美化自己的住所。城里的陶老爷吞不下这口气，趁王督军第二次来襄阳观焰火鞭炮时，告了蚂蚱一状。谁知，王占元哈哈一笑：“丐头不可得罪也。”

蚂蚱住进古宅后的第二天，就向马背巷的各大户摊派银两，说是修缮古宅之用。这时的权国思正是得意得志之时，趾高气扬，忙碌着为迎接洪宪帝登基良辰的焰火之夜作准备，根本没把蚂蚱丐头的话听进去。蚂蚱丐头的话是让女贞捎来的，当时权老板正忙着制作那高架大焰火的炮梯架，他听完女贞的传话，“哼”了一声，没有下文。接下来，先是有几个乞丐自称“寒生”，在权府门前以“道喜”为借口，堵在权府门前，一堵就是半天，让做生意的客人进出不得。尔后又是在，权府大门半夜被撬，再后来就发生了那起“哑炮”事件。在发生“哑炮”事件的次日一大早，马背巷起早床的人都看到了贴在权府大门前的那张大白纸，大白纸上写着几句乞丐唱词：

这几天，我没来，大掌柜你发了财，
你发财，我沾光，你吃肉来我无奈。
你吃肉，我喝汤，财大气粗太张狂，
你张狂，我长气，让你孙子当乞丐。

第九章

36

权府门前那两尊脸色冷漠的石狮子，经过多少次的猜疑之后，始终没能猜透这个走进权府做奶妈的女人。

权太太因为对丈夫的痛恨，脸上总是布满着阴云。

权国思发现太太的眼睛已经不仅仅是阴沉，更多的是愚蠢的动荡。权国思那本来心虚的目光一旦投射到权太太身上，就变得格外强硬起来。他似乎时时刻刻都在等待着权太太的爆发。

权太太的病开始搅和得权府不安宁起来。权太太瘫在床上不能出去打牌，情绪坏透了。

原以为伤了点骨头，打了夹板就会长好的。这天权太太躺在床上，又想到了打牌的事，手指就痒得不行。她感觉腿上的夹板有点松，手指伸进夹板往里一摸，竟然摸到了一块凸起的骨头，她尖叫了一声，就昏过去了。

接连几天，权老板都消沉于“洪宪帝万福”哑炮的悲愤之中。听到苗嫂上气不接下气地来报信，头一下子懵了。片刻后，才想到催苗嫂赶快去请小巷里顺兴药铺的正福先生。

正福先生，姓顺，祖上为汉江上游勉县人氏。正福跟着父亲顺江而下来到襄阳落脚。正福的父亲自幼从药师上山采药，十岁进药铺学徒。那年勉县遭水灾，祖父祖母及正福的母亲相继被水患吞没，无奈之际，父亲只得带着正福流落到了襄阳。开始父子俩露宿襄阳隆中山，寻药找草，后来在山边上搭了一间小药棚，卖些草药膏丸，兼做守店郎中，为过路的人看病送药，治些偏头疼五气不顺的小毛病，偶尔也治好了一些杂症病人，慢慢就有了一些名气。城里一些大户人家患了疑难病，也都纷纷进山来找顺兴小药棚问医拿药。据说，顺兴小药铺出名有两项拿手，一是断骨接位；二是让不育者生仔。权老板的少爷狗子自幼多病，权老板当然就少不了进山求医。再后来，说是正福先生给少爷狗子拿准了脉，让少奶奶怀上了仔，也为权老板添了孙。为了感恩，权老板资助正福先生在马背巷买下了一间旧吊脚楼，帮助他把顺兴药铺从隆中山里搬进了马背巷。就在要搬家的前一天，正福的父亲在峭壁上采药，不幸踏翻了一块松动的岩石，坠入峡谷而亡。

权太太摔断了腿，当时如若请来正福先生，这区区小病理应是手到病除。不巧的是，那天一大清早正福先生就被均县城里的一家大户请走了，看着权太太呼天抢地的样子，权老板是病急乱投医，让女贞在古渡口叫了个江湖郎中来给权太太接了骨。事后，权老板不知为啥也没请正福先生再瞧瞧。

苗嫂请来了正福先生，正福先生松开权太太腿上的夹板，发现江湖郎中根本就没有把摔折了的骨头接上位，连连说道：“晚矣，晚矣。”

正福先生想了想，告诉权老板听说汉口有家英国人办的医院，兴许能治权太太的腿，那就要用刀子锯开长好的骨头，再把长错位的骨头重新拉开后再接位。

权太太一听，便大哭大闹起来：“我不活了，你们这些该死的郎中，还要锯我的骨头，我的命好苦呀……”她哭着骂着拿起床上的枕头就往正福先生的身上砸。

“你疯了，你怎能砸正福先生？”权老板气急败坏地吼了一句。

“权太太你可不要朝着正福先生使性子哟。”一旁忙乎的女贞突然插了一句言。

这个时候，权太太将忍耐了多时的悲哀像一桶冷水一样朝权老板和女贞倒来，她那尖利凄惨的叫声刺破屋顶，在权府内弥漫开来，她用食指凶狠地指着面前的权老板和女贞：“好啊，你们全都黑了心，你们是要一块儿整死我呀。我疯了，你们好鬼混呀。去呀，我就是疯了……”

权太太真的疯了。她成天躺在床上又哭又笑，又是屎又是尿。搅和得整个权府都不舒服。更可怕的是，权太太经常在半夜梦魇中发出尖叫，划破寂静的夜空，令人毛骨悚然。开始权老板还想把她弄到汉口去接骨，眼下见这个样子，也就只得缓一缓了。

这天，权太太又在大闹权府，女贞就抱着小六子坐在权府的大门前，她望着古渡口上上下下的人流出神。她看到太阳像受了伤的红气球，漂浮在江面上，渐渐地泄着气。再看眼下的权府，一派乱糟糟的情景，她突然感受到了一股难得的快意。

少爷狗子和少奶奶在权太太闹疯以前，就被城里的万老板接走了，两口子住进了万字鞭炮作坊。周围仍是浓浓的硫磺味，很快，少爷就习惯了万家的生活。好久也难得回马背巷一次。少爷狗子知道了记恨父亲，从夜深人静时少奶奶的埋怨中，少爷狗子相信了小巷人往日的闲言。他下决心要忘掉那来得不明不白的小六子。

37

“哑炮”的阴影笼罩着权国思的自信心，好长时间不能散去。这个从来就满足于现实并且乐观向上的男人，突然就有了脆弱空虚的时刻。他觉得权府似乎危机四伏，灾难如同一头虎视眈眈的恶兽，匍匐在某个角落，威胁着他生活的空间。

也怪报馆的老板落井下石，心眼太毒，那么大的场面他们只字不提，唯独不惜笔墨地描绘那枚哑炮的惨况，什么万众扫兴，什么王督军一脸怒气云云。弄得大小客户纷纷找上门来要退货。还有太太该死的病，一天到晚鬼哭狼嚎，疯疯癫癫，弄得权老板心烦意乱。

本来作坊里的事全交给了瘦老头管事赵三料理，权老板没有追究赵三的责任，只是让他查一查还有没有其它的鞭炮捻子浸了油，赵三显得羞愧不已，他太看重权府对自己的恩德了。赵三将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左右开弓狠狠地扇着自己的耳光，直到打歪了嘴。

从此，赵三成了歪嘴管事，变得苍老起来。

赵三变得迟钝多了，丢三拉四的，时常看着作坊发愣。这下可忙坏了权老板，权老板既要当管事安排作坊里的伙计干活，又要操心太太的病。他脸色苍白，体力上也表现得有些力不从心。有几次，权老板转昏了头，让甬道旁的石凳绊着，摔得鼻青脸肿的。女贞有些心疼了。

女贞发现权老板的眼神老实了，她得到了许多安慰。眼看着威严的权府顷刻间乱成一团，她又觉得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这时，女贞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她恨死了权老板，但她有时又自觉不自觉地想着宽容自己的仇人。几年来，权老板让她吃不愁穿不愁，奶着孩子肥了自己，做女人做到这个份上，还有啥好说的？只是到了夜深难眠的时候，她的脸她的耳朵，甚至只要是几年前被权老板碰过的地方就要发烧，都在隐隐作痛。权老板的手仿佛还停在那里，还在那里肆无忌惮地探索着，如针锥一般的难受。她就想，应该要让权国思身上也有这种刻骨铭心的难受。她要把这种难受用来不断强化对权府的仇恨。

这是个金色雾霭的黄昏。小六子做完了当天的功课，正跟着戈先生在院子里疯疯癫癫地逗闹着，女贞抓紧时间在内屋里做些事情。她一抬头，透过小窗看见了院内甬道站立着几个陌生人，权老板对他们又是拱手又是敬烟，既虔诚又恭敬，很有几分讨好味道。女贞见了有些心酸。自打哑炮事件后，权府的生意日见冷淡，今日好不容易来了几位客人。

几位陌生人没有走进客房，而是随便地坐在院内甬道旁的石凳上，把烟头吸得一明一灭的。权老板显然被谈话中的利益吸引住了，全然忘掉了权府院内严禁烟火的祖传遗训。女贞走出里屋，朝他们走去，想去制止这几位

陌生人吸烟的举动。权老板肯定听见了急促的脚步声，但他并没有回过头来看她一眼。

“哟，贵府的娘们尽是水灵灵的。”这是从那帮人中发出的陌生的充满淫荡味的声音。

权国恩回过头来：“哦，她是本府的奶妈子。”权老板脸上流露出蔑视的神色，随口说道。语音中又有几分得意。

“嘻嘻，权老板可真有福气呢。怎么，奶甜么？”陌生人用猥亵的目光看着女贞，又是一阵淫笑声。

……

女贞喘着粗气盯着这群陌生人。她更加看清了那一明一暗的烟卷，只是刚才那种走过来的意图彻底改变了。叼在那群男人们嘴边上的火星，让她的心突然进动了一下，身子不由一阵微微颤抖。

38

女贞依旧尽心地奶着小六子，她好像肩负一种重大责任。

小六子做课时，女贞常借口找东西到院子里或作坊里转一转，有意无意地指派佣人们干活或是用眼睛盯一盯作坊里趁机偷懒的伙计。她还可怜起权太太来，没病多久，权太太就脸皮松松，皱纹也增加了好多，眼也成三角眼了。只是权太太那终日挂在人前的长脸，仍让女贞感到既是一种仇恨又是一种心怵。

眼下的打击并没能打垮雄心勃勃的权老板。为了让权府迅速振兴，他的精神很快又处于了一种亢奋状态之中。他重新清理了作坊里的全部鞭炮材料，对作坊伙计及鞭炮制作工艺提出严格要求。他更加不知劳累起来，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管事，他就自己顶上了。这时权太太的病也似乎缓和了一些，一连几天没有大叫大闹。苗嫂说，还是亏了女贞。也巧，闹腾的权太太一见到女贞那特别的目光就服服帖帖的。

这个时间，从古渡口不断传来京城的消息，先是黎元洪任大总统，段祺瑞企图“武装统一”全国，消灭孙中山广州护法政府。后又是王占元倚靠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冯国璋，受冯国璋旨意通电撤兵。

清明节后不久，突然从城里传来了湘桂联军以“护法”名义攻占了湖南岳州，就要派炮兵攻打襄阳的坏消息。城里的一些人把湘桂联军的大炮传得吓死人的，说是炮弹可打十里地，一颗炮弹就可打毁半条街云云。马背巷的一些有钱的人家已经开始携带着家眷和金银首饰，跑到隆中山里躲避去了。

权老板本也是决定进山去躲一躲的。这时权太太有些清醒了，只是腿上的那节断了骨头错过了接骨的时机，左腿明显比右腿短了一节，她成了跛子。在马背巷闹得人心惶惶的时候，权太太也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一天大早，女贞正在权太太厢房里帮助料理家务时，权太太又突然一丝不挂地冲出了权府，一跛一跛地赤着脚击打着马背巷的青石板，口中惊呼着：“炸吧，扔个大炸弹，炸死这些狗男女，把我也给炸了吧。”

女贞首先发现了戈先生的离走。一连多少天传着开仗的事，戈先生都是听而不闻，依旧是一门心思地教小六子念书写字。这天早饭后，女贞带着小六子到戈先生的住屋里做功课，小屋子空空的，女贞先以为戈先生上茅房了，等了一会，不见人影，仔细一看，戈先生的襁褓不见了，才知道戈先生已不辞而别。戈先生走后，小六子哭闹了好几天。

权老板的情绪坏透了。权太太的病又犯了，权府里的佣人、作坊里的伙计和学徒怕湘桂联军扔炸弹，都回乡下去了。苗嫂想回乡下去，刚开口就被权太太骂了一通，苗嫂是在夜深人静趁权太太睡熟时偷偷走的。只有无家可归的女贞还在府中奶着小六子。

这天，女贞突然对权老板说：“你们若进山去，我就离开这儿。”

权国思一听更着急了：“不、不进山，我死在这儿也要守住这祖业。”

歪嘴赵三似乎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一天到晚都呆在作坊里，清理火药桶，用擀版一个一个擀着炮筒子。

祖祖辈辈经营了这么多年的权府和作坊，这么大一个摊子，说走就走，的确让权老板放心不下。权老板反复掂量着，倘若真的丢下了这权府，他权国思活着还图个啥？他决心与权府同在。

战乱的风声越来越紧，小巷的人家已逃得差不多了。夜深了，下雨了。雨泼打着窗外那一株株大槐树的枝叶，权府在哗哗雨声中像一座孤立无援的小岛。

第十章

39

乱世多惊吓。湘桂联军要炮打襄阳，原来只是一场虚惊，若果真如此，那就真的是小看了王占元大省长。据史志记载，就在湘桂联军磨刀霍霍的危急关头，王占元一面调兵遣将迎敌，一面又派说客出面调解，双管齐下，使得联军多日不得入鄂境，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暂时和平局面。为此，王占元荣获了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襄阳城，还有城外马背巷古渡口，很快恢复了往日安宁的日子。权府里的佣人和鞭炮作坊的伙计也三三两两地回来了，只是苗嫂没回，想必她是无脸见权太太。

天有不测之风云，战乱的日子本就是多事之秋，说变就变。马背巷的善良人们刚把心放进心窝里，又有消息传来：北洋政府军要围剿荆襄自主军。

这是公元1918年初的一个中午，马背巷的头顶是一方干净的天空。这年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早，天边的云朵很白净，没有黑色的晕圈，也就没有了风的征兆。

这天中午过后，风骤然从汉江里顺着古渡口爬上了岸。风在小巷里转上几个圈后，竟然还有了一些响声。

这来得有些奇怪的风，导致权府这个绵延久远的家族，终于到了要被铲除的时候。先是权太太叫唤着打炮了，并学着打炮的声音怪叫。权府的上房里只有她自己，院子内为数不多的人谁也没有在意她的尖叫，他们已经习惯了一个疯子的狂叫。大家该忙什么还忙着什么。

权老板正在作坊里精心地整理着各类做鞭炮的材料。

就在权太太学着打炮声音怪叫时，在距马背巷有些远的地方的的确确开始打炮了。

公元1917年年底，任襄郢镇守使的黎天才突然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率领部队登上襄阳城古楼宣布起义自主，号称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黎天才维护《临时约法》，反对段祺瑞，与北洋军政府针锋相对，令北洋军

政府大为恼火。新年过后，黎天才在襄阳组建了“汴鄂陕三省联军总司令部”，黎自封总司令。

这天中午，北洋军政府派出的围剿军出奇不意地包围了襄阳城。这天凌晨，北洋军政府的围剿部队开始悄悄地向襄阳移动，中午时分，围剿军在襄阳城外与襄阳护法军交火。经过几年的设站募兵，苦练兵道，黎天才的护法军也不是吃干饭的。几个回合下来，围剿军与护法军不分胜负，围剿军攻城不下，只得加大炮火。这天的战斗真可谓你死我活，北洋军的炮弹，轰得襄阳全城人都胆颤心惊。人们不知道城外发生了什么事。

那天城外北洋军打炮时，女贞正虔诚地跪拜在权府大门侧面的一个小耳房里。小耳房的正面墙上，挖出了一个城门样的小洞，洞里供着一尊玉石佛爷，佛爷面前是两只烧着的红蜡烛。这佛爷可是一位笑脸神，他那张笑哈哈的大嘴，把整个面部都扭曲了。身下的大肚皮露出一个圆圆的肚脐眼。一双没有穿鞋的大脚板，伸着十个短粗的脚指头，似乎诱惑着什么。

女贞双手合抱着两炷香，跪拜在地，手中的香头上冒着两股淡淡的青烟。在昏暗的屋子里，香头上的火星，时明时暗。

烟火是权府的大敌。权老板的祖上那么信佛，重的是念佛经，讲佛教，也没能在府里供香火。自那次女贞发现权老板放任了来客在院内吸烟，女贞就想到这院子内也应该有点香火，那怕就一两支蜡烛，一两炷香。一天，女贞自作主张地清理大门旁堆着杂物的小耳房时，权老板感到奇怪。当女贞说明其意图时，权老板沉默了。自打出现哑炮事件后，权国思花了好大的力气查处这件事，可一无所获。鞭炮捻子被人浸油成了一件无头案，冥冥之中，权老板就更信天意了。

女贞要在权府耳房里摆上一尊神佛，祈祷权府平安，实乃大事也。权老板不仅没拒绝女贞的举止，反而在心里暗暗加重了对女贞的好感。自己睡过的女人到底是与自己同心同德。

女贞手中的两炷香已烧过了一半，再烧半指头，就该是小六子睡醒午觉了。小六子睡觉时，小狮子狗球球就守在摇床边。小六子有个习惯，只要醒了，他就会坐起来，睁大眼睛四处找奶妈。这时，球球就会跑出去咬着女贞的裤子，把忙碌的女贞叫回屋里。

就在这时，小耳房的门“吱”地一声响了，小狮子狗球球从门缝里挤进来。站在女贞的身后，用嘴咬着女贞的裤子。女贞刚走到自己厢房门口，就听到了权太太的鬼叫声。霎时，权太太猛地从上房里冲了出来，看见了女贞，她不仅没有服帖，反而一把抓住女贞，放开满腹悲哀的嗓门，嚎啕大哭，尖利凄惨的哭声迅速在整个院内弥漫开来。权太太用拳头凶狠地在女贞身上乱打一通。这是女贞自走进权府以来，权太太第一次如此疯傻地对待她。许多伙计纷纷丢下手中的活，奔了过来，愤愤不平的眼光与幸灾乐祸的眼光交织一块，盯着眼前的一切。女贞立刻有了一种在众人面前被剥光了衣服的羞辱。

片刻后，权太太放开了女贞，忘乎所以地手舞足蹈地乱跳，终于跌倒在地。她干脆躺在了地上，拼命地翻滚着，双手残酷地在自己的脸上乱抓一气，她的脸上很快凸起了一道道血印。

权老板闻讯赶了过来，一把将太太从地上拎起，抡上两个大耳光后，权太太就清醒了。

权太太停止了哭叫声，傻痴痴地站着一动也不动，瞬间后，她又猛地

倒在地上，身子十分痛苦地扭曲起来，一丝鲜血从她嘴角慢慢溢出。

权老板一看不好，连忙吩咐家人将太太抬进上房，回过头来带着满腔的怒火对着愣在一旁的女贞气急败坏地吼道：“你，你这个骚货！”

女贞“哇”地一声哭着，奔回了自己的厢房。

40

城外的炮声仍然高一声低一声地响着。

权老板让人跑去请来了正福先生。正福先生为权太太又是掐人中又是打脚心，折腾了好一会儿，总算让权太太睁开了眼睛。权老板千恩万谢地送走了正福先生。

接着，小六子的哭叫声在院子里尖利地回响着。女贞在突然遭到权老板的辱骂后，完全拒绝小六子的哭喊声，伏在床上只是伤心地抽泣着。小六子见女贞不要自己了，显得万分地伤心。哭闹着，谁也哄不了。权老板心烦，就一头钻进了作坊里。

正当权府内大乱时，权府外的巷子里传来了呼喊声：“不好啦，北洋政府军打进襄阳了！”紧接着，传来了人们争先恐后的奔跑声，一阵紧一阵的炮声由远及近。

其实，这一阵子古渡口就一直传着：年前北京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上了大元帅，就要誓师北伐。开年后，孙中山为反对西南军阀争权夺利，愤然辞职。王占元趁机克扣军饷，引起武昌、宜昌、襄阳等地连续发生兵变。

还传说哗变的士兵烧杀奸淫无恶不作……难怪人们一听来了军队，就吓得屁滚尿流的。

伏倒在床上的女贞听到小巷里传的叫喊声，顿时停止了哭声。

女贞昏沉沉地来到了院内，即刻就感到头上的天空有些不对劲，空气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耳边“轰隆隆”地响成一片。抬头一看，天上的云层低低的，炮火在空中一闪一闪，小石片、泥土夹着硝烟味打在身上，女贞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好像就要有炮弹飞过来。她朝作坊里扫了一眼，窗户上印出了权老板忙碌的影子。他对外面的险恶世界漠然置之。

这时权太太又鬼使神差地走出了屋子，她大声嚷嚷着。女贞盯了权太太一眼，刚才被抓伤的部位仍在隐隐作痛，耳边仍回响着权国思的辱骂声，多年的耻辱和仇恨如山洪暴发，不可阻挡。女贞走到权太太背后，伸出右手，恶狠狠地一把堵住了权太太的嘴，顺势把她拖进上房内后，又急忙转身退了出来。这时，女贞的耳中又是一阵“嗡嗡”响，她来不及多想，跑进大门侧面的耳房里，一手拿着一支点着的红蜡烛，一手拿着一个大棉团。走到鞭炮作坊窗前，她停下了。

女贞突然有了要中止自己罪恶举动的念头。

此时此刻，权府之夜那块印在床单上的乌红乌红的血迹，又明晰地出现在眼帘里，还有因耻辱的血迹引起的一连串的灾难……

此时此刻，女贞突然明白了自己进权府的全部意义。她完全放弃了善良的本能，陷入了一种阴险的罪恶之中。

燃烧着的大棉团从女贞手里脱手而出，滚进了鞭炮作坊里……

“轰，轰隆……”一阵巨响，几发炮弹在马背巷炸开了，接着是房子的倒塌声。弹片搅起的尘土铺天盖地，天地混为一体了。与此同时，权府后院鞭炮作坊也是一片火海，成桶的火药，伴着爆炸声，火光冲天。还有“噼噼

啪啪”的鞭炮声，响成一片。声如天塌地陷，浓烟和火光遮盖了整个权府。

接下来，女贞看到了一个美丽壮观的景象：一束束节日的礼花朝外喷射出五彩缤纷的光芒。那绚丽灿烂的火花儿到处蔓延，鞭炮的爆炸声响彻云霄。长长的火舌开始从门窗处朝外伸展，呼呼的叫声令人心惊胆寒。东院三进深的房子在一瞬间搭起了彩色的火桥，火桥犹如无数条彩带在空中飘飘荡荡。伴随着无数个鞭炮的爆炸声，整个权府一片光辉灿烂。

在这混沌的时刻，谁也无法分清那炮弹的轰隆声与权府鞭炮作坊内鞭炮声的因果联系。

事后可看出，权府东院的建筑群挨了炮弹，后院作坊没有挨炮击的痕迹。可以肯定，作坊炸响的无疑是鞭炮。让外人看来，应该是东院爆炸的炮弹引爆了后院鞭炮作坊的鞭炮。

尘土散尽，烟火熄灭，权府现场的惨状是：权太太的身子被抛到了离上房门十几米远的“樊鞭亭”里，头撞在石柱上，早已断了气。炮弹刚好打在了权太太所住的东院。对于权太太之死，尸体上找不到弹片炸过的痕迹，所以认定为受炮弹爆炸的气浪作用撞死的。鞭炮作坊完全被烧毁了。权老板是被女贞从作坊废墟的一堆断梁破瓦中扒出来的。他没有被炸着，却被作坊的房梁砸得昏迷不醒。女贞满脸的血，但没有伤着要害，只是炸飞的石片划伤了她的脸。很快，女贞不顾伤痛从倒塌的房屋内抢救权老板的举动，在马背巷迅速传开了。

小六子无事，他的站桶不知怎么竟然滚到床铺下去了，倒塌的房子被大床顶住了，待女贞用手扒出小六子时，他在床下倒着的站桶里睡得正香呢。

赵三无事。在那炮声隆隆的时刻，赵三竟然鬼使神差地歪着嘴走出了权府，来到古渡口，站在石阶上望着流淌着江水发呆。赵三回到权府时，权府已是彻底地变了模样，赵三惊慌失措地大叫了一声后，嚎啕大哭了一阵后，便突然清醒过来。女贞送权国思去医院了，赵三就在破败的权府院里忙前忙后，清理深重灾难的权府。

权府东院的客厅、住房、杂屋及后院的鞭炮作坊成了一片废墟。这里有权老板夫妇和女贞所住的上房和厢房。炮火中，权府还有一名佣人和一名伙计丧生。这两名下人的尸体，当天夜里就被乡下的家里人拉走了。死去的权太太娘家无人。权太太的弟弟当起义军走后一直无消息，弟媳已改嫁他人。在马背巷街坊们的帮助下，赵三将权太太安葬于隆中山上。

权府院内的几棵老槐树，一个个成了扒光剥尽的瘦老汉，赤裸着一身青色的筋皮，躬腰驼背地站立在雾里风里。那只小狮子狗对权府的一切漠然视之，依然如故地在院内上窜下跳。

到了傍晚，围剿军的炮火终于轰开了襄阳城门，护法军边退边抵抗。在这关键时刻，黎部旅长张联升率部叛离，导致黎天才的部队战败，弃襄阳西走，败退四川。

北洋政府军终于占领了襄阳城。半月后，北洋军大批队伍进驻襄阳，北洋军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任命张联升为襄郢镇守使。

4 1

权老板当即就被送进了襄阳城西门外铁佛寺同济医院抢救，一路上只有出气没有进气。

同济医院是美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医院。在这之前，正福先生曾赶来瞧

了瞧，见是脑子炸坏了，不敢动手，只得亲自陪着女贞将权老板送进了教会医院。路上遇到一些城里城外的逃难人，他们见了权老板的模样，都说，权老板死得太惨了。

北洋政府军向城里打炮时，少爷狗子正在城内最大的一家地下赌场里玩钱。少爷狗子在马背巷时没有过舒心日子，到了万家又很快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少奶奶对他轻则指着鼻子骂，重则一脚踹到床底下。时间长了，万家的人全都知道了少爷狗子无精气的毛病。奇怪的是，万家没有一个人问那马背巷小六子的来历，只是不断地有人骂少爷狗子是窝囊货。少爷狗子哪有不气之理，他知道应该恨谁，可又不敢对自己恨的人怎么办，也就没有搬回马背巷的勇气。只得成日躲着万家的人在赌场排遣内心的苦闷。从马背巷传来了权府的不幸，少爷狗子不敢耽误，赶紧跟着岳父从城里赶到郊外的铁佛寺同济医院，准备料理完丧事后，搬回马背巷继承遗产。

他们先是到医院太平间去找，扑了个空。后来在医院的抢救室里找到了。美国医生说，权老板还没断气。他们就等着。等了一会儿，见没有消息，少爷狗子惦记着赌场上的钱，就对岳父说：“我去去就来。”说完就一溜烟地跑了。万老板想，权老板为人一场不易，眼下到了这个地步，不能让他孤单地走，要送送他。

女贞一夜之间似乎老了许多。这晚她一直守候在抢救权老板的急救室外，靠在那长条椅子上尽是做恶梦。她梦见自己被拖进了张牙舞爪的地狱里，一群魔鬼打得她皮开肉绽。她想呼喊，可就是喊不出声。正当这时她被人推醒了。护士小姐告诉他，人正在抢救，得赶快去筹集一大笔经费。于是，女贞作主，让赵三取出一部分积蓄，放在医院里押着。

权老板命大，经过医护人员十个昼夜的全力抢救，权老板终于没有断气，却成了一个只能躺在床上吃喝拉撒的“植物人”，美国医生说，他的大脑已经完全被砸坏了。

万老板本是要等在医院里为权老板送行的，可是没等到，医生忙忙碌碌地抢救权老板，他老呆在那里也觉得碍事，于是说好了回城里家中等消息。后来又听说权老板活过来了，赶紧又拉着少爷狗子来看了一眼，见权老板如同死人一般，叹了口气，离开了医院。少爷狗子听说父亲会一直这样睡着，还要供养着，没敢提家产的事，一溜了之。

权老板在铁佛寺同济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在这期间，美国医生多次劝女贞把权老板抬回马背巷算了。赵三先是壮着胆子帮着女贞一点一滴变卖权家的家产，眼看权家倾家荡产了，赵三担不起这个责任，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赵三跌跌撞撞地摸到隆中山上，在权老爷子的坟头长跪不起，老泪纵横。

赵三丧命于隆中山里的一条白眼狼之口。

权家的鞭炮作坊被毁了，权家原有的伙计和佣人也都一个一个相继离开，昔日红红火火的权府家族，如今树倒猢狲散，一派破败萧杀的惨景。女贞拖着小六子，全力照料着一个活死人。

据说，作为女贞这样一个与权氏家族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女人，在这非常时期之所以能独立地支撑起权家的门面，是经过马背巷人认可的。一次赌场惨败后，少爷狗子曾到马背巷来，要从女贞手中要回权家财产。这个不孝之举却遭到了马背巷人的唾骂。人们请出小巷知书达理的王鉴先生为女贞据理力争。王先生说，女贞对权府如此尽心尽意，是全巷人有目共睹的。尽

管她只是权府的奶妈，但让她管家也是有据可依的。明熹宗的奶妈客氏也只是个农民的媳妇，她婚后时间不长就守了寡，十八岁时，她进宫乳哺熹宗，后被宫里封为“奉圣夫人”，家产万贯并享有许多的特权。小六子虽说不是什么皇上，可他是权家的正根，自古就有家产传孙不传儿之理。

少爷狗子自讨没趣，自此再也没回到过马背巷。

当权国思睁着大眼却没有丝毫表情地被抬回马背巷时，权家已成了一座长满杂草的庭院，空旷凄凉。

女贞一扫过去的耻辱，她有的是一个为主家尽忠的好名声。

4 2

女贞把担架上的权老板捂得严严实实，自己却淋得像落汤鸡似地回到了权府。湿漉漉的头发上雨水分成两股水流，一股往她脖子里流，浸透了她内衣里的肌肤，凉冰冰的。另一股顺着衣襟往下流，滴落在地板上，湿淋淋的。

权府的四周都是空荡荡，破旧的院落。先前百花争艳的地方现在却杂草丛生，显出无比的零乱和荒芜。小院高高的围墙布满了苔藓和碱痕，在雷声与闪电交加的恐怖中，透出凄凉惨白。草坪进入了枯黄季节，甬道的栅栏上曾勃勃生长过的藤蔓，已像残败的老人凄惶地垂下了年迈的头。西院有幸没被炸毁的房屋，所有门窗的漆皮纷纷剥落殆尽，木质也变成灰黑色。断壁残垣的瓦砾沙石在白天里，有着傍晚难以体会的冷峻和萧杀。

女贞突然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一座古墓，四周散发出腐朽的气味。她打开了大门上面目严肃的大铁锁，推开门，那门发出无奈的呻吟和哀叹。门裂开后，那荒芜便从院内涌溢出来。小狮子狗摇着小尾巴可怜地蹲在一旁，低声哀鸣着。

面对偌大一个空旷的权府，女贞徒然觉得浑身轻松，眼前的天地一下子拓展开阔。她似乎有点眼生，这天地万物骤然变得陌生，古里古怪，如同梦境。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充满幸福与罪恶的阴谋中，女贞无数次毫不厌倦地接受了权国思这具僵尸，承接者发自这具僵尸的冷酷，同时衷心为之陶醉。

面对这个缺乏生命和活力的荒凉世界，女贞渴望变化，萌发着幻想。她感觉自己的生命变成了一缕青烟缓缓地在空中飘浮着。

雨水在女贞脸上尽情地流淌，冥冥之中，她似乎感到在流走许多的同时她已得到了什么。那种曾经笼罩于她的梦魇，随着权府的破败而消失了。辉煌了几代的权府，终于迎来了这一天，以它的衰败，凄凉地结束了一个巨大的仇恨。权国思成了一个任女贞随意摆布的活死人，这使女贞感到了极大的快慰，可那深深隐藏在心里的痛恨，却仍然噬咬着她的心。于是，女贞在精心照料权国思的同时，又以女人独特的复仇方式，对着一无所知的权国思，凶狠地抡巴掌，狠狠地咒骂着。她哗哗地流着眼泪，把仇恨凝结在手掌上，洗刷着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耻辱，以换得短暂的心理安宁。

瞬间的复仇快感之后，女贞又迅速地回到了这破败的现实中。那种带着小六子逍遥自在的日子，变得遥远起来。她的那张开始衰老的脸上，凝着一如既往的怨恨和万事操劳的忧郁。尽管得到了一种解脱，但更多的是新生活的艰难。女贞面对着僵尸一般的权国思，她在同情与愤恨的矛盾中，也竟然有了一丝后悔。如若有权国思的支撑，这破败的权府也许会重新崛起。

眼下，女贞有了一种孤立无援的悲怆。院内，阶前生苔，荒草没膝，房前屋后一派萧瑟。她心里顿时感到凄苍，油然生出对昔日权府辉煌的眷恋。

在这一瞬间，女贞意识深处里的对昔日权府的仇恨与眷恋，犹同天籁，冥冥之中从遥远而混沌的远方飘逸过来，轻柔若游丝，将她的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

大雨过后，江面上灰白色的雾气升腾起来，在小巷的上空弥漫着，给小巷披上了一层轻纱，同时也把女贞的心裹得更紧了。

权国思躺在床上，呼吸声出奇的粗大。女贞的眼里不断地浮现出昔日权氏家族的辉煌，权氏家族里的那一张张财大气粗的脸，那些变得遥远了的目光包围了她，咒骂着她。她不敢抱着小六子站在权国思的床前，她总觉得权国思那双直直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盯着着她手中的小六子。女贞有好几次把小六子放在厢房的外面，独自走近权国思的床边，用手轻轻地感受他肌肤上的余温。权国思木然不知。

女贞第一次觉得权府太大了，大得远非自己能守望。绝大多数的屋子已经上了锁，各种物品已都整理归拢。

小六子一天天在长大，他长得出奇地像他躺在床上的爷爷。小六子本是十分胆小，胆小到见到生人都要吓得哭，可是他却不怕面目狰狞的权国思。天热了，看着睡在床上一动也不动的权国思汗珠布满额头时，小六子就会很懂事地拿着小毛巾给权国思擦脸。

穷困很快降临到了女贞的头上，权府的鞭炮作坊消失了，权府的财源中断了，院子里只剩下三张要吃饭的嘴。

一天深夜，焦躁不安的女贞正向僵尸般的权国思抡着拳头，拳声惊醒了小六子。“娘，你打他干啥呀？”

“哦，娘给他打蚊子呢。”女贞有些慌乱。

“不，你说谎了，冬天哪来蚊子呀？”

女贞顿时哑口无言。

猛然间，女贞看到了：一个剽悍的男子汉，一个权府不死的希望。

她不由胆怯起来。

第十一章

43

公元1921年夏，汉江洪水泛滥，襄阳城发生了半个多世纪都不曾见过的特大水害。即使多少年之后，人们重新提起那次水灾，依然是心惊肉跳。

一连好多天，雨下得很大，天像被人捅穿了似的，浇得襄阳街上没了行人，雨帘把马背巷的店门都罩进了闲逸之中。雨点一声紧一声地响着，汉江里的水一天要窜上好几尺，江水与雨水交织在一起，给全城的襄阳人带来了万分的恐怖。

襄阳城大街上是冷清的，可马背巷古渡口上的人却川流不息，人们忧心忡忡地一天几次赤脚站在码头的石阶上，数着一天又淹没了几级台阶。大水淹到了七十三级台阶了，再有两天功夫，水头就要翻过马背巷向城里涌去。马背巷的孩子过年似的，趴在吊脚楼上，用绳子系着小木桶把浑水一桶一桶

地吊上来，又倒入江里，忙得不亦乐乎。大人们则盘算着淹水的事了，一些人人家已经开始向隆中山里搬着东西。

好在水稳在了七十三级台阶上，一连两天都没有动，到这天傍晚时竟然回落了两个台阶，降到了七十一级，人们吊在嗓子眼的心又放松了一些。

天黑后，城里城外来古渡口看水的人一一微笑着离去了。城里的几家大户人家拖家带口地上了船要到汉口亲戚家逃难去，见水回落了，又拖家带口地下了船。

心已提到了嗓子眼的人们又将心放回了心窝，带着满脸的放心，很快进入了梦乡。这也难怪，这多天襄阳城的人们没有睡上一个囫囵觉，他们太累了。

刚过午夜，马背巷突然响起了一个声嘶力竭的呼救声：“破堤啦！破堤啦！”

伴随着呼喊声的是如脱僵野马般的洪水。洪水将马背巷的东头冲开了一个大口子，向襄阳城里倾泄而下……

转移在各家房顶上的雄鸡们，用它们的幸灾乐祸报道着一个四处水汪汪的黎明。

天亮时，整个襄阳城全被水淹没了。泥巴墙房子经不住洪水泡，接二连三地倒塌了。襄阳城的六座城门都被洪水堵死，大北门至长门一带低矮城墙处，已有不少的孩子坐在城垛上洗脚。苦命的泥巴墙房子一栋接一栋地倒向水里，“轰隆”声一片，溅起老高老高的水花。

一些木盆漂出了屋子，在小巷里大街上东游西逛。

大水将大堤冲破后，雨停了，天亮了，洪水在城内停留了一天，傍晚时就开始往下落。

洪水给襄阳城里留下了一片稀泥污水，被洪水浸泡坍塌的房子，断墙残壁一片一片的。首先是一些店铺的老板亮开了嗓门：“大减价，大减价，店里进了水，赔本大甩买呀。”沾了水迹的花布、小百货摆着一溜。紧接着，米行的门前排成了长队，浸了水的米也是一个时辰一个价，而且队也越排越长。先是有一两家精明的米行老板干脆挂出了“今日无米”的牌子，很快全城十多家米行都亮起了同样的牌子。米行老板关起了店门，乘机囤积粮食。好多家庭倾巢出动，拿着米袋满城里跑，到头来还是空手而归。人们开始恐慌起来。

两天后，市面供盐紧张了，先是盐商搞鬼，盐价突然上翻了十几倍，接着又是襄阳城内最大的鄂北盐务处关门。人们愤怒了，成群的购盐者撞开了盐务处的大门，忘命哄抢……

襄阳城一切都乱了。天刚黑，福太和酱园的余老板就让伙计们用粗木杠子顶死了大门，从侧门走出，急匆匆地朝古渡口赶去。余老板经营酱园几十年，深知抢盐过后，就要轮到酱园遭劫了。余老板此时赶赴古渡口是要找青皮船行要船，连夜将酱园的大头菜运到汉口去卖大价钱。

福太和酱园的大头菜是后半夜装的船，整整二十个大坛子。青皮船行的青皮老板与余老板有些交情，没有喝余老板的一口酒，就给了一只襄阳帮的摆江船，装好船就要上路的。天快亮时，江面上骤然升起了一阵大雾，无奈，船只能等雾散开些才能走。就在这时，这只装着福太和酱园大头菜的摆江船出了事。

江雾散开了些，古渡口的码头上有人走动了，渡船老大站起身来迎接

客人。码头上的人很快多了起来，他们没有走向渡船，而是径直朝那只装着大头菜的摆江船走去。显然是有人泄漏了福太和酱园外运大头菜的秘密，一帮人直冲那只装着大头菜的摆江船。走在前面的人开始还不紧不慢，距那只摆江船越来越近时，后面的人突然冲了上来，抢先上了船。先上船的抱起坛子要下船，船下的急于要上船搬坛子，你挤我推的，一场争先恐后的闹剧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船上的人越挤越多。

“不好啦，不好啦！船要沉啦，船要沉啦！”立在船尾的船老大哭丧般叫喊着。

发了疯的人们已根本听不见船老大的叫喊了。人们在拥挤中不知何时蹬开了船，船徐徐离开了码头，向深水里滑去。

超载的船开始往下沉了。疯狂的人们这才清醒过来：“船，船滑走了，船要沉了。”可惜，人们发现的太晚了。死神，让这些刚才还是你争我夺的对头，瞬间抱成了一团。没有一个人想到跳水，也许没有一个人敢跳水，木船在晃动了几下后，就载着满船的人头一起沉没了。

一船大头菜拉走了二十一条生命。

4 4

福太和酱园的余老板得知一船大头菜沉入江底是在天大亮之后。半夜里，余老板亲自督阵装好船后，就溜进了马背巷的江月楼里，抱着光化姑娘折腾了半夜，天麻亮时才入睡。

江月楼在这汉江上下可是一座名楼。相传江月楼的楼基是明朝襄简王朱见淑所奠。风雨沧桑，江月楼屡遭劫难。被大水冲塌不计其数，仅让马背巷人刻骨铭心的大火就有两次。一次是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攻占襄阳后，第一把火就是烧的江月楼。另一次是咸丰六年，襄阳人高二先、冯三典在襄阳竹条铺起义造反，红巾军以焚烧马背巷江月楼为起义信号，江月楼冲天的火光唤起了整整十万大军。好在马背巷的房墙都设有隔火道，马背巷才幸存下来。

奇怪的是，江月楼遭一次大难，就兴旺一次，到了光绪年间，江月楼火爆时竟然一个昼夜接客过百人。一位来襄阳传教的加拿大传教士对此津津乐道，他说：“三日不去江月楼，食肉无味。”

江月楼出名尽管有着众多的说头，占了马背巷这块风水宝地的灵气是不可置疑的。江月楼倚江而立，楼门对着小巷的街面，两层楼阁，下有雨棚，上有凉亭，后面拖出一座吊脚楼。楼里的姑娘们在楼里跑前跑后，前后露脸，前后接客，别有一番情调。特别是如花似玉的姑娘们往吊脚楼临江的那一面一站，伸出白嫩白嫩的玉臂，向着过往的船客一挥一招，那船客的魂就被勾进了楼里，十条船会有九条船夜泊古渡口。一夜风流之后，再雄性勃发继续远航，大有磨刀不误砍柴工之道。

余老板丢了魂似地走出江月楼，跌跌撞撞赶到码头时，二十个大坛子已经无影无踪了，江边一片哭叫声。三四只打捞船，架着划钩，在江里分范围层层推进，正一具一具地打捞着尸体。一些穷急了的汉子，憋住一口气沉入水中，再冒出头来吸上一口气，循环往复地在水里摸着找着，以求摸到一两个碱疙瘩。然而，他们都失望了。那坠入江水里的圆坛子，早就滚入了江心。

“舍财免灾罢。”余老板面江长叹，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福太和酱园。

余老板的头昏昏沉沉。

福太和酱园是襄阳城最大的一家老字号酱园，创办于光绪年间。福太和酱园的门面很好认，麻石门框，两扇大门包着铁皮，用奶头铁钉钉出如意云头。石门框的两边是“铺闷子门”的店铺，每边都是十二块门板，晚上上在门坎的槽里，白天卸开。这样的门面是很神气的。尤其显眼的是店铺两边白粉墙的两个大字，黑漆漆的。字高一丈，顶天立地，笔划很粗。一边是“酱”，一边是“醋”。这样大的两个字，襄阳城再也找不出第二。

福太和酱园的两座店堂都异常宽大。两边店堂的柜台里，都靠墙摆着一溜豆绿色的大缸。缸高四尺，莹润光洁。里面分别盛着酱油、陈醋、豆瓣酱、大头菜、酱萝卜、辣椒酱等。

福太和酱园后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青砖铺地，整整齐齐排列着百十口大酱缸。酱缸都有个帽子一样的篾席盖子。下雨天盖上。好太阳时揭下盖子晒酱。有的酱缸当中掏出一个深洞，如一小井。原汁的酱油从井壁渗出，这就是所谓“抽油”。院里有一溜走廊，走廊尽头是一个小磨坊。小磨坊旁是做酱菜、切萝卜干的作坊。

外人从门外往里只看一眼，就知道福太和酱园的底子很厚实。

余老板穿过店门，步入店，掌作师傅正带着伙计们高卷着袖子，出缸大头菜。

“大伙歇息一会吧。”余老板无力地说了一句。

“余老板！不好了！”余老板还没说出第二句话，门前站柜台的伙计跑来报急，“门前站了好多人，说是要讨还血债呢。”

余老板气急败坏地问道：“什么，你说什么？”

一帮人站在福太和酱园门吵着哭着，他们大多是昨夜里那帮抢船死者的亲属，也有一些凑热闹的。人死不能复生，他们的亲人是为福太和酱园的大头菜而死的，这帐得找余老板算。

余老板一脸木然，好一会儿才听明白门前的人是吵闹着要他赔偿人命，不由急火攻心，胸闷难忍，一股巨大的气流在腹腔打了几个咕噜：“你们，不……不要欺人太甚……”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一口浓浓的血痰喷出口腔。

“砸呀！”人群潮水般地涌进了店内，拿起杠子，捡起石块，朝那一口口酱缸砸去，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回荡在福太和酱园内。大圆缸成了破瓦片，深红色的老汤遍地流淌，圆锥体般的大头菜四处滚动着……

一个时辰后，福太和酱园的八百多口酱缸，几乎全被砸破。

福太和酱园元气大伤，自此一蹶不振。

福太和酱园的大头菜生产周期为三年，也就是说，第一年入缸的芥菜，要到三年后才能上市。福太和的酱缸被砸了，即使迅速恢复生产，上市大头菜也是三年之后的事了。

福太和酱园从此不做大头菜。余老板的儿子余少老板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酱油的生产上，居然创出了多个品种的福太和系列酱油，闻名汉江上下。这是后话。

4 5

古渡口哄抢大头菜的惨案及福太和酱园的劫难，轰动了整个襄阳城。人们谈论着，叹息着。人们为古渡口的死者叫冤，更为无辜的福太和酱园抱屈。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振动了许多襄阳人的心。

也许从这一天起，女贞从福太和酱园的劫难中，看到了心里那口阴暗的枯井之外的希望。女贞想到了婆婆传给她的至今还躺在隆中山里的那坛大头菜老汤。

自踏入权府后，女贞一直强求自己彻底忘掉那山坳里的茅草房，那山坳里的土石、水塘，那本来就是又苦又酸的大头菜。几年来，她实际上做到了这些，然而，权府的破败，古渡口的惨案又让她想到了隆中山。那座风雨飘摇中的茅草房，似乎仍然顽强地牵挂着她的心。她不由心动，踏上了去往隆中山的路上。

一坛老汤从隆中山坍塌了的茅草屋里扒了出来。婆婆当年精心地在坛盖上密封的泥巴早已干裂成了网纹状，成块地脱落了不少，显得凸凸凹凹的，忠实地记载着这个破败家庭的艰辛。好在坛口上的瓦盖还是完好的，才算没有干枯这坛老汤。

老汤，实际上就是一种速效高强度的卤水，它能使立秋下缸的大头菜，次年春上就出缸。女贞用颤抖的双手捧着装着老汤的坛子，潸然泪下。她模糊了的眼睛又明亮起来：病榻上婆婆那张干瘪的脸庞，那奄奄一息的希冀……

女贞把这坛祖传的老汤从隆中山搬进了权府破败的大院。在仍残留着硫磺味的空间里，女贞要开始她腌制大头菜的生涯。

女贞把用隆中茅草屋里的老汤制作出的大头菜第一次在马背巷推出，是在娘家的丁家饭铺里。权府眼下到了这个地步，丁老幺对女儿进权府当奶妈的怨恨也就谈不上了。女贞是娘身上掉的肉，是从丁家嫁出去的，现在这个样了，娘家的爹妈不管谁管？先是她爹不时地让人捎点菜给女贞，后来又她娘托人将小六子接去住了几天。小饭铺里热闹，小六子玩得不愿走，女贞只得回娘家去看小六子。这样，女贞与爹妈几年的隔阂也就全了结了。

女贞在铁佛寺同济医院守候权老板时，得亏了一个名叫约翰的美国医生的关照，帮她安排大夫会诊，教她护理方法，特别在那抢救的日子里，约翰医生更是通宵达旦地守在权国思的病床前。开始女贞对约翰的举动备加提防，后来发现约翰的一切，仅仅是出于自己神圣的医德和对不幸中国人的同情而已，女贞又感到对不起这位善良友好的美国医生了。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约翰医生给了女贞极大的安慰。

这天又到了约翰医生巡诊的日子。前几次约翰来到权府，检查完权国思的病情后，只是向女贞安慰几句，就匆匆离去。而女贞呢，尽管有诉不完的感激之情，也只是强留在心里，连一顿饭也不敢留约翰吃。一个孤儿寡母的人家，她担不起这个名声。这次不同了，她与娘家和解了，也就可以让娘家人出面请约翰吃一顿饭，以感激约翰这两年对自己的关照。约翰欣然同意。

已是晌午过后，此时的马背巷人客稀少，小巷两旁的店堂显得冷冷清清，看堂的伙计、盼客的老板也有些无精打采。有几家门前挂着双幌子的饭堂，刚忙完中午的生意，难得有了一点清闲。店门也都掩了起来。

丁家饭铺门前仍是挂着一个单幌子。旧时开饭馆，门前挂幌子是大有讲究的。有单幌和双幌之分，单幌表示做的是小本生意，双幌则是大饭庄。幌子上也大有文章，幌子上若是三根绳，就表示有蒸食品，若是木罗，就代表炒勺或灶眼，表示有炒菜。木罗圈下，垂挂的纸条或布条，则代表面条等食品。

小巷的人都明白，丁家饭铺这几年的日子也是步履维艰。先是几个闺女一个接一个地出阁，后是战乱不断，老两口勤扒苦做，能撑起这单幌子门

面，也就感恩知足了。

女贞背着小六子在前面带路，约翰紧跟着。他们一前一后走进了丁家饭铺。丁老么这几年老了许多，五十多岁的人，腰也驼了，眼也花了，昔日的大嗓门和暴脾气已不见了。客人进来时，他正用力地擦着桌子。小店铺经营几十年，不说接待洋人，就是象样的官人也没有走进这单幌子门的。前两天四丫说要请教会医院的美国医生吃饭，他吓了一跳。还是四丫她娘胆大：“洋人怕啥？早就该谢人家了。”

丁氏的麻利能干在小巷是出了名的，这不，客人还没坐定，她就像变魔术似的，八菜一汤就上了桌。惊讶得约翰露出一脸的馋相。

就在约翰正要动筷子时，女贞娘又笑盈盈走了过来：“小店小门，委屈您了，这盘小菜是开胃的，特请您尝尝。”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约翰视之，只见蓝花白瓷盘内，一束束深赭色的菜丝成圆形铺开，上面油珠滚动，中心菜丝上点缀着几颗青葱花，整个盘中好似一朵绽开着的黑牡丹。

约翰好一会儿都不忍心破坏这花一样的美丽，端视良久，才好奇地挟了一根菜丝送入嘴中，顿觉香脆可口，鲜美无比。不由连连赞叹：“好脆嫩，好香甜。”约翰又一连挟了几根，仔细地品味起来。

“吃的，这为何物？”约翰的中国话说得很缓慢，但咬字清晰。

“咸疙瘩。”

“咸疙瘩？”

“对，就是大头菜。是咱四丫头婆家传下的。”

“哦……”约翰似乎明白了什么，赶紧放下筷子站起身来，“是你们家的地里长的吗？让我去看看。”

“是用菜缸腌的。”女贞帮着娘搭腔。

“菜缸是什么样的？让我看看好么？”约翰显得特别有兴趣。

这下可让丁氏糊涂了，这腌菜，那户人家不会端出个几盘几碗的，这也值得大惊小怪的么？眼下这洋人如此喜爱这咸疙瘩，还不是吃洋味吃腻了，吃淡了想吃咸的。

“我说约翰医生，这农家的菜缸有啥看的，你爱吃这大头菜就让四丫经常给你送一点去。”丁氏快言快语。

“那太好了，你说话算话不？”

“瞧你说的，不就是几个咸疙瘩么，四丫，你可别忘了就是了。”

这顿饭，约翰吃得十分得意。约翰对有鱼有肉的菜碗视而不见，筷子头自觉不自觉地就夹上了大头菜丝，哈哈一笑送进嘴里。吃得得意了，他还不时地把大头菜丝送到一旁的小六子的嘴里，小六子怪味咸，皱着眼鼻往外吐。这时约翰的笑声就更大了。

丁家饭铺的酱菜在小巷里是有些名气的，酱黄瓜，酱四季豆，酱冬瓜。丁氏将约翰带到后院的酱缸旁，一一打开那些酱菜缸，一点点地往外挑捡，她告诉约翰，莫看这酱菜一般模样，讲的是成色。黄瓜是带刺的好，四季豆要颜色嫩的，萝卜花片儿要旋得厚薄均匀。这酱缸不光放盐，还下进老酒、青酱、大料、茴香、桂皮、胡椒，最要紧的是那酱菜缸里的老汤。咱四丫家就有好老汤。

辞别时，约翰没有忘记向女贞讨一盘拌好了的大头菜丝带上，躬腰致谢后，礼貌而十分满足地退出了丁家饭铺。

坐落在襄阳城西门外的同济医院，过去是一座传教寺庙，名为铁佛寺。那一年有位美国传教士来这古城，在城郊西门外寻了一块地方，建了座房顶尖尖的教堂。很快，这一方的乡民都让这个传教士感化得人心归了耶稣。每逢礼拜，一些教徒总要穿上最好的衣裳来到教堂，虔诚地祈祷。有不少人还被美国牧师摁到水池里受过洗礼。后来，这些受过洗礼的人，闹耶稣真是越闹越神。

公元 1913 年春，白朗率领讨袁起义军一部二千余人，从河南进驻湖北随县天河口，随县知县报省告急，都督黎元洪派兵驰援。声东击西的白朗部队并没有进攻随县县城，而是联合会党，迂回一圈后，再次进入鄂北。次年三月，白朗兵分两路，一路由河南新野南下；另一路从河南桐柏经随县山区西进，夹攻光化县城。前锋进逼县城外围，经一夜激战，破城而入。白朗军入城后，杀死了作恶多端的两名美国传教士，枪毙了素有民愤而又抗交军饷的商会理事，没收了其家产。

白朗在光化杀美国传教士，引起了在襄阳的美国传教士的极大恐慌。崐

美国传教士纷纷撤走，这样，襄阳铁佛寺里的传教士也走了。再后来，来了美国医生，于是教堂就成了铁佛寺同济医院。

约翰回到医院的时候，太阳刚刚下山，西边的晚霞给铁佛同济寺医院投上一层神秘的金晖。约翰红红的脸庞上挂着微笑，哼着歌儿跨进医院大门时，他突然想到，自己的妻儿这时可能正在梦中与他相会呢，于是，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约翰是标准的洋人。他面像白，又有一头黄头发，一般的中国人是难以看出他的实际年龄的。他现已四十有余了，美国旧金山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他是一名很称职的医生，也是一名很虔诚的基徒教教徒。他对他的每一个病人，都倾注着要将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神圣职责，全心身地拯救他们。

约翰回到医院的第一件事，就想到要让大家分享他带回的大头菜。这种令他难以用语言表述其美感的中国腌菜，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从未见过的美味佳肴。约翰快步来到饭堂，正值晚餐。他从药箱里端出菜丝，不由分说地依次每人分了几根，举起大拇指赞美道：“这是中国菜的这个！”

这种对洋口味充满刺激性的中国腌菜，立即得到了铁佛寺同济医院里的美国医生们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很快，医院的美国人纷纷把能吃上中国的咸疙瘩视为一种时尚。

一些美国医生回国探亲，还将其作为中国特产捎回家，从而引起了更多美国人的好奇与青睐。美国医生的一些亲属纷纷来信，希望捎买中国的大头菜。这“咸疙瘩”作为一种国粹，给马背巷的人带来的荣耀，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在中国人看来根本上就摆不上桌的“咸疙瘩”，竟能引起美国洋人们的如此兴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谜团。

多少年后，有好事者对这一谜团经过认真分析考证，对当时的这一现象提出了两种说法：

其一，铁佛寺同济医院的大胡子院长本就是一个中国通。他熟读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三国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当他一听约翰说到大头菜，就十分敏感地想到了中国三国时诸葛亮出山后在四川打仗的故事：四川山高入稀，士兵们断了菜吃，诸葛亮就派了一支木牛流马车队，回到襄阳买了一批大头

菜，士兵们又有菜吃，又有盐吃，屡战屡胜。刘备见之，每逢出征前，都要命令蜀军从襄阳买来许多大头菜，如此士气大增，节节胜利。大胡子院长对约翰带回的中国腌菜经反复品味后断定，这正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诸葛亮大头菜。这菜色正、味浓、香醇，简直是难以言表。从医学的角度看，大头菜无论是开胃强食，还是健脾助消，都应是高效的。大胡子院长特将大头菜排上了铁佛寺同济医院的菜谱，使之享誉海内外。

其二，有位美国人将大头菜带回国后，华盛顿的科学家们很快揭开了中国大头菜的秘密：其菜的腌制过程，就是利用微生物进行的一种生物物质的分解合成。其本质是利用高浓度食盐溶液氨基酸溶液所产生的渗透压作用，促使芥菜组织的内汁外渗，以达到芥菜组织内部和盐液、氨基酸的可溶性物质平衡。这种渍菜品不仅美味可口，而且对人体的许多机能都能起到调节平衡作用。

有当年的秘件作证：当时，欧洲战场正打得难解难分，美国和中国同时加入了协约国，此后，战火迅速遍及欧、亚、非三洲。襄阳铁佛寺同济医院大胡子院长的确收到过上级的一封指令：中国襄阳大头菜是战场上士兵的饮食佳品，应积极协助收购运往欧洲战场。

本来被马背巷人不屑一顾的“咸疙瘩”，竟然在洋人堆里产生如此大的冲击波，是女贞和他的父母始料不及的。很快，约翰受大胡子院长的派遣，来马背巷找到丁家饭铺，提出买走全部的大头菜。正巧丁氏到四丫那去了，丁老么得知约翰的来意，激动地拔腿跑出了门，去找四丫。丁氏一听也是高兴水不已。

谁知女贞说：“他约翰要吃我给，可美国人要全买走，我没有。”

“你疯了，你做这咸疙瘩不就是卖的么？”丁氏着急地问，生怕这笔生意跑掉了似的。

女贞可没有疯，她一听到父亲传来的消息，先也是一喜，可转而一想，这腌制大头菜可不是吹糖人，尽管用的是祖传的老汤，从秋天将蔓菁洗净下坛，到次年出坛成菜，也要经过“三腌六卤六晒”。隆中山就有“头伏萝卜末伏菜，尖头蔓茎大头芥，一年上头忙腌菜”之说。再说，现在家中的一点大头菜，还要靠它创牌子呢。

对于女贞的无情之举，约翰并没有恼怒，他两手一摊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依然是按时去权府家中巡诊，去了当然少不了拿些大头菜回医院。大家吃了约翰捎回的“咸疙瘩”，当然也就十分感激他。只是大胡子院长不是那么满意。

好在权府还有一个大院子，女贞很快开始了大规模腌制大头菜。丁氏出资让女贞买回了十多口大缸，并列排在了大院子里。丁老么小时候学会了一手篾活手艺，这下子也派上了用场，他花了几个夜晚的工夫，为这十几口大缸都戴上了一个个圆尖尖的篾帽子。女贞带着小六子在院子里指挥伙计们干活时，总是把小六子视为大人一般，给他讲缸讲菜，讲这做大头菜的荣耀，还不时地往小六子口中塞上几块大头菜。小六子很懂事，盯着菜疙瘩“嗯嗯”直点头，女贞很是舒心。

当女贞要办的事都办妥后，季节也就入秋了。入秋了，也就到了地里的蔓菁收获的季节，这是腌制大头菜最忙的时候。好比干农活要抢春季一样，腌蔓菁靠的就是这秋季。女贞和一些跑散帮的船老大交底，让他们帮忙从本乡本村收购蔓菁菜。菜收来了，接下来抢时间洗净，洗净的菜还要连夜装缸。

更特别的是，一连几个深夜，女贞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独自悄悄地用祖传的老汤种料配制这几十缸的腌水……

一船船刚出土的蔓菁菜从古渡口上了马背巷，霎时间，一阵阵蔓菁的清香弥漫在整个马背巷，权府里更是彻夜灯明，不几天功夫，女贞看上去就憔悴了许多。尽管累苦，小巷的人们总看到女贞的肩上不离那个背菜的篾篓，手里拉着小六子。小狮子狗一步不离地跟着。女贞教小六子看天、看地，教他认识这条马背巷，教他记住这大头菜……

在女贞的肩上和手上，背着和牵着她的全部希望。

4 7

女贞给自己的大头菜作坊取了一个名字：隆中大头菜酱园。

隆中大头菜酱园在破落衰败的权府院里倔强地生长起来。被炸坏了的鞭炮作坊，女贞无力重建，她就干脆把它推平了，把一口口大缸放在上面。庭院中的那座“樊鞭亭”被大炮炸掉了一只角，放在院子里很扎眼，女贞就特地找到小巷的几位长者讨教：“这鞭炮作坊已被炸了，这亭子也废了，这院子是不是该……”

对小巷里一些家事的裁决，王鉴先生为知书达理之人，理应是最有权威的。小巷里能躲过战乱侥幸活下来的人们，目睹了女贞对权府的一片真情，也都十分容易地赞同了女贞的主张。王先生亲自来权府走了一圈后，点了点头。于是，女贞开始了对权府全面的平整和改造。她把亭子给平了，把亭碑深埋起来，连一些花草也全部移位重新栽上。她讨厌门前的两尊冷面冷眼的大狮子，干脆把它与城里的一大户人家换了一对小的。

女贞的脚手闲不住，她瞅空清理垃圾，整理甬道，小六子也挺勤快，帮着拣砖头，拾小木头疙瘩，很是兴奋。

女贞更新了大头菜的腌制方法，在祖传的老汤里加入八角、桂皮等香料，尝试腌制“五香大头菜”。缸里的蔓菁菜全都腌泡满了，缸上也都盖上了一顶顶尖帽子，院子里显出了许多生气。从城里抬头向马背巷方向望来，几根石柱支撑起一溜溜圆尖尖的篾顶盖，也算是马背巷的又一新的景观吧。

权府内忙碌了一阵子后，又慢慢平静下来。蔓菁菜浸了老汤，篾顶盖封了缸，女贞也就轻闲起来。午后的阳光下，缸面上釉彩闪烁着的色泽介于玻璃与天地之间，女贞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一连多天，女贞都极度兴奋地改建着权府。时间变得鹅毛一样的轻，风一吹，就飘上了天，忽地就没有了。一晃又到了秋天，到了大头菜出缸的时候。这一年里，女贞十分严格地按照婆婆交待的蔓菁腌制程序：翻缸、晾晒、点卤、封缸。每个环节都做到了一点儿也不含糊。至于一些关键的技术活女贞都是在关上大门后，带着小六子秘密地进行的。她对小六子的管教变得十分严厉起来，对权府的彻底改造，已经让小六子完全忘掉了权府的昔日，忘掉了还没有产生记忆的硫磺鞭炮味。她要让这“咸疙瘩”牢牢地占据小六子的脑袋。女贞不厌其烦地教小六子辨认菜色，让小六子品尝每个腌制过程中的菜味，甚至像灌中药似的逼着小六子点尝卤汁。这时，小六子刚刚度过自己十岁生日。

这一年里，铁佛寺同济医院的约翰医生几乎隔不了多久就要来一次，他在关心权老板的病情的同时，更多的是钟情上了这个大院子的十多口大缸。每次他都自觉不自觉掀开那尖尖的缸盖，闻一闻，看一看。有几次，女

贞还发现约翰背着她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看见女贞走来，约翰显得很狼狈。这一些，女贞并没放在心上。只是突然有一天，约翰将一个装过药的空瓶子偷偷地伸进一口腌菜的大缸时，女贞似乎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女贞时时刻刻都牢记着婆婆的遗嘱：这老汤切不可外传。只是没想到这洋人，竟然也打起了这卤水的主意。女贞对约翰的举动佯装不见。就在当天的深夜里，她从自己的床底下，抱出了那个装着老汤原汁的坛子，消失在了漆黑的夜幕之中。

次日一大早，女贞特地从腌缸里灌了一瓶老汤送到了铁佛寺同济医院。这时，约翰正在大胡子的院长室里谈着什么。女贞的突然出现，使他们都显得十分尴尬，谈话也就戛然而止。女贞全然不见，笑了笑：“听说医院里需要这腌菜的老汤，这不我给送来了，看够不？”

“不、不，我们不需要这个。”大胡子院长连连摇头。

不几天，这家美国人办的医院接到命令全部撤走了。就在医院撤走的前一天，约翰还专程来马背巷，对权国思的病况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对其护理要点再次向女贞重复了一遍。

前后过程也就十分钟。约翰在告别时，红着眼向那一排尖尖顶的地方盯了一眼，说了一句：“我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赔罪了。”说完，给了女贞一个鞠躬。

“别这样，我们妇道人家可领当不起，我真是感谢你都来不及，我该向你赔罪才是。”女贞连紧回礼。

若干年后，襄阳城解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襄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清查这家美国医院遗漏的档案时，发现了一张当年发自美国纽约的密令和一份实验报告。密令的大意是：腌制中国五香大头菜的老汤（即氨基酸液）是用一种奇特神秘的传统工艺酿造的，务必尽快弄清其奥秘。另外还有一份实验报告，上面写着：此卤水已被配制，其氨基酸液的结构分子遭到破坏，盼获得原汁老汤送验分析。

当然，这些都无关紧要了。

48

外面的热闹与辉煌，与西院上房内的权国思无关。他要吃要拉，他要翻身要防冷防热，他四肢的肌肉开始萎缩，可头发胡子却一个劲地长着，世界在他的面前已经死去了。小六子与这个僵尸一般的人很熟悉了，高兴时他就用木棍敲一敲这个只会眨眼动嘴的人头，用手拽着那长长的胡子头发，见他并不生气，小六子就哈哈地笑个不停。他不知道自己家中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怪人，他根本不知道这是自己的爷爷。

不知从何时起，女贞就让小六子叫她娘了。开始小六子不愿叫，她就瞪着眼恶狠狠地盯着他，就不理他，小六子就怕了。因为小六子胆子小。过了几天，小六子叫娘就叫得十分顺口了。小六子叫第一声娘时，女贞还特地到小巷的糖果铺里买了几颗糖给他吃，小六子的嘴就一天比一天甜了。

权国思出院回家后，女贞才给小六子断了奶。到底是女贞奶出的孩子，那眼那脸庞那小鼻子，也都透有女贞的灵气儿。令女贞得意的是，小六子叫她第一声娘时，是在权国思躺着的上房里，权国思眼睁睁地盯着她与小六子。叫完娘后，小六子又指着床上问：“这人叫啥？”

“不叫啥。”小六子就不再问了。小六子很懂事。

时常女贞也想，倘若城里万字鞭炮铺要来讨孩子咋办？是连同这活着的死人一道还给万家，还是以生命来捍卫之？小六子是权家的延续，但女贞

希望看到的绝不应该是这种延续。

她宁可让小六子如同权国思这具僵尸一样，她宁可自己付出无穷的精力来照看他，为的是可以在感情上无休止地鞭挞这具僵尸，为的是让权府家族的延续彻底地划上一个句号。权家的家败业亡与她自己的家破人亡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她要让权家的血脉改道，让权家的血脉流入她希望的地带。

女贞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这天的江面和天空都挺宁静的，细看去，才有可能发现天空上弥漫着的几块灰不溜秋的云块，一会儿整齐，一会儿分散，飘飘乎乎的。一大早，小六子就躺在床上叫唤要让娘给糖吃。小六子奶声奶气地叫着娘，把女贞的心喊得甜甜的。正在忙碌的女贞丢下手头的活，出门去为小六子买糖。一拉开门，女贞就碰上了一帮人，开口就说要带走小六子。女贞大惊失色，细问才清楚，是城里炮铺街万字鞭炮铺派来的。

“我们家万太太说了，小六子是万家的崽，今天一定要带走。”一个彪形大汉朝女贞吼着。

“不，不，小六子是我的孩子，你们谁也别想抱走。”女贞堵在门口，摆出以死抗争的架式。

“什么？你这个骚婆娘，你哪有孩子？呸！”

“就是呀，给老子把小六子交出来！”

显然，这一帮无赖，一个个磨拳擦掌就要往里冲。

突然，响起了一声大喊：“你们给老子住手！”

众人回头一看，是少爷狗子赶到了，只得纷纷退了下来。

可以说，昔日权府的少爷狗子，经过了一番寄人篱下的艰辛生活的磨难之后，他似乎感觉到了一点做人的尊严。遗憾的是，他明白的太晚了。明白了自己是一个无精气的无能之辈，当然也明白了小六子是怎么来的。万家要孩子是假，万吉祥从萌发要把女儿嫁到权府的那天起，他就有吞没权府的企图。权府已是彻底地破败了，讨回小六子，就意味着万家成了名正言顺的权府财产的继承人。少爷狗子痛恨小六子，就如同痛恨他的父亲一样。这个不知道该是叫他爸还是叫他哥的小六子，使他蒙受了奇耻大辱。

权府里的一草一木，少爷狗子以为都记载着一种野蛮，一种欺骗。出身于万家小姐的少奶奶何况不是如此？

这多年里，少奶奶不说是见见小六子，就是只要有人在她面前提一下小六子，她就会哭闹不止。少奶奶还是万家小姐时，也是被人们称为小家碧玉的那种角色，细皮嫩肉，很招人喜欢的。少奶奶没有在少爷的身下享受了点的人生欢乐，倒是让自己的公公占去了风流。片刻的生理满足之后，更多的是悔恨和耻辱。她只得用大烟来麻醉自己，可是染上瘾的大烟又让她人不人鬼不鬼的。当一次次发作的烟瘾折磨得她实在无法忍受时，她便不顾一切地把戒指和手镯拿去换成了大烟。她恨死了权府，她当然不会让权府的一个无用少爷拖累自己一辈子，她迟早要将少爷狗子赶出万家的门，她才不会拖着一个油瓶再去跨一道门坎呢。

至于说想得手权府的那份家产，是万老板动心思最多的事。权府那份家业，虽说是破败了，但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让一个奶妈子独占那份家产，情理都说不过去。可恨的是那小六子，一直被奶妈子养着，她自然就占上了那份理。万老板就打起了要回小六子的主意。只是，一提起小六子，女儿就心惊肉跳，弄得万老板一直动不了手。

万老板终于使出了一个小计：让女儿去光化她舅那里住几天，顺便给舅送点东西去。待女儿前脚走，万老板后脚就让一帮无赖去权府要小六子。

万字鞭炮铺之举，显然是背着少爷狗子的。这天，沉醉在城里一家地下赌场的少爷狗子，两下子就输光身上仅有的一点赌资，昏沉沉地本想回到万字鞭炮铺再弄点钱，小伙计问他：“你怎么没去马背巷接小六子呀？”

少爷狗子一听，顿时清醒了许多。小六子的存在分明就是一种耻辱，他寄居万家，受气受辱，不就是图个眼不见为净么？于是就有了少爷狗子权府门前挺身而出的那出戏。

少爷狗子心里充满着矛盾，他痛恨这个来历不明的小六子，但他无时无刻不在祈祷上帝保佑小六子的平安。小六子的存在，在显示权氏家族罪恶的同时，也正是倔强地表明权氏家族的存在。如果万家夺走了小六子，不仅权府不复存在了，权氏家族从此也就断子绝孙了。

这一点，少爷狗子心里很明白。

在对待小六子问题上，少爷狗子表现出的胆量和勇气，是万吉祥未曾料到的。这几年，少爷狗子好似赖皮狗一样呆在万家，万吉祥算是看透了这个窝囊东西。少爷狗子没有胆量与少奶奶同床共枕，他甚至连回马背巷来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他像乞丐一样，在万家讨点吃的，吃饱了就偷万家的东西换钱上赌场。

万吉祥听说了少爷狗子的威风后，他就知道少爷狗子是没有胆子再进万家了的。当天下午，万老板让人将少爷狗子的几件衣物连同他的一张破床板，一起扔进了汉江。

万家没能夺走小六子，小六子依旧留在了权府。

第十二章

49

在凄凉的权府里，女贞看着小六子一天一天长大。但小六子出奇地胆小软弱。也许在小六子正要长身子时，权府的日子突然太清淡了。小六子不长个子，面相特嫩，总象长不大似的。

女贞时常死死地盯着权府的一砖一瓦发愣。

万字鞭炮铺来人要小六子，在女贞的心上投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一连几个夜里，女贞都是从恶梦中惊醒，她是在与万家争夺小六子的恐惧中惊醒的。小六子一旦离开权府，就意味着她女贞对权府的一切举动都是徒劳的，都是失败的。这一点，女贞正好与少爷想的狗子相反。女贞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危险，而且自己对于这种危险的反抗力量，显然又是微不足道和力不从心的。作为一名奶妈，她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力量，来彻底地分断这种天然的母子情结，这种顽固的血缘关系，女贞是无论如何都担当不起这夺子之罪的。

于是，女贞时常死死地盯着权府的一砖一瓦发愣，这时女贞的心里就会汹涌着难以抑制的冲动……

炫目刺眼的阳光把白昼迤拖得漫长，权府内新到的几位帮女贞做大头崐

菜的伙计昏然坐在墙根下低着头，懒洋洋地沐浴着太阳的温暖。

中午时间，权府院内甬道旁的石凳上，女贞怀抱小狮子狗打盹。这几

年风雨交加，权府的一切都变了样，惟有这只北京小狮子狗，却幸存下来。日子刚舒心了一些，女贞就才有了玩狗的心思。她对北京小狮子狗的爱，是否还寄托着一点其它的什么情感，她说不清楚。不管女贞承认不承认，这只北京小狮子狗有着权国思对女贞的那份心思，而这份心思，女贞却接受了。这时候，小六子正在睡午觉，女贞就腾出手来抱“球球”。更多时候，是女贞带着小六子，同球球耍闹。那耍闹声给破败的权府增加了一些生气。

女贞喜欢球球，小六子与球球成了好朋友。小六子哭闹时，只要一见到球球，就会破啼为笑。女贞为了让小六子高兴，特意缠了一个小绒线团，用一根细红绳子，红绳的一头系在线团上，绳子的另一头握在自己的手里。空闲时，女贞就拿着绒线团迅速地在球球的面前摇晃，引得球球兴奋后，就随之将绒线团抛出二米多远，口中发出“衔”的命令。于是球球就飞快地向绒线团跑去，饶有兴味地围着绒线团用鼻子嗅用爪子抓。这时女贞就会将手中的红绳一拉，小绒线团就被拽了回来。拽回来再抛，抛了再拽回来，如此反复进行。小狮子狗的逗人喜爱，全在它跑的动作上，它那长长的卷毛将自己裹成了一个小绒球，跑起来，简直就是在地上滚。就这样，女贞在权府内的空地上引诱球球多次往复做这样的动作时，小六子总是显得兴奋不已，哈哈大笑不止。

一开始，女贞这种对狮子狗球球训练的目的在于单纯的，只是为了小六子的哈哈大笑。但是，终于有了那么一天，这种训练球球的举动成为女贞每日的必然工作。

也许球球原本出身于北京宫廷贵族家庭，它对女贞用毛绒线团引诱它的这一套把戏很有些瞧不起。有了几次动作后，球球就罢工了。一连几天，球球面对着女贞扔出的绒线团，只是蹲着看，一动也不动。女贞一声接一声地发着“衔、衔”的号令，球球只是蹲在地上装聋作哑。小六子气急了，竟然用小手抓它的绒毛，球球猛地往上一窜，把小六子冲得个嘴啃泥。小六子“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球球对绒线团不感兴趣，却对小六子蹲着拉屎有感情，每当小六子光着屁股拉屎时，球球就不厌其烦地围着小六子转。小六子就不拉屎了，只是看着球球笑。害得小六子每次拉屎时，女贞只好抱着球球站得远远的，球球望着小六子的小白屁股，十分不愿意地在女贞手中挣扎。

如若如此费神，这就不是女贞所需要的。女贞很快就想出了一套教训球球的办法。球球爱吃肉，一餐没有肉就不吃食。这天，女贞令饿了一天的球球坐下，球球已是饥饿难忍，尽管屁股坐在地上，那短尾巴却拼命地扫着，以此讨好主人。女贞右手拿着小绒线团和一块鲜红的瘦肉，在发出“衔”的口令的同时，左手扒开球球的嘴，将绒线团准确地放入了球球嘴中后，再用右手托住其下颚。在球球衔住绒线团几分钟后，即发出“吐”的命令，将绒线团取出，喂进了鲜肉以示奖励。在反复几次后，球球很快就明白了主人的用心，即可按照女贞的口令进行了。

隆中大头菜酱园有位受雇来做大头菜的掌作师傅，是个胖老头，是女贞婆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掌作师傅成天习惯将一根长长的水烟杆明晃晃斜插在腰间，一只小烟袋挂在杆子上，一晃一晃的。这天，女贞一门心思地抛着红绒团，正巧，红绒团抛到那老头子腰间的烟丝袋上挂住了。球球刻不容缓地冲了过去，一下子就叼住了红绒团连同那烟丝袋，猛地往后一拖，吓得胖老头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女贞先是一惊，猛然又哈哈大笑起来。

50

胖老头掌作师傅被狮子狗球球吓瘫在地的時候，他根本不可能将球球对自己的不敬与权府家族联系起来。他在女贞的搀扶下站起身来，弄明白是球球在戏弄自己时，他对女贞讨好地一笑：“看这畜生！”

现在女贞成了襄阳城隆中大头菜酱园的老板，女贞的一举一动，也就成了权府院内的最高权威。女贞每天让球球不离左右，本身就说明了球球在权府院内的地位。狮子狗球球不仅能在权府的大院里上上下下有恃无恐地乱蹿，而且敢跑进堆放的大头菜堆，用爪子将大头菜扒得一塌糊涂。它可以跳上女贞的肩上戏耍，它还可以钻进小六子的被窝与小六子同眠共枕。

球球就是这样自由自在地活着。

家事国事的兴亡，世事风云的变幻，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

这是一个血腥的中午。权府内，先是一个伙计不小心打破了一口装着卤水的缸，酱红色的卤水在权府内四处流散开来。风一吹，这种酱红色便迅速凝固，一滩滩酱红色的卤水，霎时就变成了一块块的猪血块。这时码头上的船老板跑来报信，从乡下收购的蔓荃菜到了。女贞赶紧催促伙计们到码头去搬菜。忙碌中，一小伙计的光脚丫子不小心踏在了一块破瓦片上，顿时鲜血直流。鲜血流在地上，不一会就盖在了那猪血块上，一红一紫，令人感到很有些晦气。

这时的古渡口码头，又是风，又是浪。

女贞牵着小六子站在古渡口码头上当监工时，球球也挺神气地蹲在一旁，它伸出红红的舌头，有些扎眼。人和狗站在码头上都有些累了，女贞一行开始往回走。回到权府院内时，女贞抬手看了看天，西边天间突然扯开了一条云霞。霞光在小巷屋舍和权府院内的树丫上扑点儿猩红。

球球略显忧愁地看着权府大院，卷了卷舌头，口里不时地打着哈欠，喷着热气儿。它的时间表与人是不一样的，在它那儿，白天该是睡觉的时候，它似乎有着一颗沉重心灵，而这颗沉重的心灵时常又感染着女贞，让女贞与之一起走入另一番天地。

女贞时常木然地看球球，常常想：它在琢磨什么？它有非常不快的往事吗？它有长长的后顾之忧在折磨它吗？

“娘，我要拉屎。”小六子边喊边挣脱了女贞的手跑过甬道，蹲在了一棵树下。小六子左手玩着身旁的树枝，右手的指甲在地上划着，前裆部位的小鸡鸡裸露着。

伙计们都到码头上去搬运蔓荃菜去了。来自汉江里的风在权府里刮着，飞扬起干燥的尘埃，空气中带着刺鼻的蔓荃菜青香味，还夹着一股陈腐霉潮的气味。

权府内一片浮躁。

女贞将目光从天空收了回来，一下子就看到了蹲在地上的小六子，胯裆里的小鸡鸡，白白的，嫩嫩的，女贞猛地打了一个冷颤。她眼睛直直地盯着那白嫩白嫩的小东西，胸脯紧张地起伏着，霎然间，那乌黑的头发就湿漉漉的了，一种从没让人见到过的表情都在这一刻凝固了。

她深深地爱着小六子，十年了，她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小六子拉扯大容易么？这多年里，小六子的欢笑，小六子的闹声，给了女贞无比宝贵的乐趣，也给了女贞顽强的生存力量。然而，小六子一天天长大了，这多天，女贞一

闭眼，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剽悍的男子汉，说到底，他还是权府的根呀！有根就会延续，权府的根在，就意味着权府的存在。然而，女贞要改变的正是这些。

女贞表现出了巨大的痛苦。

女贞的理智终于战胜了感情。

片刻后，女贞走进厢房内，然后又很快走出了厢房。她手里拿着那个红绒线团，僵硬的手指把绒线团抓得紧紧的。她伸长脖子朝大门口看了看，紧接，一道红光飞出女贞之手，在很低的空间划出了一条弧线，绒线团准确地打在了小六子蹲着的两条小腿之间，红色线团盖住了那白嫩白嫩的小鸡鸡。说时迟那时快，蹲在女贞脚下的球球，勇猛地扑了过去，随着一声尖利的哭喊，球球用锋利无比的牙齿叼着红绒线团回到了主人的脚下。球球吐出来的还有那刚才还是白嫩白嫩的小鸡鸡。只是，那小鸡鸡不再白嫩，成了一团刺眼的红色……

女贞晕厥地倒在地上。在不远处的甬道旁，小六子的胯裆里血肉模糊，他已痛得昏死过去。

女贞是在傍晚时醒过来的。

只有胖老头掌作师傅穿过一间小屋的窗户，目睹了这令人惨不忍睹的整个场面。他很快叫来正福先生。

正福先生十万火急地赶到权府时，几个搬动蔓茎菜的伙计正围着昏死过去的小六子，束手无策。正福先生抱起小六子，扒开他的双腿一看，心里猛地颤抖了一下，他很快稳定了自己的情绪，搪塞了一句：“哟，这死狗咬伤了娃子的大腿。”就把小六子抱进了厢房里。

小六子的胯裆里血肉模糊，阴茎连根被球球咬断了，连同两颗还没发育成熟的卵蛋。

正福先生只是说，小六子被狗咬着了大腿。

正福先生想到了这可怜的小六子的一辈子人生，无论是权府对自己的恩德，还是作为一名药房先生的道义，正福先生都有责任和义务保守小六子这突如其来的重大的隐私。

正福先生连夜对小六子的伤情进行了处理。他首先在尿道里安上一个白蜡针，不然，肉芽儿长死了，撒不出尿来了，那可就完了。三天内正福先生没有让小六子喝水，干渴和伤痛令小六子又是骂又是叫的，正福先生一点也不动心。三天后，拔掉白蜡针的栓，小六子尿如喷水涌出。正福先生才算是松了口气。按正福先生懂得的宫廷净身医道，小六子被叼掉阳具的伤口还不能让其很快结疤，让他化脓长肉，所以要经常换药。这种所谓的药，不过是涂着白蜡、香油、花椒粉什么的棉纸儿。每一次换药，小六子都哭叫得死去活来。

自此以后的好长一段日子里，被狗咬伤后的小六子一直被关在厢房里养着。

在球球闯祸后的第三天夜里，球球死在了女贞床下的踏板上。这天夜里，女贞照料哭闹不止的小六子到半夜，刚刚合眼，就听到球球叫得很急，她急忙翻身下床，以为狗发现了什么动静，她把球球摸了一下，小狮子狗就不吭了，女贞完全清醒过来时，发现小狮子狗已经死了。球球是被毒死的。本来，出事那天，女贞一醒过来，就要把球球打死，被正福先生制止了。正福先生对她说：“不必了，你还嫌事闹得不大？”女贞就停止了手脚。可是，

球球到底被人害死了。

女贞知道，这是狮子狗球球的报应。

球球死后，掌作师傅不辞而别，从此没有消息。

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里，女贞时常自主不自主都要找到正福先生唠叨：“没想到这狗这般狠毒，这是我的罪孽呀。”每每这时，正福先生总是一声不吭。他听烦了，就狠狠地盯上女贞一眼，女贞就不说了。

女贞的脾气变坏了。她动不动就对伙计们动怒发火。这些来自乡下的伙计们受不了女贞的气，有门路的进城里另找事做，无门路的就干脆回乡下种地去了。老伙计走了，又来了新伙计，女贞的隆中大头菜酱园到底还是过得下去。

也许女贞根本不可能想到，正是那段血肉模糊的日子，奠定了小六子的人生走向。

5 1

在以后好长的日子里，小六子都没能从那无比恐惧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由于有正福先生的精心照料，小六子伤后一百天，伤口就痊愈了。伤口的包扎带松开了，小六子低头一看，跨裆里空空荡荡，他顿时什么都明白了。下床后的小六子，面对着由站着撒尿到蹲着撒尿的人生突变，傻眼了。他拽着娘问：“我这是咋啦？我还是男孩吗？”

女贞的心猛烈地颤抖着，痛不欲生。几个月来，女贞每天都是在悔恨和痛苦中度过的。

她不敢见躺在床上的小六子，她不敢听小六子痛苦的惨叫声。有几次，女贞在小六子的惨叫声中逃出权府，为是投江淹死还是在树上吊死而犹豫不决，后来心一硬，又活下来了。

小六子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他知道娘见他尿尿心里就难受，每次尿尿时都躲着娘。小六子撒尿不仅要躲着娘，连谁都要躲着。他依旧是一身男孩子的打扮，只是，本来内向的小六子更是寡言少语了。

女贞想让小六子多读点书，可自打戈先生走后，小六子读书再也提不起精神了。女贞翻出戈先生留下的那些书让小六子读，他读不了几句，就是哈欠连天。女贞有些伤心。

小巷尽头的沈氏茶馆，多少年来，茶馆每日早上，门前就要挂出一张说书的报条。那是三寸宽，四尺来长的一条黄颜色的纸，浓墨写道：特聘某某老先生在本馆开讲（三国、水浒、岳飞传），风雨无阻。这些老先生都是襄阳城里数得上的说书大王，读书过目不忘，说书出口成章。

女贞每次路过沈氏茶馆都是匆匆忙忙，也没心思留意这门前的黄纸条。突然有一天，女贞对沈氏茶馆门前的一条黄纸有了兴趣，她想，小六子读不进书，听书还是可以的。进茶馆听书，一是要花钱，二是要费时间。这两条对女贞还说都不算是困难。一块大洋听十天，酱园生意日益看好，这算不了什么。每日说书下午一点开书，不到四点钟就“明日请早”了。

说书人都会这一套，说书先生说到预定的地方，留下一个扣子，跑堂的茶房高喝一声“明日请早！”，听客们就纷纷起身散场。女贞在酱园里一天忙到晚，只有这段时间得空，耽误不了她的生意。

小六子果真喜欢上了听书。每次听书，女贞都要陪着小六子。三国、水浒、岳传，小六子都爱听。小六子的记忆特好，书中的人物故事，他听一遍后，就能复述出来。他特别崇拜书的江湖侠客，夜里，他还仿照书中的武

打招式，在院子里伸拳踢脚地闹上一阵子。自迷上听书后，小六子性格开朗多了，时常还与作坊里的伙计们逗闹几下。

一天，听书散场后，小六子问娘：“及时雨宋江乃一白面书生，那武林高手咋就听他的？”

女贞一笑：“他有心计呗。”

小六子又问：“娘，你有心计么？”

女贞一愣。

小六子在沈氏茶馆里听书，懂得了许多东西。

又一天，小六子问娘：“娘，你说我这还算个人么？”

女贞一惊，连声说道：“算，算，你是娘的心肝宝贝呢。”

……

小六子蹲着撒尿蹲了一年多才习惯。面对废掉了的小六子，女贞时常从良心上感到强烈的自责。然而，女贞又时常这样安慰自己：这也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小六子废了，权府就废了，这日子才有活头。再说，小六子废了，万家也就不会来讨要了，这小六子不就是保住了么？

自打那天，少爷狗子在权府门前截住了那帮讨要小六子的无赖后，正如万吉祥所料，狗子再也没能回到万家去。他如同丧家之犬，从此在襄阳城里开始四处流落。

初夏一个雾雨蒙蒙的凌晨，少爷狗子在饥寒交迫中度过了一夜后，本想最后瞧一瞧马背巷看一眼权府再离去的，可是他却鬼使神差般地走出了西门，沿着汉江上游而行。雨雾和黑夜把整个世界紧紧地裹着，少爷狗子出了襄阳城，天边开始发亮。他望着很远很远的天际，腹中饥饿难忍，他再也无力前行半步。他站在江边的一块洗衣石上，捧了两捧江水下肚，挤出了最后一丝力气，终于将自己的躯壳连同灵魂一道投进了浑浊的江水之中。

马背巷的人们围观少爷狗子的尸体是在天大亮以后。少爷狗子跳江的地方在上游，距古渡口约两里地，少爷狗子的尸体漂流到古渡口的江面上时，正好碰着渡船的船舷。人们把他打捞上岸。少爷狗子那骨瘦如柴的身子被水一泡，倒魁梧了许多，但他并不很浮肿，脸色泛出极滋润的白。他半睁着眼睛，微张着嘴，似乎想跟人说点什么。人们围着他，有点惋惜，也有点同情和悲哀。小巷里的几条狗跑来了，在人们的腿间蹿来蹿去，有的还围着尸体嗅来嗅去的，尾巴自由自在地摇着。

消息传到权府时，女贞锁着小六子，自己独自到码头看了少爷狗子一眼，就买了条篾席，花钱请人将少爷狗子埋进了隆中山上。女贞没有让小六子最后看一眼自己的“父亲”。

接着，传来了狗子媳妇少奶奶命尽光化的消息。少奶奶在光化走亲戚，上茅房时大烟瘾犯了，腾云驾雾，一头栽进了茅缸里，让大粪尿灌饱了肚子，窒息而死。

少爷狗子与少奶奶一死，就彻底割断了权府与这个世上的瓜葛和联系。权府内那有着血脉相连的一老一少，都只能漠然不知地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世界。面对昔日深不可测今日已是残垣断壁的庭院曲径，面对被炸弹毁掉的一切，女贞终于一览无余地看清了这座深宅大院，完全独立地支撑起了这座世界。

第十三章

等到八月十五，这个夏天才算熬过去。

这年的夏天好像特别长，热浪一浪高过一浪，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人们盼望着早点立秋。

入夜了，汉江风扑面而来。夜船归航的号子在古渡口响起，到处是抛锚停泊的锁链声。

划鱼的小舟如梭朝遥远的地方行驶，渔火在混浊的江水中变幻无穷。

苍凉的江水流动着，水声再好听不过了。

秋日临近，女贞的隆中大头菜酱园忙碌起来。洗缸、腾场地、配制汤汁，抢在立秋之前，女贞有许多的事要做。她把全部的精力和希望，投入到了生产隆中大头菜的辛劳之中。

转眼八月十五就到了。中秋节里，襄阳城里有吃月饼、吃柿子的习俗。女贞尽管有许多事要做，但她没忘记要买月饼，买柿子。女贞买回了许多月饼，她塞给小六子一块：“走，同娘一块去给船老大们送月饼去。”

小六子吃着月饼，一个劲地说道：“好香呢。”

女贞带着小六子来到码头上的时候，看见异乡人拴着的木船安静地享受着阳光的照拂。

江面白极了。她牵着小六子的手，一步一步往下迈着。这些异乡船没有船帮的船那么气派，一只扁舟，上面用一张篾席搭个篷，能遮风挡雨就行。篷船一年在江上跑不了几趟，大不了把乡下的土特产运进城里换点钱，做的是小本生意。女贞老远就与异乡船的船老大们打着招呼：“过节好啊。”

“哟，是女贞呀，我们正想着你，你就送上门来了？”船老大们笑眯眯地打趣道。

“是呀，是呀，我这不给大伙送月饼来了，今年的蔓菁菜还全靠着大伙呢。”女贞笑哈哈地与小六子一道给船老大们发着月饼，一条船一盒。

女贞将一盒月饼递给一年轻后生时，那后生没接月饼，而是顺手摸了一把女贞的脸。他见一旁的小六子恶狠狠地盯着自己，又摸了摸小六子的头：“哟，这是咱的儿子吧？快，快叫爹。”

小六子气鼓鼓地把头一甩：“放你娘的屁。”

“小六子，不得骂人，叔是喜欢你呢。”女贞赶紧赔罪。

这些船工都有恩于女贞，女贞每年要的蔓菁菜，都得亏这些异乡的船老大们一筐一筐从本乡本土收来。女贞与他们相处得很好，乡下人图个嘴巴快活，占点嘴巴便宜，女贞又少不了一块肉。只是，小六子一天一天地长大了，他懂事了，他恨死了那个要当他爹的船工。女贞还在与他们笑嘻嘻的，小六子在一旁却一直死绷着脸。

“孩子，你该懂事了，他们可是好人呢。”回家的路上，女贞抚摸着小六子说道。

“呸，好人？流氓！”小六子朝石阶上吐了一口口水。

小六子这一举动，让女贞大吃一惊：“哟，咱小六子可真的是长大了呢。”女贞心一酸，眼泪就出来了。这多年，孤儿寡母在这古渡口混日子容易么？

“娘，我不让他们欺负你。”小六子紧握着拳头。

“别说傻话，谁敢欺负你娘？”

小六子气呼呼的。

5 3

小六子让船工打伤了。

女贞闻讯赶到码头上时，满脸是血的小六子躺在沙地上已是奄奄一息。头上有个洞，血已凝固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小六子脚下躺着一把菜刀，女贞看了一眼，这是自家的一把切菜刀。女贞头一下就懵了：小六子知道杀人了？

&127;

小六子真的长大了，吃午饭时，他对女贞说：“娘，我不让他们欺负你。”

“别犯傻，没人欺负娘。”

小六子仍然气呼呼的。

吃过饭，女贞对小六子说：“你同万福一道去城里福太和酱园打点酱油来，下午娘教你配老汤。”万福是做大头菜的一个小伙计。

“钱呢？”

“不要钱。”

“不要钱？不给钱，人家给我们酱油？”小六子狐疑地看着女贞。

“去吧，你就说是马背巷隆中大头菜酱园的。”女贞为小六子顺了顺头发，“去吧。”

女贞说的是对的，八月十五是城里商行的优惠日。这天襄阳城的商家大都以“八折”优惠价吸引顾客，与同行竞争。优惠销售时限，据各商家的经济实力大小而定，三天、五天、七天不等。福太和酱园更是另有高招：每逢年节这天，凡餐馆掌勺师傅和酱菜作坊来购酱油，不论数量多少，一概免费，以此扩大并稳定自己的销售市场。

女贞是看着小六子与万福抬着木桶一前一后出的大门。本来，这打酱油之类的活路是不用小六子干的，只是，女贞见这孩子今日受了气，让万福陪他出去分分心。

满脸男子气的万福十四岁，大小六子三岁，个头要高出小六子一个头。

万福是去年秋天进来的。那些日子正是进菜的时候，天还没亮，女贞就带着伙计们到码头抬蔓菁菜。天大亮了，女贞突然发现有个半大的孩子用菜筐背着菜，人家两人抬一筐，他一个背一筐，跑出跑进，脚下生风。女贞拉住他，递上两个馍，那孩子三口两口就送下了肚。女贞才知道他叫万福，家在对江的山上，让后爹赶出来的。女贞心软，留下了他。

小六子很羡慕万福。人家有力气，自个独自在外闯天下，不像自己，半步都不能离开娘。一路上，万福显得很兴奋，给小六子讲乡下的事，讲与后爹打架的事。万福说：“那天我娘赶集去了，那老东西喝醉酒后睡得像个死猪，我就用绳子将他四肢捆住，抡起拳头把他打了个半死，要不是我娘回来了，我真要杀了他才解恨。当天夜里，我就跑出来了。”

小六子问：“你为啥打你后爹？”

“他欺负我娘。”

“欺负你娘？”小六子一愣。

“那天我起夜时，见那老东西正趴在我娘身上，压得我娘哇哇大叫的，我当时就给了他一拳。当时我娘还护着那老东西呢。”

“哦……”

拐个弯就要到福太和酱园了，小六子突然说：“我要撒尿。”

万福不以为然，嘴巴撸了撸：“路边去尿。”

“不。”小六子扭头向马背巷跑去。小六子只能蹲着撒尿，他不能在外面随地撒尿的，他要蹲在权府院里的茅房里才撒出尿来。

小六子蹲完茅房，叫娘，娘不在。突然又想到了万福要杀他后爹的事，他没有多想，就钻进厨房里，拿起了菜刀，来到了江边。

小六子爬上那只船时，那要他叫爹的后生正躺在篾篷下，想着媳妇。小六子站在船头上举起菜刀：“我要杀你。”

年轻后生一惊：“哟，是小六子，要杀你爹？”他坐起来没有动，他看着小六子举刀的动作有些好笑。

“我要杀你！”小六子瞪着眼又说了一句。

年轻后生钻出篾篷，站在了小六子的面前，笑眯眯地说：“你杀吧。”

说着就要夺小六子的刀。小六子手一挥，刀划在了年轻后生的手臂上，血涌出来了。

“好啊，你这野杂种真杀人了，看我打死你。”年轻后生见出血了，一把打掉了小六子手里的刀，接着劈头盖脑地朝小六子打去。小六子被打下了船头，头栽在铁锚上，扎了一个洞，血喷了一地。

女贞趴在小六子身上伤心地哭了。

5 4

女贞再也不让小六子出门半步。

她恐怖极了。她时常独自坐在码头的石阶上，望着江水。川流不息的江水很温存地响着。她又感到这日子还有些盼头。

一天，小六子突然问娘：“我是你生的吗？我爹呢？”

“你不是娘生的是谁生的？你爹在你出生的那年让大水冲走了。”女贞十分平静地对小六子说。

小六子十分疑惑地看着娘，没吭声。

女贞的心又变得沉重起来。

女贞死心踏地地陪伴着权国思这具植物人，同时又精心养育着小六子。权国思能吃能喝能拉，就是没有灵魂。小六子一直是蹲着撒尿。这些年里，女贞内心深处积淀的对权府的改造欲望，一步一个脚印地变成了现实。她那曾是荒芜的沙丘上，已是绿荫点点了。

马背巷的人们已经遗忘了权府，遗忘了曾经威震荆楚大地的“樊鞭亭”和至今僵尸一般的权国思。

襄阳城的人们很快接受了马背巷隆中大头菜，那独特的五香大头菜味赛过了当年福太和酱园的大头菜。女贞用“咸疙瘩”支撑起了一座有滋有味的庭院。

这几年，中国大地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整个中国大地不得安宁。女贞的隆中大头菜酱园从十几口菜缸发展到了几百口菜缸，那些炸毁、坍塌的房子又一一修复起来，再现了往日权府中场、东院、西院三组纵列院落的辉煌。成行成片的酱缸，打发着红红火火的日子。

公元 1924 年初，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大的事件，孙中山先生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形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次年上海和广州分别发生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由此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群众革命高潮。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全国掀起了

以“五卅”运动为序幕的反帝大风暴，实现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建立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军进行东征和南征，以肃清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

一场激烈的攻城战后，国民革命军的队伍昂首挺胸地走进了襄阳城，襄阳道行政公署解体，在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中，一块硕大沉重的白底黑字的“襄阳国民革命政府”的牌子挂在了原公署的大门口。襄阳城内外闹起了工会农会，女贞在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敌人，她那立着两尊石狮子的大门被封了起来。城里的国民革命军派人给她从院墙上打了一个小门，算是给予出路。战乱频繁，不说在襄阳城，就是荆楚一带，象女贞这样如此红火的作坊，也是屈指可数的。几天后，权府的院门被推翻，院墙拉开了一大片，一对鼓儿磴连同两尊大石狮子一块被送到了古渡口，放在了那第九十八级台阶的两边。

女贞显得有些六神无主了。当众多的人毫无遮拦地涌进这个由她苦心经营的庭院时，汹涌澎湃的浪潮终于淹没了这个孤零零的妇人。这块平平静静的世界很快就被人们的脚丫子、车轱辘，碾踩得污漆麻黑稀巴烂。那些长年空着的屋子一瞬间都住满了人，这寂静的庭院顷刻间变得吵吵闹闹起来。房屋的回廊下裤头、尿布迎风飘扬，麻石的甬道上，粪便污水横流。新房客们，带着他们的妻儿老小，带着他们的贫穷与新鲜，肆无忌惮地摧残着这古老的庭院。

面对变得又脏乱而又嘈杂的庭院，女贞充满了宁静的哀伤，充满了对似水流年的追忆，深情地沉醉于一种悠远的温馨的怀旧气氛里。在这迷惘与惆怅里，女贞生出了无尽的悲怆。

5 5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革命军在马背巷发生了一起小小的事件：一名士兵的首级在一个大清早，被割下来挂在了马背巷朱四辈窝子面店外的门柱上。这一件事轰动了整个襄阳城，也让女贞看到了国民革命军的威严和军纪的严明。

朱四辈的窝子面店距沈氏茶馆不远，是一家由城里迁来的小面店。朱四辈名字未祥，贫苦人家子弟，自幼帮佣为生，所以深深了解贩夫走卒的生活状态。他原在襄阳十字街口摆一窝子面摊，早去晚归，用牛杂碎熬汤浇臊子（即浇在面条上的抖料，襄阳俗名“臊子”），浮油多，又香又辣。下层社会及学生们，早晨吃一碗“窝子面”就饱了，较之烧饼、豆浆、油条实惠。每日生意不错。朱四辈的生意日渐做大以后，感到这挑担生意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想到要开店做长久生意。恰巧城外马背巷有家丝绸店要东迁杭州，这丝绸店老板与朱四辈有些交情，昔日时常找到十字街吃朱四辈的“窝子面”，有意将门面转给朱四辈。朱四辈有意购之，却一时又拿不出购屋银两，几日内竟愁白了半边头。一天大清早，丝绸店老板找到朱四辈的面摊，一气吃了两大碗“窝子面”，辣出一头汗后，才说起门面转让之事。朱四辈羞于囊空，一直不敢点头应允。然而丝绸老板一个钱字不提，只是拜托朱老板照看一下店门，日后归还就是，决不收取分文。朱四辈先是大惊，紧接双膝并跪于地，连磕三头，感恩不已。就这样，朱四辈的窝子面店搬迁到了马背巷。朱四辈在店内摆上了几张小板凳和桌子，临街砌个砖灶煮面条，还是卖“窝子面”。灶旁放一大锅臊子，这时臊子改用猪肉熬汤，生意非常鼎盛，自晨至夕，川流不息，一直要到晚上九时打烊。

朱四辈深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大都爱贪图便宜，喜欢面条多，汤中油水大，不在乎配料考究，只要能充饥就行。况且朱四辈占据了一个好码头，小巷凌晨菜贩遍地，鱼贩子众多，肉架子也不少，整个上午都是闹烘烘的。这些贩夫走卒从微曙起身肩挑聚集，甚至有来自十余里之外菜贩。到了早晨太阳出来后，肚子饿了，身上也有钱了，跑到朱四辈的窝子面店来一碗连汤带水的油汪汪的面条，热腾腾地吃下去，霎时摇晃晃踏上归途，舒服又惬意。

午间，附近布店里来自四乡的布贩，生意成交后，顺便转往朱四辈的面店吃碗窝子面，简单撩撇，吃完给钱，拿起包袱就走，还得日落前赶回家下家里吃晚饭呢。因为赚钱不易，哪还舍得去到馆子里摆阔？

朱四辈窝子面的臊子是买那肉架子上猪肉“下膶”(下膶就是猪肚皮一片肉)，肉皮较薄，浮油很多，另外向菜贩子买些葱时捡葱叶子，切碎后掺在汤里就增加味道了。因为臊子主要原料价廉易取，成本减低，自然面价就便宜。再者，面条也是自己擀的，不用机器压制，面味也与众不同。崐

食者日众。

朱四辈手边的钱一天天多了起来。他动手把屋后的檐往江里方向延伸，配了个吊脚楼。

楼下是猪圈、厕所，柴炭之类的东西堆放在这里，有时还囤聚些货物；楼上三面壁板，后面临江那一面的壁板子是活动的，随时可以拆卸下来，离此大约一两尺远的楼檐下是一排栏杆，平时多有穿满衣物的竹篙，从这伸出楼头晾晒出去，江风吹来，好似五颜六色的旗帜在飘舞。

国民革命军进驻襄阳城，特别讲究军容军纪，不准扰民，更不可白吃抢拿百姓物品。这天，国民革命军有个勤务兵自樊城过渡而来，背着一捆重重的公文，要送往城里。他一气爬了九十八级台阶，进入马背巷时早已是疲惫不堪。也许是饿急了，经过朱四辈的窝子面店门前时，被面香吸引，硬是再也移不动步了，便进店要了一碗面，呼哧呼哧地吃了起来。吃完后，却掏不出钱来，朱四辈与之理论，争吵起来。适巧军方稽察队巡查经过于此，二话没说，将这名勤务兵拉出店外就地处决，并用朱四辈店里的菜刀将该士兵的首级割下，悬于店外门柱上示众，以儆效尤，以显军威，略示保商为民之决心。一时店中食客惊愕不已，纷纷离去，小巷人流骤然围观于此。朱四辈呆若木鸡：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挂于店门口，岂不吓人半死？

朱四辈连夜出逃，血淋淋的人头在朱四辈的窝子面店门口悬挂了三天，后由马背巷保甲收埋。又过了三天，国民革命军派人从乡下将朱四辈找回，令其重新开张窝子面店。革命军长官有言道：“执行军纪，铁面无私，关闭店门，天理不容。”

女贞曾亲眼目睹了悬挂了朱四辈窝子面店门口的那个国民革命勤务兵血淋淋的首级。事后，女贞曾壮着胆子进朱四辈窝子面店吃了一碗臊子面。她吃面是假，目的是想找朱四辈探探国民革命军的虚实。可惜，朱四辈已变得痴痴呆呆，只是一个劲地傻笑。不几天，朱四辈就从马背巷消失了。

5 6

这是一个闷热的傍晚。

燥热的晚风从小巷尽头的古渡口上空翻卷而来，吹拂着落叶，荡起尘土和琐碎的纸页，在十分僻静的角落处萦绕盘旋。马背巷的一些铺子已经打烊，店门的相互撞击声响得稀疏又零乱。几条形容枯槁的瘦狗猎猎地狂吠几

声，夹着尾巴溜进了小巷的深处。

这时，一个胡子拉茬的男人，背着一卷简陋的行李，背着一肚子的失意，走进了热风回荡的马背巷。

这个男人就是赖子。他是带着一身不光彩走出马背巷的，又带着一身的不光彩回到了马背巷。这些年他的经历似乎比较简单，混到王占元的手下当马弁，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但只是瞬间的辉煌，三个月后，就因有流氓习气，被发配到了前线。几年中走南闯北，后被吴佩孚的队伍收容，在枪林弹雨中倒是滚出了一点机灵，直到将性命保留到了与国民革命军作战，最后投降成了俘虏，被国民革命军收编。再后来就是旧病重犯，当部队驻扎在荆州的一个小村庄时，他趁天黑伸手摸了房东大闺女的屁股，挨了房东大闺女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后，部队将他遣送回了马背巷。

国民革命军不让那些狗男富婆过舒心日子。这天一位年轻的国民革命军长官来到女贞的隆中大头菜酱园，对这座深院大宅里全部封建阶级的残渣余孽进行一番审视之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等待发落的赖子说：“你不用怕，我们不打击你，你好歹当过兵，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赖子心里一阵颤抖，他有些激动，觉得这位长官太知冷知热了。

“以前呢，你也有错误。以后呢，你可要改邪归正，知道不？”

“知道！知道！”就这样，赖子也搬进了这大院里。国民革命后襄阳城百废待兴，不几天，在马背巷的驻军就给赖子安排了一份差事，在小巷里当跑差看守什么的，整顿小巷的治安秩序，管理小巷那些革命的对象。于是，赖子每天就昂首挺胸出进在这座经国民军改造后的权府大院里。好在他受过几天军队的队列训练，当年那斜肩拖腿的二流子形象倒是没有了。小巷的老人们说，赖子手上拿上一个本子，上衣口袋里装上一支笔，走起路来还真有些神气呢。

赖子上任的第一天，借口熟悉环境，先到权府院内各家各户转了一遍，还特地走进女贞的上房里，看了看权老板。这时的女贞只剩下两小间住房，上房睡着权国思，厢房住着她和小六子。女贞诚惶诚恐地站在赖子面前，她不敢抬头，充满着恐惧与胆怯。

“十几年了，想不到我们还真有点缘份，嘿嘿……”赖子说这话时扫了床上权国思一眼，见他直挺挺地躺着。仔细一看，发现权国思还大睁着眼睛呢。赖子心里发虚，打了几句官腔，就赶紧离开了。

一连几天，女贞一想起赖子那天的德性就有些胆怯。赖子到底内心里咋打算的，还不能随意猜测，但毕竟好长时间赖子没有对女贞有非礼之处。酱园里的几百口大缸全给封上了，一些前来订货的客商也都被拒之门外。小六子十分老实地成天呆在家里，这多年都是这样，女贞从来不让小六子与小巷里的孩子们玩，她自考虑。小六子仍然是一身男装，小六子蹲着撒尿，是绝对不可让孩子们知道的。细心的女贞猛然在一天发现，小六子那曾经长着一排密绒毛的上唇，竟然变得光溜溜的了，她对自己的罪恶显得颤栗不已。

一次，小六子在小巷里刚露面就有小孩向他扔石子唱着歌谣：“富婆子小六子，家中睡着个老头子，一二三，羞羞羞！”

家中睡着个老头子，这死老头子是谁呢？小六子在刚懂事时就问过娘，娘说是乡下的一个亲戚，无依无靠的孤老头。他就信了。他没有刨根问底地缠着娘问，他见娘的脸色不好。

赖子在这院子里出出进进，女贞总是惶惶不安。有时与赖子面对面碰

上了，赖子就送上一声“嘿嘿”的淫笑，女贞就吓得四肢直打哆嗦。赖子就发出胜利者的狂笑：“你这个下贱婆子，给老子都不操呢！”

正在这时上头的政策下来了，国民革命军的年轻长官告诉女贞，隆中大头菜酱园要重新开张。年轻长官说，对作坊要实行利用改造的政策，革命军急需五香大头菜，同时把赖子派了进来。女贞听旨时，她一声不吭，冷汗顺着脸上细密的皱纹一个劲地往下淌。

赖子当过兵，有股雷厉风行的味道，次日一大早，他就催工来了。他让女贞带着小六子先清理一下场地，说是还有十几名伙计立刻就到。不一会儿伙计们都到齐了，这时那位年轻长官也来了，他站在一块石头上，指着那一溜尖尖顶的菜缸说：“同志们，我们马背巷的隆中大头菜是举世闻名的，现在我们的国民革命军在前线生活十分艰苦，我们要尽快生产出更多的大头菜来……”国民革命军长官说得很激动，正在手舞足蹈的兴头上，不料脚下的石头一晃，把他给摔了个嘴啃泥。

先是赖子笑出声来，接着几位伙计也笑了起来。年轻长官挺生气，他气赖子不受抬举，一气之下骂了起来：“赖子我告诉你，你别太高兴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若再犯那流氓毛病我就惩罚你。”

赖子自讨没趣，耷拉着脑袋站在一旁不吭气了。年轻长官给了赖子一顿臭骂。

女贞算了算缸里的大头菜已到了翻晒的日子，这天开工也就是翻晒缸里的大头菜。赖子想干出一个样子来，就带头赤着脚跳进缸里，从汤汁中将“咸疙瘩”往外捞，再由人接过去摊在篾席上晒。不一会，赖子就感到腰酸背疼，脚下也被汤汁浸得痒痒的。这多年赖子哪受过这般罪？

赖子见已半大成人了的小六子与女贞冷面地站在一旁，气呼呼地从菜缸里跳了上来，指着小六子：“你下来干，还想站在一旁剥削人呀？”赖子眯起一对牛蛋一样的大眼，觑着女贞。

“你别欺负孩子，我来捞。”说着女贞就要跳进菜缸里。

“哎，那可不行，小六子，我让你下你就得下！”赖子一把拽住女贞，手指别有用心地死死地捏着女贞柔软的手臂。

“你放开我。”女贞挣扎着，赖子越捏越紧。这时憨厚刚强的小六子已经跳进了菜缸里。

5 7

赖子那天无意中听到了女贞洗澡时哗哗的水响声，就意味着他要倒霉了。

夜里的世界被青光笼罩，大地一片惨白。几棵多情多姿的树枝在夜风中抖动，摇晃出无数个惶惑和不安。树叶摇曳和分割着落在地上的月光，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惊慌。一只秋蝉像突然受到了侵袭，发出垂死挣扎的嘶鸣声。

那天是傍晚时分，女贞从外面向厢房里的那个笨重的大木盆端水时，看见了在院内晃悠悠的赖子。她与赖子对视了一眼，就闪进了厢房，吱地一声关上了房门。女贞已感觉到了赖子的脚步声停下了。屋内传出了哗哗的水响声。

门外的赖子楞住了，他屏住呼吸，惊呆在房门与窗门的中间。当他退了一步回到窗门前时，隔着粉红色窗帘的他似乎感觉到了一个模糊的一丝不挂的女人影子。

这时候月亮已从东方升起，院内重重叠叠的阴影犬牙交错。月光穿透

了稀疏的树冠，反射出一个个模糊的亮圆，甬道上片片斑驳。蛐蛐凄凉的叫声在草丛里响起，更给黑夜增添了许多大胆的幻想。女人的气味儿在走廊间萦回，赖子禁不住打了个呵欠。

“她是一个女人呢。”赖子想。

“她就是多年前，那个粗大的辫子一下一下拍打着屁股的疯疯癫癫的四丫头？”赖子又想。尔后赖子一阵剧烈的心跳，他被自己的想象力捕捉力弄得神魂颠倒起来。他走到门前欲寻找门缝，可是整板一块。他欲撞门，猛地又被自己的举动吓了一跳。他犹如一只饿虎，已经嗅到了猎物，可就是可望而不可及。

就在夜幕将要遮住一切的时候，女贞平静地出现在了赖子的面前。女贞只穿着一件短衫，雪白的脖子下面的一大块，还有胸前凸起的不算高的两座乳峰赫然滚进了赖子眼里。

“都是几十岁的人了，看么事？”女贞面对着赖子，别有用心的目光在赖子癞癞疤疤红得发亮的头顶上扫来扫去，含讥带讽的笑意沿着眼角的细纹蔓延开来。

“我……我是路过这里，我么事都没看见，你……你别小看人。”

“我看见你了，我的赖子。”

“你的？我是你的？”赖子抬起了眼睛，他第一次听到了女贞用如此轻柔的声音同自己说话。他醉了，他的胆子大了起来。他明白了：女贞也是一个女人。这时有人走了过来，赖子丢了句，“明晚我再来。”不等女贞回话，就赶紧走开了。

又是一个蝉虫鸣叫的欢快之夜，赖子走出了自己的房门，摇摇晃晃地朝院子这边走来。

木门吱哑一声轻轻地打开了，月光在地面上铺开了一层白霜，厢房的小屋半明半暗。就在这屋里，一个同样半明半暗的阴谋在颤抖地涌动着。

雕花栏木被夜露打湿，楠木幽香透出温粘粘的气息。月光透出花格子窗映在女贞那俊俏的脸上，显示出十分的优雅和端庄，一张成熟的女人面孔，浓浓的女人气味儿溢出格窗在走廊间萦回。

赖子浑身燥热，面对着屋内白霜上的人影，立刻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只听“扑通”一声，赖子重重地摔倒了。还没等赖子明白是怎么回事，“打死这个大流氓”的怒吼声就四周响起，投向赖子的是一阵雨点般的拳头和耳光。蜡烛光照亮了赖子那幅很不光彩的面孔。

霎时，他被伙计们捆得结结实实。赖子被连夜送到了国民革命军年轻长官的那间宽敞的屋子里。

衣衫不整的女贞也悲痛欲绝地走到了那位国民革命军年轻长官的面前。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赖子你给我说，你给我说。”年轻长官气愤地质问道。国民革命军严禁调戏妇女等一切流氓活动，国民革命军年轻长官把革命军的政策和纪律视为高于一切，他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愤怒。

事情的发展如同早已设计好了的一样，在女贞声泪俱下的控诉后，国民革命军年轻长官当场把赖子从女贞的隆中大头菜院子里赶了出来，命令他连夜拿上行李赶到汉江大堤上参加抬石护堤劳动。赖子好不委屈，将一双绝望的眼睛干巴巴地投向凶神恶煞的年轻长官，盼望他能收回圣旨。可是年轻长官仍在气头上：“我就知道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国民革命不是没有王法，

王法就是对你们这些人的。”年轻长官猛然扭过头把眼睛盯上了站在一旁的女贞，“还有你，母狗不翘尾，公狗会上背？赖子为啥不撞我的门？嗯？你说说。”年轻长官手一挥，他没有让女贞再说下去，就把女贞和一帮子起哄的伙计们赶了出去。

这只是一个瞬间而已，而在女贞却又经历了一次顿悟，一次不惜玷污自己的报复。这很苦恼，当然也很刺激。在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里，女贞都沉缅于自己设计的快乐之中，那些兴奋和刺激是别的欢悦难以取代的。

女贞拖着麻木的一切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上房里的权国思已经闭上眼睛发出了沉闷的鼾声。厢房里只有小六子坐在床头，望着窗外的黑色发愣。他等待着娘的归来。羸弱、俊秀、白皙，一天天在长大的小六子开始拥有了令女贞心满意足的神态。

门开了，他没有回头。“娘，你这是为啥？”小六子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你还不懂。”

“我懂，我什么都懂。”

女贞不由一怔，她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小六子，好一会儿没有缓过劲来，她怀疑起了自己的感觉，怀疑起了自己的征服力量。她的心头出现了一丝阴影。

也许是碰巧了，就在发生“赖子撞门之事”的次日一大早，驻襄阳城的一位国民革命军的首长竟然突然出现在女贞隆中大头菜酱园的菜缸前，指指点点起来。这天，天色并不开朗，雾仍是灰蒙蒙的。首长是由那位年轻长官陪同来的。年轻长官今天的脸色很是好看，他竟然见到女贞也笑，而且笑得还很开心。他对女贞说：“首长是专门来看你的，说你腌的大头菜很受国民革命军的欢迎，首长就来看你来了……”

“对，对，我是专门来致谢的。”首长接着年轻长官的话，“我们国民革命军在各地的战场上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广大工农群众也在积极地配合我们，上海成立了总工会，二十多万工人举行了总罢工……”首长一口气讲了许多，却不管女贞根本听不明白。

可能是年轻的长官没有向首长讲赖子的事，首长也就没有向女贞提起那件不美气的事。

事后，女贞怎么也回忆不起首长在讲话时自己的表情。只是在送走大长官后，回到自己简陋的梳妆桌前，镜中出现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女人脸：疲惫而苍老。她明白，自己离怦然而动的心境已经很远很远了。

第十四章

58

女贞所在的襄阳城正趋兴旺，人们都在用心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将赖子的肩头压得又红又肿的汉江古堤加固工程就是例证。

襄阳城古堤早在商周时期即已修建，历代官府都把抗御汉江水患，保护古城安全，视为朝政的一件要事。明正德十一年夏，汉水溢，破城三十余丈。巡道聂贤带领百姓在仙女洞开采块石，将襄阳大北门至阊门杨泗庙间江堤改建成石驳岸，并重修了大北门、小北门和马背巷古渡口三座青石阶式码

头。石驳堤岸由长石纵横叠砌而成，呈梯槎状。

由于年久失修，聂巡道当年率民众所修的石驳岸，或是条石断裂，或是被江水冲塌，古堤危在旦夕。

这时，赖子与一些人临危受命，在小巷上游的古堤上正吭哧吭哧地抬着长条石。满腔的愤懑和委屈就写在赖子的脸上。

小六子突然出现在了这段古堤的断面了。他怎么会走出小巷来到这段古堤上，多少年过去了，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在小六子人生的十余年里，女贞都是让小六子同自己形影不离，女贞要出院门办事，小六子就会乖乖地呆在厢房里。这次小六子第一次单独走出院门，竟然就与有气无处出的赖子碰上了，这样，事情也就复杂化了。

“狗崽子，过来给老子抬石头。”此时赖子与同伴正蹲在一块大石上歇息。

“呸！”小六子心里充满了仇恨。

“他娘的，你这个野杂种，不识抬举。”赖子用手使劲地抓着脚丫子。

“呸，你才是野杂种呢。我告诉我娘去。”小六子知道，这世上只有娘才是自己的保护神。这多年，他只记得娘的甜甜的奶头，娘为自己洗澡的大木盆，娘给自己带来的无穷的欢笑。除此以外，他对这襄阳城和马背巷一无所知。当然，那晚娘制服赖子的事，他也是再清楚不过了的，他就知道赖子怕娘。

“你娘？谁是你娘？你娘在城里，早死啦，嘻嘻。”

“放屁，你娘才死啦呢。”小六子脸气得通红。

“什么，我放屁？不信，你回去问去。你屋里睡着的那僵尸是你爷又是你爹，你爷爷扒灰就成了你爹，知道么？”

显然小六子听不明白什么是“扒灰”，但他从赖子眼神和口气里又似乎听出了什么。

惊恐万状的小六子，扭身跑回到了自己的小厢房里，哭着问：“娘，赖子说你不是我娘，这是真的吗？”

“孩儿，吃谁的奶谁就是娘，你知道吗？”

“你告诉我，我娘是谁，她怎么不要我了，家里睡着这个长胡子人又是谁？”

“这……”女贞顿时胀红了脸。

“你说呀。”小六子神情严肃地拉着女贞的手摇着。

“不，孩子不听别人瞎说。我要你，我要守着你一辈子。”女贞双手抱着小六的双肩，用力地卡着，嘶哑的声音颤抖着。

“不……”小六子猛然拉开了门，冲了出去。

女贞不顾一切也跟了出去。

夜幕迅速吞没了他们。

59

小六子冲出权府，脚板盲目地击打在小巷的青石板上。天黑得令人胆怯。小六子跑了一阵子，强烈的恐惧感使他再也挪不动步子。他刚刚停下来喘口气，娘就紧紧地追了上来，小六子赶紧往墙角里一蹲，躲过娘。

女贞焦急的呼喊声顺着马背巷远伸而去。

小六子直起身来，双手扶着墙，墙上的窗户里还亮着灯光。娘的呼喊声远去了，他感到了从没有过的孤独。还是娘好呀，娘就是自己的娘，要不娘怎么对自己这么好？肯定是赖子瞎说的。他想回家。

小六子正要迈步，“咣当”一声，吓了小六子一大跳，脚下被一个硬硬的东西碰了一下。窗户里人影闪了一下，门“吱”地一下开了，灯光立即射了出来。小六子低头一看，脚下是一口铡药材的铡刀。原来自己跑到了顺兴药铺的门前。

“小六子是你呀？刚才不是你娘在叫你么，这黑灯瞎火在干啥？”正福先生走出门来，摸着小六子的头十分亲热地问。

小六子看了正福先生一眼，低着头，一声不吭，眼泪涌了出来。

小六子明白在这条巷子里，除了娘疼自己，就数正福先生了。每次小六子跟娘出门，只要碰上了正福先生，正福先生都少不了拉着小六子到杂货铺买点糖果什么塞进他的手里。时间长了，小六子才慢慢知道了这顺兴药铺有着权府的恩惠。

正福先生将小六子让进了屋里，又让儿子字元拿出一些糖果。字元长小六子几岁，高出小六子一个头，白皙秀气，斯斯文文的。字元热情地招呼小六子吃糖后，就一头钻进内屋里背药书去了。

“正福先生，你说我娘是我的亲娘么？”小六子眼巴巴地盯着正福先生。

“嗯……”正福先生看着小六子。

“您说说，我家里躺着的那长胡子人又是谁？他是好人么？”

正福先生眼红了。

“还有，您说说，我爹又是谁，他又到那儿去了？”小六子瞪大眼睛看着正福先生，似乎有许多个为什么要弄明白。

“唉……”正福先生长叹了一口气，“孩子呀，你家权府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眼下权府遭了大祸，作孽呢。”

“孩子你也长大了，该懂事了。你娘不是你的亲娘，他只是你的奶娘。你的亲娘和老子都已命尽黄泉了，那躺在家中的长胡子人是你的亲爷爷。自打你这奶娘进府后不久，权府就像着魔似的，接二连三地出事，一天一天走下坡道，到头来一场大火几乎烧掉了权府，你爷爷就是被大火烧断的房梁砸成这个样子的。”

“这都是我娘干的？”小六子脸如猪肝色。

“这些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有一件事令老夫大惑不解。”

“什么事？”小六子急切地问。

“就是你那宝贝蛋。”正福先生指了指小六子的裤裆，继续说，“球球是个畜生，是一只让人玩赏的宫廷狗，按说它是不应该对它的小主人如此野蛮的，显然是受人指使。狗通人性呢。”

“啊！”小六子顿时从凳子上弹了起来。

“老夫总在想，一个女人家本应慈悲为怀，怎能对一个小孩子家如此下得了手？一个小孩家，一支家族的血脉呀！”正福先生已经是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不会的，决不会的。”小六子大声叫着。

“是呀，老夫也以为是不会的，可是……”正福先生没有说下去。

小六子一下呆住了。他像被钉在了那儿，一动不动，大张着嘴怔了好一会。

突然，小六子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我要杀死她，我要杀死她！”

“老夫该死，老夫该死。”正福先生一听小六子如此狂叫，为之一震，猛然从愤懑中惊醒过来，一下子慌了手脚。作为一个外来户，正福先生在这马

背巷是走路怕踩死了蚂蚁，说话怕吓着了孩子，小心谨慎，老实做人。谁知，今夜里是犯了哪门子糊涂，对一个孩子竟然说了这么多不该说的话，岂不大祸临头吗？

“全是老夫胡言，孩儿切不可信。再说，你奶娘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养大，容易么，切不可胡来。老夫求了你。”说着，正福先生一下子跪倒在小六子面前。

这下子该小六子糊涂了。他瞪大眼睛看着面前的正福先生，一时不知所措。字元也从内屋里跑了出来，目睹这场景也愣住了。

“孩子，你答应老夫，要不我就跪死在你的面前。”

字元也急了：“小六子你真心要气死我爹不成？”

小六子含泪扶起正福先生，并着双腿，规规矩矩地给正福先生鞠了一躬，拉开门，投入黑夜里。

6 0

这个可怕的、令小六子惊吓不已的阴影终于成了现实。

这一切的骤然来临，使小六子意外地冷静下来。他好像一下子下长大了许多，他好像一下子看到了许多阴谋，感受到了世态的无情和残酷。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善与恶的归宿竟是如此的相似和雷同。

他用心地回想着，力求从自己的经历中，读出一些什么。他曾经是那么地爱自己的娘，他将娘视为世上最美好的东西，爱得一步也离不开。此时此刻，他却那么仇视奶娘，他仇视得不愿再见到她一眼。他打心眼里感谢正福先生，是正福先生让他从一个巨大的陷阱中跳了出来，帮助他认识了一个血淋淋的阴谋。这个世界上充满着贪婪和仇恨，累积着苦难的忧伤和无奈。小六子被一个不出声的宇宙所包围，使他一步步感觉到被毁灭的颤栗和深沉的悲怆。

当小六子终于知道了自己和这座古城之间的那么多血淋淋的宿怨后，一股强烈的被人宰割和凌辱的血腥气从脚心窜起，这是一种对奶娘的刻骨仇恨。他既然答应了正福先生，走，离开奶娘是他的唯一选择。

在一个没有星星黑洞洞的夜里，小六子从隆中山摸回了权府，他双膝跪拜在祖传的那块曾矗立过“樊鞭”作坊的黑土地上，用心地感受着那曾有过的硫磺味，那曾有过的辉煌。他透过窗口的灯光，想最后看上自己的长胡子爷爷一眼。长胡子爷爷旁坐着哭哑了嗓子的奶娘，昏暗的豆油灯下，几日不见的娘已是换了个人，蜡黄的脸上，挂满泪痕，闭着双眼轻轻地为鼾声如雷的权国思打着扇子，嘴里喃喃地叫着：“小六子，小六子。”

小六子不禁涌起一阵冲动，他几乎就要扑进去，扑进娘那温暖的怀里。可是，理智战胜了他，他咬紧牙，转身离去。

就在这个夜里，权国思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女贞终究没能守住小六子，就像她嫁到隆中山，而隆中山什么都没有让她守住一样。就如同她书写的历史早已注定了她的结局，注定了她的孤独，她的凄凉。

这应该是一种血脉的呼唤，女贞用了十几年的精神和力量，书写自己的未来，书写自己的希望，到头来，顷刻之间，一切也都化成了齑粉。小六子没能给养育自己并被自己抽空了全部心血的奶妈一丝回音。

一连好多日子，女贞成天神魂颠倒地在马背巷上上下下奔跑着呼喊，一无所获。小六子的突然离去好似掏空了她的心，她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住如

此巨大的打击，她时常半夜里从恶梦中哭醒，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了，她就盯着小六子睡过的床流泪。一周下来，女贞就瘦了好几圈。泪水泡肿了女贞的那双大眼睛，那双大眼睛迅速红肿得似两只大桃子。

女贞的眼睛只留下一条缝，她看不清小巷里的石板路，就在权府院里砍了一个树枝作拐杖。女贞拄着树枝做成的拐杖，敲打在小巷的石板上，发出凄凉的击打声。女贞逢人就问：“看到我家的小六子了么？”

小巷人都在叹息：“小六子把女贞的魂给勾走了呢。”

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天色暗了下来，女贞的眼前开始灰蒙蒙的，接下来什么都看不见了。女贞自言自语地说道：“天黑了呢。”

天，从此就没有了光亮。女贞哭瞎了双眼，她的眼前没有白天，只有黑夜。女贞成了一个瞎女人。女贞仍没忘记要找小六子，眼看不见了，拐杖就是女贞的眼睛。女贞看不见人，只要听到面前有脚步声，就赶紧问道：“看到我家的小六子么？”开始还有人答理她，时间一长，人们看见她就像躲瘟神似的躲着她。

这天从凌晨开始毛毛雨就下个不停，小巷的青石板似涂了油一般光滑。女贞像往常一样拄着拐杖，走出权府去寻找小六子。

女贞重重地摔倒在她走了千万回的马背巷的青石板上。女贞走出权府时就好象感到身子站不稳，她就靠在大门的门框上歇息了一会，出了门，走进小巷。女贞就把腰摔断了。小巷的人把女贞抬进了权府里，请来正福先生为她复了位，女贞就躺在了床上。三个月后，女贞能下地了，但腰却再也没有直起来。

女贞只能靠拐杖支撑着身子在院内移动。隆中大头菜酱园全都荒废了。女贞佝偻着身子，立在院子里一站就是半个时辰，像一根老枯树丫立着，她看不见院子内的一草一木。

“女贞不中用啦。”小巷里的人都这么说。

于是，大胆的人们在她的眼皮底下，将一口口的大菜缸偷回家去装米盛水去了。

6 1

蛮荒一路向远伸去。

莽野上所有的浆果一齐垂落了，无数的鲜花一块儿闭合了。整个的原野没有了颜色，没了声音。

在隆中山里以野果充饥的小六子，终于在一个阴冷的毛毛细雨之夜，走出隆中山，顺着汉江向上游走去。

初入乞丐之道的小六子如丧家之犬，到处挨打。沿江的小集镇一个接一个，大都倚仗着汉江的天然码头，商贸十分发达。可小六子不敢在这些小镇上停留，每个小镇都有着一帮乞丐盘踞着，有几次，小六子刚踏入小镇的街口，就饱吃了一顿棍棒。小六子只得一次又一次地绕开集镇摸到各个小村庄里乞讨。村庄的农夫比镇上的人善良，有米汤喝米汤，无米汤喝菜汤。遇到下雨落雪，乞讨无着，小六子也难免想到昔日家里的温暖，可那蹲着撒尿的耻辱又让他无比地恨那个家。小六子身单力薄，胆小怕事，行讨不偷不抢，饥一顿饱一顿，倒也自由自在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流淌着。

这天傍晚，小六子走到一个村庄，得知再往前走十几里就是一个名叫鸟池的小镇。这是一个挺有名气的地方，人称小江南，以小镇为中心，方圆百里家家户户养蚕，鸟池的绸缎闻名于世。小六子不敢去小镇，就在村外的

一个稻草堆里找了块歇息地，待天亮以后，绕开乌池镇继续前行。不料，夜半时分，小六子让人用一只麻布袋背到了小镇上，关在码头上一间黑房子里。天亮时，门打开了，进来一帮人，为首的高高大，眉目清秀，穿一身长衫，手拿一把折叠纸扇。他看了小六子一眼，突然惊奇万分蹲下身子一把抱住小六子：“你不是金伢子么？”转身又对旁说道，“三年前我曾收金伢子为义子，后因求取功名离散了，我现已发迹为官，想不到金伢子沦为乞丐，全是我的罪过呀！”说着，眼红了。

小六子好一会才清醒过来，他明知这官人认错了人，可他怕挨打，低着头，吓得一声也不敢吭。

“走，跟义父上船去。”高个子官人说着拉着小六子走出了屋，朝江边走去。

码头上停泊着一艘官船。船头宽大，船高二层，船尾高翘。小六子跟官人走进船舱，舱壁雕龙画凤，满眼新奇。官人命人帮小六子沐浴更衣，将船移至上游僻静地带颐养了几日，为小六子剃头修面。小六子本身底子好，再加几日的油汤油水一养，面色就缓过气来。小六子象做贼一样，从不敢正视官人，更怕官人问自己什么。好在官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似乎没有时间与小六子说什么。一天，官人对小六子说：“我的衣服你穿着不合身，应去市上购之才行，为你修饰一番也好一同还乡呀。”

小六子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不过，你到处行乞，难免会有人认得，有碍颜面，在店铺看货时，合意只需摇头即可，不必多讲话。”

小六子应了。

午后，官人与小六子分乘两顶轿子，带着两名仆从上岸入镇。先至银楼，买下两对每只重四两的金镯，要铺主随同到太和绸缎庄一块兑取价银。进了太和绸缎庄，仆从赶紧将货单递给了店老板。店老板一看货单上的东西，价值三千余金，是个大买主，当即请进客厅，殷勤拱手，君山毛尖盖碗茶接待。店老板悄悄地从仆从口中得知，来人为襄阳道谷城新任议长，小的是其独生子，因议长的独生子与襄阳道尹的幺女定亲，前来购置定亲礼物。一听如此，店老板更是格外趋承，当即设宴款待。官人还邀银楼铺主一同落座，说是自己的好朋友，铺主唯唯从命，自引为荣耀。宴罢，绸缎庄店老板拿出各种绸缎呢料请小少爷过目选定，不料小少爷连连摇头。店老板急得直说：“这都是上等货色，可以是进京献给宫廷的贡品呢。”

官人一旁接过话说：“小孩子家不懂啥，不妨送给他娘选看一下。”

言毕，即让轿夫抬着货，由一名仆从押着送往船上。过了许久，不见回音，官人就差另一仆从去催。这时轿夫先回来了，说是船上让带来口信，夫人对送去的各色绸缎很合意，都留下了。官人听后即对小六子说：“孩儿暂在这坐一会，我去兑了银子就回来。说罢，乘大轿先走了。

官人到了船上，多给了轿夫一些银两：“你们辛苦了，先拿钱去用点酒菜。”轿夫不亦乐乎，去了。

轿夫一走，官船即开。

坐在太和绸缎庄的小六子一直等到夕阳西下，仍不见官人取银两来。这时银楼铺主与绸缎庄店老板也开始慌神了，便追问小六子，小六子早已心虚语钝，坐了凳上尿了一裤子，便嚎啕大哭起来。两位店主大呼受骗，不由捶胸顿足。

两方店主让人对小六子轮番毒打以至深夜，想问出那官人骗子的去向，

无奈小六子一无所知。一气之下，将昏死过去的小六子扔到了江边的沙滩上。

江浪一阵一阵有节奏地冲刷着沙滩，江浪冲醒了小六子。他动了动身子，不由一阵钻心的疼痛。他终于想起来了，这几天梦一样的日子，那可恶的官人，那毒蛇一样的骗子，他把小牙咬得“嘣嘣”响。他要报仇，可是那只官船早已是无影无踪。他咬牙切齿地在心里骂了一通官人骗子，过了一会，他倒又有几分软佩起那官人骗子来，人家就赔了几日饱饭，就让自己当了替死鬼，金呀银呀，还有成捆的绸缎就到了手。嘿，真他妈的美气呢。这世道也太黑了，小六子竟然有了一种要以牙还牙的冲动感。

又是一阵剧痛，小六子又昏了过去。

小六子又醒了。他揉了揉眼睛，天已大亮，只见身边围着一群小乞丐。他想动，却一点力气都没有。

“莫动，莫动，你伤得挺重呢。喝点水罢。”清凉的水，一滴滴进入了小六子的嘴唇里，怪甜的。

小六子的眼睛湿润了。

6 2

小六子第一次尝到了丐帮群体的温暖。

在汉江边搭救小六子的是一支路过鸟池的郟阳丐帮。江湖上有路不平拔刀相助之说，更有同情弱者之理。

遍体鳞伤的小六子，躺在江边奄奄一息，是郟阳帮的丐王龙头首先发现的。丐王龙头年不过三十，满脸的豪爽与仗义。他本是应关门岩镇的丐王之邀带着几个弟兄去喝喜酒的，谁知就在关门岩丐王新婚的前夜，关门岩丐帮里发生了内讧，帮内的一个老乞丐暗地结伙，对丐王下了黑手，老乞丐夺得了王位。丐王龙头自感晦气，又不便插手外帮之事，只得空着肚子打道回府。丐王龙头在返回途中，船到鸟池天色已黑，船老大不敢行夜船，无奈只得靠岸借宿。丐王龙头多心，不敢让弟兄们上岸，一同留宿于船上。于是，就有了搭救小六子之举。

船继续逆江上行。

小六子不敢提及替人受骗之事，只是说，出身贫寒，父母双双去世，与瞎奶奶相依为命，不料瞎奶奶落水而死，只得乞丐为生，刚流落到鸟池，就遭当地丐帮的毒打，险些丧命。郟阳丐帮本就与鸟池丐帮不合，丐王龙头听完小六子的诉说，火冒三丈，高声叫到：“鸟池都是鸟人，欺负一个孩子算啥子好汉么？”说完，端起酒，喝了一大口，喷了小六子一脸，“跟着你大哥我，看谁再敢欺负你！”

小六子入了穷家行，结束了那种“惊弓之鸟”的生活。小六子在这里领略了一个无比神秘的天地，弟兄们用以交谈的语言，令小六子摸不清头脑。很快，小六子就学会了行中的“春典”，即黑话。如：柳、月、望、在、中、神、兴、张、爰、居，是一至十数的暗码子；阳、墨、道、妾，分别指南、北、东、西。又如：讨饭的搭子叫老灰，刺头用的镰刀叫轻子，到路旁偷秋叫打洛栽，炮叫礞子，引信叫火苗子，花药叫皮，点火用的火香叫火邱，切菜刀叫师刀，嗓音叫唤头，灯叫亮子，火柴叫进星子，钱叫杵，成吊钱叫干杵，天阴无日叫上漫子或打棚，桌上用的壶叫龙头、碗叫凤尾，袄叫称吉，

袜叫汪，鞋叫芦言，吃饭叫上啃，喝酒叫抱瓶，狗叫皮子，等等。

穷家行里的知识可谓是高深莫测，有帮规有礼节。帮里面分班分组职业，职业分文讨和武讨两种。文讨包括群活数来宝和各种吹打弹唱，是乞丐的看家本领。这些表演又有严格的规矩，比如四人数来宝，其中一人手拿两块牛骨的称“哈拉巴”，此人为该组的总负责“老大”，有权调遣行讨过程中的一切行动；第二位和第三位是打竹板的，分左右两边站立；第四位是打金钱板的，站在两位打竹板的中间；而“老大”则站居中间的位置。这是基本队形，但在演唱中还常有队形变化，如一字形、扇面形或两左两右等。演唱完，东家执事人高喊赏钱多少后，由领班的“老大”上前领赏。红包不能用手接，要用右手的牛骨板平面朝上接过。若“老大”不在场时，则由竹板代接。武讨呢？则是魔术与气功一起上，运用各种不同的能见红的手段，如用砖头自打脑盖，用菜刀自拉脑皮，用铁锥自穿舌头，用钉子自钉手背……等等。乞丐在路上如遇同行盘道，则需说出师傅、明师、引师名字，是几座上的人。

行帮里是按几座论大小的，长辈的称作师爷、师叔，同辈的弟兄，也分有等级次序。

面对如此复杂繁琐的帮规门道，小六子觉得十分有趣有味，学的特别上心，加上小时跟着戈先生喝过一些墨水，学起来自然是如鱼得水。

跟着丐王龙头，小六子壮着胆子在郟阳城里城外窜出窜进。丐王龙头很是偏爱小六子，说他长得象个女孩子，挺逗人喜爱的。弟兄们送来了好吃的好玩的，丐王龙头总是要叫来小六子一同吃一同乐。这样就引起了丐王龙头手下弟兄的嫉妒，私下少不了骂他小爬虫或不给他好脸色。小六子就学会讨好这些兄弟，比如说，有了好吃的，分成几份给大伙；有人犯帮规了，替人在丐王龙头面前求求情等等。小六子还特别会讨好丐王龙头，一次，丐王龙头的手指红肿化浓，小六子就抱了丐王龙头的手指用口吸浓水，一日三次，硬是吸干了丐王龙头的浓血才罢休。小六子上得丐王的宠信，下受弟兄们的厚爱，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转眼一年过去了，这天是小六子的“生日”。何谓生日，即乞丐入帮的日子。乞丐们是很注重自己的生日的，平时再脏，到了生日这天，一定要好好地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乞丐的迷信心理，把“洗”同“喜”连在一起，都盼望着生日这天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这天一大早，丐王龙头就对小六子说：“今日是你的‘洗澡节’，到剃头匠那儿去剃个头，再到江里泡个澡，穿身新衣服过好节。”

小六子“嗯”了一声。这一年里，小六子见过不少弟兄过“洗澡节”，挺有意思的，只是要在众人面前脱得赤条条的跳进江水里，令他胆怯不已。

丐王龙头十分看重弟兄们过“洗澡节”，他视其为凝聚人心的一种途径。午后太阳当顶，丐王龙头招来的几十个弟兄就守候在了江边码头上，叽叽喳喳地准备凑热闹。刚剃过头的小六子精神了许多，只是细心的人才看得出，小六子有些心事重重。

丐王龙头不知何时来到了江边，他站在高处，目光找到了小六子。他见小六子有些躲躲闪闪的。“哟，小六子还害羞呢。”继而对着弟兄们大声说道：“开始吧。”

说时迟那时快，弟兄们一拥而上，站在小六子身边的几个弟兄先下手为强，一下就按住了小六子，笑呀叫呀，瞬时就把小六子的衣服剥得个精光。

小六子拼命地用双手捂住害羞部位，紧紧地咬着嘴唇。

没能插上手的弟兄们站在一旁使劲地叫着：“看看小六子的小鸡鸡，看看小六子长卵毛没有？”

小六子紧紧咬住的发紫的嘴唇猛地启开，冲出一声悲痛欲绝的哽咽，

那声音像石头碎裂一样发出的蛮力，在码头上震荡着。

动手剥完小六子衣服的几个弟兄更带劲了，一个叫小花脸的小个子终于扳开了小六子的十个指头。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啊”了一声，便怔住了。紧接，在场地所的人都愣住了……

小六子的哭声渐渐弱了下来，最后变成了尖利的抽泣声。小六子充满着绝望，眼前灰黑一片。他绝望的抽泣声，同时压得弟兄们也喘不过气来。

小六子吞下了一个畸形人在众目睽睽下的全部耻辱，他饱尝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弱者的全部苦果。

次日天刚蒙蒙亮，正做着美梦的丐王龙头被吵醒了。丐王龙头翻身一看，见小花脸等几个弟兄跪在床前。小花脸一只手捂着脸一手打着嘴巴：“大爷，小弟该死。”

一同跪下的其它的几个弟兄也异口同声地说道：“大爷，我们有罪，我们赶走了小六子。”

弟兄们都知道丐王龙头疼小六子，故一大早就负荆请罪来了。

“什么？你打走了小六子？为什么，你们给老子说！”丐王龙头睡意全飞，气呼呼地大声吼着。

“昨夜睡半夜里，我被尿憋醒了，正要下床撒尿，刚睁眼猛然眼前白光一闪，脸就被狠狠地划了一下，我‘哎哟’叫了一声，血就流出来。”小花脸战战兢兢地说道。

“听小花脸一声惨叫，我们几个立刻从床上跳了下来，一把逮住了刺客，谁知道那小子来了个金蝉脱壳，脱掉了外衣，跑了。点亮灯一看，衣服是小六子的。”一旁几个弟兄纷纷补充道。

“噢？这小六子为啥要行刺？”

几个头摇得象拨浪鼓。

丐王龙头沉思了一会：“哎呀，对了，昨天是你小子让小六子丢了丑吧？”

小花脸点了点头。

“哈哈，小六子有出息了呢，小六子敢杀人了呢，哈哈……”

丐王龙头一阵狂笑，令小花脸与几个弟兄面面相觑。

小六子一去无消息。

第十五章

6 3

公元 1926 年岁首，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进攻的主要目标是消灭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当时仅吴佩孚就有约二十万军队，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省。

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中的叶挺独立团战斗力最强，

担任了北伐军的先遣队。北伐军进入湖南后，紧接着向湖北挺进，在湖北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中歼灭了军阀吴佩孚主力，攻克汉口、汉阳，占领武昌，然后向全省推进。叶挺独立军团英勇善战，屡破强敌，赢得了“铁军”的威名。

北伐军进攻襄阳后，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有一项最大的行动，就是“惩办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当时新成立的襄阳工会把斗争的大方向的基调定为，将城内各商行店铺按行业划分，一个行业打一只大老虎。

论襄阳的鞭炮业，清末后有着自己牌子的鞭炮产品只有权、曲、万三家。曲家鞭炮作坊在民国初年就被辫子军给折腾得家败人亡了，权府眼下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一个神经兮兮的奶妈子，只有万字鞭炮还算红火。

襄阳工会首领们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聚会，在严肃认真地分析了城内行业斗争形势后，作出决定：次日一早逮捕万吉祥，斗争后立即处决。殊不知，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襄阳大律师楼华是万吉祥的把兄弟。

万吉祥有着与意大利神甫襄阳教堂主教任远尼亲密的关系，经任远尼的专门保荐，万吉祥得到了中国红十字会襄阳分会会长的席位，副会长叫楼华，是当时襄阳城有名的大律师。

在襄阳城内三槐居巷子里，万吉祥与楼华喝鸡血酒结义兄弟：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

结义兄弟大难当头，楼华心急如焚。散会后，他立即让老婆暗中给万吉祥通风报信。万吉祥大惊失色，化装后连夜逃往钟祥一个远房亲戚家隐藏起来。次日一早，革命群众在万字鞭炮铺扑空。为了早日将万吉祥捉拿归案，工会除派人日夜守候在万字鞭炮铺四周外，还常派些陌生人在权府院内院外走动，布好了一个又一个的陷阱，只等万吉祥落网。

当然，这一些权府里的女贞都不会知道。

翻过新年后，襄阳城周围六县的农民，一夜之间再次发起了一场暴动，大刀和梭标在一夜之间搅乱了原来的沉闷天空。砍头，游街，分粮。革命再次掀起高潮。暴动的农民在襄阳城游行示威了好几圈，“打到武汉去”的口号震天响。农村包围城市，农民兄弟的斗争热情极大地鼓起了工会同志们的斗争劲头。他们对万家鞭炮铺和权府的周围加强巡逻监视，下决心要抓住万吉祥，巩固革命成果。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迅速转入低潮，轰轰烈烈的北伐失败。就在蒋介石在上海野蛮杀害共产党人，大肆摧残北伐力量时，襄阳工会的革命群众得到消息，当天夜里，采取果断行动，再一次对襄阳城的土豪劣绅进行围剿。此时，逃亡在外的万吉祥仍没有消息，继续守株待兔式的等待，显然不可能了。愤怒的革命群众在放火烧毁了炮铺街的万字鞭炮铺后，仍不解恨，这时人群中有人高声喊道：“捉不到万吉祥，我们要灭了他的九族。”一行人当即举着火把奔向马背巷，火把停在了万吉祥亲家的权府前。

革命群众进府强行将居住在府内的人家连拉带拽地赶了出来。最后一个赶出权府的是女贞，她是被人抬出来的。

权府之火烧了半夜。空旷的权府里，火光冲天。大火没有能烧出权府，“脊”字型的风火隔山墙，再一次为小巷人家挡住了灾难。纷纷从床上爬进来的男女老少被这眼前的大火吓呆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将权府化为灰烬。

瞎眼婆女贞不可能看到烈火熊熊中的权府，革命群众将她架到了远离权府的沈氏茶馆的门前，但女贞仍感受到了权府大火的炙热。

女贞问：“真烧着了？”

革命群众说：“烧得火可大呢。”

女贞说：“烧吧，烧吧。”

革命群众一愣，问道：“权府都烧光了，你住到哪去？”

女贞哈哈大笑起来。

猛然，女贞使劲地挣脱起来：“你们放开我，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64

马背巷的人们更是同情起瞎眼婆女贞来。

小巷的街坊们将权府内的残垣破壁清理了一下，为瞎眼婆女贞在那块烧焦了的土地搭了个小屋子，让女贞有了一个歇息处。

女贞的娘家丁家饭铺，丁老么支撑着把几个女子弄出嫁了，人就老得不成样子了。两老口开着一家小饭铺，炒点家常菜，日子还过得去。早在小六子出走后，女贞的娘家就要接女贞回去，女贞说是放心不下这院子。

现在权府院子完全成为了一块废墟，女贞的父母又要接她回去，女贞仍摇了摇头，样子很是顽固。

权府被烧的四十三天后，襄郟镇守使张联升的队伍跟随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下令封锁县党部，解散九师政治部，捣毁了襄阳三中，通缉围捕共产党人。与地方土豪劣绅民团相勾结，大肆搜捕工会农会领导人，追杀革命群众。张联升贴出告示，限三日内，凡参加过工会农会活动者，一律到镇守署使自首。紧接，襄阳县农会主席董振的头颅挂在了襄阳西门外，整个襄阳城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这时，万吉祥回到了襄阳。

万吉祥为人挺宽厚，回到襄阳他并没有急着找工会算帐，而是暗暗庆幸自己能活着下来。古人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万吉祥就想，还是和为贵。万吉祥面对百废待兴的家业，沉思良久，他想，用一份房产换得一条性命，值得！万吉祥带着万太太逃走时，带走了家中的全部金条，以至工会革命群众抄家时，万家没有大的损失。万吉祥返城后，不费吹灰之力，就重现了昔日万字鞭炮铺的辉煌。

死里逃生的万吉祥回到襄阳后，好似换了一个人，对民众大慈大悲，对社会慷慨解囊，襄阳城有口皆碑。

万吉祥宽宏大量之举，很快赢得了大伙的信任，他出任了襄阳商会会长职务。

有人说，万吉祥得知权府因受自己的牵连毁于一旦时，曾给住在权府的瞎眼婆女贞送来一些接济，但女贞没有要。也有人说，女贞收下了，要不，她吃啥活下去。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自权府被一场大火烧毁之后，女贞住在窝棚里，身子骨竟然一天比一天硬朗起来。女贞的双眼不见天日了，腰依然佝偻着，但身体明显胖了，走路的拐杖声打地石板上劲很足的。天晴时，女贞就坐在大门前晒太阳。

女贞恢复精神后特别爱唠叨，她见人总爱唠叨权府过去的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小巷里的一些比女贞年长许多的老婆婆们最爱听她讲过去权府里的事。昔日的权府，对小巷人来说，有着许多神秘的东西。女贞讲过权府

内每一个人的故事，偶尔提到小六子。她的记忆力特别地好，权国思有个隐私，就是每次下汉口，都要给女贞捎点小东西。就连这些，女贞都讲给老婆婆们听了，女贞还一一报得出这些小东西的名称。只是，女贞从没提过那只名叫“球球”的北京宫廷狗。

一天，对门的李婆婆过来挺神秘地对女贞说：“杂货铺的刘拐子在上游见到小六子了呢。”

“什么？小六子现在在哪儿？他在干啥？”女贞颤抖着双手一把抓住李婆婆。

“说是当了乞丐呢。”

“作孽呀，我苦命的小六子。”女贞失声痛哭起来。

李婆婆见女贞伤心了，连忙说道：“别哭了，保不准是好事呢，你没岷听说十个乞丐九个孝呢，小六子要是真当了乞丐，他就会来看你的。”

女贞停住了哭声，说道：“唉，要是真的这样就好了。”

“会的，会的。”李婆婆讲起了古话，“北宋时相州城有个乞丐，每次出外求乞的所得，都舍不得吃，而是将饭菜分别贮存在容器之中。有个官吏问其缘故，说是带回去供养老母的。官吏感到奇怪，于是派人悄悄尾随观察。发现那个乞丐讨得饭菜后就来到河边一只船上，船虽破旧却很清洁，一位老妇就在其中，乞丐取出讨来的饭菜放到母亲面前，又倒出酒来跪着奉上，然后在一旁跳舞唱歌嬉戏，以使母亲欢娱。待老母吃喝完毕，他再去干别的，天天如此。你看，这个乞丐不是个大孝子么？”

女贞连连说：“是呀，是呀。”脸上绽开成了一朵大菊花。

6 5

女贞守着废墟一个的权府，过着十分安稳的日子。军阀混战，襄阳城也不得安宁。今日这个队伍打过来，明日那个队伍占襄阳，炮声枪声，都没能影响女贞过日子。匆匆忙忙借道马背巷的队伍，谁也没有把一个瞎婆子放在眼里。

女贞眼不见，清清静静地过了几年日子。

这天，夜幕降落得比往日早，夜色很浓很浓，半夜后，马背巷一片静谧。一高一矮两个蒙面人从墙上翻入了权府中，借着夜色遮掩向府中深处的小窝棚窜去。

盘坐在床上的女贞听到了脚步声，即刻下床：“是哪位先生来了？”见来人没有吭声，似乎明白了什么，赶紧说道，“我这穷家小户的，又是个瞎婆子，你们若不嫌弃，想拿啥就拿啥吧。唉，这权府先前可不是这样的呢。”

这些年，经常有些穷急了的人转进权府里，搬块石板，锯棵树的，女贞早已习惯了。

女贞感到来人有股杀气，有些惊慌地问：“你们是谁？”

“是六爷让我们来接你的。”说话的是个哑嗓音。

“六爷？六爷是谁，我不认识他。”

“六爷就是六爷，快跟着我们走就是了。”

女贞浑身颤抖着：“我不能跟你们走，我要等我的小六子呢？”她颤抖的声音绝望地大叫起来。

“走吧，六爷等着你呢。”

高个子一把捂住了女贞的嘴，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别喊！”

女贞使劲地摇脱了来人的手，仍然大声叫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

干什么？我要等我的小六子！我不走，我就是不走！”女贞的双手紧紧地扒着床沿上。

来人有些着急起来，高个又开口了：“唉，你一个瞎眼婆，我们又把你怎么样，要不是六爷……”矮个子拽了一下高个子的衣襟，高个子收住了话。

矮个子劝说道：“我们是特地来接你去见小六子的。”

漆黑的屋子里，寂静沉闷。

“那好吧，你们背我走。”女贞说道。

矮个子急忙背起了女贞，高个子在前面探着路，十分顺利踏地上了停泊在古渡口上游的那只小篷船。

小篷船划破夜空，刺破水面，划过古渡口，咿咿呀呀地向下游划行了半个时辰，靠了岸。两人轮换着背着瞎眼婆朝隆中山里走去。

一连几天都是大晴天，小巷里的几个老婆婆好几天没见到瞎婆子在门口晒太阳，有些奇怪，就约着一起进去看看。

女贞的小屋的门掩着，老婆婆们先是站门外叫了几声，见没动静，就推开了门，屋内一切依旧，只是不见瞎眼婆的人影。老婆们用手往香台上一摸，一手灰。老婆婆们有些慌了，在院里院外，小巷的两头默默地寻找了一阵子，担心惹出事来，都悄悄地各自回家去了。

早在一年前，女贞丁家饭铺的双亲就已相继去世。女贞失踪后，她嫁到城里的姐姐三丫曾来小巷打听，也没能问出一个究竟。女贞的失踪让小巷人谈论了几天，便无人问津了。

第十六章

6 6

战时风云多变幻，一晃几年过去了。

直奉大战硝烟散尽，张作霖再进山海关；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吴佩孚之军分崩离析，大势已去；孙传芳精锐第三师被不明之军全歼；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军打起青天白日旗；蒋桂决斗，军阀重开战，老蒋纵横捭阖，不发一枪便让白崇禧仓皇而逃；中原大战爆发，战火弥漫，流动酒吧开上前线，“银弹”、“肉弹”猛攻西北军。历时七月，蒋记统一大局，宣称北伐任务完成……

公元 1931 年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张学良痛失东三省，成为举国上下痛骂的罪人。

这一年，湖北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代替了襄阳道尹公署。

这一年秋天，襄阳城马背巷古渡口迎来了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威震国民党朝野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位是气壮汉江上下的丐王六爷。

乱世风云，马背巷古渡口依旧春迎东风，秋送落叶，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保持着自己这流水般的日子。

一天之计在于晨，满巷里叫唤声一片。一家家几片单门面的小饭铺，门前四方桌上放着的卤猪头卤猪蹄，要趁过江客进巷时推销出去。一户户做小手艺的篾铺、铜匠铺，也要抢着把赶集的人引进自己的铺子。

这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古渡口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和嘈杂。两行由

身穿国民党军服士兵组成的队列，立在了古渡口九十八级台阶的两侧，枪口上是寒光闪闪的刺刀。

“蒋委员长到！”随着一声悠长的喊声，一溜神气的官船停泊在了襄阳古渡口码头。其中一艘豪华的大船船头站立着两行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气势十分威严。勤务兵撩开轿帘，身着军服的蒋委员长冰冷地走了出来。蒋介石走下船头，一行大轿早已等候多时，蒋介石没有收住脚步，步子十分有劲，一步一个台阶。披在身后的斗篷，轻轻飘动着。紧跟委员长身后的，左边是襄阳警备司令范石生，右边是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丁腾。一阵江风过来，将他的斗篷鼓得老高。蒋委员长有些不快，收住脚步，反过手扯住斗篷：“嗯，娘西皮。”

“这鬼地方，就是风大。”丁腾语气有些重。

“嗯，丁参谋长，你说什么？”蒋介石扭过头。

“我在骂这鬼地方。”

“鬼地方？让你受委屈啦？嗯？”蒋介石面色沉重。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丁腾暗暗叫苦，连忙解释道。两年前，蒋介石为了加固襄阳军事要塞，“围剿”鄂北红四方面军，任命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范石生兼任襄阳警备司令，任命师参谋长丁腾兼参谋长。国民党军队中早有传闻丁腾要取代范石生，没想到这次大变动丁腾仍是原地踏步。丁腾难免有气。

蒋介石面色阴沉地登完了九十八级台阶。他停了下来，问右边的丁腾：“你说说，这古渡口有多少级台阶？嗯。”

丁腾脸色苍白，汗珠串出一脸：“有几十级吧。”

“什么？有几十级？几十级是多少，嗯！”蒋介石侧过头来，“范司令，你说呢？”

“报告委员长，一定有九十八级台阶。”

“好！很对！”蒋介石重重地拍了拍范司令的肩膀，笑了。

蒋介石在马背巷口停住了脚步，范司令与丁参谋长赶紧扶着委员长上了官轿。一行官轿穿过襄阳城，沿着一条沙石便道，向西直接朝隆中山深处行去。

深秋的隆中山，层林尽染。蒋介石站在高大的青石牌坊前，锐利的目光凝视着牌坊横梁上“古隆中”三个楷书大字，轻声地吟着两边立柱上的对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山路弯弯，蒋委员长迈着军人的步子，沿着小溪，跨过小虹桥，穿过三顾堂，在一座小山坡前停了下来。坡前立着一小亭，亭上写着“草庐遗址”四个字。

“嗯，这里的诸葛草庐呢？”蒋介石好似发现了什么。

范司令回答道：“早毁掉了。”

“谁毁掉的？娘西皮。”

“明朝弘治年间的襄简王朱见淑。他在世时认为，诸葛亮聪明过人是所住的草庐之地风水好，便下令拆毁了诸葛草庐，在草庐的原址上为自己修建陵墓。”显然，范司令早有准备，十分流利地背诵着。

蒋委员长点了点头，扭过头来，看了看范石生和丁腾，问道：“范司令，你说襄阳是鬼地方吗？”

“不，襄阳素有七省通衢、南襄隘道之称，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乃重地也。”范司令抬头看了丁腾参谋长一眼，恭敬地回答道。

猛然，一阵风刮来，风摇晃着山坡上的树枝，枯黄的落叶纷纷扬扬地洒落下来，洒落在地上，也洒落在蒋委员长身上。

蒋介石自言自语道：“娘西皮，秋风扫落叶呢。”

丁腾面色如土。

夜深了，蒋委员长躺在一把大太师椅上，闭目沉思。

范司令恭敬地站立在一旁，脸色上已经流露出倦意。显然委员长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但他没有发话，范司令是不能离去的。范司令一直想着委员长刚才所说的一番话：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看你的那位参谋长，有怨气呢，娘西皮。

蒋委员长用手做了一个斩的动作。

“范司令，”蒋介石不知何时已睁开了双眼，“你说这隆中山好么？”

范司令不解地看着委员长，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只得试探地问道：“您是说……”

“那武侯祠、三顾堂、抱膝亭，是不是太破了些？嗯？”

范石生打了一个冷颤：“是我失职，是我失职，请委员长训示。”

“不，不，诸葛亮是智慧之神嘛，我资助五千大洋，如何？”蒋介石站起身来，身子笔直地在室内踱着步。

范司令不由一阵激动：“谢谢委员长，诸葛亮在天之灵也会保佑委员长围剿成功的。”

“嗯。”蒋介石笑了。

蒋介石走到了书桌前。

蒋介石手扶如椽狼尾巨笔，面对着长条宣纸，凝眉沉思。

范司令在一旁认真地研着墨，龙砚里发出沙沙沙的响声。

片刻后，蒋委员长将狼尾笔按进了龙砚，让狼尾笔在墨汁里滚了滚。他看了范司令一眼，轻轻地拖出狼尾，如释重负，挥洒自如地在纸上留下了几行字：

惟英雄能崇拜英雄，我总座其当之受命而董其事者……

次日一早，丁腾参谋长被逮捕。

三日后，丁腾被处以极刑。

6 7

六爷是乘小篷船顺江而下的。

小船漫滑水中，江面宁静，箴篷的窗洞里漏进一些光亮和破水的橹声。这种宁静中单调的声音，一阵一阵引起六爷心中的波澜……，没想到我六爷还能有今天，嗯。

六爷就是当年的小六子。

六爷乘坐的小篷船也是这日清晨进入襄阳城境内的。然而，六爷的船被挡在了距古渡口百米之外的上游。六爷钻出船舱，问船老大：“咋啦，停在这荒郊野外的？”

船老大说：“国军封渡了。”

“国军？”六爷不语了。

光阴荏苒，小六子摇身一变就成了六爷。其实，论虚岁他才二十一岁，显然还不是当爷的年龄，可是，这汉江上上下下他说了就算，不是爷又是什么？

乱世出“英雄”。就在中华神州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战事不可开交之

时，小六子在汉江上游的一块土地上，经过一番滚打之后，脱落成一个非等闲之辈，竟然溶进了“英雄”之流。

六爷在这汉江上下说话可是铁板钉钉，可今日不行。国民党兵手里的枪，六爷知趣，犯不着拿起鸡蛋碰石头。六爷回到船舱里睡了一个回笼觉，船依然停在原地，六爷就有些气愤了，站在船头高声骂了起来：“我日你国军的先人。”

船老大正坐在船头上抽着干叶子烟，听到六爷的骂声，赶紧说：“六爷，今日可不能乱骂，蒋委员长来襄阳了呢。”

“什么？蒋委员长来了？”六爷出了船舱，使劲地朝古渡口上望着。六爷听说过，蒋委员长也是江湖上闯荡出来的，他当过流氓，斗过场子，还当过乞丐。如今蒋委员长是一国之君，万人之上，人能混到这个地步，真乃天意也。

六爷崇拜蒋介石。

六爷一刻也等不得了，他给了船老大一块袁大头，转身钻进了船舱里。片刻后，待六爷再钻出舱时，吓了船老大一大跳。刚才衣冠楚楚的六爷，顷刻间就变成了一个老乞丐。只见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肩背一个破包袱，右手拿着一只破碗，左手拿着一根打狗棍。活脱脱的一个老乞丐。

六爷下了船，顺着江堤向城里走去。路边出现了一个草棚，六爷正想进去歇息。

“站住！”国民党兵从天而降，挡住了六爷的去路。

“嘿，嘿……”六爷将右手的破碗晃了晃。

“走，走，今日谁也不许进城。”国民党兵将手中的枪晃了晃。

“我一个要饭的，不让讨吃啥呀？”六爷的嘴斜张着，唾沫顺着嘴角流着，样子十分可怜。

“少费话，走，走。”国民党兵用枪托顶了一下，六爷就倒在了地上，头上的发套与头脱开了。

“哎哟，国军打人啦，打人啦！”六爷抱着头声嘶力竭地叫唤起来。

“是谁在这里撒野？”国军的连长从草棚里走出来。

六爷停住叫唤，抬起头一看，怔住了：“筐子，是你……”

“六爷，怎么是你？快请起，快请起。”国军连长跪拜在地，扶六爷站起身来。国军连长见几个兵傻站一旁，便大声骂道，“这是六爷，你们混蛋，有眼无珠。”说着，扶着六爷进了路边的小草棚。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国军连长原是六爷手下的一名乞丐弟兄，姓匡，兄弟们都叫他筐子。在安康的那场复仇决斗中，筐子跟着六爷跑前跑后通风报信。眼看那场战斗胜利在望了，筐子摸进城去为六爷弄点肉吃，半道上碰到了国军抓丁，筐子就当上了国军。刚来时，筐子好想六爷，想疯了他就逃跑，都给追了回来。后来，筐子就死了心，铁心在国军里干，这不，三年就熬成了一个连长。

筐子穿一身青色军装制服，头戴硬壳短舌大盖帽，腰里结一根黑皮带，缀着紫红皮穗的短枪挂在腰际，十分英武，十分干练。

中午，六爷坐在了筐子国军连部里的上宾席上。

蒋委员长次日就要返回汉口，当晚，范司令在襄阳警备司令部为蒋委员长举行宴会饯行。

秉承蒋委员长的旨意，范司令不仅请来了襄阳党政军要人，还请来了襄阳城的绅士名流、钱业、绸缎、船业、鞭炮老板及商会会长等。令襄阳各头面人物大吃一惊的是，马背巷权国思的孙子小六子突然不知从那儿冒了出来，而且竟然还上了蒋委员长的宴席桌。

小六子的出现是其外公万吉祥首先发现的。

襄阳炮铺街万字炮铺的万老板，已是六十有八，但眼不花耳不聋。作为襄阳商会会长的万吉祥，如今也是襄阳城的名流。他自从两年前当选为商会会长，几年来，积极为商业活动出资捐款，团结商界发展经济，硬是把整个襄阳商界搞得红红火火。

六爷是由匡连长陪同进场的。据说，关于是否让一个江湖把头赴宴，范司令曾专门请示过蒋委员长，得到了蒋委员长的恩准。当匡连长将这一喜讯告诉六爷时，六爷流泪了。

由于蒋委员长有要事处理，宴席晚开了一会。六爷到来时，早已兴奋不已的绅士名流们正眼巴巴地望着正厅的大门口，一个陌生人的出现，立即引起了一阵嘘嘘的询问声。

万吉祥心里猛地一颤，这陌生人的长相、形态及神态，怎么看都是他万家的人。这真的是苦命的小六子么，他还活着？万吉祥想到往日对小六子的不公，孩子到底是无辜的。这多年这孩子流落到哪里去了，又是怎么活过来的，当了国军？当了国军咋没穿军服？做了官人，可他那神态又不像是国军官人，他身边的那国军连长又是谁？万老板冥思苦想，直到蒋委员长进场，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万老板的思绪才被蒋委员长洪亮的浙江话拉了回来。

“同胞们，当前国难当头，日本军占领了我东三省，要抗日，攘外必先安内。如今共军在鄂北一带活动频繁，襄枣宜地区成了红四军的天下，荆门南漳地区成了红三军的地盘，娘西皮，那还了得，本委员长此次巡视襄阳，就是要大家同心剿共！”

“为了围剿的胜利，我们要精诚团结，要有难同当……”

在辉煌的灯光下，蒋委员长做了一个习惯性的挥手动作，结束了他的训话。这时，蒋委员长的侍卫官走到前面，低声说了几句，蒋委员长面色冷峻。他不失风度地与坐在前面桌上的几位襄阳党政军要人握了握手，就匆匆地向外走去。全场起立。

蒋委员长起身时，点了点头，给了同桌人一个歉意。蒋委员长的目光在六爷面前约停了一下。六爷一阵激动，想说什么，只是嘴唇动了动，终究没有吐出声。

蒋委员长与六爷对视的这一瞬间，被在场的众多人所注意到了。很快，小六子的出现，成了宴会上襄阳城头面人物们议论的中心话题。万老板待蒋委员长离开后，借着几分酒劲，端杯到小六子的桌上敬酒，小六子客客气气喝着酒，而对万吉祥却陌如路人。

“你是……”万老板舌头打着颤，笑咪咪地看着小六子。

“哦，鄙人忘介绍了，这位是威震汉江上下的丐王六爷。”匡子连长站起身来，大声说道。

紧接着，又是一阵嘘嘘声。

就这样，六爷回到襄阳城的第一天便如此登场亮相。

当天夜里，襄阳城外的炮声轰隆了整整一夜。次日凌晨有消息传来，

红四军摆脱了国军包围，向北突进，冲破了国军刘茂恩、冯鹏翥部队的堵击，胜利通过沙河，向陕南进军。这次战斗，国军被毙伤三千余人，匡连长受命率部队增援，步入绝境。

六爷闻讯后，两日不食不饮。

第十七章

69

六爷出现在马背巷时，小巷里几乎没有人能认出他来。昔日威严显赫的权府早已是废墟一片，人们对权府的小六子已经淡忘了。

清晨，马背巷静悄悄的。六爷用心地感受着脚碰击青石板的叮当声，崐穿过马背巷，他在古渡口台阶顶头的石狮子旁停了下来。举目望去，上有崐天雾，下有江雾，阳天阴地浑然一体。他猛地想到了师父的叮嘱：男根女崐阴不吉，寻求天地阴阳地也。这马背巷的古渡口不正是天地之间的阴阳界崐地么？六爷重新开始认识自己的家乡，认识生于斯养于斯的马背巷。

六爷的目光转向了身边的那座古宅，它高矗于古渡口之上，威风气派。崐当年乾隆皇帝曾在此歇息，留有天子的印迹，是马背巷人神威的象征。六崐爷对着古宅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六爷走进了古宅。

说是古宅，其实也不过是座老式带庭院的旧建筑。内部通道很复杂，六爷走进来时，房子的多处已经破损了，墙皮透着水印，地板久未油刷，屋子的内容摆设也说不上殷实，大抵是个空架子。古宅的后院，是一块很宽阔的有着假山水池的花草庭院。

六爷在这古宅里经营起了一家杠子铺。

杠子即码头上的脚夫。六爷是这古渡口的码头主，杠子们吃的就是六爷的饭。六爷的杠子铺立在古渡口那九十八级台阶的顶头。汉江里的上下船只，老远就可以望见码头上这所高大坚固、古色古香的店铺，威风凛凛地立着。六爷的杠子铺高高大大的，立在马背巷鹤立鸡群，那风光的滋味，六爷是挺看重的。六爷的杠子铺顶着巷子头，铺子横跨巷子的两边，后半截成曲尺型拐到了巷子那边的城头上。六爷杠子铺经营的是码头上脚夫的生意，铺内也就不用柜台。大堂里放着几张茶桌，茶桌上清一色的铜器皿：铜壶、铜碗、铜酒盅。这些是专供铺子里的杠子头歇息用的。杠子铺的门前是一个挺宽敞的凉棚。凉棚的一方连着铺子，另外三方每方都立着四根粗杉木柱子。这也许是杠子铺的特色。从古渡口上岸到进入马背巷，是一个直角，六爷的杠子铺也就正好在这直角上。马背巷的人说，巷头沈氏茶娘的人情真，巷尾六爷杠子铺的铺子深。

杠子铺的屋前，是杠子们的天下，货卸完了，抱着杠子在这屋前的凉棚下一蹲，内心里打着小盘算，嘴里说上几句诨话，倒也其乐无穷。若是走进六爷杠子铺的后院，那则是一方宁静的乐土。

古朴。典雅。竹林。曲桥。水榭。花坞。

这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典庭院，由于在院内长着一棵独特的大银杏树，又隐隐约约流露出了北方的粗犷。

院内有拱门甬道，甬道两旁有假山真水。全部仿苏州园林的建筑风格，

有太湖石垒成的假山，山下点缀有葡萄及长春藤花架，用黑白卵石铺成图案的曲折小径，围绕在荷花塘鱼池及各式花圃丛中。顺石阶盘山而上，穿过幽邃的岩洞，便是一座六角凉亭耸立在小山顶上。

荷花鱼池中有大小六座小石峰，石峰脚下被浮有荷叶的清水环抱着。池边有垂柳成线。每日六爷闻鸡起舞，守在池边傍着晨韵，几分清静，几分悠闲。

院内那株大银杏。细看银杏是三株而成，树下枯藤盘绕，老纹纵横，清晰地雕刻着千年的沧桑。只是大树的一侧被雷电所击，烧焦了一半。三树中最大的一株为雄性，与其它两株雌性银杏合体为一，乃雌雄异株。大银杏有六百余年历史，多次枯死，又多次复生，由此难分雄雌。那年，乾隆皇帝在此院歇息时，曾赞赏大银杏树为百折不挠之神，加封为“感应大将军”树。

每日，六爷打完一套武当拳，悠闲地绕着小池边走上两圈，然后就从后院径直进了屋内的前大厅，在那张铺着老虎皮的太师椅上斜躺着。太师椅背的上方，挂着一根“龙鞭”。这根来之不易的“龙鞭”，就是六爷威震汉江上下的象征。

70

六爷每日都要从墙上取下那根“龙鞭”抚摸一番。

六爷斜躺在太师椅上，头靠在高高的椅背上，眼眯着，“龙鞭”在手掌里翻动着。这条由二十根牛筋编织而成的鞭子，一米见长，鞭头酒杯粗，鞭尾细尖，成圆锥形。鞭把为紫铜柄，上面凹刻着两条长龙，云雾缠绕。也许是龙鞭的年代久远，手柄上的双龙已模糊不清。

一次，管家瘸子张为讨好六爷，提议重新编织一条龙鞭，没想到吃了六爷一鞭子。六爷手中的这根“龙鞭”，是六爷江湖权力之所在。相传，当年唐明皇被皇亲奸臣所迫害，化装逃出宫殿，流浪江湖，落入讨要的乞丐群落，交下了不少哥儿们朋友，成了花子们的崇拜者，当上了花子头。不久，他的皇帝身份显露，众乞丐跪拜真龙天子，发誓要为龙头大哥报仇。唐明皇说：“有朝一日，重登宝殿，朕要把所有奸臣坏人杀掉，让咱们穷哥儿们扬眉吐气！”丐帮兄弟们问：“到那时你还认识我们这些穷哥儿们吗？”唐明皇为了不忘共患难的穷哥儿们，用牛皮筋编制了一条黑皮鞭，起名叫“龙鞭”。然后他把“龙鞭”挂在墙上，双膝下跪发誓道：“这根鞭子上打君、下打臣，亦打丐帮变心人。我登基后若变心，你们任何人都可以用这根鞭子打我，打死勿论。”唐明皇留下的这根“龙鞭”，被敬奉为丐帮始祖，千百年沿袭下来，乞丐们见了鞭子又敬又怕。后来，丐帮内乱，分立山头，这“龙鞭”又被分鞭多根，由各派丐帮帮主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无论那派丐帮主，对“龙鞭”的下传仪式都甚为隆重，丐帮通称为“拜杆儿”。

自古以来，丐帮帮主的“龙鞭”只有下传不可自制之规矩，这就同丐帮帮主的权威不能自封一样。六爷现在发了，是“龙鞭”给了他神威。六爷的杠子铺立在这古渡口，古渡口就是六爷的码头。

六爷刻骨铭心地记着：自离开丐王龙头后，小六子又开始了沿江乞讨崑的日子。那天，鞋破衣破的叫花子小六子流落到了汉江与丹江交汇地均州县城。均州城不大，可养狗的人家可不少，大街小巷到处是狗在撒欢。小六子好几次有惊无险，硬是从狗嘴里逃脱，裤子让狗撕破了几块，一边屁股也露在了外边。中午时分，小六子好不容易在一家小食店内等到了吃剩的半碗面条，刚要动手捞，猛然遭到了一阵拳打脚踢。原来是本地的一帮叫花子，

见来了个外地客抢食，自然是拳脚相待，毫不客气。就这样，小六子一整天都是在东躲西藏中逃窜，滴水未进。到了傍晚，小六子在一个小巷子边拾到了半个馒头。他赶紧将馒头放进了怀里，找到城外的“乱葬岗”坟地，准备独享美食。不料，黑洞洞的身旁突然伸出了一只枯瘦之手，一把就抓住了小六子手里的半个馒头。小六子岂能相让，他起身扑向黑影，猛然又夺回了半个馒头。这时，小六子他才听清了对方黑影子还能说话：“我不行了，我……我求你了……小师傅。”说着那黑影倒在了坟坡下。

小六子躬下身子赶紧迎住了这个黑影。这黑影原来也是同自己一样的鞋破衣破，一个遍体鳞伤的小个子老头。小六子在坟地旁找到了一个放牛娃搭的小窝棚，他把小老头放了进去。又从汉江里打来水，用树叶沾着水轻轻地帮小老头擦洗伤口。小老头咬着牙一声不吭，泪水从两只眼角边一滴一滴地滚了出来。次日天黑，小老头有些吃不住劲了，浑身滚烫烫的。小老头说：“小师傅，你叫什么名字？”

小六子用手托着小老头的后背，在他耳边说道：“师父，我叫小六子。您有事就吩咐吧。”

“小师傅，你心好，我不行了，我是……”说着，小老头的嘴中没有了声音。

小老头好像是睡着了，可小六子睡不着，坐在小老头身旁守着。半夜时分，小老头醒了，他打起精神开始向小六子细细地诉说起来。这小老头原本是汉中城的丐王，姓严，名宝子。手下有叫花子八百余人。汉中是块风水宝地，盛产稻谷，年年都是丰收年景。严宝子守着这块宝地，本来有吃不尽的山珍海味，享不完荣华富贵。可祸起萧墙，严宝子手下的一花子头被安康城的蜀河帮丐王所收买，竟然引来了一支外客，企图从汉中占据一块地盘。是可忍，孰不可忍？严宝子率众迎战，不料中了对方的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他拼杀突围，一路逃窜，好不容易到了湖北境内，岂料，又不被当地乞丐所容，打得半死后，被扔进了“乱葬岗”。

讲完这些，严宝子的心里似乎好受了一些，他想动动身子。小六子赶紧扶了一把，他竟然站了起来。严宝子走出窝棚，一会儿，不知从那弄来了三块砖头，竖立着并排摆起，然后拉着小六子面对面一同跪下。“今夜翁、钱、潘三家青帮祖爷在上，因弟子无能流落在外，只能临时设小香堂行礼仪了。我家小六子无依无靠，由我严宝子代投‘小帖’了，恳请祖爷收他为弟子。”说着让小六子将头重重地连续在地上碰了三下，算是“拜杆儿”。

“小六子，从今夜起你就是我们青帮里的人了。”说着从内衣的背后抽出了一根鞭子，“我就是你的师父，这根‘龙鞭’就是我传给你的青帮人的‘海证’，你沿着这汉江上下寻找，去认家吧。要记住，你认家之处乃‘男根女阴不吉，寻天求地阴阳地’也。”说完，严宝子瘫软在地，霎时，身子就僵硬了。

7 1

师父严宝子让小六子拜天拜地拜杆儿，拜得小六子是糊里糊涂。严宝子临终前留下的那一番话，小六子根本就听不明白。至于说“龙鞭”，小六子记得还是从郟阳帮丐王龙头嘴里听说过。丐王龙头说，他也没见过“龙鞭”是啥模样。小六子想，有了这根鞭子再也不怕狗咬了。

小六子含泪埋下了师父，十分好奇地拿着“龙鞭”在师父的坟前挥舞了一阵子，然后将其贴身绑在了腰里，跪在坟前与师父含泪告别。小六子仍

然是一根打狗棍，一个粗瓷碗，沿汉江乞讨而上。

一路仍是苦难缠身，待小六子乞讨到汉中城里，已是半年之后的事了。这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小六子乞讨到汉中城外已是午后，他蹲在路边的水沟边捧了几口水喝，强忍饥饿向城里赶去。汉中城里的人，无论看穿戴还是看气色，都显富裕。小六子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走得有些急不可待，因为他看见了路口那一边有一家挺大的饭馆，饭馆的里里外外站的坐的都是人，且都挂着一张油油的嘴。

突然，他被一条人腿绊了一下，还没待他稳住神，就一下子栽倒在地，随身的棍子连同那只瓷碗被摔得好远。小六子机灵地一个就地滚从地上站了起来，回头一看，不由吓了一跳。只见路边的一床破芦席覆盖着一具死尸，其上半身不可见，下半身则裤仅及膝。尸体旁立着一个中年女人，衣不遮体，蓬头垢面。女人个子高挑，冬瓜脸型，有些福相，只是眼睛一只大，一只小，还有点斜视，鼻梁塌了一点，是相书上说的“嫁个男人不吉利的女人”。

女人向过路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着：“死者是我夫，只因无钱安葬，暴尸街头，请各大伯大婶、哥哥姐姐行行好……”观者甚众，颇有不少的慈悲者舍钱。

小六子一心想快点到路口那边的饭馆去，不小心却被地下的死人绊倒了。小六子自认倒霉，忍疼爬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捡起打狗棍和那只破碗，正要离去。谁知那芦席内躺着的死尸猛然掀开芦席坐了起来：“你这个野娃子，别想走，看我不收拾你。”说着，一跃而起，像拎小鸡似的把小六子提了起来，又摔倒在地，“我看你是反了，你这野娃子，敢来汉中城撒野，哼……”那死尸，原来是一个身强体壮的黑大汉。

在场的众人大惊，方悟这是一对装死要钱的无赖男女，连呼上当，急忙散去。这时，一群小乞丐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一涌而上，对着小六子一阵拳打脚踢。任凭雨点般的拳头，小六子的手没有护着头，而是双手死死地抱着腰。这时，小六子双手护着腰，护着腰里的那根鞭子完全是出于一种习惯，要说师父严宝子关于“龙鞭”的遗嘱，小六子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时，站在一旁看着一群小乞丐撒威风的黑大汉看出了小六子身上的秘密，走了过来，右手从地上提起小六子，左手往小六子腰里一掏，抽出了一根长长的鞭子，黑大汉仔细一瞧，不由惊叫起来：“啊，龙鞭！”立即瘫软在地。

那刚才还悲哀不已的妇人大喊起来：“黑子，你还不快点跪下。”瘫在地上的黑大汉才大梦初醒地跪拜在了小六子的脚下，“小师爷饶命，小师爷饶命，小人有眼无珠。”

一群小乞丐见黑大汉跪倒在地，也“唰”地一下，一溜地跪在了小六子面前。

这下该小六子目瞪口呆了。他站了起来，动了动从上到下疼得钻心的身子，觉得嘴里有点咸，用手一摸一手红，吐了一口，血中竟然还夹着一颗牙齿。小六子一把从黑大汉手中夺过“龙鞭”，放回到自己的腰中，又用衣衫将其遮严，一句话没说，就要迈开步子。黑大汉连忙站直身子拦着小六子说：“小师爷，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请小师爷到我们花子爷的府上去。”

“去，去。”小六子赶开了黑大汉，头也不回地朝路口那边的饭馆走去。

十字路口旁的那家饭馆，名为“羊头泡馍店”。店门不大，羊汤飘香，

生意看好，不论是狗是人，吃完了往外出，想吃的朝里挤，这门面就有了水泄不通的味道。小六子本是空了大半天的肚子，外加黑大汉一伙的一顿打，早已饿得眼冒金花。刚才那黑大汉一会儿往死里打小六子，一会儿又喊小六子为小师爷，到底是为什么？小六子根本就没什么思想这些，此时，他着急的是自己的肚子。小六子越是急着弄吃的，这店门口的人越是挤得紧紧的。

小六子正呆在店门外想着进店的法子，只听到身后又响起了黑大汉的声音：“小师爷，有请您了。”小六子回头一看，一顶小木轿已停在一旁，两名小乞丐已将轿帘揭开，恭候着。

黑大汉见小六子没有上轿的意思，赶紧又说道：“我们花子爷已备好了宴席，就等小师爷上坐了。”小六子一听有吃的，嘴里没有吐一个字，就抬脚踏进了木轿里。

一顿狂饮暴食，让小六子醉成一团泥，至到次日太阳一竿子高了他才醒来。小六子把摆着龙床凤椅的房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再看自己上上下下一身新衣，有些糊涂了。他在房子里踱着步子，好一会儿才想起昨日之事，他赶紧摸了摸腰，龙鞭没了，冷汗立刻就窜上了鼻尖。他一抬头，只见“龙鞭”悬挂在正墙上，连忙摘了下来，插入自己的腰里后，心才安稳了些。

小六子被花子爷的府上待为上宾，百思不知其解。小六子正在莫名其妙之时，感觉到门外好像有动静，一个大步蹿了过去，把门猛地拉开，他怔住了：门外跪满了人，正对门的是一个小小个子，尖脸猴腮，一双小眼，两只小眼还轮换地眨着。小六子想，此人就是汉中城的“花子爷”吧。花子爷见了面前的小六子，头似捣蒜一般在地上磕着，只听地上发出一阵“砰砰”的响声。

“小师爷，小人率众弟子给您陪罪了。”小六子仍愣着。花子爷说完站起身来，“请问，我们的严宝子师爷现在在哪儿？这龙鞭……”花子爷收住了嘴，没让话说下去，眼睛一眨一眨望着小六子。

小六子似乎明白过来。“哦，你是问我严师父吗？这龙鞭就是他传给我，对了，他说过，他是这汉中城里的“杆子”，是这样的吗？”

“是呀，那还用说，快告诉我，严师爷现在在哪儿？”

小六子的眼红了：“严师父他，他已经死啦……”

“啊……”门外一片哭泣声。

好多日子过去之后，在一个夜深人静之时，六爷问身边跟随他的黑子：“那天你见到龙鞭后，咋就认得是师父传给我的？要是我抢来的呢，你们可不就冤了？”

黑子“嘿嘿”一笑：“那能呢，俺师爷逃出汉中城时曾交待过，见这龙鞭就如同见师父，不可无理。江湖上只有俺师爷把龙鞭插在腰上，那天一见到你腰插龙鞭，我就认准了……嘻嘻。”

自此，小六子就长大了，号称六爷。六爷仗着“龙鞭”在汉中城里当起了丐王。小六子当丐王时，才十七岁。小六子继承了权国思的精明和魄力，秉承了万吉祥的干练和裕如，还有戈先生知书达理的教诲，三国、水浒中仁人志士的楷模，浪迹江湖天涯，居然文韬武略皆通。小六子成了六爷，在汉中也成了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第十八章

可是有一天，六爷孤身一人离开了汉中城。

六爷在汉中城尽管过着太上皇的日子，可他分明是在卧薪尝胆。

一晃几年过去了，汉中城里的花天酒地让六爷一天天地远离他的童年，可他一天也没忘记自己的童年，相反，童年的耻辱却一天比一天强烈而清晰地印在脑海里。他试图让汉中城这无比舒心的日子完全冲走他遥远的童年，然而，总是不可能。权府的破落，“樊鞭”的消失，还有植物人的爷爷，叼走自己阳物的北京狗，骂自己是野崽的赖子……，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发生在权府大院的罪恶。这些罪恶对于小六子来说，本该是模模糊糊的，可如今在六爷的脑子里却变得越来越明白了。他已经认定了，自己的奶妈是权府的灾星，他万分地恨她。

然而，一个出身贫家小户的奶妈子，为何能轻而易举地毁灭一个庞大的权府家族？一生刚愎自用的爷爷，为何就那么死心塌地地轻信这个女人？夜深人静之时，六爷多次反复在记忆中寻找奶妈对自己的罪恶，然而，在记忆里奶妈始终是一张慈善的脸庞。六爷无比的思念着襄阳城，思念着昼夜回荡着汉江涛声的马背巷。那里记录着权府的辉煌，那里残留着六爷童年的耻辱……

当六爷铁了心要回襄阳时，汉中城里的那帮兄弟们嚎啕大哭了几个昼夜。几年中，六爷与兄弟们精诚团结，不断扩充自己的队伍，为雪耻，上至勉县下至均州，都留有他率兄弟们血战的印迹。自打有了六爷壮胆，汉中城就成了一座威严之城，一座不败之城。几年中，先后击退了十多起汉江上下游丐帮队伍的进攻，六爷在汉江城不仅打出了码头，而且还收编了临近一些地盘上的散兵游勇。六爷亲自出征，潜进安康城找到了严宝子师父的冤家对头蜀河帮的丐王“棒子”。他与棒子的交锋可谓惊天动地。那是在安康城后的一座山的半山腰，六爷与棒子几乎同时喝令自己的兄弟后退五十步，两位丐王扔掉了上衣，双方抱拳施礼，紧接就是一场双虎下山般你死我活的搏斗……

六爷卸下了棒子的双臂，收罗了棒子手下的一百多人，兴高采烈地打道回府。为了这两只胳膊，六爷苦苦修行练功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真可谓牢记师父之仇，时刻卧薪尝胆。为师父复了仇，六爷就想到自己真的该回去了。六爷讲仁义，他将汉中丐头的位置留给了黑子。

黑子如丧考妣要跟着六爷来襄阳：“六爷，让我跟您一辈子吧。”

六爷说：“不用了。你比我还大，你还让我养你的老不成？”

“我不能让您孤身一人回襄阳，我带几个兄弟送您到襄阳，行不？”黑子含着泪说。

“怎么，小看你六爷了不是？我问你，在这江湖上行走，前呼后拥还能称得上英雄么？”六爷盯着黑子问。

黑子似乎还想说什么，被六爷一挥手给打断了：“好了，我一个外乡人，不能老霸着你们的码头，我明天就走！”

黑子吐的是肺腑之言，六爷讲的也是真心话。六爷进汉中城时的那位花子爷，曾因恨黑子无事生非让一个外乡人当了丐王，先后两次暗地对黑子下手，都被六爷识破了。就在安康城外那一场决斗中，六爷巧借棒子之手，打破了那位花子爷的脾脏，送他上了西天。

六爷把汉中城里的丐王位置交给了黑子。六爷临走的那天，黑子带领

众弟兄长跪在汉中城外的汉江码头上，一直看着六爷乘坐的篷船消失在汉水的尽头。

73

六爷在回襄阳之前，其威名已响彻汉江上下。六爷回襄阳时，正是襄阳城丐帮群龙无首之际。六爷在蒋委员长的宴会上一露面，非同小可。六爷有“龙鞭”认家门，坐上襄阳城的丐王宝座天经地义。

如果说六爷回到襄阳城的第一件事是参加了蒋委员长的晚宴，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拜青帮认门。

青帮创建于清朝雍正初年，是为承运漕粮开始。大约到了嘉庆年间，安庆天府的粮帮水手们成立了一种秘密组织，名字叫做“安庆道友会”，简称“安庆道友”、“安庆帮”、“庆帮”。后来，又起了个别称“临济会”，意思是沿佛教临济派而来。入会的先后分成二十四个辈次，形成师收徒的父子帮。帮会的最初摆设香堂在船上，这条船就称为“泰子船”、“老堂船”等。这就是后来的青帮。青帮的创始者是当时的翁岩、钱坚和潘清三人。

青帮把佛教中的达摩尊为始祖，把金幼、罗清、陆逵尊为“前三祖”，而他们三人则为后三祖。

这些青帮家典，是六爷在汉中城称王时，专程去了一趟汉口，找到汉口帮会得知的。当时的汉中城，青帮的发展还是初期，未能广招门徒。

青帮成员之间是师徒关系。入帮手续，第一步是“记名”，由记名人请求介绍人代投“小帖”，经本师同意，乃择期开“记名小香堂”。上过小香，成为记名弟子，再上大香，才算正式弟子。

襄阳城的青帮为迎接六爷的到来，破例为六爷举行了“特别大香堂”。六爷记名是其师父严宝子在均州的荒郊野外给拜下的，连正式的小香堂也没上过。但是，严宝子是青帮里显赫一时的人物，六爷有师父传下的“龙鞭”认家，这就使六爷特殊了许多。就说六爷去城里帮会认门这天，六爷的“龙鞭”一亮相，襄阳青帮众人竟然长跪在地不敢抬头。

襄阳青帮为六爷举行的“特别大香堂”选择在七月初八。邻近几省丐帮辈份大的老头子都专程赶来参加，以示对严宝子的敬仰和对六爷入帮的欢迎。这一天，青帮包下了襄阳城所有的大饭庄，所有帮中的人停止了一切业务活动，显得特别隆重。为青帮名扬四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尽管六爷有“龙鞭”在身，开香堂认家，还得严格按帮规办。这天，六爷穿着一身崭新的青衣，从上到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六爷被兄弟们簇拥到香堂门前时，早已是汗流浹背了。

开堂时间定在中午。当时正值酷暑，如火的骄阳烤得地上一个劲地冒着青烟。青帮图的就是一个“青”。香堂祖牌上摆满达摩始祖师、悲可祖师、弘忍祖师、僧璨祖师等十五位青帮的祖师爷的牌位。一个个横眉冷对，杀气盖人。高堂悬挂的香联倒是充满团结、昌盛、和睦之气。上联是：安清不分远和近。下联是：三祖传流到如今。横幅是：义气千秋。

开堂时由执堂者高声唱《开山门歌》，歌词为：我佛如来法东流，前人世界后人收。师父收我心欢喜，后人收人在后头。

引进师手拉六爷的手，边跨入门槛边唱着：“手拉手，进山门，进了山门一家人。”

“你是从心所愿还是朋友所劝？”六爷在香堂内刚立稳，就猛然听到了一声大喝。

“从心所愿。”幸好引进师门外有交待，六爷脱口而出。紧接，机灵的六爷向坐在上位的师父参拜：“弟子给师父见礼。”

“香堂口上见吧！”说罢，师父们右腿跪在了一排祖师爷的牌位前，双手扶在半跪着的左腿上，接受六爷的参拜。青帮有句行话：开堂参祖头叩足，够不够数六十六。今日开的是特别大香堂，阵势大，前来参加的长辈多，而对每位长辈师爷是各叩三个。这天六爷叩头也就远不止六十六了。也正是这不记其数的叩头声为六爷赢得了好名声。就在六爷刚为长辈爷叩完头，老天爷那强烈的暑热和蒸熏，六爷的身子全然不听使唤了。“轰”地一声，六爷倒在祖师爷的牌位前，头重重地叩了下去。顿时，鲜血染红了额头和脸颊。执堂者让人用冷水浇醒了六爷，问：“还叩头吗？”

“不死就叩。”六爷十分倔强。

“好汉！好汉！”这一阵阵叫好声，久久回荡在香堂内外。……认家后，六爷被定为，头顶“悟”字，脚下“万”字，24辈“学”字班。这一辈份正好与襄阳城的劳头忙的师爷同辈。当然，六爷与古城的劳头忙也就成了把兄弟。

在以后的日子里，六爷的“龙鞭”能挂在谁家的大门上，一是看六爷赏不赏脸，二还要看“劳头忙”会不会从中作梗。

74

就在各路青帮聚会襄阳后不久，在襄阳城北的背街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襄阳城北有一条名为“北街”的小街。背街于襄阳北街的背后，是一条由青石板铺成的小街，街的一侧是青一色的单家独院，白墙黑瓦，朱红色的宅门，出出进进的是一群群花枝招展的官家姨太太。街的另一侧，是一个接一个小商铺，店铺里的小店员们成天就朝着对面的宅院叫唤着：“花布哟，多好看的花布哟，刚到的日本洋布哟。”所以，背街又称“姨太街”。背街的人去汉江边去，要穿过北街，那穿戴，那神气，北街人一看就知道是背街的人来了。别看背街的人在背街做买卖，斤斤计较，吵吵闹闹，可一出了背街，出手都是非常的大方。这样，背街的人在襄阳城里是很受尊敬的。

这天傍晚，在背街的街头上，出现了一个卖艺乞讨的老头。

老人体态瘦小，衣着破旧，双眼紧闭，神情凄然，面对着众多围观的姨太太、小店员，极其投入地操着几件乐器。只见他左手持弦，右手操弓，右腿上还拴着两件乐器：梆子拴系在小腿处，一条细绳拴在脚腰，脚尖上绑着一片铜镲，与地上仰起的另一片相配合，操弓的右手上又夹着两片简板。他一个人简直就是一支民间小乐队。

老人的曲弦拉得精练老道，不仅音调准，韵味也足，操弦的架式开放有力。几件乐器配合得十分精确，右手操弦的同时，将两片简板打得疏密有致，右脚在敲梆子的同时，又将铜镲拍得缓急适度，整个乐曲随着他动作幅度的大小或高或低。随着他速度的快慢或欢或悲。

人群中不时发出啧啧声，为乞丐老人高超娴熟的技艺而叫好。戏刚开场，一些姨太太已经十分慷慨地向老人面前的瓷碗里投着钱了。

老人感激地向众人点了点头，开口唱了起来。这时又让众人大吃一惊了。原来老人那紧闭的双眼是永远睁不开的，就是那用作谋生手段的至关重要的嘴，竟也是舌唇不正。每唱一句，都要费出极大的努力，嘴角几乎要拉扯到耳根上去了。老人唱的是曲剧《卷席筒》中苍娃被押解途中的一段：“小

苍娃我离开这登封县……哎呀呀……”凄凄惨惨，令人肠断。老人卖唱时，面部表情极丑，尽管腔调拿得很准，韵味拖得也十足，唱词却难以听清。这是一个口眼皆残的老乞丐。

出自围观者之手的铜板和纸币，雪片般向老人面前的碗里飞来。

突然，一群膀阔腰圆的大汉从天而降：“反了你哪，老不死的，敢到老头子的地盘上抢饭吃，嗯……”一个胖大汉一脚就踢翻了老人装钱的碗，铜板和纸币又雪片般的飞了起来。

大汉们扑了上去，慌忙举起双手朝空中抢着钱。

原来，是襄阳城青帮的老头子枣木路过这里。

枣木是襄阳城青帮的老大，也就是襄阳城里的老大。枣木原籍安徽凤阳，十岁时开始跟人以耍猴为生，五十岁入青帮，被合肥青帮安老头子收为徒。枣木后起歹心，合伙企图对安老头子行不义，败露后受到安老头子的追杀。为此，连夜逃出，隐名埋名，沿长江而上，后改道进汉江到了襄阳。当时，襄阳城还没有青帮组织，枣木自打进襄阳城就以青帮老头子自称，也就没人知道他姓甚名谁，他仗着青帮练就的一手武功，仗义疏才，招收徒弟，很快就在襄阳开出了一块天地。自从六爷挂“龙鞭”认门之后，枣木有了“龙鞭”助阵，更为得意。为显示襄阳城青帮之威风，枣木借为六爷设摆特别大香堂之由，请来青帮四方宾客，摆了威风露了脸，实为大快人心之事。

枣木信佛，他不好酒肉不好色，重名节。每日晚饭后，让兄弟们陪着周游巡视自己的地盘，是枣木得最意之时。按说，这城北的背街，枣木是不愿来的。枣木说一个“背”字多不吉利，其实他是见不得背街上的那些风骚娘们。这天，枣木竟鬼使神差地来到了背街。

枣木打码头看重脸面，当然就容不得眼前看到的这一幕。

谁知残疾老乞丐并没受惊吓，仍然是紧闭着双眼，唱着曲剧：“小苍娃我离开……”

枣木一怔，不由细看，感觉此人并非一般，那丑恶的面部似乎透出一股杀气。便朝着兄弟们大喝一声：“你们给我住手！”

老乞丐停顿了一下，换了唱腔，又继续唱道：“老大不必把我审，三老四少请听真，金银财宝我没有，快刀不杀一家人。”

枣木一听，老乞丐唱的是青帮的暗语，原来是自己人。连忙下蹲，扶起眼前的残疾老人，和气地问道：“敢问老大是……”

“在家子不敢言父，出外徒不敢言师，敝家姓安，敝帮兴武六，头顶 20 字，身背 21 字，脚踏 21 字。”

“啊，你是安徽安老大……”枣木大叫一声，硬硬地扑倒在地，口吐白沫，当晚就归西天而去。

枣木得意忘形，祸起外帮，请四方宾客本是为己扬名，殊不知，在青帮众人面前露了天机，引来了丧身之祸。安老头子自从在六爷的“特别大香堂”上认出枣木，遂起杀心。拜香堂结束后，安老头子立刻捎信给合肥帮里，装扮艺人在襄阳城内乞讨，一边注视枣木的活动，一边等候安徽来人。没料，这枣木竟是如此熊包，一见安老头子，就吓断了气。

枣木是一口气上不来，心脏堵塞而死。这样，六爷就名正言顺地坐上了襄阳城青帮老头子的宝座。

第十九章

在六爷回襄阳之前，古渡口船行的青皮老板还没听说过有杠子铺这个行当。要说脚夫，自古渡口设码头就有，那只不过是一帮吃青春饭的莽汉。来船了，船行老板高兴了，让你上哪条船你才敢上哪条船，赚了银两，与船行对半。否则，再壮实的汉子也只能是抱着杠子等天黑。

细说起来，青皮老板是看着小六子长大的。青皮老板的船行就设在古渡口上与那座古宅相邻的一个大院里。六爷的杠子铺挂牌那天，青皮老板一脸的惊愕：六爷原来就是权府的小六子，出息了呢。当然，青皮老板没想到这杠子铺是来抢船行生意的。

青皮老板已是六十出头，脸面上看也就五十挂零。青皮老板已到了爷的辈上，称之青皮爷。青皮爷只吃刀鱼、鲟鱼和鲈鱼。这三种鱼并称“汉江三鲜”，以其肉质嫩，细而不腻，为补身之佳品。据说，每日食之，生髓填精，血脉通泰，可活百岁。城里同兴典当的老板，一辈子吃这三鱼，过百岁，齿不摇，腿不乏力，一百零一岁还讨了个姨太太。

六爷杠子铺挂牌的第二天，谷城帮的船进码头装货，货是前一天晚上由青皮船行指派的，为城内阮自山杂货号的杂货。青皮船行管事按惯例，随手在船行门前的人头中点拨了几个人头，示意可以上船搬运了。几个脚夫乐滋滋地跑下码头，正要上船，却被一帮强壮的大汉拦住了：“从今日起，这码头是六爷的，没你们的事。”

“咋啦？这码头自古就是青皮爷的。”一个高个子脚夫不服，伸长脖子说道。

话音刚落，一阵拳打脚踢铺天盖地，那高个子脚夫顿时被打翻在地，一口口水带着两颗牙齿喷在了一帮脚夫的脸上。

高个子脚夫哪见过这阵势，连声求饶，爬起身就往青皮船行跑。

青皮爷闻之大惊，你六爷杠子铺不是欺人太甚么？

青皮爷找到杠子铺，六爷进城去了。青皮爷一日内三次登门，六爷都没露面。青皮爷被激怒了，也组织了一帮壮实大汉，在码头上与杠子铺的人对着干，竟然夺回了一些生意。

一夜无事。次日一早青皮船行的门还没开，臭烘烘的屎尿就顺着门缝流了进来。

大粪封门，乃门庭奇耻大辱。青皮爷明知是杠子铺的人所为，又苦于无证，只得站在巷子里指桑骂槐，暴跳如雷。

当日夜里，青皮爷花高价请来一帮打手护门，可次日一早，门前仍是屎尿一片。一连三日，日日如此。

青皮爷心烦意乱，第天四夜里扔下船行上了花船，到鱼梁洲嫖妓消愁去了。

鱼梁洲也不是清静之地。康熙年间，鱼梁洲上起了一股悍匪，个个在水里都似浪里白条，在岸上又能飞檐走壁。他们在汉江上下闹事，在鱼梁

洲上落脚，盖了楼瓦牌坊一片宅院。因那杆子头姓贾，所以这洲子又作贾宅子。贾宅子养了五百多悍匪，据说又抢了二、三百俏俊妇女，生了一窝窝的贼娃子。一次，这股悍匪劫了皇粮，杀了运粮官兵，惹怒了朝廷。朝廷发兵一万，上洲子将宅子围了一月。悍匪没有伤一个，反赔了千多名官兵

的性命。康熙皇帝闻知大怒，急令人从京师运来了大将军铜炮，几条火龙穿出炮膛，飞落在鱼梁洲上的贾宅子。偃在炮近的官兵，全都震炸了耳膜，成了死鸭子，可见炮火声之响。贾宅子上冲起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五百多个悍匪，除杆子头带着十几个弟兄去汉中城赴宴幸免一死外，洲上的悍匪没有一个能落下全尸。

贾宅子中间平地掀起了一个很大的坑，后来就成了一个小湖。小湖与汉江相通，萋萋蔓蔓的野草，细细悠悠的芦苇，湖边丝丝里里飘着绿囊。水泊明镜，汉江涌浪，这里有的是幽静与雅兴，引得城里的花船纷纷找到这里欢度良宵。在洲子上的那场劫乱之后，贾杆子头企图东山再起，可惜元气大伤，终没成气候。那些遗留下来的湖匪在汉江上零零落落到处游荡，竟然也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滋生出了一些小股湖匪。

船窗外水天一色，渔火如桔，新月皎洁，清风习习。花船上的三妓女眉目清秀。一琵琶，一洞箫，一古筝，流出一首首爽心的曲子。青皮爷无心多情，一脸愁容。

船猛然晃动了几下，一帮大汉跳上船来，粗暴地一把揭开了舱帘。

“你们……”青皮爷刚要发怒，见为首的是豁嘴老武，顿时转怒为笑，“稀客，稀客。”赶紧起身让坐。

豁嘴老武是洲上的湖匪头子。青皮爷的花船能平安地泊在洲子上，靠银两铺路，与豁嘴老武建立起了挺深的交情。

豁嘴老武哈哈一笑，双手一拱：“青皮爷打搅了。”

“哪里，哪里，让女子仨陪上一杯？”

“不必了。听说青皮爷前日又搞到了一个绝色美女，当场见红，有这回事？”豁嘴老武一脸淫笑。

“正是。那女子嫩着呢，弄起来有滋有味的，哼，绝了。”

“放肆！那小女正是我家侄女。”豁嘴老武瞬时变了脸，湖匪们一片杀气。

“别误会，那可是个江南女子呢。”青皮爷暗暗叫苦，这是在找茬呢。

他奸女人就阉了他得了！把他的脚刹了，让他乌龟一般爬！湖匪们大声叫着。三个女子吓得窝成一团，一动不动。

豁嘴老武说：“江湖人不做暗事，想如何处置，青皮爷你就抓个阉。”

匪徒们懂这个，有人立即写了几个阉子，分别写上手、脚、耳、鼻，还画上阳具什么的，折好了，扔在青皮爷面前，让他自己抓，抓到什么，就刹掉什么。

事到如今，青皮爷只能是认了。他默默求老天保佑，只要能保住那玩艺儿就行。

他那颤颤惊惊的手，在阉堆里哆嗦了一阵，眼一闭，抓出了一个。

阉上写着一个“手”字。

青皮爷如释重负。

青皮爷自此成了独臂老板。

青皮爷受了惊吓后，对六爷的杠子铺是谈虎色变。于是，青皮爷在汉江上游光化境内的仙人渡码头打下了一块地盘，变卖了襄阳青皮船行的家产，另开一处船行，改名为独臂船行。

距襄阳城西几公里处有一座赫赫有名的寺庙，名云居禅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明成化年间扩建后，改名广德禅林。广德禅林占地三万多平方米，

四周设有护寺河沟，一片广阔。

主体建筑有大雄宝殿、天王殿、藏经楼、竭寿亭、钟鼓楼以及庑廊楼房一百余间，僧徒百余人。广德禅林常年香客蜂拥，烟火旺盛。可惜到了明末，战火四起，禅林便日见倾颓。后来虽经多次修整，终因元气大伤，香火也就一直不明不暗。

广德禅林藏经楼后有座被誉为“寺之高山”的多佛宝塔。沿着藏经楼后茂密的竹林和参天古树掩藏的长满青苔的老墙，穿过狭窄的甬道，迈进月亮门，多佛塔就呈现眼前，给人一种别有洞天的爽朗和开阔。多佛塔建于明弘治年间，为砖瓦结构，通高十七米，分塔座和塔身两部分。塔建在高出地面六尺有余的台子上，台子四周自然凹出的天井里长着四株蓬勃的桂花树，每逢桂花盛开的季节，香气袭人。塔座高七米，为八方形四券门，上造浅檐，下奠矮基，角贴圆柱，石雕龙首。每一方设一佛龕，龕内供一石雕趺坐莲台佛像，四门皆有甬道入内，俗称“八方四门”。正门南向，上额石匾，阴刻“多宝佛塔”。檐下横列斗大“佛”字三个。塔内砌八角形亭式塔心柱，也有壁龕坐佛。北面甬道一侧，有石阶梯可登座顶。塔身由五座小塔和覆盖楼梯口的方亭组成。座顶主塔为喇叭塔，高十米，八方须弥座，刻仰复莲瓣四层，上承复体式塔肚；再承须弥座，四面饰嵌佛石龕，顶为铜铸莲花宝顶。

多佛塔五峰突出云表，建造严谨，形制奇特而富有变化，为佛家世代称颂。遗憾的是，自明朝战火燃起，多少年来襄阳地盘上一直是不得安宁，多佛宝塔也就一直没能为广德禅林带来兴旺。

到了公元 1931 年年底，襄阳城里城外纷纷传说，广德禅林从多佛塔底挖出了一颗舍利子，引得汉江上下方圆几百里的香客都慕名而来，广德禅林的香火骤然一天比一天旺盛起来。

广德禅林养着十几个和尚，多少年都是饥一餐饱一顿，一个个骨瘦如柴，由于挖出了舍利子，贡品食物堆积如山，和尚们眼看着越长越肥。和尚肥了心不净，于是开始想女人。一天傍晚，有个已过中年的莫和尚，用香客敬菩萨的一袋馒头，跑到隆中山的一个小村子竟然换回了一个大姑娘。姑娘就藏在多佛塔的楼顶上。

六爷回到襄阳，正是打码头树名节之际，无意中从古渡口的过客口中听到了广德禅林的和尚胆大妄为在多佛塔上藏女人之事。六爷不知道舍利为何物，细一打听，才知道是高德行的和尚死后烧剩的指头骨。传说释迦牟尼的遗体焚化之后结成了珠状，始称舍利。和尚无德修的是那门子行？六爷决心涮涮这只“碗”。

经过一番改头换面之后，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六爷独身前往广德禅林，求见住持法师，说是古渡口上许多人都说广德禅林所藏舍利是假的，想亲眼看一看，以消除所传之谣言。住持法师一脸福相，下巴挂肉，大肚滚圆。住持法师听到有人说舍利是假的，不禁大怒。急于澄清是非的法师立刻从多佛塔地下室里拿来了一个玻璃瓶子，当着六爷的面取出舍利，放到六爷的手中：“你看看，这是假的么？这是假的么？分明是有人想侮辱我佛门。”

“噢？”六爷二话没说，手掌与嘴巴一合，眨眼间将舍利子扔进了嘴里，一闭气就吞下了肚。

“你……”住持法师方知上当，气得浑身发抖，揪住六爷就要动拳头。

“一看到你们和尚这么肥，我的肚子就特别饿，不吃不行呀！”六爷不恼不怒一脸笑。

“来人，给我打死这个无赖！”

住持法师一声令下，一帮和尚操起棍棒就赶了过来。

“你们打，你们打，想让香客们都知道你们丢了舍利子是不是？”六爷面对着气势汹汹的和尚们威胁道。

住持法师果然不敢真下手了，立即叫住了和尚们。和尚们团团围住六爷，哭笑不得。

“这样吧，只要你们回答一个问题，我就将舍利子物归原主。”

“什么问题？你又怎么物归原主？”住持法师急切地问道。

“要实说，至于那颗舍利子你就不用操心了。”六爷哈哈一笑。

“有请师傅问话。”住持法师双手合掌，“阿弥陀佛。”

“听说贵寺有和尚拿香客的贡品换大姑娘，不知是否侮辱佛门？”

“休得胡言！我佛门圣地乃净洁之地，岂有此事发生？”法师气得满脸通红，下巴上挂着的肥肉一抖一抖。

六爷不言，从身上掏出一块龟壳，放在香火上烧了烧，又眯着眼看了看：“按龟纹所示，那个用贡品换来的大姑娘就在多佛塔顶藏着。”

“哦？来人，给我去塔顶查看。”

瞬时，一位披头散发的姑娘被架进了寺内。

法师面如猪肝：“你……你们这些畜生，此事谁所为，你们说！你们说！”

一帮和尚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

法师一个一个扳起他们的头，审视着。

法师停在了莫和尚面前：“你这个劣子，来人，棍棒侍候三十棍，完事后赶出佛门圣地。”

法师说完双膝弯下，跪倒了六爷面前，“有劳师傅指点，本法师死心踏地任打任罚，只是……”

六爷哈哈一笑，取出随身带着的巴豆-----一种大泻药。

六爷吃下巴豆，片刻后鼓着眼睛在寺庙后面泻了一大摊，臭气冲天。法师和几个手下人总算找到舍利，用清水洗干净，谢天谢地重新置于玻璃瓶内。

事后，广德禅林的住持法师才知道来人是襄阳城古渡口新开张杠子铺的六爷。六爷占卜看天的智谋和本事经广德禅林的和尚和香客一传，神乎其的。长江沿岸各大码头上九袋一类的大丐王都远道慕名而来，拜访汉江六爷，一口一声师傅地叫。

汉口孤老会北派大丐王阿弥子还特地赠给六爷一块匾额，黑底金字，花梨木质，重得要好几个人抬。上面写着五个大字：襄阳大丐王。

这块大匾，六爷一天也没挂。据说，六爷想铲掉匾上的“襄阳”二字，可一直没动手。

7 7

杠子铺高大的门楼在古渡口灿烂阳光里一片溟蒙。门前雄狮戏绣球的石雕泛出青光，显然是刚刚雕刻而成。石狮张牙舞爪，样子尽管有些幼稚，可更多的却是狰狞。

马背巷地处水陆要冲，历来是谷米、竹木、茶油、药材的集散地，当然也就历来人气旺盛。四方商贾云集，能工巧匠荟萃。当铺、茶馆、妓院、米店等铺面在小巷两侧一溜儿排开；花花绿绿的招帘，字体各异的匾额，柜台后面立着男男女女。青楼烟馆当铺酒家错综排列，搭客、骗子、盗贼、娼

优、戏子、兵痞、乞丐等人物混杂其间，都寄生于这个繁华的古渡口。马背巷有“小汉口”之称。六爷杠子铺就立在这古渡口之上，可见六爷之气派威严。

不知从何时起，襄阳城大街小巷里有了日渐增多的乞丐，通人瘦毛长，脸小眼大，穿着各色不合脚的鞋子。

六爷当爷后，当然不用天天去行讨饭，只是每个月的第一天才亲躬，在城里城外走一轮，身体力行与弟兄们打成一片。每月的初一，他拒绝一切宴请，穿上破破烂烂的衣衫，一个碗，一根棍，讨回什么吃什么。他这样做似乎有点多余，但六爷不这样做不行，据说一月不讨一天饭，他就脚肿手痒，一月不打一天赤脚走路，脚上还会发出一种红斑，痒得他日夜抓搔，皮破血流。

六爷回襄阳的第十天是一个初一。六爷一身花子衣衫进城，乞讨到北街福太和酱园的门前。福太和酱园自那年襄阳发大水遭受了一场劫难后，好长一段时间，余老板夜里时常被恶梦吓醒，身子骨说垮就垮了下来，不久就瘫在了床上。好在余老板的儿子余少老板挺争气，接下福太和酱园这个乱摊子，专一生产福太和系列酱油，东山再起，又撑起了家业。

福太和酱园正在扩建门前的门市部。新建的门市部是个两层门楼合一建筑，门楼已经完工，门楼的店门紧闭着。

六爷敲开了店门，余少老板正在指挥几个店员忙着搭货架摆商品，见是一乞丐，余少老板没在意，随手递上一个铜板：“给。”眼睛看着货架，继续指指点点。谁知六爷根本就没伸手，叮当一声铜板掉在了地上，吓了余少老板一大跳。余少老板眼一瞪：“你……”

“得罪了。”六爷看了余少老板一眼，扭头离开了福太和酱园，到另一家乞讨去了。

余少老板年轻气盛，看着六爷的背影说了句：“一个臭要饭的，还嫌少呢。”

几天后，福太和酱园新门楼正式开张营业。余少老板没有太张扬，只是在门楼内摆了几桌酒席，宴请城里的商会要人和邻里街坊，万吉祥会长也受邀到席。鞭炮刚刚响过，突然来了一群破衣烂衫的乞丐，围着门楼叫叫喊喊，黑压压的一片发出一股股说不出的酸臊味。给他们馒头，他们一会说碱太重，一会又说说是馊的，一个个给甩了回来。给他们一桶饭，他们一会说里面有沙子，一会说米太陈，把饭吐得满地满街。路人没法下脚，来吃酒席的客人也连连招架溅上鼻子或额头的饭粒。最后，又来了五个花子敲着一面破鼓，窜到席间说是要唱花鼓贺喜，可身上全抹着猪粪狗屎，吓得客人一个个捂着鼻子四处逃散。花子们便一哄而上乘机朝桌上的佳肴一一吐口水。

客人跑了一大半，余少老板一副摸头不知脑的痴呆相。还是万会长见过世面，问余少老板：“你咋得罪六爷了？”

“六爷？哪个六爷？”

“就是马背巷杠子铺的六爷呀。”

“没，没有。”余少老板摇了摇头。

“初一有花子来店前行讨么？”万会长见余少老板一脸木然又继续问道。

余少老板想了想，初一那天正是搭货架的那天，他想起来了：“有，有一个乞丐，我给他一个铜板，他瞧不上。”

“哎呀，那可是六爷在行讨呢。”

余少老板才知道闯了大祸。余少老板不认识六爷，他听说过马背巷杠子铺的六爷是丐王爷，汉江上下，威风无比。余少老板脸都吓白了。他求万会长去说情，万会长摇了摇头，走了。

这个时候，六爷的“龙鞭”还不被许多襄阳人所认识，再加上区区小门楼开张也犯不上请六爷的“龙鞭”，只是余少老板竟然糊里糊涂得罪了上门行讨的六爷，这就苦不堪言了。

瘫痪在床的余老爷子得知前面门楼里发生的事，强硬着让人架着，同儿子一道坐着轿子车朝马背巷赶去。

六爷躺在杠子铺门前的棚子下，闭着眼似睡非睡。余家父子，不敢惊醒六爷，只得一旁等着。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六爷睁开了眼，看到了余家父子，站起来拱手施礼：“哦，这不是福太和酱园的余老板么，有失远迎，失敬，失敬，请问来本杠子铺有何贵干？”

“这……”余少老板吞吞吐吐。

余老爷子说道：“小儿无礼，多有得罪，我带他给六爷赔罪来了。”

“噢？”

“正是，正是。”余少老板连连点头，说着将一擦袁大头递给了六爷。

“大可不必如此多礼，你们忙去吧。”六爷打完一个哈欠，又闭上了眼，不一会就打起了鼾。

余家父子只好悻悻离去。回到店里，竟然发现花子们已经散去，只剩下五个自称小花子的围着一桌酒肉海吃，也算是留有余地。

一小乞丐说：“六爷让我们为新门楼开业庆典呢。”

余少老板哪敢说半个不字，一脸恭敬：“吃吧，吃吧，我谢你们了。”亲自为他们一一斟酒。

襄阳城的老少爷们开始认识了六爷。

自此，每月初一，六爷行讨，他不用敲门，也不用说话，没有哪一家不笑脸相迎。对付一般的叫花子，人们给一勺米就够了。对六爷，人们必须给足一筒，有时还贿以重礼，甚至还有往他衣袋里塞金塞银的。六爷行讨一概不收重礼。

78

六爷开杠子铺可谓是无师自通。

六爷杠子铺一开张，生意就显得红红火火的。想在六爷杠子铺里当杠夫，很容易。六爷不收烟土，不吃酒席。杠夫只要按六爷的规矩交上三串五串上码头钱，就取得了在古渡口扛杠子的资格。

六爷杠子铺的杠子比普通的扁担长得多，厚实得多。它长约二丈，中间宽厚，两端薄尖，正反两面如鲤鱼形，中间略凸，两边稍薄。杠子的木质为桑木。

码头上的杠子又叫“三钉杠”，即杠子正中钉有三颗铁制圆头盖钉。三颗是一颗居正中，中钉前后相距寸许处再各钉一钉。抬货时两根兜绳分系在中钉前后，以便两人负重相等，亦可防止上下码头时系绳滑动，避免造成事故。在抬货时，若一方有病和体质较弱，而体质强者又愿意帮助，兜绳可系在中钉与力强者一方的钉子之间，为“让一个钉”。

进了六爷杠子铺，杠夫们才知道，六爷的规矩远不止一个上码头钱：在六爷的码头上搬货得了脚力钱，要交抽头钱；码头上的杠子头监工要吃饭，

得交买头钱；码头上扯皮拉筋的事多，以防万一，要交打官司钱；“泰山会”是码头每年要做的行会，供养自己行会的祖师爷，理所应当交会钱；还有码头上的“公益事”要收钱，如此等等。

六爷常说：“这码头不是我六爷的，是大伙的，大伙的事靠大伙办。”

码头上有个杠夫是个红脸关公，红脸上长着一些白麻子，很有些独特。他自打一上码头，人们就叫他白麻子。他十几岁抱杠子，混了二十年，才有些人样。青皮船行遭难前，白麻子在青皮爷手下吃香的喝辣的，是个小把头，已有两年多没扛杠子了。青皮爷走了，白麻子就转到了六爷手下，六爷自然不用青皮爷的人，白麻子只得又拿起杠子。白麻子重新抱杠子，心里多少窝着火。

六爷杠子铺刚开张的一阵子，古渡口码头尽是些盐船。盐特沉，盐巴与汗水在杠夫裸露的皮肤上一搅和，浑身上下火辣辣的。青皮爷走，六爷来，白麻子在家歇息了几天，第一天上码头就是扛盐。白麻子窝着火扛了一天盐，傍晚时，得到了六斤小米。按六爷的规矩，交了几处费用后，就只剩下了三斤。白麻子提着三斤小米走出杠子铺，正要回家去，被六爷的管家叫住了：“喂，白麻子你还有打官司费没交呢。”

“什么打官司费，老子没打官司。”白麻子没好脸地扭头看了管家一眼，没停步，继续往前走。

“喂，你吃枪药了啦，少废话，交一斤小米来。”管家冲过去拦住了白麻子。

“老子就是不交！”白麻子死死地抱着米袋。

正巧，六爷走了过来：“嗯，这是咋啦？”

“六爷，白麻子不肯交打官司费。”管家告状道。

“我没打官司，凭啥交打官司费？”白麻子理直气壮。

“好，好。”六爷对着白麻子一脸笑，拍了拍白麻子的肩，“不打官司就不交打官司费好了。回去吧。”

白麻子一脸疑惑，向六爷鞠了一躬，走了。

管家也是一脸疑惑：“六爷，你这是……”

“我六爷办事讲究让人心服口服，知道不？”

三天后，白麻子大祸降临。

这天，白麻子搬的是城里何庆大的香烟货。与白麻子搭档的老精头高烧了一夜，四肢无力，白麻子挺仁义，让了老精头一颗钉。两人抬着四箱烟下单跳板时，走在前头的老精头身子一晃，杠子脱了肩，四箱烟“轰”地一下掉进了江水里。

掉进水里的是英国大号哈德门名牌香烟，四箱烟的价钱可抵得上两人半年的杠子活。何庆大的老板何鉴山外号老胖子，一直与外国商人打交道，当时正与美国太古洋行谈代销美孚鹰牌听装洋油的生意。老胖子心疼这四箱外国烟，可更看重六爷这座大靠山，便让人给六爷捎信：四箱烟就水流走算了。可六爷不依，生意人以信誉为本，当天就给老胖子送去了八十块大洋，作为赔偿费。

六爷的管家找到白麻子，给了两条出路：一是砸锅卖铁，三天内还清八十块大洋。二是以身抵债，在码头上苦役一年。

白麻子当然不服，祸是老精头惹的，要赔也归老精头赔。

管家神色木然地说：“老精头交了打官司费，有人替他打了官司，说是

杠子从你的肩上先滑脱的。”

“你……”白麻子有口难辩，自食苦果。

第二十章

79

六爷轻而易举地镇住了古渡口。

青皮爷躲开六爷另开独臂船行，白麻子为六爷苦役一年，杠子铺推出了一个又一个有关六爷打码头的趣闻，给了襄阳城的各位爷们和码头上的杠夫们一个又一个重重的眼色。

炮铺街万字鞭炮铺的老板万吉祥本是小六子的外公，然而已是六爷的小六子不认他，万吉祥就不敢称爷。万吉祥一直想找机会讨好六爷，正巧碰上了个好由头，便急忙找到杠子铺拜访六爷来。

万吉祥任职襄阳商会会长，是个十足的苦差。商会的活动靠各同业分会向下属商户分摊。当时襄阳各类同业分会多达数十个，有广货、匹头、土布、盐业、酱园、染料、银楼、饭馆、粮行、鞭炮、油坊、木器、铁器、船行、缝纫等等，可谓人叫马欢的，按理说，万会长应该是财大气粗的。可是不然，襄阳自古为南北交通要塞，商人外者居多，且同一行业的又都是都同一地区的商人，这就有了与商会分庭抗礼的力量。如金银首饰业和国药业多是江西帮商人，经营匹头业的多是黄州帮商人，经营卷烟的多是河南帮商人，经营钱庄的又多是武昌帮和山西帮商人，经营酱园业的多是安徽帮商人。这些帮派商人相互倾轧，尔虞我诈，闹得襄阳商界不得安宁。万吉祥只得丢下自己的生意，四处逢迎。商会的活动经费收不上来，花钱的时候并不少，接待国民党军政要人，调济各帮会之间的矛盾，求各帮会帮主办事，万吉祥经常是拿自己的银两贴上花销。

管家给躺在太师椅上的六爷递上万会长的帖子，六爷说：“不见。”随手将帖子一抛，帖子在空中划了一条弧，飘落在地。

管家退下。

六爷眯着眼睛，管家又返身走了进来。管家走近六爷，嘴贴着六爷的耳朵说了句什么。

六爷猛地睁开了眼：“嗯，让他进来吧。”

“小六子，不，六爷。”万吉祥进门后，双手抱拳。

“哦，是万会长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六爷一脸笑，他只称万吉祥为万会长，却不称外公，“你来府上想必是……”

“我见到你奶娘了。”万吉祥低声耳语道。

“噢？”六爷坐直了身子，暗自一惊，“她在哪？”

“我是昨日傍晚在隆中山背后的一条山沟里看到她的，正野地里拔草根吃，瘦得不成样子了。”

“是吗？我立即去找她，我要让她后半辈子有享不完的福。”六爷动了感情。

“也好，也好，难得你一片孝心，老夫就是为此事而来的，告辞了。”万吉祥的眼红了，拱手退出了杠子铺。

万吉祥是偶然碰上瞎眼婆女贞的。

三天前商会接到襄阳保安司令部公署的命令：“奉襄阳保安司令部司令刘骥前线电谕，制做军队冬装，向襄阳棉商筹借棉花一百七十担，向土布商借土布二千三百匹。派总队军需主任前往办理，限三日内交清。”万吉祥见令就傻了眼，三日内调集如此多的棉花土布，谈何容易？

军令如山倒，万吉祥当即找来商会的十五名执行委员商议，决定分头找棉花行的汉口帮和土布行的浙江帮协助。万吉祥出钱在官码头大寺阁的大华酒楼摆了一桌，请来了两个帮会的帮主，万会长道出了自己的难处。两个帮主先是叫了一番难，几杯酒下肚也就应了下来。

到第三日午后，所需土布棉花大部分已运达古渡口，只差隆中山花行的二十担棉花未到。万吉祥找到帮会，汉口帮主不在。心急如焚，只得坐上轿子火速进山，赶到隆中山背后的一条山道口时，发现一辆辆装着棉花包的大轱辘车被拦截了，一伙当地草寇高叫要留下过路钱，花贩子正跪地求情。万会长掏出一摞大洋，给草寇每人二块。很快，棉车一辆接一辆地通过了山道口，万吉祥的心才算安稳了些。

万吉祥擦了擦头上的汗水，正欲上轿返回，突然见到野地里有个熟悉的身影，定神一看，原来是瞎眼婆女贞。她佝偻着腰，摸摸索索地用手指吃力地从野地里挖草根，挖出一根就急不可耐地塞进嘴里。

万吉祥一阵心热，刚要走过去。猛然跳出两个蒙面大汉，大吼一声：“快滚开！”

万吉祥赶紧钻进了轿子车，逃了回来。

80

万吉祥一直以为女贞是有恩于小六子的。

作为晚辈来说，还有比奶大自己的乳汁最珍贵的东西么？奶妈就是娘呀。万吉祥急匆匆地向六爷报告见到女贞之事，缘于此理。

次日天没亮，万吉祥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震醒了。佣人开门问明后向万会长禀报，说是六爷让人送来牒子。

万吉祥展开牒子：

万会长台鉴，你昨日上府上所说之事，实属胡言，不足为信，鄙人已连夜派人进山寻找，一无所获，想必万老板不会如此儿戏乎……

万会长顿时木然，背脊上不禁冒出虚汗来。

自北伐时受了惊吓，万吉祥可谓胆小如鼠，人命关天，岂敢胡言。万吉祥让手下人赶紧备轿，匆匆喝了一碗糊辣汤，便再次进山。

万吉祥带着十几人在那山道口周围寻找了一整天，也是一无所获。万吉祥怀疑起自己的眼力来，莫非昨日在这山道口老眼昏花，哪条筋路开了岔，可那从天而降的蒙面大汉又是咋回事？

回到铺里，万会长还在咒骂自己，真是老糊涂了。万吉祥几日心神不定，想上六爷府上去赔个不是，老脸又拉不开。不提这码事，又怕六爷手下的人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有几次，万吉祥不由自主地朝马背巷走去，都要快进巷子口了，又折了回来。

好在六爷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不久，襄阳保安司令部公署召集城里的绅士名人开会，国难临头，商量为前线捐款事宜。万会长碰上了六爷，嘴唇动了动，憋足劲说道：“我那天是老眼昏花了……”

六爷看了万会长一眼，“嗯”了一声，走开了。

万会长碰了一鼻子灰，并不见气，反而心底舒畅了许多。

万会长总算对六爷有了个交待。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地流失着。

这天，六爷打完早拳，没有绕着荷花池散步，而是朝假山的背后走去。六爷停在了一间小屋前。这是一间小花房，前几天，六爷让人空出了花房。六爷的管家早已等候在这里。六爷问道：“怎么样？习惯不？”

“老人住得还习惯，只是喜欢瞎说，天天唠叨着六爷您。”管家说。

能贴身跟在六爷身边的女人是六爷的太太，能贴身于六爷身边的男人就是六爷的管家。

按理说，六爷有一帮遍及全城叫花子弟兄，又有一帮码头上的杠子，六爷的手下自是人欢马叫。可六爷不摆阔气，他只配一个管家帮自己起居生活和料理杠子铺的杂事，也只娶一房太太跟自己立家业过日子。

六爷很开明，无论是太太也好，还是管家也好，过得惯就过，过不惯，六爷让你走还给路费。能当上六爷的管家，就能跟着六爷吃香的喝辣的。当然，不是谁都可以当六爷的管家。至于六爷挑选管家是什么标准，六爷从没说过。

六爷让管家打开了小屋的门，借着晨曦，六爷看到了一个佝偻着的瞎眼婆。这就是自己的奶妈么？奶妈那张看不够的光滑脸庞不见了，脸面变得沟沟坎坎的。两只紧闭着的眼睛深深地凹着，显然盛着许多悲伤。胸前那两只曾令六爷无比亲切的奶袋已经干瘪了，胸部的衣衫平平。六爷想不出，奶娘怎么一眨眼就老成了这个样子？

六爷热血上涌，险些就要向奶娘扑去。

六爷克制住了自己。六爷时刻铭记着，权府从辉煌走向破落，破落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直至眼下权府到了断子绝孙的地步，不正因为权府里走进了这个奶妈么？还有那只北京宫廷狗，这瞎眼婆似乎在喂养的第一天起，就藏着阴谋，终于导致了六爷终身的耻辱……

六爷与奶娘面对面站着。

“是……是小六子吗？”女贞干枯的手向空中抓着。

六爷一怔。

“我知道了，你是小六子。我是你娘呢，你爱吃的奶，娘带来了，吃吧，吃吧。嘻嘻。”女贞掀起了衣衫，一对干瘪的奶袋上立着两颗乌红的乳头，这是两颗让六爷吸吮了千百次的乳头，“小六子，我是你娘呢，我这就去给你端曾掌柜的水饺。”

六爷的眼睛湿润了。

“小六子，你咋不说话呀，娘疼你呢，娘可是苦命人呢。”

六爷一声不吭，转身走了。

走到假山前面，六爷对管家说：“她好像有病，喜欢瞎说，你去字元先生那抓几帖药，给她服下。”

管家连连点了点头。

8 1

在后花园的小花房里，瞎眼女贞提到曾掌柜的水饺，的确让六爷心动了一下。六爷还是小六子时，一次，高烧几天不退，嘴唇烧裂了口，奶妈女贞去曾掌柜那里端回一碗水饺，那饺子皮那三鲜味竟让小六子馋得不行。后来，小六子竟然吃曾掌柜饺子上了瘾，女贞不得不隔几日就去给小六子端上一碗。尽管日后，六爷或行讨四方或主霸一方，吃过不少三珍海味，想起来

总感比不上曾掌柜的水饺。

算起来，当时的曾掌柜该是老曾掌柜了。六爷让管家去打听，曾掌柜水饺店今日何在？管家回话，生意挺兴隆呢。

老曾掌柜是山西人，逃难到樊城后，先是在樊城汇丰当铺充任朝奉，后娶妻生子流落襄阳。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百业凋零，兵马扰攘，民不聊生，樊城当铺相继歇业，一般当铺司事多数都回到原籍山西另谋生计。曾掌柜乃是羁留异乡少数人中之一个。当铺关门后，他经人介绍担任了钱庄司账一段时期，生活勉强维持，后法币统一，钱庄银号也就相继歇业，省、县银行代之而起，于是，曾先生无路可走，顿感失业危机到来。山西当铺讲究面食，身任朝奉的曾先生自然懂得面食作法，便与妻子商议在襄阳的前街租了一间房屋做水饺生意。

可惜他家住在该宅的后院，仅在门面上头一进房屋辟出通道，连同后进空间小小地方营业。

面积不大，生意特好，每日只在晚间七时到九时营业，以售完为止。面粉饺馅都是定量的，价格是随原料行市而涨跌，但份量绝无丝毫变更，讲究薄利多销，历年如此，口碑载道。食客上门座无虚席，后至者必须鹄立伫候，否则很难挤得上座位，去晚了客，虽说坐上位子，但水饺已卖完了，只好抱歉请君明日早早光临。

曾掌柜水饺店的水饺皮薄个小，馅味始终如一，落口易于消化。水饺面皮选上等面粉，个小皮薄，每个约五公分长，径粗约二公分，每碗定量二十个，饺馅保证上等猪肉，新鲜且无筋筋绊绊，调味适口，各种配料都有一定的份量，永不变异，秘不传授，吃到嘴里滑嫩无比。至于调馅是他本人包办。擀皮捏水饺是他太太和女儿在后院做好，由其幼子往取下锅，煮饺与盛碗，又是他本人掌勺，不假手于人，所以其味独到。

老曾掌柜开店还有一规矩：无论军民人等，按来者先后秩序与所需碗次逐步供应，绝无亲疏之分。因为地点狭小，通道内仅可摆小条桌三张，里间除一偶设灶煮水饺外，所余空间仅设四方小桌而已。全部座位亦仅二十五位，盖因煮水饺锅，每次只可煮二十五碗容量也。

老曾掌柜让由幼子协助清点碗数送水饺与收帐。唯其备料有限，营业时间短促，故向往者届时接踵而至，一时满屋宾客，几无插足之地。如先至者欲食两碗，则必须一次叫两碗，到时两碗一起送来，倘先叫一碗，吃了再一碗时，那时要等第二批来，相距可能要十分钟。因为锅小人少忙不过来，再后至者必须站立守候座位，见有客走，即行补位，店东，店小伙是不问的。找到位子，想要双筷子也得等若干分钟，小孩才给送来，顺便问你吃几碗，清点之后，前后合计报于其父，大约等二十分钟就送来了。总之你不等也不行，咋唬更无用。老曾掌柜站在灶台旁稳于泰山，听凭其子报碗数，他专心一致煮水饺，别的一概不问不闻。

这天，六爷进城回来，特意让轿子车绕道而行，来到前街曾掌柜水饺店。老曾掌柜年老已不再料理店务，成天沉醉于卧龙茶楼喝茶听书，其乐无穷。其幼子已长大成人，子承父业，当起了小曾掌柜。开店这些年，按理老曾掌柜应该有些积蓄，可店屋仍是老样，一点没变，只是不再掏租金，早已买了过来。据说，老曾掌柜不喜露富，又因战乱时期，也不便建屋扩店，家底多少有些金银。斯时店上客满，六爷只好随俗鹄候，伫立良久。六爷的管家见无座位让出，而小曾掌柜和店小伙见后也置之不理，满屋食客穿梭，摩

肩擦踵，把六爷挤得摇晃不定。管家怒气不已，大声责问小曾掌柜：“还不快给六爷让座？”

立在灶台旁忙乎的小曾掌柜听到吼声，扭头朝外看了一眼，笑而不答，想必见多不怪。

那时，城里乡下的大户人家，都是这个爷那个爷的，六爷的光临，他也并没觉得什么。

六爷见管家吼叫，立即制止道：“你叫个啥？这客满人多，多站一下有何关系？不得鲁莽行事。”六爷修养有素，仍然笑眯眯地站着等候。

不料，忙前忙后的店小伙一下子踩着六爷的脚，店小伙盯了六爷一眼，很不耐烦地说道：“往边上站一点行不行？”

六爷连声说道：“对不起，搁着你的脚了。”

管家岂能咽下这口气，一把拽住店小伙：“你娘的，瞎了你的狗眼？”

六爷大声喝道：“休得无理！”

管家只好放了店小伙。

幸好这时空出了两座位，小曾掌柜赶紧放下手中的活，挤了过来，请六爷就坐，并连连向管家赔不是：“先生息怒，先生息怒。”店小伙转身端上两碗水饺送至，满脸堆笑，以示歉意。

六爷低头不语，一连吃了两碗，满嘴飘香，欣然离去。

第二天，六爷依旧早起，在后院花园里打完一套拳，额头就冒出一串细细的汗珠来。管家赶紧要扶六爷回屋歇息，六爷摆了摆手：“不忙，不忙。”顺便落坐于一块大石头上。

管家不便多语，见假山上的树丫上有一乌鸦穷叫，攀上山，欲驱之。突然，管家大叫一声：“不好，城里着火啦！”

六爷问道：“哪儿着火啦？”

管家说道：“好象是前街曾掌柜水饺店那一块。”

“哦，不会吧。”六爷摇了摇头。

管家定了定神，说：“六爷，正是曾掌柜水饺店。”

“是吗？那就可惜了罗。”六爷立起身，“走，回屋走吧。”

管家没看错，的确是曾掌柜饺子店起了火。事后查明，这火起得有些蹊跷，着火的地点不是后堂的灶屋而是那一进屋的通道里。大火是黎明时烧起时，这时，曾掌柜水饺店的一家老小及店小伙都熟睡于梦中。幸好是通道起火，又因街坊们扑救及时，大火并没伤着人。曾掌柜水饺店的门面给烧毁了，很是不雅。小曾掌柜急于重修门面，老曾掌柜说道：“慌个啥？火因还不明呢。”好在后院灶屋还在，小曾掌柜每日只得让店伙计给各客户送水饺，尽管生意差了许多，也算是还有条活路。

自此，六爷再也不用去前街立候，曾掌柜水饺店自然有人送上门。曾掌柜的店小伙第一次拎着饭笼给六爷送过水饺后，回到店里很惊奇地向老曾掌柜讲述了一番六爷杠子铺的威严，老曾掌柜顿时明白了什么，捶胸顿足，大骂儿子有眼无珠。小曾掌柜这才算醒误过来。

事已过去，小曾掌柜只能是吃一堑长一智而已。

8 2

六爷成了襄阳城无人不晓的人物。若要问六爷的尊姓大名，能叫出小六子的也只能是马背巷的一些老人。六爷说：“我就是六爷。”于是，人们见面都叫他六爷。

六爷，身材颀长，面目清秀，慈眉细眼。他皮白且细嫩，毛孔多但汗毛少，尤其是在他那张细嫩的圆脸上，再细心的人也很难从这里找出三根胡须来。

六爷的服饰与其体态相适。或是仿学士装束，或是大亨爷们穿戴，皆为细质面料精制，多为城里缝纫铺名师的手工活，隔几日一换。六爷过街，路人皆驻足侧目以观之。六爷待人和善，见人一脸笑。六爷很少动怒，即使肚里有气，脸上挂着的仍是和蔼可亲。

六爷为襄阳城有身份之人，当然就有一些讲究。六爷从小受过戈先生的教导，读孔孟书，临柳公帖。琴棋书画，都约知一二。六爷让弟兄们在他的房间里立起了两大橱线装书，书橱旁，放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毡子摆着笔墨砚台。六爷休闲时，少不了随手拿上一本《增广贤文》之类的书读上几段，高兴时还会读出声来。

六爷还着力培养自己的雅兴，在明月之夜，邀请城里的文朋诗友，来杠子铺的后院，饮酒作乐，聊三皇五帝，聊光化女子或聊诗聊画，既随意也淡雅。待一个个酩酊大醉方让人离去。有时六爷谈兴不浓，六爷便让管家捧出文房四宝，次第排开，这时文友们就会一一上阵，持笔者含威一笑，濡毫泼墨，飒飒生风。引出阵阵赞扬声，六爷宠辱皆忘。

正当六爷这种有身份的日子刚开头，却发生了一种令六爷不可忍受之事，断了六爷的雅兴。

六爷喜交文友图的是“高雅”二字，这是大伙都知道的事。同巷的王鉴先生是六爷的文友。王鉴先生是看着六爷长大的，五十多岁的王鉴先生，老成持重，也就十分老相，看上去六十大几。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小巷人就叫开了王老夫子。文友是不分辈分的，王老夫子在六爷面前不摆老。这天夜里，本无明月，六爷却将一帮文友请到了杠子铺。后院漆黑一片，六爷将酒桌摆在自己的上房里。原来，六爷的弟兄为六爷弄到了一幅清初的名画《仿梅道人山水图轴》，说是在一家大户里得到的。六爷挺高兴，于是就想到让大伙同来一乐。大伙刚一坐定，六爷就迫不及待地亮出了那幅画，顿时满屋生辉。

与六爷同住马背巷的陈老夫子，眼不好使，把尖脸贴在画上认真地读了几遍，便摇头晃脑起来：“此画墨笔绘溪山早春，近景山岗矾石重叠错落，溪河显露一角，杂树丛林之中庭院寺庙掩映，远景山峦高耸起伏，层次分明。构图严谨稳重，虚实相间，好画，好画也。”

紧接，屋内响起一片喝彩声。唯有王老夫子接过画来，仔细地看了好几遍后，摇了摇头，吐出了几个字：“此乃膺品也。”

六爷没听清王老夫子说的啥，见他连连摇头，面色冷峭地问道：“你说什么，这画不好？”

陈老夫子大惊失策：“什么，此画是假的？”

王老夫子的迂夫子劲上来了，俨然不管六爷的面色如何，闭目侃侃而谈：“《仿梅道人山水图轴》乃是与我同姓同名的上人所作，原图皴染华润，用笔圆浑雄劲，可此膺品皴染粗糙，用笔生硬，羞辱老夫子也。”

“好眼力，好眼力。”王老夫子学问高深令众人折服。

“见笑了，见笑了。”说着，王老夫子连连拱手告辞。

六爷大为扫兴，冷冷地说道：“送客。”

几位老夫子面面相觑。

从这个夜里开始，六爷恨透了这帮只会摇头晃脑的老夫子们。当然，六爷与这帮文友的边缘也就尽了。在以后的日子，六爷只得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其它的事情上。

几年后，六爷竟然又原谅了这帮老夫子。这是后话。

第二十一章

83

六爷靠着一辆人拉轿子车把城外的马背巷与城里连接起来。

六爷的轿子车很漂亮，框架一律红枣木，阳光下油亮油亮的。车架上雕刻着各种花纹，四周镶着深色的玻璃，可以挡风，又能避阳光。车顶尖尖，色彩艳丽。车把上挂着银铃，跑起来，叮叮当当，沿城洒下一串银铃声，美着呢。

六爷坐上了位子，当然也就有了许多责任。六爷管着襄阳城的码头，南来北往的客人要想在襄阳城要口饭吃，譬如说，唱戏耍猴的，叫卖祖传秘方的，想在襄阳城立住脚，先得找六爷拜码头，这是规矩。

襄阳城有两块有名气的商贾行旅的聚集地，一块是六爷所在的马背巷，另一块是坐落在襄阳城前街的中段与陈老巷夹角处的抚州会馆。论建筑规模，抚州会馆比不过城西乔家巷的湖南会馆，论帮派势力，抚州会馆也远不如城东的河南会馆，可是自清末以来，各路戏社来襄阳全都是冲着抚州会馆而来。细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抚州会馆凭着建筑上的独特布局；二是抚州会馆位居城中的优越位置。

从抚州会馆留存的碑文中写道的“嘉庆七年，禁止骡马进入会馆”及题留字迹推断，它的建筑时间最晚应是清初顺治年间。由于它是在已发展的闹市中兴建，插入民宅毗邻的夹缝里，馆门格局只能与邻院的齐安书院一样，不可能求得那么气派巍峨。但当你跨进会馆大门，走过两壁高高的风火墙下的一条石甬道，再穿过两尺多高的戏楼，便豁然开朗了。回头一看，原殿式的戏楼呈现在你眼前，你不能不为之惊叹：嗨，好一座琼楼宫殿的缩型呀。

细看抚州会馆的戏楼分上下两层，高约三丈，面宽三丈六，进深一丈。歇山原殿式结构的楼顶，十七脊十八翼，象群鹤展翅映衬在蓝天之下。两山穿斗构架，明楼夹楼遍布如意斗拱，龙、兽、麻叶图形装饰其上。边楼仅抹角地方嵌有如意斗拱。明楼昂嘴，由两下角向中心和两边斜升，形似“W”字母。两侧的高拱柱以宝瓶插花和栏额双龙戏珠的字雕装饰，一柱、二梁、一础、一角满布鸟禽花卉纹饰，高高的匾额浅刻着“峙若疑岷”四个大字。戏楼内穹顶，雕花垂柱，攒尖式八角彩绘藻井，加上戏台上的轻歌曼舞，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声形相融的独特艺术之美。

越庭院，入正殿，前后殿构成“井”状。天井凿池，围石栏，植荷养鱼。整个庭院屋宇风格别致。在这建筑精美，氛围优雅的环境里，真仿佛置身在千年前唐明皇的御苑里。

前街是襄阳城的闹市区，与抚州会馆同在这条前街的还有两座令襄阳人自豪的大书院，那就是齐安书院和汉阳书院。抚州会馆东邻齐安西傍汉阳，又与老字号卧龙茶楼隔街相望，这就形成了抚州会馆闹中取静的娱乐中心位置。说起襄阳的书院，要说与众不同，它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学堂，还有点

当今图书馆的味道，城里嗜书如命的老夫子和一心苦读求功名的穷学子，都可以随时来书院借书借读。卧龙茶楼又是襄阳人十分看重的交际应酬场所。摆酒请客，过于隆重。喝茶则较为简便，所费不多。襄阳人小聚闲聊，或是与店铺或是与外来行客洽谈生意，大都是找到这家老字号卧龙茶楼。间或也有为了房地纠纷到这茶楼来“说事”的。有人居中调停，两下拉拢；也有人仗义执言，明辨事非，有点类似江浙一带的“讲茶”。卧龙茶楼还请有说书的名家，每日一章，丢下一句“要知详情如何，请听下回分解”，让茶客们是今日早点盼天黑明日早点盼天明。

上茶馆或茶楼喝茶是襄阳城男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男人若一连几天不上茶馆或茶楼，那就算不上是一个男人。襄阳城的一些名流显达，更是不可一日不进卧龙茶楼。卧龙茶楼的老板专为他们留有常座和单独给他预备的茶壶。至于说听戏，单凭这襄阳城里的几十家会馆，就不难看出襄阳人对戏艺的独有钟情。京戏崛起时，侯少波京戏班在襄阳一炮打响，戏台就在抚州会馆内。以后的华家班京戏也接着唱炸了襄阳，有名的华玉峰、华玉凤、华玉虎、筱云甫、小洋人等久唱不衰，更是离不开这抚州会馆。你说，这前街这抚州会馆还不是一块风水宝地么？

8 4

从马背巷到城里的前街，六爷的轿子车要走半个时辰。

凭六爷的身份，六爷本该是卧龙茶楼的常客，可六爷没有泡茶馆的习惯，也就硬性不得。卧龙茶楼的老板真心实意地请过几次六爷，无奈六爷连连摇头不答应，故此作罢。抚州会馆来了戏班，首请的必是六爷无疑。凭心而论，六爷享不起这份福，他听不懂戏也看不起台上那套花把式。开始几日，六爷还附作风雅，傍晚时坐着轿子车来抚州会馆坐，无奈眼皮不听使唤，不到半个时辰，鼾声如雷。

在从马背巷通往抚州会馆的路上，东侧有条名叫“一人巷”的小巷。小巷长不过百尺，却住着百余户人家。一溜烟儿的茅屋，一溜烟儿的寒酸。它唯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窄！这条一人巷真是窄到了最低限度，宽不过三尺，两人相遇只有侧身而过。如果有人挑了担子，老远就得吆喝：“借光！借光！”最有趣的是两个大胖子相遇，面对面，肚皮擦肚皮，挤得吭哧吭哧，别提多难受。小巷人的营生多是马背巷古渡口码头上的杠子活，也有担挑小卖，贩菜卖鱼的。一天汉口的汉戏班来襄阳，傍晚，六爷受请坐轿子车前去抚州会馆看戏，路过一人巷，六爷听见轿外人声鼎沸，拨开帘一看，吓白了脸，一户人家的大门前挂着一具男尸，一个半大的女孩抱着男尸的双腿哭得好伤心。车夫告诉六爷，死的是小巷里唯一的手艺人，是个修箩笼的。老婆跟人跑了，他一气之下上了吊。六爷心善，当时就在轿子里伤心起来。这天夜里，六爷戏是自然看不成了。

自此，六爷落下了个病，傍晚时害怕路过一人巷，当然也就断了去抚州会馆看戏的念头。

一晃过去了几年。几年里，六爷事业上十分得志，可婚姻上则大为不幸。他曾先后娶过两房太太，大太太命不好，死于码头上帮会盘斗的乱刀下。二太太又享不起六爷的清福，悄悄地跟人跑了。

有钱人都喜好女人，六爷也喜好女人，见到码头上来了有几分姿色的女子，六爷也是用眼神迎来送往，高兴时，见了熟悉的女子，六爷也同其他的阔老爷们一样，摸脸蛋打屁股，劲头也是十足的。但六爷有一条，对女人

绝不动真格的。六爷养家室宠爱很规矩，他最容不得那些娶三妻四妾的人。他娶太太，都是去一位，再请进一位，决不养小妾，更没有寻花问柳的恶习。

六爷对抚州会馆不感兴趣，想不到，到头来抚州会馆竟然给了六爷一段好姻缘。

公元 1934 年秋，华家京戏班的第三代传人来襄阳唱《襄阳腔》，唱台自然选在抚州会馆。戏班连唱三天，三天场场爆满。一连几天，襄阳城大街小巷都在传着，那花旦女子的唱腔和姿色算是绝了。六爷的管家竟然也被那花旦女子勾去了魂，接连两天夜里都泡在抚州会馆里，让六爷派人来给拽了回去。一路上，管家作好了任六爷打罚的准备，不料，六爷在杠子铺笑眯眯地等着他。六爷问管家：“戏好看吧？”

管家连忙答道：“好看，好看，那花旦女子美着呢。”

“果真如此？”

“真的，不信您去瞧瞧。”管家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六爷可是发誓不再看戏了的，“不，不，我是说让人将那女子弄来让六爷您瞧瞧。”

“胡说！你六爷是那种人？嗯？”六爷一脸怒气。

管家顿时吓得瘫在地上：“我该死，我该死。”

“你看把你吓得，起来，快起来。”六爷突然大笑了，“你不说那女子好看么，今夜再去多看几眼。”

“我，我不敢。”管家心有余悸。

“六爷让你去，你就去。”

管家第三天夜里又去了抚州会馆。

华家京戏班主本想见好就收，无奈抚州会馆的老板死活不依，只得多停留一天。这下可让城里的那帮恶少抓住了把柄，借安民告示说是只演三天为由，到了第四天夜里，唱《拷红》里的花旦红娘一谢幕，城里的一帮恶少就跟上了。这帮流氓地痞大打出手，戏班被打散，班主打成重伤，戏子们一个个落荒而逃。花旦女子混在人群里逃到城外，在一间破庙里蹲了半夜，天蒙蒙亮时，花旦女子在几位戏迷的掩护下蓬头破衣地逃到古渡口时，正值江面浓雾，渡船停摆。这时，花旦女子被几个守在渡口的地痞认了出来，眼见就要落入虎口。

在这紧要关头，六爷走出了杠子铺。他站在古渡口的台阶上，双手插腰，不知吆喝了一声啥，这帮流氓地痞一并齐刷刷地跪倒在了六爷面前，一个个左右开弓抽打自己的脸。六爷吐出了一个“滚”字，一眨眼，这帮地痞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花旦女子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个四海为家的女戏子，此刻分明看到了一座巍峨的大山，一座坚实无比的伟岸。她感恩不尽地跪在六爷面前，发誓要以身报答，无论做婢做妾，不然就要自尽于六爷面前，以明心迹。面对美艳、聪慧、能歌善舞的花旦女子，六爷摇了摇头。六爷不点头，花旦女子就呆在杠子铺里不走，这样在杠子铺内一呆就是十多天。那时正值六爷的二太太突然出走了，可六爷似乎对送上门来的花旦女子怕碰怕损，每日都是以上等菜肴相待，连指头都没碰这女子一下。

到头来，不知六爷如何劝通了花旦女子。花旦女子被六爷送上了渡船，六爷站在码头上一直目送小女子登上对岸樊城火巷口码头。六爷打听到华家京戏班正在河南开封一带演出，他让花旦女子赶紧跟上去。可是三个月不到，花旦女子到底又回到了六爷的杠子铺，成了六爷的三太太。花旦女子原本姓席，卖身求艺进华家，芳名馥香。馥香进了六爷杠子铺，按六爷婚配娶妻的

先后顺序，馥香排为第三，六爷让手下的人称她三太太。

85

六爷娶馥香进府如同娶前两任太太一样，也没有大的张扬。

襄阳人称迎亲叫“过期”，过期日讲究搭大棚，大棚又称喜棚，是用来设筵招待来贺的亲友，故又谓之“酒棚”。平民人家搭大棚，均系平棚，在大门前用大南竹围出一个四面、三面、两面不等的空地，再贴上几十条芦席，棚顶上树起一根红竿子。富户人家搭大棚则气派多了，最讲究的喜棚是两层或三层楼阁式，整个棚均搭在院落四周的房顶上，等于将原来的建筑接出一层或两层楼阁，且四面并不是独立的，而是成为环楼，前出走廊，四面皆通。

走廊围以彩色雕栏，棚顶围以状如古曲楼台的栏杆，中间加上彩色花瓶之类的装饰。状如古典宫殿，精美绝伦。

别看平民小户、绅商富户都在搭棚挂彩上如此讲究，但六爷却认为这样太“俗气”。他娶前两房太太没搭大棚，他娶三太太同样也想不搭大棚，可前两次婚姻的不幸，令六爷心里多少有些疑虑。

六爷三思过后，竟然亲自登门向王鉴老夫子讨教。自打几年前的那天夜里，六爷一气之下赶走了王老夫子一帮人，王老夫子对六爷一直都是敬而远之，碰上面了，王老夫子是能躲就躲，躲不及也就“嗯”一声点个头算是打了招呼。

王老夫子为知书达理之人，见六爷上门，自是热情相待。六爷说明来意，王老夫子沉思片刻，说道：“婚姻自古乃人生之大事，不可儿戏也。”

“嗯？”六爷脸立刻阴了下来。

王老夫子见状，话音一转：“不过，六爷乃有福贵之人，不可与一般庶民同言而语，既然六爷瞧不上民间的那些俗气之举，不妨红红火火图个吉祥。”

“先生有何高见？”

“喜上加喜。”

六爷一愣：“此话怎讲？”

王老夫子说：“相传宋朝大文豪王安石在赶考归途做了‘乘龙快婿’，正逢洞房花烛之际，又得知‘金榜题名’，于是将两个‘喜’字并排书写，表示喜上加喜，故谓之‘双喜’。自王安石以后，双喜就成了婚嫁喜庆的吉祥符瑞。六爷的婚庆之日，不妨多挂些大红的双喜大字，一红百福呢。”

六爷笑了：“好，好。”

次日一大早，王老夫子走进了六爷的杠子铺。

王老夫子拿起大斗笔，在盛满胶水的瓷罐里蘸了蘸，斗笔在红纸上龙飞凤舞起来。一个一个的双“喜”字，有的一尺半见方，有的半尺见方，刚劲有力。王老夫子在前面写，一帮凑热闹的小孩就跟在王老夫子的屁股后洒金粉，王老夫子一口气写下了几十个，摊在地上一片红，一溜的金喜字闪闪发光。一帮姑娘媳妇也忙忙碌碌地剪着大红喜字。

六爷站在一旁看得连连叫好。

王老夫子吩咐将两个最大的双“喜”字分别倒贴在杠子铺的大门上和背街太太住屋的洞房里。从六爷杠子铺到城里背街六爷太太的深院住宅，一路上的两边墙头上，隔不了几步就能见到一个大红双喜字。六爷三太太所有的嫁妆上都贴上了红色剪纸的双喜字，甚至天地桌上当做香炉的木斗上也贴上了双喜字。

这样，六爷的喜事几乎红遍了半个襄阳城。

三太太馥香戴着凤冠，顶着头盖，红袄罗裙，在一片双喜字的簇拥下，与六爷拜过天地，喝了交杯喜酒，一同入了洞房。

婚宴之后，客人散尽，六爷与三太太馥香一溜钻进了被窝里。床上撒放着花生、板栗、红枣，这是襄阳的风俗，取“早立子”（枣栗子）和生花胎（交替生儿生女）的吉兆。

三太太根本没有前两房太太新婚之夜时的胆怯和害羞，迅速地将自己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火辣辣的。还没待六爷的身子完全躺下，馥香就迫不及待地趴在了六爷的身子上，气喘吁吁地就要动手脱六爷的裤子。六爷大为不悦，同时也为三太太如此不知廉耻大为吃惊。六爷是见过世面的人，前两房太太进府的头一夜，哪个不是羞羞答答的？一连半月也不敢触摸一下六爷的身子。规规矩矩地上床，规规矩矩地睡觉，大太太和二太太都是慢慢才知道，六爷是那种不顶事的男人。尽管苦夜漫长，但谁也没敢在人前说六爷一个不字。

六爷每当见到女人那白嫩娇艳的身子，在片刻的冲动之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和嫉妒感。他往往在要与太太十分动情地亲近和触摸时，突然会浑身猛烈地颤抖起来，直至颤抖得全身软软地动弹不得。于是六爷就不得不终止试图给与女人的那份欢乐。

六爷与太太们欢爱，也有他独特的方法。六爷的手指长且软，他的手指功能挺特别，在黑洞洞的被窝里，六爷十只体贴人的手指不断地把感觉注入，注入到太太性欲的敏感区，又不断地把感觉引导，然后让太太得到一种愉悦的滋润感。六爷能给太太的欢乐，也就是那种柔情细软的抚摸和渴望深入的企盼。六爷的本领在于，这种抚摸功能，同样能激起太太那舒畅欢快的呻吟。六爷给太太如此多的抚摸，但他决不要太太回报的触摸。他说，他浑身颤抖不停是痒痒得不行，更是摸不得。当然，六爷身体上有些区域太太是可以抚摸的。

第一夜，三太太就给六爷投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面对三太太的花颜玉体，六爷陷入了满腔的愤怒和尴尬之中，这是在前两位太太面前不曾有过的。在这满腔的愤怒和尴尬之中，六爷只得使劲地揉搓三太太两只雪白的奶子，把三太太的脸烧得通红通红。

次日清早，六爷的家人发现管家出了事。管家在六爷的婚宴上喝多了酒，夜里起夜一头栽倒在了门口的石阶上，头被碰了一个大窟窿，血流了一地。死了。

管家之死，让三太太暗自悲痛了几天。冥冥之中，三太太感到管家之死似乎是自己的不祥之兆。六爷似乎看出了三太太的心事，说：“铁打的码头，流水的管家，不碍事的。”

过了两天，六爷的杠子铺就又来了一个新管家。又过了两天，三太太的眼不红了，显然，她就将死去的管家忘掉了。

三太太无比漫长的日子开始了。

三太太一躺到床上，内心就会生出无尽的沮丧来。一钻进被窝，就会感到自己成了一粒肿胀的蛹，一粒渴望化为娥的蛹。每个黑夜里，三太太都会听到身体内有一种类似铁锯锯木一般的“滋滋”的声音，那是蛹在憔悴，在干瘪，在老去的声音。

三太太苦夜难熬。

当然，在以后的日子里，六爷也就不得不多给三太太一些宠爱。

三太太也挺知足的。她住在城里背街的宅门深院里，一套四合院落的大青瓦房，院里回廊、花园、假山、小溪应有尽有。三太太的起居饮食也处处有人侍候，前后院的女佣人也有四五人。只是六爷舍不得马背巷的杠子铺，更多的日子六爷是守在杠子铺过夜。

三太太她很会处事，善解人意，从不恃宠骄纵，她与六爷的一帮弟兄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和睦。

第二十二章

86

开春了。这是一个薄雾飘绕的清晨，六爷杠子铺的管家瘸子张去开铺门。瘸子张用右腿拖着不太灵活的左腿，一拐一拐地穿过宽大的厅堂，用双手托起压在两块大门板上的粗木杠子。

本来，六爷杠子铺的管家都是无名无姓的，六爷只用一个管家，也就犯不上称呼刘管家马管家什么的。瘸子张是六爷第一个有名字的管家，尽管是一个绰号。

压门的大杠子是檀木的。瘸子张托了好几下，大杠子都没有动的意思。他感到浑身无力，头晕得厉害。同往常一样，瘸子张精赤着上身，趿着鞋，口里打着哈欠。刚走出房门，就被门坎绊了一下，险些吃了个“狗啃泥”。受了惊吓，瘸子张倒是清醒了许多。

瘸子张的体貌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来欣赏，才能算客观。他的上半身长着一张充满阳刚之气的方脸，高鼻梁，宽额头，眼帘开合适中，下巴尖中显圆。一头黑乎乎的头发，又粗又硬。瘸子张的下半身就显得不那么配套，左脚瘦细瘦细，斜立在地上，脚腕反翘，把半边左屁股顶得高高的。右脚显然是操劳过度，长得粗粗壮壮。

也许是瘸子张有一只脚力不从心，每见到这根檀木杠子他就有些胆怯。他用双手托杠子时，由于左脚使不上劲，他只得把双臂紧夹，将全身的力气汇集在两只手上，木杠才很不情愿地缓缓上升。檀木杠子的两头终于被瘸子从两边门框上的凹型卡子中推了出来。他松了口气。

六爷已记不清瘸子张是杠子铺的第几任管家了。六爷发现瘸子张时，瘸子张还是个能满天飞的毛小伙子，叫张根娃。张根娃满脸泥垢地出现在六爷的乞丐群里时，六爷一眼就看上了他。六爷说，根娃儿惹人喜爱。这样，张根娃就跟六爷享起福来。六爷不让张根娃外出，就让他守着杠子铺。有时六爷不回城里过夜，根娃儿就给六爷暖脚。张根娃的瘸子残疾是进杠子铺后，起夜时踏翻了门前台阶上的石板给摔的。六爷让字元先生来为根娃儿接腿骨，可是夜里根娃儿睡觉不老实，松动了夹板，待字元先生发现时，为时已晚。后来，根娃儿就成了瘸子张。

六爷对瘸子张给他暖脚有很多讲究。说是暖脚，可六爷却让瘸子张同自己睡一头，说是不愿见他的那条残腿。六爷入睡前，十个手指好动，而且喜欢在瘸子张的身上动，那手指间轻微的颤栗，弄得瘸子张浑身痒痒的。还有……，但瘸子张不说。

大门“吱”地一声裂开了一条小缝，一股壮实的江风钻了进来，打得

瘸子张一个趔趄。

他右腿还没来得及往后支撑，左腿无奈又得不了力，便硬硬地倒在了地上。在屋外憋了一宿的凉风，好似把住了机遇，一个劲地往他鼻孔眼里钻去，瘸子张也就一个接一个地打起了响亮的喷嚏。喷嚏跑出屋外，沿着九十八级台阶滚下去，滚进江水中无声无息了。喷嚏穿过厅堂滚进了上房，那可就不得了了。上房里睡着六爷，六爷的瞌睡要算早时的最金贵。好在六爷昨夜不在。

这当儿，铺子门前的凉棚里也陆陆续续地来了一些双臂抱着杠子的人。他们都是六爷杠子铺的杠夫。这帮人，有的是马背巷祖祖辈辈传下的闲人，有的是青皮船行遗下的脚夫，也有为躲债躲壮丁慕名而来投靠六爷的。这帮人喝着汉江的水，捧着六爷的碗，一年四季都在这渡口上扛码头。据说，这古渡口上下几千年，装货卸货，自古都是自家的货自己动手或是自己雇人装卸，脚夫们都是散兵游勇。自打有了青皮船行，码头上立了规矩，杠子脚夫们也就有了规矩。六爷在这块地盘上站稳脚跟后，世道变了，码头上的规矩也就改了许多。一句话，如今这码头上的事六爷杠子铺说了算。

瘸子张躺在冰凉的地上哆嗦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地爬了起来。他见门外站着蹲着的杠子们，觉得似乎自己太那个了一点。他用手将要垮到肚脐眼下的裤子重新扎了扎，朝门外大声吼着：“昨日六爷进城了，他留下吩咐，先下码头去扛包，等会六爷回来后再算帐。”

这时巷子口突然出现了一顶豪华气派的官轿，轿后跟着一行人。官轿停在了六爷杠子铺前的凉棚里。还没等瘸子张开口，为首的一位差人就“扑通”一声跪在铺子门前的石阶上：“刘府老爷子婚庆大典，特请六爷上座。”

“什么？刘府请咱六爷，昨天干啥去了？嗯……”瘸子张斜吊着眼朝门外瞅了瞅，嗓音拉得老长老长的，“六爷不在。”转身进屋，就不露面了。

8 7

这早，六爷轿子车的银铃声在马背巷响起时，小巷各家客栈和商号早已店门洞开。太谷灯照耀出一个个模糊的亮圆圈，与黎明前寂寥的星星相映生辉。生意幌子在凄冷的晨风中猎猎招展，于灯光闪烁中晃出无数的惊慌和恐惧。

六爷踏着小巷清晨的沸腾，回到了杠子铺。

六爷在杠子铺过夜，管家要给六爷暖脚，睡早床要随六爷的意。六爷若在城里太太那过夜，管家是不敢贪早床的。得早早地起床开门，照应杠夫们的活路和等着六爷回来。

“刚才城里刘府有请您，让我给挡回去了。”瘸子张向六爷讨好道。

“噢？”六爷盯着瘸子张。

瘸子张吓得大气不敢出，小心翼翼地说：“您不是有吩咐么？”

“就是那个刘篾匠？”六爷似乎记起来了。

“正是，这几天是他过期日，娶第十房姨太太。”

“噢？娶他娘个屁！”

娶第十房姨太太的刘老爷子名叫刘仁仕，府上坐落在城东头的一条名为“篾匠道子”的小巷子里，刘老爷子早年做过几天篾活，成年后就洗手不干了。刘老爷子的祖上是开篾匠铺的。说起刘老爷子的祖上开篾匠铺，可要追溯到清道光年间。那年一个叫刘智元的河南新野人流落襄阳，从隆中山里

砍来几根南竹和十几捆茅草，在偏僻的城东头的一块荒地上搭起了一间茅屋，开了家小篾匠铺。刘智元幼从良师，篾活为当地魁首，只因原籍遭灾，遂自来襄阳闯生意。刘篾匠的篾铺开业后，以诚待人，和气生财，无论粗活细活，总能巧夺天工，很快就在襄阳有了名头。慢慢又有一些穷人逃难到这里，在刘家篾铺左右盖起了一些茅草房，襄阳城也就有了一条名叫“篾匠道子”的小巷。

尔后，其子刘亭福继从父业，渐成名匠，清朝末年，孙辈刘书传广学博览，钻研技艺，生产、生活用品及工艺品，皆能编制得活龙活现，经久耐用，并带出了一子一徒。刘书传在襄阳有“四片篾”之誉，一刀子下去四片篾：一曰青子，二曰二道子，三曰三道黄，四曰四道，片片竹篾都能用。做粗活如篮子、笊箕、箩筐、篓子；做细活如药铺的药筛子、药浅子、粮行的米筛子、西筛子。刘书传做的葛纹团窝，赶马车的用来作盛水器，不漏不滴，不怕磕碰。打渔人请刘书传做竹毫子，其状如炮弹形，一头小，一头粗，里面放上鱼饵下到水里，鱼儿能进不能出。姑娘出嫁请刘书传编只陪嫁席，一张篾席四个工，编起后能折能叠，尤其席上有各种花鸟虫鱼，皆能底纹变化而成。可惜刘书传太洒脱、太任性，一次与襄阳名匠齐木匠打赌：只要木匠能做的，他都能做，竹房子、竹椅子、竹凳子、竹床竹枕竹柜子，若有不能，肝脑涂地。齐木匠用檀木挖了一春米“对窝”，刘篾匠也用篾编了一“对窝”，齐木匠当众让人用石锤舂米以争高低，刘篾匠应战气壮如牛，结果刘篾匠所编的篾“对窝”当场被捣破。当夜，刘书传抱头撞墙身亡。

父亲的身亡，使刚刚成年的刘仕仁产生了与篾匠铺彻底决裂的念头，他要换一种活法。

于是，刘仕仁高价变卖了父辈刘书传传下的家业，托人在襄阳城前街举办了一个刘篾匠篾竹工艺品拍卖会，引得汉口的商人和收藏家争相抬价收购，轰动汉江上下。刘仕仁将拍卖所得收入购置了田产出租，当起了刘老爷子，过起了逍遥自在的日子。

篾匠道子的刘篾匠消失了，诞生了一个刘老爷子。只是六爷不承认这个刘老爷子。刚迈入知天命之年的刘老爷子，吃喝不愁，唯一的嗜好就是娶姨太太，这就更让六爷可恨。不就是一个刘篾匠么，凭啥娶这么多的姨太太。可气的是，女人只要是进了刘府，那肚皮就好像充了气似的，一个赛一个。听说刘老爷子要娶进门的十姨太太才十六岁，刘老爷子可是她爷的辈份了，六爷见不得这缺德事，六爷把牙咬得吱吱地响。

8 8

一缕晨晖从窗棂上射进来，透过纱幔，投射在那张双狮滚球的樟木床上。六爷斜躺着，一副惬意的样子。

瘸子张不紧不慢地走了进来。他将颞儿尖尖的下巴贴近六爷那张光滑白嫩的长脸：“劳头忙派人来了，是城里刘府托的。刘府的礼品挺重的，就放在前面大厅里。”

“今日是刘篾匠过期的第几天？”

“第三天。”

“什么？”

“是第三天。六爷不到场，这几天弟兄们闹得开心着呢。”

“看来我是要买劳头忙的面子哟。走！”六爷说的是大实话。

今日是劳头忙派来说情，这个帐六爷必须得买。说起劳头忙，只不

过是一帮江湖上的散兵游勇而已。劳头忙长年活跃在汉江中游一带，没有固定的山头，也没有严密的帮规，其成员大都是汉江各码头上一些斜着嘴叼着烟卷的地痞和一些只敢隔着裤子摸女人屁股的流氓。帮派外形为松散型，其内具有黑帮性质。一言定论：成不了多大气候。劳头忙的兄弟称自己的头子为大爷，大爷姓劳。劳大爷年轻时靠一支在汉江上打野鸭的土铳起家，拉起了一帮子人，曾作威作福了一阵子。后来老了，再后来就瘫在了床上，长年呆在襄阳城内，已是苟延残喘。劳头忙里的一些小头目早就是各行其事，拉起了自己的小山头。在襄阳城，劳头忙与六爷青帮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但六爷并不小看他们。别看这些地痞流氓，成天在城里城外码头上下游手好闲的，成事不足，可要坏你的事也够你喝上一壶的。想当年，六爷在这古渡口打码头，有“龙鞭”保驾是一，劳头忙的弟兄们助威捧场是出了大力的。六爷有着一颗仁义之心，都是江湖上混饭的，按理也算是六爷的弟兄。六爷看重劳头忙的兄弟，劳头忙的兄弟对六爷也就百依百从，这里面的故事只有六爷心里清楚。

干燥的风从清晨就开始发狂，漫天遍野飘旋着枯叶儿，尘埃遮天蔽日，世界一片浑黄。

那个秋风狂舞的晨后，那些衣衫褴褛的乞丐们敲着打着各式各样的卜板缩蜷在刘府所在的篾匠道子小巷里，像田间寻找食物的野狗，面目上凝聚着饥饿和残忍。狂风摇摆着他们褴褛的衣衫和蓬乱得如杂草一般的长发，个个眼里都不时地泛出鱼白。散发在他们身上那种令人可怕的气息在空中萦绕凝聚，最后如黑云般朝刘府压来。

六爷买了劳头忙的面子，乘着轿子车朝着刘府而来。此时，刘府门前的气丐爷还没见到六爷的“神鞭”，折腾得高潮迭起。一大帮文叫花子，带劲地耍着“文讨”；几十只竹板噼里叭啦地响着，丐帮们即兴编唱着“莲花落”：

打竹板，命真苦，
眼前来到大刘府。
刘家篾匠娶姨太，
有钱无钱不见面。今日不请老爷来，
攒钱为的买棺材。
刘府棺材买得好，
装了死人跑不了。

本应是喜庆之日的刘府，门前却是一派乌烟瘴气的。刘府不是不懂规矩，娶姨太太的婚宴本是首请六爷的，谁知一连几天就根本见不到六爷的人影。这样闹得已经是第三天，刘府的人四处活动，不惜重金托人请出了“劳头忙”，才算盼到了六爷的回音。

六爷的轿子车离刘府还老远的，刘府门前的叫花子们就似乎闻到了什么气息，竹板声弱了，喊叫声小了。不一会，一衣衫穿戴都很规矩的小叫花子，头顶着一个四角周正的板栗色方木盘，被自己的兄弟们前呼后拥，来到了刘府门前。

“龙鞭到！”随着这一声吆喝，刘仕仁躬身小跑步地出门亲自接下了小叫花子方木盘中的“龙鞭”，他双手托捧着“龙鞭”，神情十分庄严地将其挂在了自己府上的大门外。霎时，刘府门前一片寂静。

六爷精致的轿子车停在了刘府的门前。车夫穿着青布衫，月白缎套裤，

粉绿腰带，脚上穿着薄底快靴，头上一顶短梁小帽。既精神又有几分滑稽。瘸子张小心翼翼地揭开轿帘，六爷气宇不凡地走了下来。今日六爷穿着古铜色绸套裤，裤腿紧扎，上身一条半长的乌红拷纱袍子，外边套着件碧青色马褂。

“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刘仕仁点头哈腰地讨好六爷。

六爷拱拱手：“迟到，迟到了。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龙鞭挂在了刘府的门外，六爷请上座，刘府老爷子的十姨太太算是和和气气地给接了进来。

第二十三章

89

别说在这条窄窄的直线似的马背巷，就说在襄阳城，顺兴药铺都是叫得挺响的。

小巷的中间靠江的一面，有一座不太显眼的店铺。这座店铺是一幢旧楼。大门的漆皮几乎已经褪尽，木质表层朽成灰白。旧楼前的门檐下，悬挂着一块已分不出底色了的木匾，上面刻写着：顺兴药铺。大门的两侧，左边卧着一把大铡刀，刀口上飘着阵阵药香，刀座被一捆药草簇拥着。右边是一座石碾子，细长的石槽上，滚动着一个石饼。顺兴药铺进门迎面的就是一堵药墙，一格格的药抽屉，装着一个又一个关于顺兴药铺高超医术的故事。

如今的顺兴药铺坐堂的是字元先生。其父正福先生几年前上隆中山采药，不幸从山岩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腰脊骨，只能常年病卧在床。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一长，小字元就没有好脸给老子看，再加上字元太太是城里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那能终日守在公公的床头，也就少不了冷一句热句的让公公听话。正福先生躺在床上整日回想往事：从带着儿子字元沿江而下，到隆中山搭茅庐卖药，到马背巷有了一块立足之地，到如今襄阳城里的名望……。有一日，正福先生再也想不下去了，趁儿子儿媳外出之机，滚下床，爬到药柜前，从抽屉里抓了几味药，吞下去，躺在床上就永远地睡了过去。

父亲之死，字元伤心之余，更多的是解脱，他得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正福先生是受够了儿子儿媳的气才喝药而死的，这就让儿子字元坏了名节。正福先生与人为善，行医重德，医术与德行都是有口皆碑。字元不尽孝道，乃有丧天害理之嫌。名医正福先生吞药而死，不说马背巷，就是整个襄阳城都似乎要把其儿子字元的背骨戳穿，弄得字元太太好长时间不敢进城。

人都是吃五谷杂粮，吃五谷杂粮谁都免不了要生病，襄阳城的人生病找顺兴药铺的居多。字元先生想，名声，名声能值多少钱？字元先生的处世哲学是：认钱不认人。字元年轻气盛，人精脑子活，他并不一味地躺在祖传的几帖秘方上睡大觉，而是讲求活用和发展。他从一个偶然的病例中，发现隆中山里的一条小溪的泉水，与几味草药相配后，让人服用后有壮阳补肾之功能。于是他积极着手对各种不同生理特征的人进行悄悄的试验，均获得了满意的效果。不禁大喜。

字元先生的为人与其上辈完全不同，他讲究的是实惠，是利益的交换。他不认为医德是兴旺药铺之本，而认为以医求富，乃是兴家之策。对上门来

求药问医者，字元先生最关心对方是大户还是小家。他是大有大的安排小有小打发。一日城里来了一位神情沮丧的寡妇，进了顺兴药铺后，掏出钱来要买砒霜。字元先生一眼便知是妇人寻短见所用，却仍是收钱卖之。当夜，该妇人用在顺兴药铺买得的砒霜结束自己的生命。事后，引起城里城外的一片咒骂声。字元先生则是不以为然，名曰：药铺做的也是生意。这样，顺兴药铺的名声也就不那么好了。

字元先生名声不好，但医术还是地道，襄阳城有不少重病人，都是吃了顺兴药铺的药后起死回生的。人生在世命为首，只要能活命，那钱又算什么，钱是王八蛋。顺兴药铺的生意依然很好，字元先生依然忙得不亦乐乎。襄阳城的人不敢得罪顺兴药铺，即便恨，对字元先生也只能敬而远之。字元先生也有个性情孤僻的性格，不设在马背巷，就是在整个襄阳城，字元先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朋友。当然，这并不妨碍顺兴药铺生意的兴旺。

字元先生与六爷是好朋友。

字元先生与六爷成为好朋友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六爷与人为善，待人既宽厚又大方，讲的就是人和，他字元先生再小气，也不妨六爷与他相交。不过，字元先生对六爷也很敬重，除了昔日的权府有恩于顺兴药铺外，六爷的仁义，也让字元先生不可小看。字元先生不爱串门，可六爷杠子铺，他隔三差五定要去泡上一会。六爷朋友多，受吃受请，接人待物，进城回巷往往是疲于奔命，但每每路过顺兴药铺，只要见到字元先生在屋，他必进去坐上片刻无疑。

90

字元先生铭记着六爷的恩德。

讲起六爷有恩于字元先生，话要从城内洪字金铺说起。

洪字金铺是襄阳城一家大户，汉江上下几百里，要说购置金货认准的都是“洪字”金货。金铺的洪老板为人也算和善，只是把钱看得太重，显得太吝啬。城里人形容他，与太太做爱都舍不得多流出一点精气。当然，这话说得显然有点损洪老板。洪老板原有四房太太，多少年都没能给洪家半个后，洪老板为此在襄阳城一直抬不起头来。

洪老板的五姨太于一年前娶进洪字金铺。那天城里的刘媒婆领着一位泪眼红肿的姑娘走进洪字金铺，说这姑娘命苦，父亲被恶狗咬伤了患了狂犬病，疯疯癫癫到处撒野，一头栽进了水井里。母亲跟着一个跑江湖的人走了。姑娘本有个亲戚在南阳做官，家事红火，没想到就在姑娘投奔而去的前一天，忽因匪盗深夜潜入，凶杀全家，抢走财宝，一把火将家宅烧个精光。刘媒婆说，细算起来自己还是姑娘的远房姨妈，闻讯后，就将姑娘接到了襄阳，寻思为姑娘找个好人家。正巧，洪老板托人上门求媒婆找个五姨太，这不，恰好瞌睡碰上了枕头。

洪老板一看这姑娘长得挺灵气，他围着姑娘转了几圈，曲线也分明，便挤出了几滴眼泪，说道：“我这就心软，这姑娘怪可怜的，让她留下吧。”其实，刘媒婆心里挺清楚，洪老板看中的不是姑娘可怜，而是姑娘“闪腰翘屁股”的身材。俗话说，闪腰翘屁股，生娃的老师傅呢。

其实，刘媒婆与这姑娘八竿子打不着边，媒婆说媒，不就为图得一点钱财。洪老板一高兴，让人打发了刘媒婆一只金耳环。刘媒婆当面道谢，一走出门，就转过身来，双手插着腰，朝洪字金铺吐了口痰：“我日你个守财奴的娘，给两只耳环都不行？你让我咋戴呀？”

姑娘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就水灵灵的了。洪老板没有轻视姑娘的身世，正式拜堂的那天，洪老板还专门请来襄阳城有名的喊彩人单伯爷喊彩。结婚喊彩是襄阳风俗，当众多宾朋喊出一些恭贺祝愿，以增添新婚的喜庆气氛。喊彩时间定在拜堂的当天晚上。一连几天，洪家宴席丰盛，宾客喧闹，一片喜庆。待宾朋大闹洞房之时，喊彩人单伯爷引着新郎嗓门宏亮地喊了起来：

鞭炮一响喜洋洋，
恭喜洪府接新娘。
走出场子抬头望，
福禄寿喜好地方。
前头即是兴隆地，
后头又是卧龙岗。
兴隆地里出豪杰，
卧龙岗里生英雄。

……

这时候，六爷与洪老板不还谈不上恩恩怨怨。洪老板早在七天前就亲自去六爷的府上下了帖子。六爷没有为难洪老板，满口答应了。这天一早，六爷就让人给洪字金铺送去了“龙鞭”。洪家很知理地将“龙鞭”高挂在了堂厅的正面墙上。六爷与洪老板也谈不上交情，洪老板不仗义，出手太小气，这是六爷最看不起的。但洪老板无后，一连娶了几房太太，都不下蛋，六爷对此很舒心。所以，六爷就原谅了洪老板的一些不是。六爷翘着二郎腿坐在太师椅上，品着茶看着热闹，突然觉得单伯爷喊的话有些刺耳，仔细一听，尽是些金府“出豪杰、出英雄”之类的话，你一个小小的金铺，竟然扬言要出英雄豪杰，哪把我六爷放在眼里，简直是在羞辱我六爷。洪府的婚礼才开场，好戏在后，六爷板着脸滋滋地吸着凉气，想到要走。六爷向洪老板拱了拱手：“告辞了。”

洪老板不知咋得罪了六爷，追出门来，连连说道：“六爷好走，六爷好走。”

自此，六爷记恨上了洪字金铺。

事后，洪老板得知是单伯爷喊彩惹怒了六爷，懊悔不迭。再想过来，喊彩本是助热闹之举，没想六爷这么容易动气，实在有些无聊。洪字金铺上两代人就在襄阳城开金铺，不说财大气粗，就是讲人缘、讲门第，洪老板在襄阳城也算得上一个人物。你六爷不仁不义，大不了断了缘份而已。五姨太小鸟依人，嘴甜甜，手软软，一对小酒窝，笑容可掬。不几天，洪老板就忘掉了与六爷不愉快之事。

9 1

就在六爷记恨洪字金铺不久，字元先生暗地里与洪老板的五姨太有了一些来往。

五姨太尽管出身于贫苦人家，但刘媒婆所讲的那些姑娘家的深重灾难完全是天方夜谭。

五姨太是从汉中一家妓院里逃出来的，沿江乞讨到了光化，一天夜里，她又饿又困倒在一个小巷口。小巷口一户人家的男人夜里起来小便，见地上躺着一个人，连忙叫醒家人给抬进了屋里。这个男人原是刘媒婆的外甥侄子，而刘媒婆正在外甥侄子家走亲戚。

五姨太鬼使神差地走进了洪字金铺，吃穿不愁还有洪老板宠着，按说是掉进了天堂。可五姨太不知足。洪老板在与五姨太的洞房花烛夜竟然阳痿了。洪老板虽然娶了几房姨太太都不生仔，可洪老板正常的床上活还是能进行的。今日又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这新婚夜本应美食一餐，岂料如此不顺。倒是五姨太体贴人：“老爷别在意，慢慢就会好的。”可令洪老板不敢想象的是，从此，洪老板却一蹶不振。洪老板的前四房太太醋劲大发，认定是小妖精缠住了老爷子，吸干了老爷子的精气，对五姨太群起而攻之，不时地冷嘲热讽，暗地里做手脚使坏，将洪字金铺内搅和得翻江倒海一般。

经过多次努力，五姨太终于对洪老板重振雄风失望了。青楼女子如何耐得住寂寞，很快，她勾搭上了金铺里一个年轻工匠。不久，五姨太就有了身孕。若是贫家女子遇到此事，就会假称内伤，找个江湖郎中开一、二副跌打药下胎，即使送了命，家里人也碍于丑名，不敢声张，草葬了事。可五姨太既然进了富贵人家，命就贵重了，她旁敲侧击地打听到了顺兴药店。于是拿出二两金子，悄悄地找到了字元先生“包化怪胎”。字元先生也倒是通情达理，笑纳了五姨太的上门礼。字元先生的宰杀步骤是：第一次拿点内有泻药的粉剂给五姨太吃，说是吃后要拉肚子，造动胎气。吃后，五姨太果然出现腹泻，算是叫了“响”。第二次上门，五姨太又送上了一只金戒指。字元先生告之，药方下的是内有牛黄、麝香、马宝等名贵药的下胎药。其实下胎药里全是三菱、莪术之类的破血药。第三次字元先生告诉五姨太，要吃善后药，说是小产妇人要好好培补，不然以后就得血崩，培补一定要有大山参。五姨太摘下耳环买走了大山参。五姨太的身孕终于让字元先生给打下来。事后，字元先生想得更周全，卖给了五姨太避孕药，告诉五姨太吃了这副药，以后再干男女之事就不会受孕了，就这样字元先生竟然摘下了五姨太的左手镯。

就在五姨太打下身孕不久，五姨太突然患病，上吐下泄，多日不止。洪老板先是让人从城里小药店抓了几副止泄的药，五姨太喝下汤药后，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吐得更厉害了。家人说，看来只得请字元先生了。洪老板深知字元先生德行，舍不得钱财。后见五姨太已是奄奄一息，才咬牙差人带上一颗半两重的金戒指，请字元上门出诊。字元先生听说出诊五姨太先是一惊，细听五姨太的病情后，才放下心来。字元先生差徒弟前去问诊，待徒弟回报后，他确诊为肠胃受凉所致，完全可以药到病除。于是心安理得的收下了洪老板的重金。开了药单，丢了句“明日午后即可下床”。谁料，次日一大早，字元先生被一阵猛烈的撞门声所惊醒。本来洪老板的五姨太喝下字元先生下的药后，病情立即缓和了许多，可到半夜时，五姨太病情恶化，呕吐加重，子夜时分吐出一大口鲜血后，一命呜呼。

9 2

洪字金铺的大老板那能吞下这口气，他状子递到省高等法院襄阳分院，告顺兴药铺字元先生谋害人命。法院立刻派人将字元先生捉拿提审。字元先生原本有贪图钱财的坏名在外，今日又发这草菅人命的官司案，全城立刻闹得沸沸扬扬。

字元先生多年跑的是顺风船，那见过这般阵势。从马背巷的顺兴药铺到城里法院的号子里，他是一路屎尿一路哭叫。回药铺为字元先生取行李铺盖的大徒弟告诉师母：“先生说，号子里的罪难受，事不宜迟，不要吝惜银两，救人要紧。”

顺兴药铺不大，管事是字元先生兼着，雇有一个“刀上”，管切药和“跌”丸药。“刀上”姓顾，人称顾先生。药铺每天都有很多药要切“饮片”，切得整齐不整齐，漂亮不漂亮，直接影响着铺里的生意好坏。顾先生的“刀上”是襄阳城的头一把刀。襄阳城的人吃药，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药是不是字元铺的药。可惜顾先生已经老朽了，行走都十分困难，每日只能坐在一旁，指挥着学徒们干活。襄阳城药店的学徒有个奇怪的称呼，叫做“相公”。字元药铺的前几位“相公”都是过了三年零一节，满师走人。眼下的三个“相公”，天生的胆小怕事，字元先生入了圈套，老二老三吓得连夜逃回了家。大相公虽也胆小但还算知好歹，对先生和师母很孝顺，可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只会成日陪伴着师母，一筹莫展。字元太太关上药铺门，披头散发地坐在法院外的台阶上呼天抢地。顺兴药铺闹翻了天，小巷里一些早就红眼于顺兴药铺的人，也趁机撬开了药铺的门，翻柜子翻匣子，找人参找壮阳药。

顾先生只得眼巴巴地看着，成天哀声叹气。小巷心善的人都说，顺兴药铺算是遭大劫了。

字元太太真是急傻了眼。洪字金铺的五姨太出事，字元先生犯了人命案，那可是黄泥巴掉进了裤裆里----不是屎（死）也是屎（死）。倘若官府里顺藤摸瓜追查下来，从吃打胎药到吃避孕药，那还不定个图财致死人命罪？字元太太越想越害怕，无路可走了就跑到法院门前坐哭。一些好心的过路人劝她，如此哭闹不得法，赶快求人说情才是。字元太太收住了哭声，她想：求谁说情才是？她一个一个地数着字元先生所救的病人和大户，人家都是重金相托，早已是情财两平。直到这时，字元太太才感到自家是无人可求，丈夫是罪责难逃了。

字元太太终于想到了待人和善的六爷。六爷一口应承下来。其实，字元太太不求六爷，六爷也正想着法子要去救字元先生。要说六爷与字元先生的交情渊源，那可是两家上一代人的事。这顺兴药铺的店铺都是权府给置的，就凭这一点，字元先生对六爷就不敢有丝毫慢待。字元先生对谁都吝啬，可对六爷不敢有半点马虎。六爷平日最喜欢喝莲羹汤，六爷府上做莲羹汤的莲参、百合和贡米都是字元先生亲自精选奉送的。不过六爷可不是那种吃了别人口软的人，六爷重义，他对字元在钱财上斤斤计较看不起。这次，六爷之所以要搭救字元先生，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杀杀洪字金铺的威风。

六爷让人把洪字金铺五姨太的贴身丫环叫来问话。回话是，当天五姨太喝了字元先生的汤药后，精神好多了。丫环服侍五姨太洗沐后，五姨太还与丫环说了几闲话，后来五姨太睡着了，正巧四姨太来看五姨太，见丫环还没吃饭，就让丫环去吃东西，由她陪着五姨太。

六爷问：“你出去了多长时间？”

丫环答道：“就去厨房里拿了一个馒头。”

六爷又问：“你回五姨太房时，四姨太在干啥？”

丫环答道：“她正在喂水给五姨太喝。”

六爷问：“后来呢？”

丫环说：“半夜时，我趴在五姨太床边打盹，突然被五姨太的呻吟声惊醒了。五姨太说了句‘心里烧得好难受’就口吐白沫，还没等我去叫人，五姨太吐出一大口血就断气了。”

“哦……”六爷让人送走了丫环。

六爷在与洪字金铺的五姨太的丫环一番对话对，心里明白了几分。六

爷看不上字元先生的医德，但六爷相信字元先生的医术，他不可能用错药而致死人命。六爷当然对洪字金铺的五姨太之死感到蹊跷。丫环走后，六爷让手下的丐帮弟兄潜入洪字金铺内暗探。高墙深宅内一片悲痛，洪老板对五姨太倒是一片真情，一连几天不思茶饭。唯有洪老板的大太太和四姨太显反常，先是胆颤心惊，后又是掩不住内心的兴奋。

夜深了，大太太溜进了四姨太的房里，有些不安地问：“那没用完的鼠药丢了吗？”

“哪来得及扔？放在后院的花坛里。”四姨太回答道。

次日一大早，管家向六爷报告：“弟兄们探到洪字金铺五姨太的死因有诈，是被大太太与四姨太合谋致死。”

六爷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好！真让我给算着了。”

六爷亲自赶到法院，禀告了案情真相。并随同法院的差人一道从洪字金铺的后院花坛里找出了投毒没用完的鼠药。投毒嫌疑人大大太太和四姨太当场被缉拿归案，供认不讳。字元先生当即无罪释放。

由此，字元先生及其太太对六爷的感激之情难于言表。字元先生经过了这次大磨难，倒也想穿了许多，行医卖药，多了几分真情和实在。慢慢就被六爷瞧得上了。值得一提的是，六爷破洪字金铺一案，原本是要报洪老板之仇，没想到，洪老板倒感激不尽地请六爷的丐帮弟兄们进洪府酒肉款待了三天。

六爷不计往日恩怨，为五姨太伸冤，令洪老板肃然起敬。洪老板逢人就讲六爷的恩德，六爷与洪老板乃为知己。

第二十四章

9 3

黑夜里，六爷杠子铺的上屋，充满着扑逆迷离的诡怪气氛。

六爷昏昏然然的，一条红围巾在眼前飘来飘去的。突然，六爷的房里传出古怪的声响，仿佛是什么沉重的东西在地上滚动，滚动得很慢很慢，只隐隐传来地板受压变形的咿哑声。

那是一只青春动物擒住了另一只苍老动物的搏斗声。一只年轻的猫擒住了一只长胡子的老鼠。

动物的搏斗声惊醒了六爷。其实六爷用不着惊醒，他本就未能入睡。他是一个接纳过三位女人的男人，此刻却没有一位女人陪伴着他苦度这漫长的黑夜……

六爷的头房太太叫月娥，月娥有着一一条好看的红围巾。月娥原本是六爷码头上卖香烟瓜子的小丫头，一个红扑扑脸颊的姑娘。月娥父母早亡，孤身一人。那是在六爷开起杠子铺不久，六爷虽是入了帮称了王，可还来不及改掉几年浪荡惯了的习气。坐在杠子铺里是老板，出了杠子铺还是忘不了拿上一根打狗棍。

手下的弟兄们好心劝六爷：“给我们娶位嫂夫人吧。吃苦了半辈子，该有个知冷知热的女人了。”

“不急，不急。”六爷虽说不急，可听多了，也由不得时常想到这事。六爷拿定的主意是，这个女人得掂量着找。

一天，六爷走下码头去查看行情，月娥正在船上缠着船工和杠子们兜售她的香烟瓜子。

猛然见六爷来了，吓得不知所措，慌忙中，不幸脚一滑掉进了江里。月娥被拖上岸时，湿透了的小花布衣裤把她的全身勾画得有模有样的。那胀鼓鼓的两座小乳峰，一下子拉住了六爷的眼神。月娥见自己的货被江水流走了，伤心地嚎啕大哭。

六爷心善见不得人哭，他见月娥怪可怜的，眼红了，动了恻隐之心：“进我的杠子铺来吧。”于是，月娥成了六爷杠子铺的第一位女佣人。

月娥削肩蜂腰，细瘦身材，眉眼恬静，不泛汉女水子的风韵。更让六爷动心的是，月娥那裸露的一截手臂，一抬一扬，如后院花坛里那白色的花瓣倚歇在兰草上。

月娥是个知冷知热的女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月娥年纪十八，干家务活既麻利又勤快。不几天，就把六爷的膳食起居料理得体贴贴。六爷吃惯了百家饭，当了老板，还想讨着吃。月娥就作主在小巷王膀子卤肉店为六爷包了伙，一日三顿都由王膀子差人送来。月娥买来了又光又软的黄绸布，亲手给六爷缝制了一套绅士服，再加上厚底黑帮的圆口鞋。六爷神气，月娥也得意。

但月娥也有不得意的时候，六爷晚上睡觉时少不了要让月娥扶持。自月娥进铺的第一晚，六爷的手就总是喜欢在月娥的身上找不自在。月娥思忖，自己又不是啥金枝玉叶的，能攀上六爷也算是大福，就半推半就地想让六爷得手。六爷挺缠绵，惹得月娥心花怒放。月娥就有了一种迫切要求六爷压迫自己的欲望。可每次当月娥琼浆欲滴时，六爷却戛然而止。这时，月娥就感到不得意。

要说六爷对月娥有不满的话，那就是月娥的那张嘴。乡下进城的女孩子，有个特点，就是见啥都大惊小怪的。再说，月娥昔日在码头耍贫嘴耍油了嘴，进了杠子铺一连几天都是满脸的惊奇。就连六爷屋后有个长莲花的小水塘，月娥也是逢人就讲。不管怎样，六爷对月娥喜欢比不满多，月娥对六爷得意比不得意多。

半年后，六爷杠子铺里进了一位管家。六爷不能让一个男管家和一个女佣人居一屋，而这时六爷已经离不开月娥了。这样，六爷就娶了月娥为太太。月娥住进了六爷的上屋，六爷管家就住在隔壁的厢房里。六爷娶了太太仍想着让管家暖脚，于是，就在上屋与厢房两处轮着过夜。

六爷的管家都当得不太顺，换得特勤，一茬一茬的，长的一年，短的两周。六爷时常对月娥叹息：“寻个好管家不易呢。”

令月娥大惑不解的是，六爷婚后，入夜上床后对月娥还是老一套。每次都是浅尝辄止，每次有限度的亲热过后，便分被而卧。月娥以为结婚就是这样，尽管浑身都有说不出的膨胀感和渴望感，但都被她强忍住了。有几次，月娥被身旁的男人身子吸引得真想伸过手去，但她到底还是不敢，她怕六爷看不起自己。

有时想急了，月娥就想有个孩子。听说，同男人睡了觉就要生孩子，自己同六爷睡了这么久了，咋就没个感觉？

这是一个雷声轰鸣的深夜里，月娥不知是不是感到害怕，突然想到将手从自己被子里探出，伸到了六爷被窝里。而且，月娥的手十分准确地摸到了六爷的关键处，得到了一个头晕目眩的发现：六爷竟然是……有一块与自

己同出一辙的毛茸茸平原地带。她吓得从床上坐起身来，用手使劲地推着六爷：“你、你醒醒，你醒醒！”

“噢，什么？”六爷睡眼惺忪地问。

“你、你到底是什么人？”月娥浑身颤抖着。

“噢？你说什么？”

六爷完全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神情有些紧张，他死死地盯着月娥，眼睛中发出一种令人恐惧的绿光。

“我怕，我怕！”月娥猛然跳下床，赤着脚朝门外跑去。被翻身下床的六爷一把拽住了。

一连两天，月娥显得魂不附体，不思吃喝，木然地坐在杠子铺里。

这天傍晚，月娥转到了后院里，猛然一只小兔子跑到了自己的脚底下，她蹲着想捉住小兔子，小兔子往前蹦一步，月娥也就跟一步，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小兔子把月娥引到了假山的背后。小兔子在小屋的门前停住了，月娥正要扑上去，猛然听见一阵“啊啊”的叫喊声，月娥抬头，只见一方镶木框的窗子里露出一张瞎眼女人苍白的面孔。

“你是……”

“啊啊……”

“是谁把你关在这里？”

“啊啊……”

原来是一个又瞎又哑的婆子。月娥再一次感到了杠子铺内的恐怖和狰狞。她一脸惊惧地跑到前厅来，六爷斜躺在太师椅上，月娥拉着六爷的衣袖问道：“后院假山背后咋关着一个瞎眼婆子？”

“噢？你看见啦？”

月娥抿着嘴，点了点头。

“那是一个花房，&127;别瞎说。&127;”六爷神色黯然，看了月娥一眼又说，“我看你脸色不太好，这多天一直神思恍惚的，不要到处跑，在屋里静一静，也许会好些。”

“嗯。”月娥眼直直地看着六爷。

9 4

正当月娥受惊吓日夜恍惚之时，这天，王膀子卤肉店的王膀子竟然亲自给六爷送饭送菜来，这是过去没有过的。

王膀子，身材矮胖，眼大眉重，性情豪爽。中年丧妻后，一直无心再娶。家本有子女各一，女体胖，及笄，尚待字闺中，为小店得力助手。子幼，在求学期间，那年端午节独自一个去古渡口码头附近堤边看龙舟竞渡，不幸在兴高采烈之际，手舞足蹈，忘其所以，被人挤于江中丧生。王膀子伤心数日，自此与女儿相依为命。王膀子开卤肉店，也就是晚间一阵。

每日点灯时分，王膀子就让女儿卸下门板，将白天做好的卤品，分摊一一摆出，购买者早已是排队鹄立相迎。父女俩忙个不停，直至夜深客尽。

自六爷杠子铺的月娥找来包伙后，王膀子就雇了个店小伙，白天增加了一份活路，给六爷一家子做饭送饭。说是月娥自作主张给六爷包伙，实际上是六爷吃惯了王膀子卤肉店的卤品。

王膀子的卤汤既陈，味正而香，祖传百年不变味。每次加料，绝不马虎，酱油是用城里老义丰酱园的“母油”，酒是浙江绍兴酒，五香料都是熊临丰药店上品。汤里很少掺水，不替人卤公鸡，但卤母鸡免费，因母鸡可以

增加汤味。王膀子卤肉店的卤汤沙吊子分为三个（一为素食品，一为牛肉，一为荤素食品），其汤味之香醇，为襄阳、樊城两城独有。店内荤素食品分类处理，伙屋清洁，闻不到臭腥。油豆腐是先炸后卤，虾子去肠污，猪头蹄毛拔得根毛不见，臀肉肥瘦适宜，牛肉用健肉，无论主副材料均用上品，而且处理精细，火候适宜。

王膀子卤肉店决不卖隔夜卤品。无论任何熟食，总是以鲜为佳，再好食品，隔夜变味。

王膀子待人亲切，态度和蔼，秤头包足。卤肉店的买主大多是酒友，晚上无事，切点卤菜，宵夜品酌，或睡前小饮，都是雅事。碰上偶尔特殊情况，卤品若有小剩，次晨即着人贱价销售乡村饭铺或丢弃之，其香味溢于四周田野。王膀子卤肉店的卤品切好，一律用桑皮纸包裹，手头又快，干净利落。

六爷爱吃王膀子的卤品。开始六爷也是让管家找上门去点切些卤品，后来有了月娥，情况就变了，改为每天让王膀子差人送货上门。再后来，六爷干脆就在王膀子卤肉店包了伙。

这日，王膀子卤肉店的店小伙进城买东西中午没能按时赶回。王膀子拎着装着卤品和饭菜的红木盒子走进杠子铺时，六爷和管家都不在，坐在正厅里的月娥，见王膀子走进来，毫无表情地用一种异常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王膀子问：“六爷呢？”月娥痴呆呆地望着他，一言不发。王膀子又问了一句：“太太，你这是咋啦？”月娥站起身，突然扑上来，双手紧紧地抱住了王膀子，大声尖叫道：“救救我，我怕，我怕。”

听到月娥的尖叫声，六爷不知从何处走了出来。此时，王膀子仍然被月娥紧紧地抱着。

六爷说：“哦，是王老板，怎么是你送饭来啦？”王膀子一脸羞色，好不容易从月娥的怀里挣脱出来，结结巴巴地语无伦次地说：“我不知道，是、是太太要抱着我的。”

六爷用鼻子“哼”了一声，走出了杠子铺。

王膀子深知自己闯了祸，当天夜里，将沙吊子深埋店里的地底下，背着几大竹筒子卤水，带着女儿逃离了马背巷。

王膀子出走后，六爷就改在同巷的王小二饭庄包伙。很长一段时间，六爷都吃不惯王小二饭庄的饭菜，时常念着王膀子的卤品。

据说，王膀子隐姓埋名流落到河北保定，同样做着卤品生意。保定的驴肉特多，王膀子就专卤驴肉，赚了些钱。襄阳解放后，俟各业复兴，王膀子又毅然回到了襄阳马背巷，老汤也随之携回，他从老店的屋地下挖出沙吊子，垒起了锅台，于是，王膀子卤肉又叫响了襄阳城。这时六爷已被关进了监狱。可惜王膀子岁月来了，重起炉灶后的王膀子卤肉店，其卤肉香味在马背巷没有飘荡两年，王膀子就病故了。王膀子是孤身一人从河北保定回来的。女儿已在保定招了赘，赘婿恐怕异地他乡受欺，不愿随岳父回襄阳。王膀子并不勉强，他将小店和家业全部留下，让女儿与女婿继续在保定开卤肉店。离开保定前，王膀子拉着女儿女婿的手，泪水涟涟：“别人逃难都背负金银细软，你爹我无金银财富，当年逃难只好将求生本钱---卤汤用数个大竹筒分别装置，肩挑随身逃出，才有今日。卤汤乃咱家的活命之宝，你们要切记，切记。”

女儿女婿含泪点头应允。

王膀子逃离马背巷的第二天中午，马背巷同往常一样，人群熙熙攘攘。这时，在古渡口旁的一块空地上，人群围成一个大圈，不时响起一片喝彩声，圈里两只斗鸡在拼命厮打……

倏然，码头上传来一阵喧哗。

六爷从城里回来，轿子车刚在杠子铺前停下，管家就惊慌失措地向六爷告急：“不好了，光化帮和谷城帮在码头上‘盘海底’啦，六爷您是不是去一趟？”

“不，不，码头上自有光谷两帮为一家之说，岂有自相残杀之理？”六爷摇了摇头。

“六爷，没错，正是光化帮与谷城帮干上了。”

“噢？”

说起光谷两帮，原都与襄阳帮为对头，自六爷汉江上下一统天下之后，光化帮与谷城帮才归顺过来。说起光谷两帮为一家，还得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谷城发生了一起儿子谋杀父母的逆案。按当地的法律，一要追查知县教民无方的责任，&127;除撤职外并要犁耕公堂，&127;以除逆根；二要削城埋逆（削城墙一角把逆子活埋下去）以儆效尤。谷城县城曾三次被汉水吞没，最后建的城墙还没有砌好角。故此，谷城知县决定向光化借一城角来处理逆案，谷城将城附近划了一块地作酬，这块地名为四亩地。自此两城结为友好，谷城每年做城隍会都要邀请光化参加。后来不知到了哪任光化知县夜郎自大，把这一友好来往交给了本城的丐帮帮会，以此来奚落谷城。谷城知县并不恼怒，而以“礼遇对等”处理，也以本城丐帮作迎接。两城乞丐定下“来不挂号，去不交待”之规矩。两帮亲如一家。

“月娥在家吗？”六爷没有理会管家的话。

“在。”管家赶紧答道。

月娥自从发现六爷的秘密后，一直处于一种极大的恐惧之中。她想逃出杠子铺，可一想到夜里六爷眼中的绿光，她就胆怯了。

一连几天，六爷显得十分烦躁。人多时，一脸笑。关了门，脸就恶了。昨日半夜里，在杠子铺厢房里过夜的六爷突然高兴起来，那细长而柔软的手指又伸向了睡在一旁的管家身上，并十分有乐感地弹抖起来。管家一阵心喜，六爷高兴了。几天来压在管家心头的胆怯感一扫而光。天一亮，六爷就满面春风地进城去了。

这时，月娥将沏好的茶递给了六爷。

六爷没看月娥，问管家：“刚盘上？”

“是的。”

六爷不吭声了。

所谓“盘海底”，是青帮里的两派人积怨仇深势不两立后，找个地方双方拉开架式，扳起面孔，盘道对斗。一般由两人相对，其余的三老四少，手拿大刀围在圈外拭目以待。

这时，从码头上传来的呼叫声越来越大，六爷走出了铺门，立在石阶上盯着码头。不知何时，月娥也跟了出来。

码头上盘道已进入白热化，洪亮的声音通过台阶一坎一坎地传了上来。

谷城帮吼道：“有钉无眼什么板？有眼无钉什么板？”六爷知道，这是那个瘦高个刘团头。

光化帮回道：“有钉无眼是跳板，有眼无钉是纤板。要想过跳板，请你走过来！”六爷也听得出，这是矮胖子肖团头。

此时，谷城帮兄弟一拥而上，齐声大吼：“你的身上几条筋，一刀捅出几个洞？”

光化帮岂能败下阵来，也齐步向前：“一刀两个洞，你有几颗心，供来下酒吞。”

唰---！&127;双方的刀子全亮了出来。按帮规，此时若有青帮的长辈在场发话制止，&127;即可化干戈为玉帛。&127;否则，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来个“三刀六洞”，你死我活。

“快！”六爷转身，对站在身后的管家道，“你们快下去告知，就说六爷发话，不得胡来！”六爷回过头，见月娥傻呆呆地站着，手里不断地绞着一条红围巾，惊慌中，脸上两颊的红晕很刺眼，“快，你也去，就说六爷发话了，不得胡来！”

月娥太太也急匆匆地朝渡口跑去。

月娥太太的裤腿很宽，衣袖也很宽，头上的红围巾飘动着，跑起来很是好看。六爷站在杠子铺前看月娥一路跑下去，觉得很有意思。

难为了古渡口的九十八级台阶，待管家同月娥太太蹬蹬地赶到时，双方的大刀已是无情地开始碰撞，火星四溅。

蓦然，管家只见眼前飞过一道白光，一个熟悉的人头一闪即失。他定神一看，大惊失色：“不好了，不好了，月娥太太，月娥太太的头，头掉了……”管家语无伦次，边跑边朝头上的六爷大叫。

月娥太太就这样消失在了乱斗之中。

事后查明，谷城帮本是来请六爷参加五月二十八日谷城乞丐城隍会的，没想在渡船上碰上了光化帮，一问才知，光化帮是来请六爷去光化为新落成的“状元府”挂匾的，时间也是五月二十八日。两帮为争六爷，说盘就盘上了。巧的是，谷城帮与光化帮在六爷的眼鼻下大动干戈，没伤一人，倒是要了月娥太太的命。

好在六爷心胸宽阔，为太太举行厚葬后，不仅没有为难两帮弟兄，反而劝两帮和好如初。刘团头与肖团头在六爷面前长跪不起，泪流满面，刺破手指写下血书：六爷恩重如山，光谷两帮海誓山盟。

六爷精明过人在丐帮里有目共睹，为何竟然一天应了两帮之邀，导致出了人命，实属谜也。

这时，古渡口旁空地上的人群圈里又是一阵喝彩声，两只斗鸡已经鲜血淋漓，还是不断地扑向对方……

9 6

六爷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睡着。

“六爷。”瘸子张不知何时悄悄地靠在了六爷的身旁，吓了六爷一大跳。六爷睁开了一只眼睛，天已经大亮了。

“噢？”六爷又睁开了另一只眼。六爷的两只眼能轮换着看人，这是六爷的功夫。

“刚才有弟兄说，昨晚见到二太太桂花和胡非仁管家了。”

“噢，在哪儿？”六爷两只眼睁得溜圆。

“说是昨晚来我们杠子铺门前了。”

“是吗？来杠子铺了？”六爷不紧不慢地问，脸色深沉。

“就是呀，我也感到有些不对劲。”

瘸子张赶紧把嘴贴到了六爷的耳朵边咕噜了几句，用手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

“娘的！你把我六爷看成啥人了？”六爷双眼一瞪，吓得瘸子张头发根直冒凉气。

六爷小看了胡非仁的胆量，那夜胡非仁的确是携六爷昔日的二太太桂花回了马背巷一趟，意图为何，不可知，次日一早便又远走高飞了。

就在瘸子张看到六爷双眼一瞪之时，他听到六爷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回来也好，六爷想他们呢。”

不管胡非仁管家曾多么受到六爷的喜欢，他连同六爷的二太太桂花被六爷体面地驱逐出了马背巷是事实。

说不清胡非仁是六爷杠子铺的第几任管家。胡非仁原是六爷杠子铺的一名杠夫。

胡非仁踏进六爷杠子铺时，六爷并不认识他。二十岁的胡非仁在古渡口码头当杠夫，凭的是一身血气方刚。别看胡非仁长得人高马大，可有一条，怕见女人。他是天生的害怕女人，好色的人见了女人迈不动腿，他却是碰见了女人飞快地逃。好在码头上杠子队伍里清一色的楞头青，胡非仁在船舱里跳板上扛大包也不需抬头，即便遇上有过渡的女子，他也看不见。

一日，胡非仁在大船上扛大包，包里装的是面粉，弄得胡非仁白人一个。突然，他惊慌失措地将扛上了肩的大包一扔，就要朝岸上跑。不料窄窄的跳板上被前面扛包的人堵住了，胡非仁急中生智跳入了江水中。原来是胡非仁在抬头扛包上肩的一瞬间，正巧遇见船工穿花衣裳的闺女从船尾的席棚里钻出。

六爷也就正是看中了胡非仁怕女人，才点名让他进杠子铺。这样，胡非仁也就当上了六爷的管家。

六爷的想法是在理的。古时皇宫有养太监之说，这一点，六爷的仁慈之心不让做。再说世道也不许可。胡非仁怕女人怕到如此之极，若放在六爷府上，那府上的太太女佣什么的还不是进了保险箱？这样六爷放心。胡非仁进了六爷府，从此不再风里雨里船上船下扛杠子，跟着六爷吃香的喝辣的。杠夫弟兄们都说，胡非仁的祖坟上冒烟了。

没想到的是，胡非仁还是栽倒在女人的身下。贴了六爷的身，胡非仁才知道六爷对女人也是不那么亲近。

六爷一直住在杠子铺里。六爷的大太太月娥在世时，同六爷一道住在杠子铺。月娥死后，六爷为二太太桂花在城北的背街购置了一座庭院，二太太就搬出了杠子铺。

二太太住进了背街的那座小院。六爷留恋杠子铺，当然一月就难得与二太太几回亲热。

六爷不让府上的女人进马背巷，杠子铺的事多，六爷也难得常回府，这样，两人间的许多事，也就全靠胡非仁两头传。胡非仁进杠子铺后，才知道六爷与太太不住在一起。六爷让胡非仁称桂花二太太，胡非仁没有多问，就应了下来。

胡非仁第一次见到二太太桂花时，是六爷派两个人押着他去的。这天，六爷让胡非仁进城到二太太那里去见过面，胡非仁的双腿当场就发起抖来。引得六爷哈哈大笑。六爷笑完后召来两个弟兄，让陪着管家走一趟。

胡非仁一踏进背街的小院，二太太桂花就笑咪咪地迎了上来。胡非仁本能地就要扭头往外跑，无奈身子被人紧紧地架住了。他只得硬着头皮看了二太太一眼。蓦然，胡非仁全身象通电一般发出了一种从没有过的稀奇感觉，打心底里涌起一股既清凉又滚烫的快感。二太太的脸蛋象熟透了的桃子一样诱人，胡非仁愣住了。

“你就是新来的管家么？”二太太银铃般的声音响了起来。

胡非仁羞得满脸通红。一旁的弟兄用脚跟轻轻地踢了一下，胡非仁才想起了自己当管家的职责：“是……是，二……二太太。”胡非仁一着急喉咙管里就不那么利索。

“哟，你个大男人管家倒像个小女人，羞羞答答的。嘻嘻……”

胡非仁的脸更红了。

也许是脸红过度反而壮了胆，胡非仁竟然硬着头皮盯了二太太几眼。一张小脸，粉扑扑，红晕晕。两弯柳眉下，嵌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直鼻梁，小嘴巴，一条乌黑油亮的长辫子拖到了屁股下。二太太正是以充满诱惑力的眼神迎接着胡非仁。

女人竟然这么好看。一连几天，胡非仁头脑里时不时就会浮现出二太太那张漂亮的脸蛋。

97

二太太桂花并不是什么大家闺秀。六爷当乞丐闯荡江湖时，就顶见不得那些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娇滴滴的，耐不住寂寞受不得气。二太太进府前，是六爷乞丐帮里兄弟姊妹中的一员。二太太进府，功于六爷的眼力。

那天，六爷的轿子车路过炮铺街，听见车外吵吵闹闹。

“这里干啥？”六爷在轿内问车夫。

“弟兄们在热闹呢。”车夫答道。

车夫说的是丐帮里的行话，说是热闹，就是丐帮弟兄各显神通，向大户人家强行讨要。

六爷令车夫停车。他轻轻地拨开轿帘，只见一帮弟兄们聚集在万府门前，运用各种表演手段在各显威风。自打万吉祥神秘地向他透露曾见到女贞的事后，六爷对万吉祥的仇恨更是有增无减。他觉得万吉祥在刻意给他六爷制造难堪，在有意揭他六爷的老底。每当听到有人提到万吉祥或路过万府门前，六爷就感到胸口有些隐隐作痛。

砖头打在脑盖上，砖碴四飞；菜刀砍在手背上，血肉模糊；跪在地上的一群乞丐，正使劲地用脑袋碰着石头；用铁丝绞着指头……。六爷知道这是弟兄们在“武讨”，大不了是一番出血见红的化妆术。万府门前右侧的一棵大树下，有一少女蓬头垢面地跪立着，左手托着右手手腕，一把一尺长的尖刀直插在右手手腕，将其穿过，鲜血顺着尖刀一滴一滴地溅在地上。

六爷感到很开心。突然，六爷的眼神停在了一个蓬头少女的脸蛋上。

站在门前的万老板哭丧着脸，讨好地拱着手：“有劳各位师傅，这是本府的赏钱。”说着，让人给了丐帮弟兄们一人一个红包。

六爷看到万吉祥竟然也有今天这副低头为孙的窘相，不由一阵快意。六爷童年里遭受了人生最大的羞辱，有谁以亲情之理接受过他？帮助过他？在那晚蒋委员长的宴会上，万吉祥竟然有脸来认外孙，真可谓一张老脸厚过襄阳古城墙。

六爷放下了轿帘。

回到杠子铺，万府门前那张脏兮兮的少女脸，一直在六爷的脑子里萦绕着。事后，一大木桶洗澡水为六爷洗出了一个活脱脱的大美人。六爷连忙让人给其更衣换装。大美人年少春衫窄，穿着一件蛋青半袖短花丝葛旗袍，辫梢上坠着流苏。大美人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桂花。后来，桂花成了二太太，再后来，就有了桂花与胡非仁管家的相识。

在一个春猫欢叫的夜晚，月色撩人，被月光油髹上一层蛋青的通往城内后街的石板路，拉开一幅长长的憧憬。胡非仁在二太太的院子里，突然放大了胆子，竟然鬼使神差地一把捉住了桂花那只光溜溜的手。

就在两手相交的瞬间，六爷不早不迟地走进了院子。“噢，你们俩都在？”六爷微笑着。今早六爷起程去了均州，说好要去两天，不知怎么突然来到了背街，轿子车把上的银铃破例没响。六爷去均州当天打了回转，傍晚回到杠子铺，一时想起了二太太，就来过夜了。

“是，六爷，我给二太太送吃的来的。”胡非仁神色有些慌张。

“噢？”

次日，六爷一大早就在院子里踱着步，他突然转过头来，对着跟在身后的颤颤惊惊的二太太说：“这些日子委屈你了，明天一大早你可以走了。”说这番话时，六爷很平淡。

当天下午，张根娃走进了六爷的杠子铺。十八岁的张根娃，个子瘦高，换了一身衣，男子气就出来了。张根娃是晌午后被六爷带进杠子铺的。

张根娃在马背巷行乞，被从城里回来的六爷叫住了，他吓得尿了一裤子。整个下午，六爷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张根娃，一声不吭。王小二送来的这顿晚饭，有三个人吃：六爷、张根娃和胡非仁。吃饭时，六爷情绪很好，不时给张根娃碗里夹菜，一个劲地说：“吃，吃。”只是胡非仁吃饭时有些魂不附体，几次咬着舌头，把脸都疼歪了。六爷不高兴了：“你看看你这吃相……”

六爷的话没说完，胡非仁的心里早就明白了。他跟六爷还不到一年，五官周正，眉目还算规矩，但与张根娃一比，不足之处就出来，脸长而干瘦，下巴颏儿尖，眼皮有些无力。从其模样可见，胡非仁也曾有过张根娃样的英俊。有趣的是，胡非仁进了六爷杠子铺，吃香的喝辣的，却竟然一天天瘦了下来，而且是干瘦干瘦。

三人中，六爷最后放下筷子。放下筷子后，六爷对胡非仁说：“你今晚下江里上船过夜，明天早点走人。”

胡非仁应了声：“知道了。”神情很沮丧。

饭后，胡非仁拎起早就清理好的衣物和简单用具走了。

自此，张根娃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这位管家师兄。

第二十五章

98

公元1935年初秋，省立襄阳民教会馆协助并组织襄阳各镇塾师成立了“襄阳私塾改进会”，办学兴教为时尚。

在一个阴森的夜晚，六爷独自走进权府那破败荒芜的院内，这里似乎依然充满着狂乱、恐怖和惊心动魄，散发着缥缈、梦幻般的气息。六爷痴迷

地在深沉、黑黢黢的院内游荡，在枯枝败叶前冥想。片刻后，六爷的眼角里竟流出了温和的笑意。

六爷把空荡荡的权府大院改成了学校，取名为“信义书院”。

信义书院是襄阳商会倡导兴办的，书院经费由书院董事会、襄阳商会及一些名人绅士出资筹措。六爷慷慨地捐出了权府院为校舍，国民党驻襄阳五十一师在调走前无条件地为学校兴建了两间教室。商会会长万吉祥资助了六间教室和六间教职工宿舍，城内开明人士李耀群捐水田三十亩，城外大地主刘相甫捐旱地九十亩，连洪字金铺也出资三百大洋，以充实学校基金。乐捐几十大洋的为数更多，不计其数。

六爷把马背巷的几位老夫子一一请进了书院，王鉴老夫子为校长。先生的薪俸由六爷提供。学校不仅招收小巷里的孩子，还招收那些来自安徽凤阳、蚌埠、合肥的难童。书院要学生背四书五经，背古文观止，还讲授国文、历史，讲授算术、簿记。书院开办的当年，学生就在全城学生竞赛中夺得了三个第一。一时，信义书院名声大振。

信义书院的先生除马背巷的几位老夫子外，还有一名政府派来的训育处主任。其人姓牛，矮个子，仁丹胡。牛主任早年曾留学日本，家眷在东北的满洲国。他子身一人来襄阳，说是为了教育兴国。四十多岁的牛主任有着许多令马背巷人看不惯的生活习气。譬如，他早上不喝糊辣汤而喝牛奶吃煎鸡蛋。譬如，他穿裤子没有裤带，靠两根背带钩挂在肩上。譬如，他没有男女之分，经常摸女学生的脸蛋。

牛主任终于有一天看中一位发育很好的女学生，他要娶这位女学生为小老婆。这位女学生才十三岁，是马背巷陈字典当铺的独生女，书院陈老夫子的侄女。

最先怀疑牛主任是日本人的是陈老夫子。陈老夫子一打见到牛主任就百般地不顺眼。尽管牛主任说自己只是曾留学日本，陈老夫子咋看他都是个地道的日本种。眼下牛主任竟然要霸占自己的侄女，自然让陈老夫子怒不可遏。他找到六爷杠子铺，请六爷作主，铲除这个孽种。

这时，正是襄阳城反日抵制日货的前夜。听陈老夫子一说，六爷觉得牛主任不像日本原种，既然去过日本，少说也是个汉奸，这个汉奸竟然要强占民女，令人以指。六爷是书院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长由政府主管教育的要人兼。六爷理当过问此事。六爷亲自走了一趟信义书院，谁知，牛主任没正眼看六爷，背着身子向六爷讲了一通自由恋爱乃时代新风的大道理。

六爷不怒，笑着拱手说了句：“告辞了。”

六爷前脚出门，牛主任在身后就发出了一阵狂笑：“不就是杠子铺的杠子头么？闲着不是？”

六爷听而不闻。

陈老夫子见六爷如此，这个牛主任莫非是天王老子不成？六爷走后，牛主任竟然提出要陈老夫子保媒，让其侄女早日嫁给他。陈老夫子一气之下，病倒在床。

次日一早，牛主任住屋门前，血流了一地。牛主任是被人用匕首捅死的，匕首还穿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八个字：日伪汉奸，死有余辜。

马背巷有人处死了一个日伪汉奸，在襄阳城里城外真还轰动了一阵子。牛主任到襄阳为官派，襄阳警备区本想对牛主任之死予以追查，无奈襄阳城反日风暴日趋临近，汉奸一词乃臭不可闻，只得不了了之。

就要过年了。

腊月二十八的上午，城内前街吉田洋行的招牌被砸，下午日信洋行襄阳分行的洋布被拖了一街，堆在街心焚烧了半个时辰。洋行老板们开始惊慌失措起来。接着满街丢弃的日货广告，洋人头化妆品，洋胰子，营养滋补品，新潮服装……如残雪落叶般白花花铺满了街头。

襄阳城里城外，到处贴着襄阳商会的告示。其中贴在城内东南绿影壁上的告示最大最醒目。告示上写道：日本人侵占我东三省，掠夺我宝贵资源，同胞们，我们怎么办？请你们商人，不要经营日本人的棉布、丝绸、百货吧！这样，日本人看见我们中国人抱成一个拳头，他们便不敢欺负我中华了……云云。

绿影壁，本是一块古文化的艺术之地，南来北往过襄阳的人，不管雅兴如何，都少不了来绿影壁看看。绿影壁前的流动人口多，信息也就传得快。这样，官府的安民告示，商贾的商品广告，学生的抵制日货宣言书，也就纷纷贴到这里来。

绿影壁原为明襄藩王府门前的影壁，为正统元年襄宪王朱瞻自长沙徙襄阳时所建。绿影壁由底座、壁身和顶盖三部分组成，壁身分为三堵，面北而立，底座为须弥座，满雕游龙，顶为戾殿式，飞檐、脊吻、瓦面皆用石块雕成。壁身为大块绿色砂岩，深雕奔龙云水拼装而成。中堵为两巨龙戏珠于云水间。东西两堵各浮雕一出水蛟龙向中间飞腾，似有夺珠之势。

壁身用雕龙汉白玉条石嵌边，绿白相映，鲜明醒目。壁两侧浮雕海中琼岛仙山，全壁浑然一体。整个壁面百龙飞舞，海浪奔腾，绘声绘色，雄伟壮观。乃襄阳城一大文物景观。

襄阳商会的告示一贴出，四乡八里为之轰动。襄阳城的一些有志之士，纷纷将家中的洋火、洋油、洋胰子等日货交了出来。商会将收缴的日货堆在绿影壁前的场子上，派人日夜守着，等待焚烧。与此同时，襄阳省立五中的一帮学生组织起了鄂北学生救国会，举行罢课游行示威，声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救国会砸了襄阳城内的几家经营日货的商铺。

襄阳商会还组织了几家布店的伙计，拉着许许多多平板车，车上摆着国货丝绸布匹，在襄阳城大街小巷叫卖。

商会会长万吉祥亲自拉了一车，来到北街的老字号永远福布店，边擦着汗边对严老板说：“严老板，我给您送来了一车绫罗绸缎，这可是真正的国货。”万吉祥不卑不亢，说话掷地有声。

严老板蹙了蹙眉头。

“怎么？你就不怕鹿角门布店第二？”

万吉祥提到的鹿角门布店，由于经营日本的白洋布，前天夜里让一帮学生一把火给毁了。

严老板不由抽了一口冷气：“会长您说到那里去了，本店经营国货。”回头对店伙计叫道，“还愣着干啥？快把国货拉进来呀。”

万吉祥笑了。

本来六爷穿的一直是杭州丝绸，三太太进门后，说是那日本产的白洋布穿在身上又透气又凉爽，白飘飘的，要多喜爱人就有多喜爱人。于是，三太太就给六爷做了一件白洋布的长衫。

大街上闹着抵制日货，六爷倍加赞成，一个小日本国凭啥在中国横冲

直撞，六爷早就吞不下这口气。这天六爷让车夫专门拉着他上街去看看。六爷的轿子车停在了绿影壁前，六爷走下轿时，就感到一股巨大的火浪扑面而来。只见，绿影壁前的空地上正燃起一堆熊熊大火，一些人高声喊着口号，向大火里扔着日本货。特别是洋油浇进火堆里，引起一阵又一阵冲天的火头。人群中，吵闹声尖叫声不断。那一匹匹日本白洋布，在火中化成了一页页薄薄灰片，在空中有些阴魂不散地游荡着。六爷看着，心里怪舒畅的。

这时，站在六爷身边的一个有着几分妖气的女人乘人杂之际，蹲下身子从火堆旁捞出了一块洋胰子。六爷知道，这洋胰子是女人用来洗身子之物，清香滑润，六爷的三太太特喜欢用。

六爷“嗯”了一声，那妖女人看了六爷一眼，迅速把洋胰子装进了自己的小包里。

六爷不由怒火上窜：“你、你把洋胰子拿出来！”

那妖女人一怔，恶狠狠盯了六爷一眼，没理会他，企图一溜了之。没想六爷一把抓住了她：“你把洋胰子拿出来！”

“你胡说，谁拿洋胰子啦？你说，你说。”

“就是你！”

“我说是你，你看你这一身的白洋布，还有脸说人？”妖女人一下子就抓住了六爷的短处。

六爷低头一看，自己穿的正是三太太缝的做那件白洋布长衫。六爷顿时哑了。

那妖女人趁机溜走。

1 0 0

憋着一口恶气的六爷没有让轿子车回杠子铺，而是直接到了三太太的住处。

三太太住在城北背街的小院，那是一座中国古典式的老式庭院。在民国年间的城镇上屡见不鲜。一般显赫人家多是大院套小院，大同小异，重重叠叠能给人一种进入迷宫的错觉。

六爷为太太在这背街上安居，讲的是身份，图的是清静。

三太太上穿青锦或鹅黄的无袖或短袖衫的时候多，下身穿着绿裙或大红大紫的，戏妆似的艳。

六爷走进小院，三太太坐在院内的树荫下光着两节鲜嫩白皙的胳膊，一针一线地缝着衣服。三太太有两大爱好，一是唱戏，二是缝衣服。六爷喜欢听三太太唱戏，但见不得三太太缝衣服。大户人家的太太，自己缝制衣物，岂不让人笑话。六爷虽不喜欢三太太做衣物，但三太太有这个心，六爷也不好拒绝。自月娥太太死后，六爷穿的绫罗绸缎，全是襄阳城最富盛名的昌泰缝纫铺订做的，式样做工均无可挑剔。三太太进了六爷的家门后，又开始为六爷缝衣服，但只是给六爷做些贴身小褂、坎肩背心之类。三太太说：“要把她的手温与亲情紧紧地系在六爷身上。”

三太太挺有心计。六爷不喜欢三太太拿针线，但穿了三太太缝的衣物，也算是默许了。

三太太拿针线，都要避开六爷的眼。没想到今日六爷突然出现在眼前，让三太太慌了手脚。

“哼，都是你干得好事。”六爷气呼呼的，脱下白洋布长衫扔给了三太太。

“六爷这是……”

“抵制日货，大街小巷都闹翻天了，你不知道？”

三太太还没见六爷发这么大的火，眼红了，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她赶紧进屋拿出了一套丝绸长衫，让六爷穿上。

六爷的面色好了些：“我说你呀，整天就是唱呀，缝呀，你不知道日本在欺压中国人？”

“欺压中国人？没有呀。”三太太一脸糊涂。

“你呀你，要我怎么说你呢。小日本在东三省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姑娘媳妇出门脸上都要涂上锅底灰，你就等着瞧吧。”

三太太听六爷一说，脸色就全变了，开始眼泪是一个劲地往下掉，后来干脆失声大哭起来。

三太太害怕了，六爷心里好受了一些：“好啦，小日本打过来还早着呢，你把你这小院内的洋货清一清，全交出去，还有你的那些洋胰子，一块也不能留下。”六爷说完就向外走去。

三太太站在院内目送六爷。

出了小院，六爷正要上轿，突然又想起了什么，反身回到了小院：“你将这些袁大头给商会送去。”说着，掏出了一擦银元递给三太太。

“送钱给商会干啥？”

“捐款买飞机打小日本。”

六爷是襄阳城有影响的人物，干啥事都要做出样子。捐款买飞机一事，襄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林逸圣曾给六爷通过气，说是公署不好出面，由商会出面搞募捐。六爷想到商会会长万吉祥心里就有气，这事就拖了几日，今日一生气竟然又想到了此事，于是想到了让三太太给跑一趟。

一连几天的抵制日货运动把民众的情绪调得高高的。城内城外，士气高涨。在这关口上，商会顺水推舟，又发动了一场捐献飞机的募捐活动，无疑是极有号召力的。

三太太送钱到商会时，捐款活动已是接近尾声。会长万吉祥正同几位先生清点着钱款。

六爷光彩夺目的三太太光临商会，令商会满屋生辉。几位先生又是让座又是倒茶，热情得令三太太有些不知所措。三太太一口一个万会长，叫得万吉祥心里酥酥的，可万会长表现在脸上仍是一脸木然。按说，六爷的三太太是万吉祥的外孙媳妇，可三太太不知，万吉祥也不敢认。

三太太送去的是整个募捐活动的最后一笔捐款，次日一早，商会就将捐款送交给了襄阳保安司令部公署。三天后，《鄂北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襄阳各界向国民党政府捐献“襄阳号”飞机一架，全城上下支援抗日，襄阳民众功不可没。

1 0 1

大年三十，是六爷杠子铺的“行讨日”。

六爷一年要行讨十三天，但他最看重的还是大年三十的行讨。每年这天，杠子铺的男女老少拒绝一切宴请，不准生火做饭，也不让王小二饭庄送饭，六爷带头，太太管家都脱下绫罗丝绵，一律穿上破破烂烂的衣衫，每人一个破碗和一根打狗棍，分头出去讨。讨到什么吃什么。

六爷杠子铺以百家饭为团圆饭。

大年三十的一大清早，六爷将管家、伙计、佣人和车夫一一轰出门后，拿着一根檀木打狗棍徒步来到城里三太太的住处。三太太正准备出门，右手

空着，左手一只破瓷碗。昔日白里透红的脸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脏兮兮。一件宽大的破衣将三太太苗条身段裹得臃肿起来。右腿的裤脚高吊着，白嫩的小腿上，一块残月般的疤痕清晰可见。

六爷一眼就看到了那块疤痕，心里好似被针扎了一下。

那是去年三太太刚进杠子铺的第一个大年三十，天刚麻麻亮，三太太就被叫起了床，六爷魔术般地拿出了一套破衣裤让三太太穿上。三太太大为不解，过年了哪家太太小姐不是穿得花枝招展的？六爷没多说，自个穿着破衣烂衫拿着破碗打狗棍就出了门。当管家告诉三太太，大年三十吃百家饭是六爷的规矩时，三太太吓得抱头大哭起来。对于三太太来说，还没有比讨饭更丢人的。哭够了，三太太还是拿着破碗出了家门。

傍晚时，三太太被六爷的乞丐弟兄抬回了杠子铺。三太太出门没带打狗棍，被一家大户人家的狗咬了右腿。

六爷好是心疼了一阵子。六爷让那只咬伤三太太的狗没过完年就死了。

“馥香，这就出去？看，六爷给你送什么来了。”六爷微笑着，高高举起那根檀木打狗棍。

“是呀，六爷这不是来赶人出去么。”三太太话中有气。

六爷心情挺好，笑了笑：“这乃六爷的为人之道，知道不？”

三太太没有吭声，就要出门。

“慢，把打狗棍带上。”

三太太停下来，接过打狗棍，头也不回地走了。

三太太跟着六爷已两个年头了，三太太硬是没想通，让自己的太太破衣破碗地行讨，这是哪个大老爷们的为人之道？六爷如此之举究竟是图个啥？在襄阳城六爷是个一呼百应之人，自己一月行讨一次不说，大过年的还要让整个杠子铺的人都不得安宁，就连自己的太太也不放过，这是不是太过份了？

三太太出了门，本应过江去樊城行讨的，却径直朝隆中山方向走去。三太太早就想好了今日的去处。在通往隆中山的第二个岔道口边有一座空着的窝棚，三太太准备在那个窝棚里躲上一天。

在进山的第一个岔道口，三太太碰上了六爷的弟兄，人称马管家，他一根棍子一只碗，样子可怜兮兮。其实马管家还不能算是个管家，他是六爷的古驿领地上的一个守山道口的小兄弟头子。年底时，杠子铺的生意好人手紧，六爷就叫他来帮帮忙。平常在杠子铺里目中无人娇气十足三太太，此时一身寒碜，竟然与管家下人走到了一个道上，有着说不出的委屈，眼圈顿时红了。

“哟，这不是三太太么？”

三太太头一低，泪如泉涌。

马管家与三太太擦身而过。

天刚入黑，三太太被乞丐弟兄们从窝棚里请了出来。三太太一天没吃没喝，昏昏然地躺在窝棚里放牛娃铺的稻草堆上睡着了。三太太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自己穿着漂亮的绸缎在行讨，突然被一群恶狗围住了。恶狗后面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他们笑着叫着，他们一口接一口地朝她吐着唾沫。这时，一只大狼狗扑了上来，三太太惨叫一声，惊醒了。

据说，乞丐弟兄们是听到惨叫声后发现三太太的。三太太大年三十不行讨，藏在窝棚里偷懒，不仅坏了六爷的规矩，也极大地伤害了六爷和弟兄

们的感情。

三太太被请进杠子铺时，六爷坐在大厅中间，嘴里有滋有味地吃着行讨来的饭菜，面色阴沉。

“馥香，六爷的规矩是不能坏的，好自为之吧。”六爷将最后一口饭吞进了肚里，转身回到了上房。

片刻后，三太太在乞丐弟兄们的挟持下，重新端着破碗拿着打狗棍，走出了杠子铺，一步一串泪，一家一家地行讨到半夜。三太太吃完自己行讨来的饭菜，没有回到城北背街的那座小院去，而留宿在了六爷的上房里。

三太太坏了规矩，六爷没有让其走人，而是给了她一个改过的机会，也算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吧。

夜深了，六爷十心投入地重复着往日床第之欢的招术，显得特别的亢奋。六爷全心身地投向三太太温柔与快乐，果真让三太太兴奋了一阵子。

六爷用火辣辣的身子拥着三太太，迎来了大年初一的明媚阳光。

六爷说：“世人只知山珍海味，不晓得讨来的东西最有味，可惜，实在是可惜呀。”

三太太想，自己要是六爷讨来的也许就不一样了。

第二十六章

102

月光黯淡。隆中山半坡上的坟茔堆里，凄风阵阵，磷火点点。战争已使大片大片的田野荒芜，已使一座又一座的村庄变成了纸幡轻飘的新坟。一座新坟，就跪着一行泪人，那刺眼的方孔白纸钱，就像一个个冤屈的孤魂在空中飘荡。

公元1937年的最后两天，日军出动九架飞机开始了对襄阳和樊城的狂轰乱炸。日机出现在襄阳上空时，襄阳城里并没有多大的恐慌，一些小孩欣喜若狂地大声喊道：“飞机来啦，看飞机啦！”

孩子们看到的是日军的侦察机，三架侦察机在襄阳樊城上空转了几圈后，就飞走了。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又有几架飞机嗡嗡叫着，从东向西，擦着隆中山顶上的松树梢俯冲下来，飞机身上的太阳徽一清二楚。襄阳城上空突然黑了许多，人们抬头一看，天空几乎被飞机盖住了。飞机发出巨大的吼声，震耳欲聋。襄阳民众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头顶的恐惧。

飞机在襄阳城上空低空盘旋，一架九六式轰炸机把几颗炸弹扔下来。“轰 - ! 轰 - !”日机上扔下的炸弹相继在襄阳城南的肖家台、黄家台一带炸响了。这时，一位姓肖的中年汉子正站在家门口对着日机指点着，日机首先摧毁了他的房子，炸弹掀起的气浪把这位汉子打得老远老远。飞机飞走后，村民们在离炸弹坑约百米远的水塘边找到了那位汉子，他的头颅被掀开了。紧接，几架战斗机开始连续对地面扫射。

第二天，日机又沿着汉江水带向上游飞行。日机飞得很低，站在古渡口的石条台阶上，能看到日机上的飞行员。一颗又一颗的炸弹吐出机仓，接二连三地掉进了汉江里，激起几十米高的水柱。一只航行在江心的渡船被炸散了，人沉了下去，炸散的船板，一块一块地浮在江面上，四散开来。日机向襄阳城外的泥嘴飞去。这时国民党襄宜师管区押送一批新兵要急于过渡，

经樊城去南阳。新兵既无战斗经验，又无防空知识，第一只渡船载着新兵刚离开码头不久，突然日机再次绕回到了古渡口，船上的新兵吓得哇哇直叫，双手向空中忘命地挥舞着，码头上的新兵则吓得魂不附体，在码头旁的沙滩上乱跑。日机发现了目标，盘旋一周后，就用机枪向下扫射，一颗颗重磅炸弹向江里和码头上扔了下来。行至江心的兵被机枪射死，船被炸弹炸沉；沙滩上的兵无法隐蔽，被炸得四肢不分，血肉飞溅，一片凄惨景象。

爆炸声震耳欲聋，黑烟滚滚，火光冲天。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下，襄阳城一下子变得面目全非。繁华热闹的中心区老街头化作了一片火海，大洋国货公司的三层小楼和对门的华昌绸布店都中了弹，一个塌了半截，一个全塌了。靠近东城门的新市口，四处都是砖石瓦砾和横飞的血肉。从襄阳城西门到十字街，从东街到南街，房屋全部烧毁，街心弹坑深达六尺。

炸弹炸毁了定中门、朝圣门、鹿角门、迎旭门四个城门，及城内城外的民房三百七十多间，一千余人无家可归。城内红花园一家后院防空洞被炸塌，躲在里面的二十一人全部窒息而死。

孩子们看到了飞机的威严，襄阳人知道了日机的狰狞。人们开始四处逃散，可又不知往那里逃。城里人往城外逃，城外的人往城里跑，襄阳城一切都乱了。

六爷杠子铺前面的凉棚也被炸弹的气浪掀掉了。当时六爷受襄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部公署司令林逸圣之邀，与城里的头面人物正在公署的一间地下室里聚会议事。

整个会议过程中，公署不断接到关于日机轰炸居民住房及伤亡情况的报告。死亡人数几十几十地往上增，炸毁的房屋已过五百栋。全城无家可归的人数超过了三千人。一些难民已经开始向公署涌来，要吃要喝要歇脚地，情况十分紧急。林司令新到任不久，公署财政紧缺，不要说给难民多少救济，就是让难民吃上一顿饱饭的银两都拿不出来。林司令在这为难关头，请来襄阳城里的大户大主，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夜幕降临的时候，这座十余万人口的小城已大致恢复了平静，只是城东、城北还有几处地方大火没扑灭，时尔还能听到城外的三五声冷枪。

在林司令主持的地下室聚会的会议上，往日财大气粗的大老板们，此时不是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就是抱怨物价飞涨叫苦连天，有的声泪俱下，诉说生意不好做，店铺早已是入不敷出云云。

六爷扫了在场的每人一眼：“如今国难当头，我六爷心里清楚，为济助襄阳城难民，腊月初八这天我六爷向受日机轰炸的难民和无饭吃的穷人布施。”初八的日子也就是三天之后。

林司令马上接上六爷的话头：“还是六爷的气魄大，忧国忧民精神可嘉，本公署立马告示全城，布施这天，不得冒充难民穷人骗取施舍。”

六爷布施没有贴告示，次日一早，六爷的恩德已让一帮乞丐弟兄传遍了城里城外。许多无粮度日吃了上顿无下顿的穷人和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难民，欣喜若狂，都盼着初八这天早早来到。林司令说话算话，一大早当真贴出了不许骗取施舍的告示。

三天中，六爷花了两天的时间，传唤了全城的大小弟兄，购米买柴，垒灶架锅。原定布施午饭一顿，饭食为小米包谷糊。六爷临时决定改吃大米饭。六爷有银两，可襄阳粮库无大米。六爷一声召唤，汉中城的黑子丐王连夜水路运来上等大米五船。锅灶以“昭明台”为中心，按东西南北设定，全

城垒灶架锅一百二十多座，

布施台就安在昭明台上。初八这天，人们都向襄阳城的各灶台点涌去。接受布施的队伍似长蛇一般，每人手中拿着一个又大又黑的粗瓷碗，各个路口都挤满了人。按林司令的安排，各灶台点都有重兵把守。其职责是，维持秩序和识别冒充者。

六爷和林司令及城里的一些头面人物都坐在布施台上。六爷和善微笑地看着面前接受布施的人流。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人群冲破了林司令布置的警界线，突然涌向了昭明台。林司令面色苍白，六爷猛地站起身，也是几分惊慌。

人流在台下停住了，异口同声：“六爷，请受我们一拜！”说着“哗”地一下全跪在了地上，叩头声相继响起。瞬间，昭明台前的青石板已被难民们额头上的血染红了……

1 0 3

六爷忙完了布施活动，心里踏实许多。布施这天，由于难民蜂拥而来，远远超过了六爷的想象，折腾得六爷的杠子铺几乎到了财空粮绝的地步。六爷心善，为人大方，一年四季都在接济穷人，六爷的财源是有限的。好的是，六爷名声好，汉江上下一呼百应，算是把这个场面给圆了下来，六爷挺知足。

武汉沦陷，日本人占领武汉后，步步向襄阳城逼进，日机也接二连三地对襄阳城加紧轰炸，无家可归的难民把大街小巷都塞得满满的。紧接着，驻守襄阳城区的国军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在日机空袭中殉难，令国军将士谈虎色变。日机的空中阴影死死地笼罩着襄阳城。

好多天，六爷的轿子车都没进城去，他见不得那些饥寒交迫的难民。

倒是三太太忙碌起来。

开春后，著名剧作家洪琛率领“上海救亡宣传队”来到襄阳演出。救亡宣传队在襄阳大街小巷接连上演了十多场宣传抗日的戏。

一连几天，三太太都跟着救亡宣传队，先是当观众，后来与宣传队的演员混熟了，就帮着给演员化妆、搬道具，再后来，三太太上台试唱了一曲《松花江上》，赢得满场喝彩。三天后，三太太就成了救亡宣传队的一名骨干力量。她演，她唱，举手投足，都是那么有板有眼。正在这时，宣传队演《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的扮演香姑娘的演员病倒了。队长就让三太太顶替演香姑娘这个角色。

这天，宣传队在省立襄阳中学对面柴场子为襄阳城内的民众公开演出。当三太太扮演香姑娘唱到“……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的时候，台上演香姑娘的三太太泣不成声，台下观众义愤填膺。当演到卖艺小老头鞭打香姑娘时，台下观众和剧中扮演群众的演员一起高呼：“放下你的鞭子！不许打！”演出结束时，群情激愤，上台台下一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到前线去！”“打回老家去！”等口号。

三太太完全进入了角色，她穿着宣传队员的土布衣，噙着热泪，把自己的洋布衣当场撕成布条，把随身带的那些洋胰子、香水都扔进了戏台旁的水塘里。

戏散场了，三太太仍沉浸在剧中的悲愤之中。戏台是一个一米多高的土坡，三太太泪水涟涟，她顺着土坡下台，忽地，腿一滑，身子往后一坠，

眼看就要摔倒在戏台边的水塘里，一青年男演员眼尖手快，冲过去一把搂住了三太太。三太太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直到三太太明白过来，男青年仍紧紧地搂着她，三太太两只挺拔的乳峰被压扁了许多。三太太一阵热血上窜，脸胀得通红。男青年也似乎受了惊吓，搂着三太太也忘了松手。四只眼睛对视，双方为之一楞，几乎同时用力，本能地推开了对方。三太太给了男演员一个感激的眼神，男演员回报了三太太一个甜甜的微笑。

三太太的双乳让一个新鲜男子压迫的感觉，久久难以散去。那是一种在浓浓的男子青春气息中全心身的快意，那是一种久已渴望的东西。很快，三太太得知，这个救了自己命的男青年名叫鲁艺，是上海华丰艺校刚毕业的学生，浙江绍兴人士。鲁艺骗父亲说是去上海上财校。毕业前，父亲就已经在绍兴一家纺织厂为他谋好了一份会计职业。鲁艺自幼酷爱演戏，艺校毕业本想在上海闯荡一番，无赖父命难违，只得回到了绍兴。谁知，父亲为拴住儿子的心，为他找好了媳妇，强令他尽快完婚。一气之下，鲁艺连夜回到了上海，与同学们一道参加了救亡宣传队。

又有几次相互对视之后，三太太与鲁艺的手在土台后的帷幕下相互探索了几次，就紧紧地钩在了一起。三太太扬起胳膊钩住了鲁艺的脖子，把她丰盈的胸脯紧紧贴压在鲁艺的胸脯上，踮起脚尖往上一纵，准确无误地把嘴唇对住了他的嘴唇。

一阵忘命的狂吻之后，鲁艺说：“你的身世我早就知道了，咱们一块走吧。”

三太太猛地一惊：“走？去哪儿？”

“同我们这个火热的集体在一块，去宣传抗日，去闯荡属于自己的天地，让人生充满光辉。”鲁艺很是激动，拳头举过了头。

几天的演出活动，早已勾起了三太太对往日梨园戏子生活的留恋，她犹如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旦回到天空中，就再也不愿回到笼子里去了。三太太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集体，体量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新的感受。如果说，她冥冥之中一直在寻求什么的话，远走高飞，才是她的真正的希望。眼下，三太太似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追寻，找到自己的依靠。她把头深深地埋在了鲁艺结实的胸脯上。

1 0 4

三太太与鲁艺的行动方案正在紧锣密鼓准备之中。

再过三天，上海救亡宣传队就要赴汉口宣传演出。鲁艺已经争取到了提前去汉口打前站作生活安排的任务。鲁艺即日就要动身，襄阳去汉口的客船是夜半时分。上午，三太太也已向宣传队领导告辞，说是家中有事，上午参加最后一场演出，下午就要告辞了，说着眼就红了。宣传队领导对三太太少不了一番感谢和安慰。

按计划，三太太在天黑后与鲁艺在古渡口上游百米处的一家临江客栈会面，待夜深后，再返回古渡口上客船。

就在这天上午，三太太唱完一支抗战歌曲刚下台，管家瘸子张急匆匆地找了来：“三太太，六爷让你赶快回去。”

“干啥？六爷不是在杠子铺么？”三太太神色有些紧张。

“快走吧，几日不见，六爷想你啦，他等在背街小院里要吃你煮的莲子羹呢。”瘸子张流露出几分得意。

“哦。”三太太松了一口气，她对一旁忙碌的鲁艺说了声，“我回去一趟

就来。”跟着瘸子张走了。

三太太回到背街那座小院，就没能再出来了。

六爷躺在天井的树荫下等着三太太。他用一支银耳勺掏着耳朵。掏到左边时，左边的眼便挤眨着，掏到右边，右边的眼便挤眨着。六爷始终有一只眼盯着院门。

三太太出现在了六爷的眼珠里。

“回来啦？好，好，你看这兵荒马乱的，一个女人家到处跑，多危险。嗯。”六爷停住了手中的活，坐直了身子。

“六爷，可是你让我出去宣传抗日的呀。”三太太很沉着。

自六爷初八那天在城里对难民进行布施后，名声大震，保安司令部林司令更是大会小会请六爷出席。前几天，林司令请六爷赴会的帖子又送到了杠子铺。会上林司令说，抗日乃民族之大事，有事共商，有事同办。又说道，上海救亡宣传队要来襄阳演出，要请襄阳城的头面人物捧场。六爷想，我没这份闲心，便连连推辞。林司令说，六爷若不便，就让太太代替出面如何，这是一种时尚呢。六爷就再不好说什么了。

林司令为了表示对上海救亡宣传队到来的热情，让自己的太太与六爷的三太太一同去做接待工作。林太太发福得早，肥胖的身子把一身绸缎衣胀得鼓鼓的。林太太是八字脚走路，一走人一晃，很有几分妖气。三太太看不惯林太太这样子。两位太太一同去古渡口接上海救亡宣传队时，开始是林太太挽着三太太，走着走着，三太太就感到大街上有眼睛象针尖一样锥着自己，就不动声色地松开了林太太的手。

林太太是个机灵人，三太太挣脱自己的手，林太太心里就明白了几分。她是大家闺秀，养尊处优，自小就没正眼看过戏子这一行，你三太太不就是个戏子出身么，神气个啥？

林太太突然站住不走了：“哎，我说三太太，我有些不舒服，你就代代劳吧。”也没等三太太答话，林太太屁股一晃一晃就扭过头走了。

三太太窝了一肚子的火。事后，三太太又十分庆幸自己。

六爷斜躺在太师椅上，用银耳勺掏着耳朵。他用左眼扫了三太太一眼，三太太的目光竟然有些呆痴。

“你又想什么啦？生六爷的气了不是？是呀，六爷我不是那种成天将太太吊在裤腰带上的人，救亡宣传队再过两日就要走了，你也该落屋了，日机隔三差五地扔炸弹，你若有个三长两短，六爷我可受不了。你说呢，嗯？”

三太太脸色苍白，一声不吭走进了屋里。

六爷站起身，将银耳勺装进了上衣口袋，向院子外走去。六爷的左脚将要跨出门坎时停住了，他向院内三太太的住屋看了一眼，自言自语道：“我家三太太还嫩着呢。”

自此，三太太的小院门前多了几个成天晃晃悠悠的乞丐。

1 0 5

三太太的外逃计划落了空。

一连几天，三太太都沉浸在对救亡宣传队深深的依恋之中，日夜思念着鲁艺。刚学到了一些抗日救亡的歌曲，过了几天时间，唱了上句记不起下句，而且曲调总是往襄阳腔上滑。

三太太心里惦记着鲁艺，想急了，她就朝门外走。每次刚走到门前，一帮丐帮弟兄就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三太太长三太太短地叫着，硬是让三

太太走不脱半步。三太太明白了六爷的用心。

三太太对鲁艺描绘的蓝天白云完全失望了。与此同时，三太太对六爷的仇恨也就与日俱增。从对鲁艺的思念，发展到了对男人的渴望，特别是那种来自双乳深处的躁动让她彻夜不眠时，她绞尽脑汁地设计着要满足自己的这种强烈渴望。

又过了几天，三太太似乎才慢慢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三太太的小院，天井里铺着高低不平的旧四方砖，三太太特喜欢站在院内那旧大殿式的石头台阶上唱《襄阳腔》。石头台阶下的院内有三棵合抱的大树，一棵是槐树，一棵是柳树，还有一棵是杨树。三树连冠，覆盖着整个院子。夏日浓荫如墨，你若从酷热的阳光下走进这院内，遍身如洒凉露。

粗壮的老柳树从离地三尺之处生出一个歪脖子，正好让三太太挂着一个精致的竹制鸟笼子。这竹笼是用一根根细竹杆穿编，上下一大一小两个圆球对接而成。竹笼漆染成深红色，远看好似一个长老了的大葫芦吊在柳树上。笼里跳着两只红嘴的虎皮小鹦鹉。这是三太太的宠物。

六爷平时对三太太虽然极为宠爱，可从没有产生过时刻拥在襟怀的想法。他给了三太太许多自由，凡是她喜欢做的事，比如唱戏、访友、逛街等等，他就从没有反对过。至于他俩之间的相爱聚首，耳鬓厮磨，肌体相亲也有，不过总有规律和节制。

这日一大清早，三太太穿着一身发旧的古装戏服，这套人们在戏台上常见的服饰，穿在三太太的身上，掩不住三太太与众不同的气质。三太太拎着鸟笼子从屋里走出，她将鸟笼挂在了老地方，揭开竹笼上的布罩，随手扔给了身旁的丫头。笼内的小鹦鹉见到阳光，满是欢喜，在笼内上蹿下跳地欢呼着。丫头接过布罩子，赶紧从衣兜里掏出一些小米递给三太太，三太太慢慢将小米喂进笼里的蓝色印花小罐里。笼内的两只小鸟一涌而上，争夺得叽叽喳喳。待到两只小鹦鹉的胃袋子都胀满了，三太太的眼神才离开了竹笼子。她迈着小碎步缓缓地登上石头台阶，先是吊了吊嗓子，然后唱了起来：

一个正年轻，
一个正少年，
他二人干啥事，
与我红娘何关哪？
他二人进门去，
把门关，
我红娘在门外，
胆颤心寒……

很快，三太太沉湎到了自己的感情世界里，她的眼睛有些潮润。此时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远远地离开了自己，都不存在了。三太太的眼前是一片朦胧的感觉。

“哎呀，不好了。”随着丫头的一声惊叫，三太太的唱腔戛然而止。

她怒气冲冲地转过头来：“你、你是鬼打着了？”

“三太太，你看小鹦鹉又要把笼子的栏杆啄断了。”

“什么？”三太太走到竹笼前一看，只见两只小鹦鹉正啄着竹笼上的细竹杆，有一根已啄去了一大半，“你愣着干啥子？你还不赶快将笼罩罩上。”

女丫如梦初醒，三两下就把笼罩给罩上了。三太太的面色好了些，丫头却唠叨着：“我说这竹笼就是不能养鹦鹉，可你就是不听。”

“谁说不养？谁说不养？我就要用竹笼养！”三太太怒火猛地上窜，大声地叫嚷起来，“你、你不愿呆在这，我要六爷让你滚。”

丫头一见惹怒了三太太，吓得面都改了色，“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三太太是听不得哭声的，她嘴硬心却软得似豆腐。“好了好了，我是吓唬吓唬你，别哭了，你就不会让瘸子张去换一个好鸟笼子来。”

三太太的丫头是个才十五岁的农村姑娘。丫头发育早，心眼也细。她特别看不惯瘸子张。瘸子张过去是不敢随便来三太太这里的，即使有时六爷让他给三太太送点东西来，三太太也从没正眼瞧过他。这些日子，瘸子张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每次见到三太太目光锥子一般，一脸馋相。三太太对瘸子张也失去了往日的严厉。

有次，瘸子张来给三太太送东西，三太太上街去了。丫头穿着件圆领短衫躬着腰，在院子里洗头发，瘸子张一进院就透过丫头衣衫的领口，看到了那下垂着的两座丰满的乳峰。瘸子张眼睛都直了。正巧，让回来的三太太看到了。

三太太站在瘸子张的身后：“怎么？馋着你啦？”

瘸子张吓了一跳：“三、三太太，六爷让我给您送东西来。”

“哟，看你馋的，想来就来呗。”四目相对，三太太粲然一笑，明眸皓齿，风流娇媚。

不几日，瘸子张就给三太太送来了一对小鹦鹉。

本来这竹笼是不能养鹦鹉的，可三太太就喜欢用竹笼养。瘸子张也乐意三天两头给三太太送新竹笼来。

很快，三太太就对瘸子张亲近起来。

1 0 6

瘸子张拎着新鸟笼子走近三太太身旁时，正值中午时分，风吹得槐花纷纷扬扬，树上的雀儿叫得甜甜蜜蜜，庭院里洒满了温馨。丫头坐在老柳树下打盹。瘸子张轻巧地穿过院子，钻进了三太太的内屋。

九龙戏珠的雕花枣木大床上，呈现出一幅令人飘飘欲醉的睡美人图。一件薄如蝉翼的粉红睡袍，把三太太裸露的胸脯和大腿衬托得珠圆玉润。乌发簇拥着她那张甜甜的面容，艳丽多姿而又娇嫩动人。

瘸子张热血沸腾，心里象灌了蜜一样甜，又象喝了烈酒一般醉。

屋里很暗，窗户都被厚厚的窗帘掩了起来，只有房顶上的玻璃瓦，能迎进一些光亮。四壁墙上挂满了京剧脸谱，红脸、花脸、黑脸什么的。

瘸子张凭借着室内不太多的光亮，贪婪地欣赏着三太太如此美丽的睡态。她的手臂、手腕，传递出来的既是一种滑腻柔软的亲切感，更是一种直达心底的呼唤，令瘸子张心里又痒又麻又酥。他猛地感到头有些眩晕，赶紧一把扶住了身边的一根床柱子。

床柱子晃动了，三太太惊得腾地从床上坐起身来。

“我是送鸟笼子来的。嘿嘿……”瘸子张色迷迷地对三太太说。

三太太走下床来。

一股浓浓的幽香和热辣辣的气息逼了过来，瘸子张睁开眼睛，见三太太面对面地站在跟前，轻衣薄透，朱唇粉黛，两座乳峰很高很挺地耸着。半透明的粉红丝质睡袍，叉开得很高，几乎到了大腿根部，露出长长一截嫩滑细腻的大腿。这身打扮，若是换了一般的女人，便有十足的妖冶风骚之味，但在三太太身上，却衬托得一张圆脸越发白净，加之身材曲线优美，倒有十

成的姿色。

瘸子张有些慌忙，不由自主地往后一退，一只鞋被扯掉了。他赶紧弯下腰去。

就在三太太犹豫的一瞬间，她感到有一只僵硬、冰凉的手从睡袍的底下移了上来，如铁钳般钳住了她丰腴的大腿。三太太浑身猛地一阵颤抖，她也就势蹲了下来，果断地钩住了瘸子张的脖子，芙蓉花开的脸贴了上来。

瘸子张身子软了。他与她的脸很近，三太太长长的睫毛已经将她的那双大眼睛给盖住了。三太太的脖颈、臂膊、乳沟以及小腿的肌肤洁白如雪，玉润耀目。瘸子张感到了三太太沉重的呼吸声。他就这样看着她，用心地感受着她那红透了的脸色中的全部内涵。

瘸子张捉住三太太的手腕站起了身。瘸子张伸出两片细白的手掌握住她的手轻轻摩挲着，这白皙细腻如凝脂般的肌肤，引诱得他浑身上下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和欲望。三太太显得格外温柔，情意绵绵，脸上不断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瘸子张猛地托起三太太，把她扔在了枣木床上，无比放肆而果断地退掉了三太太的睡袍。一具飘飘然的诱惑，呈现在瘸子张的面前。面对三太太赤裸的玉体，瘸子张最初是以满含柔情的目光鉴赏着，很快就有了一种要动手抚摸的强烈冲动。“金雀钗红粉面”、“鬓云欲度香腮雪”，他从三太太的戏词里听到的那么多香艳的曲子词，没有一句可以形容眼前三太太的妩媚姣好，光彩照人。他完全沉浸在审美的愉悦和对这天生尤物的惊叹中，随之便自惭形秽，怯懦而迟疑着。他在她眼中看到焦渴、信任与期待，他的咽喉也顿时干渴起来，他的指尖一触到她温馨而挺拔的乳房，情欲之潮便腾地涌起，流遍全身。

三太太那张微微颤抖的小嘴，给了他力量。

瘸子张勇猛地扑了上去。

三太太顺从地抬起身来，紧紧地搂住了瘸子张的腰，整个身体掠过一阵恐惧的激动，刹那间完全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地。

瘸子张全身不留一丝缝隙地压住三太太，他似乎不相信自己，他又似乎很不满足。他坐起身来，注视着……

依靠三太太的引导，瘸子张终于在三太太小腹下那光洁无比的大腿间一片毛茸茸的开阔地上，找到了人生的突破口。在一阵急切的探索之后，他坠入到一片混沌沌的黑暗之中。

六爷无论如何也是进不了这道门的，永远地进不了。六爷只会让三太太空着这一道无比美好的门，度过这一生。而三太太做不到。肌肉和血液都是在这一刻注入的。三太太找到了自己的肉体，她发现自己的肉体在瘸子张有力的撞击下丰满、成熟，痛快淋漓地运动着。

一种狂野的较量，在两具裸体间展开……

她充满胆大地给了他一种放肆的可能。

他自豪自信地炫耀着一种雄性的力量。

一群叫花子敲打着“莲花落”，从三太太的院门前走过。

第二十七章

战事在襄阳的四周蔓延，襄阳城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吃紧，几乎每天都传来一些坏消息，街道上每天都嘈杂混乱，六爷心里不好受。

日机又一次大规模地对襄阳城进行了轰炸。国民党一七三师襄阳张家湾军火库火光冲天，日军开始以四万兵力分三路合围襄阳，沿途大肆奸掳烧杀。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右翼兵团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率部队东渡汉水，抗击日军。一周后，张将军在襄阳城南的宜城境内南瓜店与敌激战，终因寡不敌众，以身殉国。

六爷去了城里一趟，城里一片恐慌。

六爷回到杠子铺时，几个弟兄正坐在杠子铺前等候六爷。这是六爷手下在随县坐镇的一帮乞丐兄弟。这些人见了六爷，施了礼，便迫不及待地向六爷报告：在随县乞丐弟兄们的驻地旁，日本人关押着一名中国抗日军人，要打死了，问救不救？

前些日子，汉口沦陷，六爷就告知手下的弟兄，国难当头，抗日为大，赶走了小日本，这汉江上下才真正是六爷的天下。

六爷说：“救！狗日的小日本。”

瘸子张让王小二多送些饭菜来，六爷亲自给弟兄们敬了酒。六爷说：“眼下十万火急，不可贪杯，快去快回！”

弟兄们异口同声：“谢六爷。”双手一拱，转身离去。弟兄们出了杠子铺，六爷跟了出去，大声地叮嘱道：“到时六爷犒劳你们。”

几个兄弟消失在黑夜里。

次日天蒙蒙亮，一阵急促的叩门声把六爷惊醒，瘸子张嘀咕着不想去开门，被六爷一腿踹下了地。

六爷几乎是跟着瘸子张的脚跟出去的。门开了，昏暗中，六爷一眼就看到了站立在门口的中国军人，尽管他遍体鳞伤，仍挺立着。

“快请，快请。”

灯点亮了，六爷竟然惊呆了：“你，你还活着？”

“六爷，筐子谢六爷救命之恩。”说着，跪倒在了六爷面前。

筐子命大，在几年前那场与共军的战斗中，筐子所带的国民党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子弹穿过匡子的左腿，筐子用布片扎紧伤口后就装死躺在死尸堆里，天黑后爬出尸堆，故伎重演，装成乞丐，在大洪山找到了队伍。

筐子现已是李宗仁部第十一军团副师长。李宗仁部在大洪山发起反攻，与日军激战三天三夜，因无重武器攻坚，随县城遂为日军占领。匡副师长及一批国军将领被捕。

日军刚刚攻占随县，就遭受了一次突然袭击。一名关在铁窗内的国军副师长竟然不翼而飞，四名日军看守被刺身亡。日军很快得知，这是一伙不明身份的襄阳人所为。为此，日军认定襄阳城里驻了国军精锐部队，不敢轻举妄动，把攻占襄阳的作战计划一再推迟，龟缩在随县，不敢前进。

日本人没有啥动静，国民党军队自然不会反攻。襄阳城里起初人心惶惶，一夕数惊，到后来大家有点麻木了，竟然好象不知道有日本兵就在二百里之外这回事，大家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城外的人，种田的种田。城内的人，做生意的做生意。一条汉江相隔，南北货源虽不那么畅通，很多人还可以通过封锁线走私贩运，虽然担点风险，获利却倍于以前。一时间，襄阳

城竟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茶馆、酒馆、赌场、妓院，无不生意兴隆。

李宗仁的第十一军团缓过气来，重振旗鼓。匡副师长在六爷杠子铺养了几天伤，立刻气血就活畅了，被李将军委以重任，接任战亡师长的位置。就在匡师长准备重返抗日前线的前夜，突然接到命令，匡师长率十一军团独立师驻守襄阳，归战区长官直辖，以增强襄阳城的防卫能力。

匡师长抖了起来。战乱时期，军事第一，见官大一级，连襄阳保安司令部公署的林司令也都敬他三分。匡师长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公署官员、县长、区长，一传就到。军装给养，小事一桩。什么时候要用钱，通知商会一声就是。来了，要接风，叫做“驻防费”，走了，要送行，叫做“开拔费”。隔三岔五，还要现金实物“劳军”。襄阳人觉得多了一支队伍驻着，可以壮壮胆，军队不走，就说明日本人不会来，也似乎心甘情愿地孝敬他。商会会长万吉祥一开始就对匡师长的队伍不敢怠慢，匡师长要啥给啥，宁可自己到处磕头求爷爷告奶奶，对军需之物没有一丝马虎。匡师长有时也挺可怜万会长的，就随意抓几个人来罚款，以减轻商会的负担。独立师师部的小牢房里经常客满。只要一拍桌子，骂一声“汉奸”，就可以军法从事，把一个人拉出枪毙。匡师长从不坐人拉轿子车，一出来，就是五辆摩托车，他自己骑一辆，前后左右四辆，风驰电掣，穿街过市。城里和乡下的狗一见他的车队来了，赶紧夹着尾巴躲开。

匡师长很得志，但始终记着六爷的恩德。他时常要请六爷来师部做客，六爷有事无事也喜欢来匡师长这儿聊聊。六爷与匡师长有这份独特的情感和关系，更是令襄阳城的人仰慕。

尽管匡师长挺牛，可在六爷的眼中仍是小菜一碟，六爷说高兴了，给匡师长一个笑脸，要不，照样瞪眼吐粗气。这天，匡师长同六爷谈到了万吉祥，匡师长竟然生出了几分人情味：“那小老头成天屁颠屁颠的，对国军挺忠诚的呢。”

谁知六爷重重地“哼”了一声，告辞而去。

匡师长疑惑了半日，连忙派人四处秘密打听，这才牵出了六爷与万吉祥的恩恩怨怨。匡师长显得懊悔不已。

过了两天，匡师长派了两个兵把万吉祥“请”到了师部。当匡师长的两个兵把万吉祥铐上，推出商会时，商会的几个人都惊呆了，万吉祥吓得尿了一裤，口里一个劲地说：“误会了，肯定是误会了。”

商会里有个管帐的孙先生，他有一个侄子在匡师长的手下跑腿，孙先生连夜托这个当跑腿的侄子引见，找到匡师长的秘书了解一下，案情相当严重，是“资敌”。万吉祥与人合伙做了几船稻子生意，运到欧庙的集市去卖，被匡师长的部下查获。欧庙是日军敌占区。“资敌”就是汉奸，汉奸是要枪毙的。欧庙是汉水流域粮食集散中心，本地贩粮至欧庙，乃是常例，“抗战军兴”，未尝中断。不过别的粮商都是事前活动，打通关节，拿到“准予放行”的执照才敢行动。万吉祥与匡师长常来常往，又帮匡师长办过许多事，有些交情，因此一直没花钱办过执照，每次粮船过关检查，船工只需报一下万吉祥会长的大名，便畅通无阻。谁想，这次匡师长的部下没有买万会长的帐，也许是存心要找他的碴，这样，万吉祥就糊里糊涂触犯了军法。孙先生知道这是非花钱不能了事的，就转弯抹角地问秘书，若是罚款，该罚多少。

秘书说：“匡师长说，这不是罚款的问题，而是要蹲大狱。”

孙先生差点吓闭了气，连连说道：“万会长可是对国军有功之人，请向

匡师长求个情，让他花钱买个教训，行不？”

秘书说：“那也行，若罚款少了一千大洋不谈，你说呢。”

孙先生见到了万吉祥，两天不见，他苍老了许多，两只手扒在小牢房的铁栏杆上老泪纵横。孙先生劝他舍财消灾，看来，这血是放定了的。

万吉祥说：“孙先生，我那点家底你还不知？早些年闹北伐，已经闹得我一贫如洗，这几年，战事不断，一直没缓过气来，唉……”

孙先生说：“要不我去找几家关系好的商行借一借，救命要紧呀。”

万吉祥说：“借，借了我拿什么去还？”

孙先生说：“眼下到了这个地步，可想不了这么多了。”

万吉祥只是流泪，再也不吭声了。

孙先生想，万会长到底转过了弯，就匆匆告别了万吉祥，回到商会想办法去了。孙先生领着商会的几个人到处说好话，好不容易请了几个在日机轰炸中没受多少损失的商铺老板出面做保，次日一大早，凑齐了一千大洋，来到独立师师部后面的小牢房门前，签过字画过押，由看守带着到牢房里领人。

不料，万吉祥半夜里一口气没上来，命尽气绝。

万吉祥死后，匡师长在襄阳鸿运楼办了一桌满汉全席，特地请六爷上坐。六爷一上桌，厨子就端上了一碗香粳米稀粥，六爷问掌勺的厨子：“这满汉全席还上稀粥？”

厨子说：“满汉全席实际上满点汉菜，除了烧烤，有好几道满洲饽饽，还要上几道粥，旗人讲究喝粥，莲子粥、苡米粥、芸豆粥……”

六爷又问：“有多少菜？”

厨子说：“可多可少，一般的有烧乳猪、叉子烤鸭、八宝鱼翅、鸽蛋燕窝……，匡师长今日要的是一百二十道。”

六爷重重地“啊”了一声，低头喝起粥来。

吃过满汉全席，六爷对匡师长看重了十分：“还是国军利害呢。”自此，六爷再不敢小看匡师长。

很快，战事又紧张起来，日军调集十万军力自京汉铁路平推过来，对鄂西北地区发动夏季攻势。在攻打襄阳的战斗中，日军重炮与飞机一块上，猛烈的炮火，根本不给襄阳的国军守城部队以喘气的空，大有不拿下襄阳城誓不罢休的意味，一个昼夜后，襄阳城沦陷日军之手。

匡师长所在独立师在日军刚攻城不久就接到命令，率部队向随县大洪山里撤退，一撤就是二百里，此后，匡师长就在襄阳城消失了。

这以后，共产党大军南下，匡师长曾几次捎信给六爷，让他帮助暗中清点一下共军从古渡口过江队伍人数。六爷都照办了。每次获得的共军情报，六爷都让乞丐弟兄们亲自送交给了匡师长。

全国解放前夕，已任国军十三绥靖区副司令的筐子在南逃途中，曾化装成乞丐混入襄阳城马背巷想与六爷见上一面，不巧六爷去汉中黑子丐王那里做客去了。不几日，蒋介石密电，令匡副司令一同逃往台湾，接到密电半个小时后，蒋介石派来的飞机降落在了光化机场。自此，匡副司令留下终身遗憾。

日军先头部队占领樊城后，当天就过江开进了襄阳，襄阳城淹没在纷乱、惶恐和喧嚣之中。

这天，六爷长袍马褂一身绸衣，神情忧郁地躺在杠子铺前厅的太师椅上。瘸子张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六爷，皇军来了。”

“噢？”六爷立刻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还没等六爷问明白，几个日军已走进了铺内。为首的日军留着仁丹胡子，跨着长长的指挥刀。

“六爷，皇军山本太郎中队长看你来了。”六爷一怔，说话的是一个中国人，六爷似曾耳熟。

“你是赖子？”六爷眼里透出凶光，盯着赖子，“你胆子不小呢，你竟敢踏上我襄阳的地盘？”

“嗯，你的明白，他的马背巷的维持会会长，六爷老板你的要多多关照才是。”山本太郎见势不妙，威严地说道。

十几年前，赖子企图得手小六子的奶妈，被国民革命军发配到汉江大堤上挑土垒堤。赖子一气之下，当众羞辱了小六子一顿，落得女贞孤苦一人，赖子才算是出了一口霉气。苦役半年，赖子似乎明白了一些处世之道。随着国民革命军撤退，赖子投身襄阳帮会馆内，上了光化帮的盐船，在汉水上混起了日子。六爷本与赖子有不共戴天之仇，但赖子已是帮会之人，六爷宽待了赖子，只是限令赖子不得上岸，终身为水上之流。六爷没想到赖子竟然靠着皇军不仅上了岸，而且还公然闯进了杠子铺。

六爷没有理会山本太郎，双眼窜着怒火，仍然盯着赖子。

“六爷，小人这次奉皇军之命回到小巷，还请六爷多多关照。”赖子终于没能经受住六爷的凶光，刚才的一脸得意早已无影无踪了。他一头跪在了六爷的面前。

“嗯，你的大大的混蛋，起来起来的。”山本太郎没有料到维持会长如此的软蛋，抽出指挥刀哇哇地大叫。赖子战战兢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片刻后，山本太郎又似乎发现了什么，笑咪咪地转向六爷，伸出大拇指，“你的这个，你的维持会长，嗯。”

“不，不。”六爷连连摇手。

“你的行。”山本太郎肯定地点了点头，又指着赖子，“你的，跟着六爷老板的干活，嗯。”

赖子脸吓得铁青，双膝再次重重地跪倒在地，头似鸡啄米一般，一会对着皇军叩头，一会对着六爷叩头。

赖子与光化帮为伍，在汉江上贩运私盐日子本过得红火爽心。一天深夜，正在进犯襄阳途中的日军一部在汉江里拦劫了赖子的盐船，强令他们送日军进襄阳城。怕死的赖子对日军又是讨好又是献媚，赢得了山本太郎的欢心。船到襄阳后，日军带着赖子上了岸，当即给了他一个维持会会长的头衔。赖子一直牢记着六爷的限令，从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次想着有皇军撑腰，也就吃了豹子胆。没想到，赖子还是栽倒在了六爷的手里。

当天下午，一块红木牌挂在了六爷杠子铺的大门，牌上写着：马背巷维持会。

1 1 0

赖子尽管已年过五十，仍是一身轻骨头。

赖子今日跟在了六爷手下，可六爷决不让他进杠子铺。日军把整个襄阳城炸得个稀烂，六爷恨日本人。六爷抗不过日本人，就把赖子当狗养着。赖子如有事向六爷报告，就蹲在杠子铺外的码头台阶上，等候六爷从杠子铺

出来或六爷从城里回来时，才能见上一面。

维持会要一天三次到皇军总部报告管内动向，赖子为讨好日军，只得全天候伸长鼻子在马背巷闻进闻出。尽管如此，大祸还是降到了赖子的头上。

这天傍晚，几个日本兵在古渡口码头上洗澡，日本兵站在齐腰深的水中，叽哩哇啦地嘻闹着。突然，一个日本兵滑入水中，水面上冒了几个泡后，那个日本兵就消失了。几个日本兵硬说是有人潜入水中将那个日本兵拖下水淹死的。

古渡口是马背巷维持会的管辖区，出事的这天早晨，六爷在小巷口叫住了赖子，说是光化的刘团头有请，得去一趟，维持会的事要他切记当心。赖子心里一阵激动，这是六爷这多天来，第一次把他赖子当人。赖子连连点头，让六爷放心。六爷走了，偏巧这事就出了。六爷不在襄阳城，赖子显然罪责难逃。

日本兵连夜封锁了古渡口的全部船只，把马背巷的男女老少及码头上的杠夫、船工全部赶到了码头上，依次站在古口渡口的九十八级石阶上。码头上下支起了几只大汽灯把码头照得雪亮。众目睽睽下，穿着黑色长统皮靴的山本太郎气势汹汹地在石阶上上几步又下几步。

突然，他走到赖子面前，“啪啪”两记重重的耳光：“你的，失职，死啦死啦的有。”赖子顿时鼻血直流。山本太郎拔出寒光闪闪的指挥刀对着人群叫着，“你们的，谁的，交出人的不死，不交，统统的死啦死啦的有。”

码头上死一般沉默。

山本太郎走到几个壮汉子面前：“你们的下水，给我找。”

几名壮汉一一走到江边，一一跳入水中。水面翻腾着。不一会，几名壮汉一一爬上了岸：“报告皇军，水里没有。”

“你们给我找，找不到，死啦死啦的有。”山本太郎挥动着指挥刀哇哇大叫。

几名壮汉只得再次下水。他们站在岸边相互对视了一下，跳下水后，

几个人头在水中晃动了几下后，水面平静了，人头也不见了。人群中一阵躁动。山本太郎伸着头朝江中看了看，流露出几分狐疑。他来到赖子面前：“你的，下去。”

赖子当即瘫软在地：“皇军饶命，小人是个旱鸭子。”别看赖子生长在古渡口，世上他最怕的就是水。小时在澡盆里洗澡，哪一次都吓得猪嚎一般，叫响半条巷。

“嗯，你的旱鸭子？”

“小人正是。”赖子一脸沮丧。

山本太郎的指挥刀猛然在空中划了一道弧，对身边的日军叫道：“你们的，扔下去。”

一群日本兵一涌而上，提起赖子的四肢，朝江边走去。赖子拼命地挣扎着，随着一声水响，赖子被重重地抛入了水中。赖子双手伸出水面，在空中徒劳地抓着……

赖子终究没能爬上岸来。

赖子死后，六爷回来了。山本太郎找到六爷：“你的，良心的坏了，皇军的死啦，三天的找不出凶手，马背巷的统统地死啦死啦。”

两天后，襄阳城传来了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山本太郎是从古渡口乘船离开襄阳城的。耷拉着脑袋的山本太郎从马

背巷走向码头时，突然有一小乞丐拦住了他，学着山本太郎的日本腔调说道：“你的日本兵的，是我拉下水死啦死啦的。”

“你的谁让干的？”

“我的，六爷老板的干活。”说完，小乞丐一溜烟地跑了。

1 1 1

枪声炒豆般的从城北到城南响了半夜，天放亮时才停下。

转眼局势突变，一夜间，马背巷涌进了一批国民党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南北夹攻，在襄阳一带进行浴血奋战，自卫突围。国民党军队强占了襄阳城，对于襄阳城内的宁静日子竟然有着一种仇恨。这些国民党兵在城内肆意疯狂，从店铺里随意拿东西，冲进饭铺里公开抢吃抢喝，在古渡口码头大白天追赶大姑娘。

国起兵祸，要征捐征兵平乱安国。国民党军队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急于抓丁征款。六爷所在的马背巷人少，摊派人丁一口充兵，须捐大洋若干。自古以来，官家征收，属于王法，不可抗拒。这个理，马背巷的人都懂。好在马背巷人家多为商户，人丁吃紧，若要一户捐出几块大洋还拿得出来。

日本人来时，让六爷当了一个维持会会长，国民党来了，六爷也不得轻闲，仍然为官一方，名曰：保长。

六爷从专员公署领回了征捐征兵的指标，就急着让人挨家挨户去催款摊丁。大洋很快就征回来了，只是那一口丁，摊到谁家，谁家叫屈。独子的人家不放儿子当丁，有几个儿子的人家也舍不得让儿子去打仗送死。六爷的话第一次在小巷里失灵了。

傍晚时，六爷的杠子铺门前涌满了人，都是与六爷同住一条小巷的父老乡亲。他们是来给六爷求情的：这一口丁，大伙摊钱去买，求六爷出面融通通融。

六爷笑了笑：“你们这是干啥呀，犯不上着急，不就是买个丁么，六爷这就进城去。”

六爷有面子，进城打了个转就回到了杠子铺，事成了。两天后，马背巷的人看着一队队国军新兵愁眉苦脸地打门前走过，下了码头过了江。后面跟着披头散发的娘儿们，发疯般追赶哭喊着。不由万分庆幸，打心里感激六爷的恩德。

六爷松了口气。

六爷心爽来了情绪，尽管夜已深了，六爷仍让瘸子张叫醒轿夫备车，他要进城到三太太那儿过夜。六爷的轿子车停在了门口，瘸子张扶着六爷正要上车，突然，王鉴老夫子摇摇晃晃闯了进来。

“是你？”六爷心一沉。

自从王鉴老夫子为六爷娶三太太挥毫作墨写双“喜”字后，两人的感情和好如初。

“王老先生，这深更半夜的……”

“六爷，求你救我孙儿一命，让我这把老命来生给你做牛当马吧。老夫子给你磕头了。”王老夫子身子往下一倾，就要给六爷下跪。

“王老先生使不得，你孙儿怎么啦？”六爷一把拽住了王老夫子。

“我那独孙儿让国军抓了丁啦。”老夫子再也忍不住悲痛，老泪纵横。

“噢？”六爷不由一惊。六爷已在小巷人的面前许了愿，买了丁，这不是在打六爷的脸么。

“王老先生你可瞎说不得，小巷摊派的人丁六爷已买过了。”瘸子张一旁帮着腔。

“六爷，老夫岂敢胡言，真乃实情也。”王老夫子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王老夫子过了几年的苦日子，出任信义书院的校长后，日子好过多了。王老夫子三十七岁时才得子。病恹恹的老婆难产时大出血，为王老夫子扔下一条根，去了。儿子王继业十五岁结婚，十六岁得子。十七岁时，婆娘被一个走家串户的银匠拐走，从此就掉了魂。当年秋季，襄阳东津崇盛木场缺人手，少东家约王继业在汉江走趟下水，从襄阳东津贩运杉木到汉阳鹦鹉洲卖大钱，顺便也好出去散散心。木排到宜城，经钟祥，还算顺利，过了沙洋排到了多宝湾，便被打散了。王继业和少东家都落了水，少东家不会水，一下水就抓着一根圆木，免于一死。本来王继业还有些水性，没想到被一根散木在脑壳上撞了一下，顿时晕了头，一个大漩窝夹着他转了几圈之后，王继业葬身水底。王老夫子与独孙子相依为命，好不容易将孙子抚养到了十六岁。这些日子，襄阳城里兵荒马乱，信义书院停课了，王老夫子就日夜守着孙子，不让他外出一步。今早，王老夫子看到新充的兵丁过了古渡口，大意了一下。独孙子出了家门，跑到城外的杨家祠堂背后用弹弓打麻雀。恰巧，碰上了抓丁的国民党军队，便充了军。今夜就关在杨家祠堂内，明早就送过江上前线。

六爷拉上王老夫子一同上了轿子车，轿夫拉着车飞快地朝城外的杨家祠堂奔去。

杨家祠堂内几只大汽灯把祠堂内外照得夜如白昼。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在随从的警卫下正要出门，身后一片猜拳饮酒声。六爷快步上前：“程司令，打扰了，鄙人有要事相求。”

“哦，是六爷，啥子事这么急嘛？”程司令名程式，为襄阳专员兼保安部司令，大权独揽。程司令一年前刚来襄阳上任时，许多事得亏六爷出面周旋，才得以在襄阳站稳了脚，这样，程司令对六爷就有些看重。

“信义书院校长王老先生的独孙子让抓了丁。”

“哦，你就是信义书院的王校长？”

“老朽正是。”一旁已是六神无主的王校长，低着头赶紧应答道。

“是这样的，鄙人小巷摊有一丁，已用大洋买过，为何……”

“哦，还有这等事？不看僧面看佛面嘛，六爷稍等，待我去问问。”程司令是个豪爽人，说完就返身进了祠堂。

不一会，程司令出来了，身后跟了一个军官。

“这是四团的李团长，这是襄阳城大名鼎鼎的六爷。”程司令一口气就把双方都介绍了。

“久仰，久仰。”李团长双手一拱，显出几分文雅。

“彼此，彼此。”六爷赶紧回礼。

“刚才程司令讲了，按说这区区小事，理应照办，只是这新兵已点数上报了，本人作不了这个主。”李团长一脸的无可奈何。

“这……”六爷拖着腔。

“再说这平乱安国，人人有责，如果……”李团长收住了话。

“李团长，鄙人用人与你交换如何？”六爷单刀直入。

“只是明日一大早就要起程，怕是……”

“明日五更前送人来。”六爷果断地说。

“六爷，让老朽去吧。”王老夫子连忙表示。

程司令哈哈一笑，李团长与六爷都好像没听到王老夫子的声音。

李团长说了句：“一言为定。”

六爷回了句：“一言为定。”

1 1 2

六爷说话算话。

次日五更时，一条血气方刚的青年汉子来到了杨家祠堂。天亮时，王老夫子的独生子走出杨家祠堂回到了马背巷。

六爷派去的替死鬼是六爷丐帮里的弟兄。六爷说，当丁跟着队伍走少不了饭吃，比吃百家饭好。再说，六爷手下的弟兄高手多，不说飞檐走壁，瞅着空子当逃兵的本领还是有的。

六爷又说，去吧，回来了还是自家的弟兄，六爷不会薄待你。

六爷的话见功力，几句话就让人心甘情愿地去当了替死鬼。

六爷派去的这个替死鬼姓李，字虎，小名叫老虎，六爷让李虎去，可不是乱点的，还真掂量了一番。李虎长得虎背熊腰，百家饭养人，李虎从五岁起吃百家饭，别看他成天蓬头垢面，脱光衣裤，一身溜圆的肥肉，四肢肌肉如铁。李虎有股子亡命劲，自幼练得一手好拳脚，也就助长了他一身虎气。李虎的老虎之威风，还取决于他心窝刺有一“猛虎”，为勇敢与力量的象征。

李虎跟着国民党队伍当天夜里过江到樊城，半夜里队伍开拔，天亮时到达随县，紧接又是一个长途急运军。正值暑期，天气闷热，那黄皮军衣罩在身上，烈日一烤，就如同火笼一般。过惯了自由日子的老虎，哪受过这种罪，好象是被人捆着手脚熬了一天。傍晚，好不容易到了歇息地，他就寻思着逃跑。队伍驻扎在一片树林里，林边有条小河，老虎想，洗个澡，一身轻松再痛痛快快地溜掉不迟。

李虎下水前，已有几个弟兄先下去了。李虎站在岸上两手一交叉，上衣就被倒刷下来。

李虎没急于下水，站在原地活动筋骨。老虎的胸脯上刺着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东北虎，虎头的王字特重，四只虎牙毗咧着，大有一口吞下山河之势。夕阳西下，在河水的映照下，李虎胸前的东北虎威风凛凛。

水中有人叫起来了：“哎，看，又来了一只老虎。”

李虎四周看了看，正在狐疑：“难道队伍里还有一只虎？”

“你娘的，吃了豹子胆啦？”随着一声吼，李虎的背后揍上了沉重的一拳，李虎不备，身子往前一倒，摔进了河水里。“哈哈，老虎？我看叫你老鼠才是。”

李虎从水中伸出头来，用手将脸上的水珠一抹，往岸上一看，是张班长在耍威风。他们是早上才相识的。行军走路听你张班长的，这下河洗澡你张班长撒的又是那门子野？李虎吞不下这口恶气，蹬蹬几步蹿上岸来。

张班长见来者不善，一把撕掉了衣袖，左右臂一边一只下山虎跃然而出。张班长两臂往腰里一插：“怎么着，反了你，你这小新兵蛋子想撒野不成？”

李虎愣住了。一山不容二虎。他屏住气，弓着腰，冲过去一把拽住张班长的左手，一个反背包，将张班长重重摔倒在河滩上。张班长正想翻身，李虎一个跨步，屁股死死地压在张班长的背上，双手按住头，张班长当即呈现出了一副狗啃泥的丑态。

李虎这一连串的动作，眼花缭乱，仅发生在几秒钟内。一场精彩的搏

击，赢得了岸上水里的一片叫好声。

排长闻讯赶来，李虎在吃了两记耳光后，连夜被关了禁闭。

张虎斗不过李虎，有李虎在必无张虎之宁日。三更时分，张班长领着自己的几个铁弟兄潜入禁闭室要对李虎下毒手，结果发现，禁闭室内早已四壁空空。

早在二更时，李虎绞断了手臂上的粗绳子，一掌打断窗棂，给了黑色的夜幕一个腾空飞，溜了。

李虎在外躲避了两个月之后，绕道回到了马背巷，回到了六爷的身边。

第二十八章

1 1 3

时令已进入了春季，太阳暖烘烘地照着三太太的院子。六爷今日心情特别好，昨晚留宿三太太处，破例在这里贪睡了一次早床，没有起早赶回杠子铺。吃过三太太亲手做的早点，六爷便坐在院子里和三太太唠着闲话。

三太太第一次走进这座小院时，是在一个很爽心的傍晚。那时候残酷的严冬已经过去，春风悄然吹绿了大地。小院里繁花似锦的景象心平气和地代替了冬日的衰败。垂柳如丝，群芳吐艳。三太太走进百花丛中，更显得婀娜多姿。

六爷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三太太的情景。那身穿红旗袍的女人在古渡口的微风中，简直如一朵盛开的红玫瑰。她那适度的腰身被绸袍裹出优美的曲线，白皙的鸭蛋型脸庞上，一对漆黑的弯弯细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布着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端庄的鼻梁笔直笔直，随着嘴角儿的牵动面颊旋起深深的酒靥。她芳龄十八，唱腔清甜圆润，溢荡着青春的活力。

三太太的鸟笼子仍旧挂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柳树上。式样是老的，但笼子是新的。笼里的两只小鹦鹉欢快地跳着。

“前天均州城康老板托人捎信来，说他闺女出阁请我去玩玩，我与他是老交情了，今日我得去助助兴，你看呢？”

“六爷理该去，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我又要守空房了。”

三太太的样子十分妩媚。

六爷微笑地看着三太太：“你是说……”

“《铡美案》唱的就是均州的事，我早就想去秦香莲的故乡看看，不知六爷方便不？”

“不，不行。我六爷走江湖从不带太太，规矩不能坏。”

“也好。那康老板的客船何时到？”对六爷的拒绝，三太太不在意。

“也许就是今日下半晌吧。”

大概是三太太一大早忘了给鸟笼子的鹦鹉喂食，这时两只小鹦鹉在笼子里上蹿下跳得更带劲了，叽叽喳喳的。六爷斜着眼扫了一下鸟笼子，问三太太：“你怎么今天没有吊嗓子？”

“六爷在我这里难得恋一回早床，我能忍心破锣破鼓地叫？”三太太送给了六爷一个甜甜的笑。

六爷看到了三太太雪白的牙齿和柔软的舌头。三太太与六爷说话有个习惯，就是将那有些尖的舌头伸出一点点在嘴唇间转着小圈。

“唉，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人都有个爱好，何况爱唱又是你多年的习惯了，进了我六爷的门不能委屈了你，不唱可不行。”六爷一席话，说红了三太太的眼眶。难得六爷一片心。

“今个儿六爷可真还想听你唱上一曲呢。”

“那我就给六爷助兴了。”三太太站起身子，踩着自己哼的点子，小碎步地在院子内转了两圈：

他说让我说，
张先生的病、病，
他病得不轻啊……

“唉，我说你不要尽是病呀病的，多不吉利。”六爷用手指抓着头上不黄不黑的头发说道。

三太太赶紧收住了唱腔，小舌头伸出嘴来在外转了一个小圈后收了进去，又唱道：

待月西厢下，
迎风户半开，
月移花影动，
疑是玉人来……

“好！”六爷猛然将大腿一拍，吓得三太太猛地停了下来。三太太知道，六爷爱听戏可他不懂戏，充其量只是凑热闹而已，此时此刻，为何竟然叫出了一个“好”字？她很是惊讶地望着六爷。

这时的六爷已经站了起来，脸上挂着笑。右脚不在意地将刚坐过的竹制大躺椅往后推了一下。

院门开了，手里提着鸟笼的瘸子张低头闯了进来，他抬头一看，大惊失色：“哦，六爷您也在这儿？”

“什么？我不该在这儿？我正在听馥香唱戏呢。”六爷显得兴致特高。

瘸子张偷神扫了三太太一眼。三太太没有表情。

“你忙着呢？”六爷问。

“哪儿，我是特地给三太太送鸟笼来的。”瘸子张将手中的鸟笼子拎起来晃了晃。

“你看管家多心细，还不快接着。”六爷笑着看了三太太一眼又转过头对瘸子张说，“你来得正好，我要去均州几天，杠子铺的事全托给你了。嗯！”

“暖！”三太太与瘸子张几乎是异口同声。

午后，太阳还老高老高的，六爷满面春风子身一人从古渡口上了船。六爷外出交朋会友，从不多带人，为的是不让对方生疑。

船顶着阳光逆流而上。

1 1 4

半夜过后的江雾越来越重，马背巷的空气里揉进了越来越多的湿润气息。雾浓降临，模糊了整条巷。

六爷突然回到了马背巷。他蹑手蹑脚地摸到了自己杠子铺后院上房的窗前。这时的小巷静极了，荷塘边的蛙声戛然而止。没有风，所有的草木都肃立不动。一切都屏息着，仿佛在等待一个事件的发生。没有风的夜总是有些怪诞，总是会出些大胆的事。

快要贴近窗口时，六爷似乎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粗细不同的喘息声。贴近了，静心了，六爷的的确确听到了窗内那激越的呻吟，以及肌肤相触的细微声响……

六爷对屋内的呻吟声是熟悉的，只是感到这种呻吟比往日急促得多，沉重得多。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亢奋。在这之中，还夹杂着一种床板受力后的磨擦声，时而声柔细欢，时而爆响清脆，仿佛在为这男女间的腾云驾雾而伴奏。

六爷屏住呼吸瞪大眼睛，他瞪大眼睛显然不是为了看清什么，而是表示一种愤怒。他屏住呼吸显然不是强忍痛苦，而是疑惑这男女之事竟然能如此忘情如此激烈。渐渐，呻吟变成了轻吟，一阵喘息代替了刚才翻江倒海的欢快声。

“喂，你说六爷会回来吗？”六爷分明看到了三太太那发声的小舌尖。

“瞧，瞧你这芝麻大的胆，今个中午你不是看着六爷走的吗？”瘸子张仍喘着气。

院内的树叶在晨风中抖擞，呼唤黑暗又送走黑暗，给人一种以神鬼莫测的惊慌。一只秋蝉像突然受到了侵袭，发出垂死挣扎的嘶鸣声。

……

六爷有些迷惑了，在他看来无比犯难的事，窗内的畜生竟然干得如此的有滋有味。一种颠狂，更是一种炫示。一种疯狂，更是一种挑战！

六爷已经接受了一个耻辱，一双敌人，一顶绿帽子，一种无法容忍的摧残。六爷躯体的深处，立刻浮起了一个未曾体验过真正男人和真正女人的谦卑与困惑。当第一个女人袒露给他温柔如水的身子，当第一个管家给他亮出一个阳刚之气的肌体，六爷多么想立刻就脱去懵懂和惶惑，可他不能。

六爷踩着一个遥远的幻觉：六爷觉得自己是以极其丑陋的姿态趴在那块光洁透明的青石板上，下身之物异常坚硬地挺立着，身后是一群龙腾虎跃的子孙……

六爷觉得自己是脱尽了羽毛的裸鸟，无法抗拒刺骨的寒风，双翅冻冰了，整个身子都坠入到一个无底的深渊……

六爷被一种强烈的震撼麻木了躯体，筋骨碰撞在尖硬的岩石上，痉挛般地抽搐着……

六爷本是在探索陷阱，可探索到的陷阱里装入的竟是自己的耻辱。六爷在制造残酷，可这种残酷却降临在自己头上。面对刚强的雄性，六爷没有丝毫的反击之力；面对肉欲，六爷是欲罢不能欲弃不舍，只能恶狠狠地盯着。这就是六爷么？六爷厌恶和嫉恨窗内的亢奋与挺拔，六爷又无比怨恨着窗外的无根与无能。这一切的一切，百倍千倍地激起了六爷一泄到底的迫虐欲和摧残欲。

六爷感到疲惫至极。六爷没有立即闯进去毁灭这窗内的销魂之夜。他悄然离开了窗前，在小巷里从这头踏到那头，又不慌不忙地从那头返身回来。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又似乎在迎接着什么。当江面上开朗了些时，六爷才朝着自己熟悉的杠子铺走去。

六爷走进了杠子铺，他悄悄地穿过杠子铺。忽然间，小花园已变得不那么可爱了。湘竹青翠，秋花菲菲。雕栏玉砌的小石桥给人以十分空疏的印象。藕塘里已没有往日的清香，散发出腐败的气息。六爷心神不定地踱着步，当他的目光从那片黛绿的小竹林朝月亮门移动的时候，他似乎望见他的师父

正在荒野外的大树下闭目静坐。暮色四合的瞬间，他看见师父如同一尊灰白色的石雕。

屋内已经静了下来。这是一场暴风骤雨后的宁静。裸露着的三太太与瘸子张是那样无拘无束自然地依偎着。

六爷站在了他无比熟悉的大床边，他并没急于弄醒他们。摆在他面前的是两具一丝不挂的裸体：瘸子张那干瘪粗糙、毫无弹性的皮肉与三太太雪白玉润、鲜活丰硕的玉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眼前的这白皙与中黄，六爷既熟悉又陌生。瘸子张高翘的左脚，反钩在三太太的右腿上，竟然显得十分吻合。只是他们面对面贴得太紧了，三太太两座挺拔的乳峰倒象受了委屈，被瘸子张并不结实的胸脯挤压着。

六爷又是一阵晕厥。

“你们该起床了吧。”六爷欣赏够了，不紧不慢轻轻地说了一句。

这无疑是一声惊雷，轰然震醒了这对操劳过度的男女。他们几乎同时从床上惊坐起身，又几乎同时从床上滚落下来。两人的脸庞上本来残留着无比幸福的血色，顷刻间被惊恐吓得苍白，整个地布满了恐慌。

先是三太太用双手支撑起身子，将两条大腿与小腿并列弯曲成九十度，跪在了六爷面前。一种被叫做卑贱与耻辱的东西迫使她垂下头颅。

紧接着，瘸子张也并着膝重重地跪了下来：“六爷，我们就这一次，饶了我们吧……”

三太太面色惨白，嘴唇哆嗦，嗫嚅道：“六爷，你就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说着就将身子往六爷身上扑去。

“唉，你看你想到那里去了。快起来，天凉着呢，快穿上衣服。”六爷可能是站累了，一屁股坐在床旁边的太师椅上，“这些年，六爷我不是人，让你们受苦了。六爷我是个废人，可你们都是健康的，你们应该有自己的欢乐，你们完全有理由享受人间的乐趣。”六爷的眼睛湿润了。

“六爷。”两张惊愕的脸抬了起来。

“当然，你们肯定觉得在良心上有愧于我，可我六爷认了。你们歇着吧，天还早呢。”六爷迈着从没有过的大步走了出去。

六爷无力地跌坐在杠子铺门前的石狮旁，羞愧难当：“婊……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无义啊！”

第二十九章

1 1 5

黎明时，天像一个黑窟窿。

李虎翘起屁股使劲地撞着江月楼的朱漆大门：“江妈，快开门。”江妈是江月楼的老鸨儿，三更时才把客人安顿完，刚入梦乡。姑娘们让客人折腾了一夜，天亮时才合眼，想必也正睡得香甜。当然，也有些半夜来客正折腾得上劲。李虎的屁股没能撞醒和惊动她们。

李虎为王老夫子的独孙子去当替死鬼，给了六爷面子。李虎有功于六爷，也就丢掉了打狗棍，在城外六爷手下的一个码头上主事。李虎在外躲了两个月，半道打劫发了点小财。富贵生淫心，李虎就去逛了几次窑子，回到马背巷后，下身就开始流黄水。李虎偷偷地让字元先生开了两帖药，煎

服后，黄水不流了。可过了几日，又开始流黄水，且奇痒不止。

字元先生说：“这一帖药只管三天。”这样，李虎的病只得靠字元先生的药保着。

襄阳城外有个叫岷山的山道口，是李虎的码头。李虎说起来管着一方天地，可大小事还是六爷说了算，这山道口，每日出进襄阳城的都是一些小户穷汉，杀他们无肉剥他们无皮，没多大油水。有时好不容易宰上了一个，六爷一句话，退了那爷们的钱粮不说，还要倒贴上一顿酒菜。李虎仔细一想，这六爷不是让咱摆个样么，也就不那么当真了。

字元先生的药不是要管三天么，服过药的头两天，李虎也不能让自己闲着，码头交给弟兄们守着，江月楼就成了他的常去之处。

要说李虎的这山道口真是清水衙门，也不全是。这不，一大清早的李虎就碰上了一件美气事。一个商贩半夜里偷过山道口被逮住了，从他褡褙里搜出了一瓶印着洋人头的“神油”。那商贩见“神油”落了他人手，跪在地上又是作揖又是磕头：“这是我二十块大洋换来的，家中老父病在床上等着用呢。”

李虎气不打一处来，猛地给了商贩一脚：“娘的，你骗到老子头上来了，你老子日你媳妇才用呢。”说着又是一脚，把商贩踢出门外，赶走了。

李虎美滋滋地把“神油”揣进了衣袋里：“哼，这才是宝贝呢。”李虎逃兵时，走南闯北什么没见过？他搂着光化窑子的翠花睡觉时，翠花就曾悄悄告诉他，那洋人“神油”好厉害哟，日本兵用那玩意，那家伙一夜都是硬梆梆的。

李虎转身避开弟兄们，拧开瓶盖儿，掏出家伙就抹上了。李虎想试试这货是真是假，片刻后，李虎就感到口有点渴，趴在缸边灌了一瓢水，下面就硬得不行了。李虎拔腿就往城里跑，跑到马背巷江月楼门口时，天还没放亮。

江月楼里养着清一色的光化女子。江月楼历代的老鸨儿都不养杂色女子。光化女子面嫩、肤白、丰腴、水灵，那份天生的风流姿色，让男人看一眼就挪不动步。汉江上就有“光化女子长得好，一家女子十家求”之说。光化女子床上功夫，更是让男人其乐无穷，那份美味，三日不绝。

因此，江月楼的回头客特多。

李虎猴急猴急地把江妈撞醒了。江妈应了一声，站在楼上扶着横栏杆探出头来：“哟，是老虎爷呀。”她用几分苍老却又有些娇滴滴的声音喊道，“快上来呀！”

江妈下楼开了门，见李虎大汗淋漓，掏出手绢：“给，擦擦汗，看把你急的。”

“嘿嘿，没啥。”

“没啥？瞧你那额头上的青筋，男人就是没出息，一点也搁不住事。”

“嘿嘿，半夜里想白媚，这下头就憋得慌，要不就没情绪了。江妈，不信你摸摸。”说着就要拉江妈的手。

“别脏了我的手。跟我来吧。”江妈说着就带着李虎穿过过道往后屋走去，“老规矩，先用药自己洗一洗。”

江月楼有条药规：姑娘喝药，男客用药。姑娘喝的是不怀崽的汤药，每七天服用一剂，爽心悦目，接客时体内还能发一种助性的香味。男客用药，是用汤药洗家伙，消毒灭菌。江月楼的汤药是祖传的，天王老子进楼都不得

坏这规矩。

若在往日，李虎还巴不得用江月楼的汤药洗洗，汤药每洗一次，那家伙至少半日不流黄水。过道里并不黑，不少房间里还有迷离的灯光，这间那间隐约泄漏出一些男人女人的浪声浪语，空气里弥漫和充满着诱惑。李虎体内再次涌起一种要爆炸了的感觉。李虎似乎没听见老鸨儿的话，径直走向楼梯口，迫不及待地要去找白媚。

“老虎，你站住！”江妈一步跨上前，用身子堵住了楼梯口。

“你给我让开！”李虎推了江妈一掌。

江妈不仅不让，反而将李虎死死地拽着。李虎急疯了，一把拽住江妈的衣襟，“哗啦”一下撕开了，江妈胸前露出了白花花的一片。李虎瞪大了眼睛，裤裆里早已剑拔弩张，一拳打倒江妈，扑上去扯掉了江妈的裤子，在楼梯口腾云驾雾起来……

1 1 6

李虎在一阵畅快的喷射之后，就很快清醒过来，但他知道为时已晚，他躺在江妈的脚底下，像狗一样地被江妈踢着：“好啊，你个畜生，我让你日，我让你日。”

李虎自知理亏，索性让江妈打个痛快。六爷有句教训：兔子不吃窝边草。六爷三令五申不让弟兄们在马背巷动一木一草，李虎奸了江妈，想必是吃不完兜着走了。李虎暗暗叫苦。

楼梯口站满了姑娘，她们受惊吓地张大着朱红嘴。她们看到了江妈丢脸的事，想起往日受的苦，强忍着内心的高兴，不敢流露半分。令江妈气愤不已的是，李虎仗着六爷，每次来了就要行好事，在江月楼占尽便宜，赖帐是常事，这些老娘都认了。可今天这畜生竟然要坏规矩，竟然搞到了老娘的头上，日后，这店还怎么开，还怎么管教姑娘们？江妈发了一通气，提起了裤子，出了江月楼。

天高云淡，江风拂面，六爷站在杠子铺前打了一个哈欠，就钻进了轿子车里。六爷昨夜里睡得不安稳，心里有事。六爷闭目沉思着，轿子车下了杠子铺前的坡，一晃一晃地滚上了小巷的青石板路。

“六爷，你可要给我作主呀。”轿子车腾地一下停住了，一阵娘们的哭叫声传进了六爷的耳里。

“噢，怎么回事？”六爷板着脸拨开轿帘，头探了出来。只见江月楼的老鸨儿跪在轿前，披头散发，成了泪人。六爷赶紧走下车来。

“六爷，你可要给我作主呀，今早你家李虎弟兄闯进楼里羞辱我呀，我不活了，你让我去死吧。”说着，江妈站起身来就往码头上跑。

六爷一把拉住了她。一日之晨，是马背巷最热闹的时候，人们早已把六爷的轿子车围得水泄不通。六爷问道：“这畜生现在哪儿？”

“还躺在楼里呢。”江妈止住了哭声。

这时，瘸子张已闻讯赶来。六爷转过头对瘸子张叫道：“把那畜生给我带来！”六爷怒不可遏地大吼一声。

穿着短裤头的李虎狼狈地走了过来，老远就跪在地上，一步一步向六爷挪过来：“六爷，我该死，我该死。”两手左右开弓，打着自己的脸。

六爷虎视眈眈地盯着，一声不吭。

鲜血流出了李虎的鼻孔眼，一滴一滴地打在石板上。

六爷仍是无动于衷。

李虎的两张脸肿了，很快肿成了两只大馒头。人群里发出了“嘘嘘”的感叹声，几个长者实在看不下去了，走到六爷面前“扑通”一声跪下：“六爷，饶了他吧。”

六爷连忙躬身一一扶起长者，拱了拱手，很动情地说：“各位都是我的衣食父母，都怪我六爷管教不严，得罪了众乡亲……”六爷说不下去，潜然泪下。

“还不给江妈赔个不是？”六爷盯了李虎一眼，掌嘴声戛然而止。

李虎爬到江妈腿前：“江妈，饶了我吧。”

“好吧，老娘不记小人过。”江妈脸放晴了，给了六爷一个大弯腰：“谢六爷。”挤出了人群。

六爷从腰里抽出一把短刀，扔在李虎的面前，“你好自为之吧。”六爷上了轿子车，车夫拉着车朝城里跑去。

当天下午，李虎割下自己的左耳，以正帮规。

1 1 7

一连几天的暖风吹得人酥酥软软，像妇人的手轻轻抚着，舒服至极。

一连几天，一种作孽的罪恶感攫住了瘸子张。耻辱与危险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

六爷仍然生活得十分有规律。早起一套武当拳，中午一阵甜午休，夜里再与瘸子张聊聊杠子铺的经营。古渡口台阶上有块石板松动了，他笑眯眯地让瘸子张找来几个弟兄吭吭哧哧地垫平夯实。瘸子张想：六爷到底离不开自己的。瘸子张想到了六爷的好人缘。无论是城里城外，无论是汉江上游下游，提起马背巷杠子铺的六爷，有口皆碑。

六爷有一副菩萨心肠。要说整个襄阳城的家每户都受过六爷的好处，那可能是吹牛。

若说马背巷的几百上千号人，小孩没少吃六爷的糖果，大人没少得六爷的赏钱，老人喝着六爷的酒下赢了棋还要让六爷受罚。天大的事，对于六爷来说都是谈笑间烟消灰灭。六爷常说，吃百家饭长大的人，和善为本也。

瘸子张叫张根娃，他来到六爷杠子铺的时候还是个嫩娃儿。那天张根娃进了杠子铺，刚天黑就问六爷：“我睡在哪儿呀？”他找了找，若大一个杠子铺里，只有六爷的上房里有一张双狮跳跃的大床。两边的厢房都上着大铜锁，锁得紧紧的。

“跟你六爷暖脚。”六爷笑得挺和气。

张根娃战战兢兢地为六爷宽衣解带。待六爷躺上床后，张根娃迅速脱衣准备在六爷的脚头躺下。

“喂，根娃儿过来，同六爷睡一头。”张根娃迟疑了一下，爬了过来。六爷顺势把张根娃儿揽进了怀里。张根娃吓得一动不敢动，僵僵地挺着，口里喘着粗气。张根娃重重的童子气，吐在六爷有些柔和的胸脯上，六爷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快乐。这突如其来的激情，使得六爷把根娃儿搂得更紧了。

霎时，六爷感到体内“轰”地一下，一股熊熊烈焰，从脚底直烧上头顶。他不由自主地抱着根娃儿坐了起来，光滑细腻的手指在根娃的浑身上下颤抖地抚摸着。六爷呈现出一阵又一阵亢奋，嘴里发出吱吱的欢叫声，黑暗中恐怖而颠狂的眼睛放着绿光。

张根娃被六爷的举动吓呆了。他如同死尸一般，任凭六爷翻来覆去。开始，他以为这是六爷对自己的一种宠爱。可随着六爷那不能自己的反复，

他终于明白了一种莫大的耻辱。尤其当六爷摸下床去点亮油灯，蹲在床上瞪着充斥着血丝的眼珠，像观赏动物一般面对着自己的裸体时，张根娃通体降临了一种要爆炸的感觉。

那之后，张根娃对黑夜产生了厌恶。因为一到黑夜，那潜藏在六爷体内的欲望之鬼就会缠绕自己。他诅咒六爷是披着人皮的畜生，是一头阴阳怪兽。夜深人静之时，张根娃在饱受折磨后，盯着安然入睡了的六爷，好几次都动了杀死这只怪兽的念头。

张根娃不久就消除了这种念头。因为六爷的这种举动只是一阵子，在此之后，六爷奖给根娃儿更多的是吃香喝辣的好日子。

慢慢地，张根娃也就适应了六爷给予的这份特殊。他竟然让六爷培养起一种时时刻刻希望被人触摸的感觉，有时六爷进城到了三太太处，张根娃倒还彻夜难眠。这种感觉很快就变成了渴求，这种渴求一日比一日增强。六爷那纤细柔软的手指，一时竟让张根娃难以忘怀。

直到有一天，张根娃进城到三太太处送鸟笼时无意中触摸到三太太的玉指，他才认识到了三太太有着比六爷更令人舒坦的手指。

张根娃从三太太那里找到了一种能使骨头酥化的新感觉。当他偶尔接触到三太太那丝绸般光滑柔软的手指时，一切恐惧和不安即刻烟消云散，他的血液就升到了沸点。就在张根娃找到这种感觉后的不几天，他就在杠子铺门前的台阶上摔瘸了腿，成了瘸子张。

无可否认，三太太对六爷有着一种报恩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是发自内心的。但她很快就对六爷的无能失望了。六爷那种无能的叫声曾强烈地咬啮着她的心。她借助黑夜，抛弃了女人的羞耻，使了一切可能使的法子，企图让六爷成为真正的男人，让自己变为真正的人妻，然而，六爷不容抗拒地使得她败下阵来。

六爷无力掠夺三太太的秘密，但他时刻都想着要分开她的缝隙，面对那缝隙间涌动的琼浆，他贪婪地盯着，他迫不及待地用他那柔软的手指触及它，甚至追根源地探寻着，直到三太太不能自持地亢奋得大哭大叫为止。之后，六爷迅速地发出香甜的鼾声，而三太太却泪水洗脸，通宵达旦地在床上辗转反侧，拼命地压抑自己，以至用粗绳紧紧捆住自己颤动不已的玉腿，以消除来自大腿根的渴求。

当三太太第一次与瘸子张做爱时，显然都是一种本能冲动。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女人，这决不是她的初衷。她分明知道一种恩将仇报的罪恶，但她没有力量修正自己的罪恶。在外逃出走的企图让六爷粉碎之后，她只能选择报复。她分明清楚这种欢爱如履薄冰，但她愿意以死的代价换得欢爱。那种强悍的揉压力，那种顽强的冲击力，就像倾斜的海水一样一个波浪都会使船舶翻覆，就像桅绳被风暴紧紧缠绕，一阵阵落入深谷，一阵阵又登上顶峰。

三太太从瘸子张的身子骨里找到了男人全部的可贵和可爱。

三太太正是在深谷与顶峰之间，同瘸子张享受着骨酥身软的迷醉。这多天，她一直在寻找六爷的千万个不是，用心地回味着与瘸子张那种刻骨铭心的快乐，得到的是日胜一日的幸福感。她终于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枉度女人身。

她匍伏在地全心身地为瘸子张祈祷着……

江面上刮了几阵风后，马背巷的落叶纷纷飘零。秋天到了。上游砍伐的竹子、圆木放了下来，下游从汉口来的商货也涌了过来，码头上的货船多了起来，六爷杠子铺一年一度的生意鼎盛期到了。

这多天六爷一直陷在一种异常复杂的矛盾和一种不能容忍的恨仇中而难以自拔，两种不堪忍受的东西在心中互相碰撞，他有着一种强烈的被人剥皮后的羞耻感和痛苦感。按理，此时在六爷的心里还有什么比收拾仇恨更为紧迫的？

这两个不义之徒就置于六爷的股掌之上，六爷本可以任意处置，但六爷绝不愿意这样做。六爷看重一个“情”字绝不是空话，即使是对六爷再无情的人，六爷也愿意成为他们的救星和依靠。这不，这几天即使杠子铺的事再忙，六爷还是没忘记去背街，见到三太太，还是同往常一样知冷知热地问寒问暖。

日子又恢复到了老样子。瘸子张仍然顺从地听从六爷的差遣，在杠子铺内外忙出忙进。

这日下午，六爷兴致上来，让瘸子张请字元先生晚上过来聚一聚。

瘸子张说：“后院荷池已经干枯，是不是……”

“不妨、不妨，改在城里三太太处就是了，你去给三太太说一声。”六爷挺和气地说道，说完他扫了瘸子张一眼。瘸子张感觉到了六爷眼光里的意味深长。

“这……”瘸子张有些胆怯。

“不妨、不妨，六爷没怪你嘛。”六爷明白瘸子张的胆怯。

自打出事后，瘸子张就不敢再见三太太。六爷没说不让瘸子张见三太太，但瘸子张不说见三太太，就是一听见有人提到三太太，腿就打哆嗦。本来腿就不方便，一打哆嗦，就更不行了。

瘸子张没有胆量去城里见三太太，他偷偷地在小巷里差了一位弟兄去城里告知三太太，说六爷晚上来会客。

傍晚，六爷早早地来到三太太这里恭候客人。院内的大槐树下已摆上了一张小圆桌，桌旁放着两把柳树枝弯成的小椅子。桌面是一块汉白玉石，洁净而光亮。

字元先生踏着月色走了进来：“哟，恭喜六爷发财了，这多天码头上的货船没断过线呢。”

“哪里，哪里，字元先生的药铺才是摇钱树哩。”六爷从大槐树下的竹制躺椅上站起身，迎上前去。

两位好友围着小圆桌刚坐下，三太太摇着小碎步，低首托来了一茶盘，盘中放的不是茶具而是两只景德镇产的蛋壳薄瓷碗，瓷碗中的莲子汤色淡透明，碗底散卧着一颗颗乳白色的莲米。

“字元先生请用。”三太太微笑的面目有些生硬。

“哟，难为三太太亲自端盘，让丫头端就是了。”

“你是贵客，咱馥香讲的是规矩嘛。”六爷笑道。三太太回报了一丝苦笑，转身离去。

“我说六爷，三太太面色有些不太好。”

六爷似乎没听到字元先生的问话，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夹起碗中的调羹，轻轻地在碗里搅了搅，说：“请君品尝，莲子羹，此乃洪湖弟兄送来的莲米，莲之上品，温补壮阳也。”

字元先生笑道：“贤弟不必班门弄斧，不要忘了莲米是一味中药，此汤应读作‘莲参汤’才是。”说着细细呷了一口，果然清香溢齿，温热直下丹田。

六爷与字元先生各自用心地喝了几口莲汤，字元先生停住了调羹：“今日这夜……”字元先生试探着抛出话头又急忙收住。

“这些日子我是心痛不安神思恍惚，昨晚闭眼就见一白衣女子飘游而来，落于床前，席地跪下，泪汪汪地望着我，连声说，我该死我该死。我仔细一看，那女子小酒窝小嘴的就象我家馥香……”

“哦……”

“我正疑惑，又走进一拖着残腿的男子来，那男子一直低着头，进门就与那女子跪倒在一块，啥也没说就抡起手掌打自己的耳光，打得那嘴里的血泡直往外冒，吓死我了……”

“这……”

一缕厚云盖了过来，那一弯明月隐退了。

六爷将屁股下的小椅子朝字元先生身边挪了挪：“我说字元兄，你我可称得上莫逆之交吧？”

“当然，当然。”字元先生蓦地又想起当年的那场官司，不寒而栗。两颗头颅骤然碰到了一起……

明月挣脱开厚云，从一条裂隙里钻了出来。三太太的贴身丫头这时从三太太亮着灯的屋子里走了出来。她端着盘，盘子里的盖碗中飘出了浓浓的隆中茶香。

丫头放下盖碗茶，将桌上的空碗收入盘中退下。六爷看着丫头的背影欲言而止。

字元先生不语。

寂静片刻，字元先生站起身来：“时候不早，我看今日就罢了吧。”

六爷朝亮着灯的窗户叫了声：“送客！”

三太太赶紧走了出来。

“罢了罢了，三太太快回屋去，天凉了。”字元先生拦住了三太太。

三太太停在了圆桌旁。

字元先生转身朝院门走去。六爷紧跟其后。字元先生正欲迈过门坎时，六爷听他自言自语道：“切不可讳疾忌医呢。”

1 1 9

气温降得很突然。

白天的秋风松一阵紧一阵地刮着，人们还没有感到什么凉意，到了半夜里，一些人就被屋外的大风呼啸醒了。次日一大早，瘸子张光着膀子从被子里一钻出，就感到了很凉的味道，鼻子不由得猛抽了几下，紧接一连打了十多个喷嚏。

六爷从被窝里伸出头来：“着凉了吧？快去顺兴药铺抓点药。”

“嗯……”瘸子张刚嗯了一声，接连又是两个喷嚏。

瘸子张打开了杠子铺的门，并没把六爷的吩咐放在心上。他对六爷充满了恐惧，六爷越是对他和善，瘸子张就越感到不安。他打心眼里发誓，那怕是肝脑涂地也要报答六爷的大恩大德。

瘸子张迎着有些刺骨的江风站在大门口，为等候在门口的杠子们派完活，还有些不放心，便跟着一步一步下了码头。码头上到的船多，杠子铺的

人手就显得紧。瘸子张是下码头来督战的。

瘸子张本来就支点不稳，江风阵阵，把船吹得摇摇晃晃的，瘸子张站在船上十分吃力。

当夜，瘸子张在床上打起了“摆子”，浑身发冷，他只得将身子弯曲成一团，整个身子都在打哆嗦。六爷夜里进城去了，瘸子张折腾了一夜而没有惊动六爷，他感到有些安慰。

字元先生为瘸子张号脉后，叮嘱道：“寒气入骨太深，切不可大意。”开了几味药，配了三帖，让瘸子张即刻煎服。

瘸子张当天煎服了一帖，就感寒气减轻了许多；次日服用第二帖药过后，就感浑身热胀，精神明显好转。瘸子张赞叹不已：“字元先生的药真可谓灵丹妙药呢。”

就在瘸子张赞叹字元先生医术高明之时，字元先生踏门而入，走进了六爷的杠子铺。

字元先生问候了瘸子张的一番病情后，神情十分严肃地对六爷说：“根娃儿半月内不可再受风寒，切忌出外。”

瘸子张有些感动：“字元先生真是药到病除呀，我可以出去跑跑了。”

字元先生摇着头：“嗯，切不可大意，切不可大意。”

六爷把字元先生的话十分当真，待字元先生一离去，转身就说：“听到了吧？你半月内不得出这大门。”说完六爷仍有些不放心，便召来了几个乞丐弟兄，让他们守在杠子铺的门外，看守管家养病。

待到第三帖药下肚，瘸子张寒气全消，一身轻松，已经完全恢复到了往日的精神。瘸子张要出门去到码头上看看，六爷不让。

六爷说：“看你刚好的，江风大小心着凉了。”六爷显得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瘸子张见六爷如此体贴自己，内心充满感激。杠子铺不能出，铺子内也没有什么事可做，瘸子张只有白天蒙头睡大觉，养足精神夜里多为六爷尽点心。这一夜六爷进城没有回来，瘸子张感到特别的不自在，他几乎通宵失眠，郁闷怅惘，显得烦躁难安。他觉得有些冷，以为是又要“打摆子”了，急忙加盖了一床被子。可被子刚盖上，又感到浑身热躁，一气之下蹬开了被子。光溜着身子什么也不盖，瘸子张反而才感到畅快了些。就这样，瘸子张睁大眼睛等到了大天亮。

六爷回来了。他一眼就瞧见瘸子张脸红得有些过了，眼珠有些外突，额头两侧太阳穴的青筋也暴得很明显。六爷似乎没有过多的在意。

瘸子张一见到六爷就想到了三太太，他为自己的胆大妄为大吃一惊。自打六爷高抬贵手之后，瘸子张曾多次暗暗发誓，一定要牢记六爷的恩德，脱胎换骨。

瘸子张却无法管住自己，开始思念三太太，而且思念得一发不可收。三太太那粉红色的睡袍里裹着的柔软身子，那雪白的牙齿和打着小转转的鲜舌头，还有那脸上多情而又迷人的小酒窝……，这些画面，一旦出现于瘸子张的脑袋里，就赶不走了。瘸子张使劲地拍打着头仍是赶不走。有几次，他看见三太太就在自己的眼睛前，急忙伸手去抓，可仍是两手空空。

他情不自禁地将身子往外挪，却被门前守着的弟兄毫不留情地拦住了。瘸子张很恼火，可就在将要发火时，他又猛然清醒了。

一连几天，六爷都是晚出早归，匆匆地忙着他自己要干的事。瘸子张

却是一日比一日感到难忍和羞辱。在一股股灼人的气血的冲击下，身子禁不住胀胀地颤栗着。他已经扑捉到了流动在自己体内的那么一种强烈隐秘的骚动，这种骚动在体内顽强而猛烈地冲撞着。他感到焦躁，感到勇猛亢奋。他身下那个男人的自豪物，全天候地处于一种临战状态。直到这个时候，瘸子张也是尽可能地收敛自己的目光，生怕被六爷窥视到了自己的丑恶，见到六爷也不敢正视。

苦夜难熬，在瘸子张被躁动搅得彻夜不得安宁时，他只得拼命地咀嚼着与三太太那美好的一时一刻。月光从格子窗上射过来，三太太粉白的裸体在朦胧的月色中逐渐显露，瘸子张的手顺着三太太肚脐下的虚线朝那个神秘之处延伸着，欲火烧心，他一把撕去了三太太的红兜肚儿，嘴巴饥饿地吮住了那肥硕的乳房，身下之物迅速地无比坚硬地膨胀着，霎时，一股流体畅快地喷薄而出。就在这时，一阵钻心的疼痛把瘸子张从梦幻中拉了回来。原来他一口咬在了坚硬的桌子角上。

痛苦之余，瘸子张想到了六爷那细长而又充满柔情的手指，想到此时正躺在城里三太太九龙戏珠雕花枣木大床上的六爷，他竟然有些愤愤不平。他竭力回忆六爷那种抚摸的滋味，学着六爷的指法，让自己的手指在身体的敏感区跳跃。倏然，又是一股无比通畅的感觉通电全身，他终于获得了一种没有三太太而胜似三太太的快感。

这种快感一旦得手以后，竟然是无法节制一发而不可收。瘸子张意想不到自己的精气如此旺盛，周而复始的循环几乎毫无间隙，让活跃在高山与峡谷间的瘸子张根本就没有喘息之机。

就这样，瘸子张不分昼夜地为自己制造着快感，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消除那膨胀着的痛苦，他才能消除对三太太幻影的掠夺，他才对得起海量大度的六爷……

瘸子张清晰地感到了自己生命的热力正在被一丝丝抽去，冰冷坚硬的铁团日趋变成一个疲软的空袋袋，泪水和鼻涕交织在他的脸上，灵魂完全坠入到一种巨大的恐怖之中。这种恐怖像一张无形的网，一副充满血腥的枷锁，早已把他禁锢在浑浑噩噩的阴谋之中，使他感到了窒息和死亡。

夜深了，窗外的万家灯火在闪烁，偌大的襄阳城仿佛变成了黑暗世界中一个光明的陷阱。

当这一天骤然来临时，瘸子张意外地冷静下来。他像一下子看到了许多阴谋，感到了世态的无情和残酷。他仿佛被置于一个广大无边的空间之中，在这空间中，他立于一种孤独无援的尽头。

有几次，六爷从城里回来，并没有径直走进杠子铺的正房，而是在距厢房窗户的不远处停下，用心感受着窗内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分明看到了瘸子张那不顾一切的发泄，那竭尽全力的倾吐。瘸子张那以挤干一滴一滴精血为代价的快感，那杀猪般的嚎叫，六爷时时用心地关注着。

1 2 0

就在瘸子张日夜为三太太搅得痛苦不安时，一个巨大的不幸落到了三太太的头上。

三太太忍受不了六爷那不正常的沉默。她似乎从寻找一个真正的男人让自己变成真正的女人开始，就准备了粉身碎骨。她不可能让自己的青春光阴被一个非男非女的人惨无人道的一点儿不剩地剥去。当六爷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裸着身子的她与他的床前时，她就清楚自己掉进了六爷的陷阱里。如果

说在那一瞬间，三太太还有过那点儿可怜的难堪的话，当六爷表示了那种令人作呕的感情后，三太太算是彻底地认识到了六爷的得意与刻薄。

三太太思索着在距死亡指日可待的日子里，如何尽情地尽善尽美自己的人生。她是否对瘸子张有着真情浓意，她说不清楚。她喜欢上张根娃时，张根娃还是一个挺体面的小伙子。

奇怪的是，自打张根娃与三太太有那么点意思后，不几天张根娃就摔成了瘸子张。好多天后，三太太看到瘸子张左脚背反翘着像狗一样在权府里出出进进，就感到有些好笑。她不喜欢他那反翘着的脚背，但她仍然喜欢他的那张脸。一天深夜，她躺在六爷的身边，突然梦到了瘸子张的男人物件，醒后羞得睁着大眼一动不敢动。自从她与瘸子张迈出了冒险的第一步，她就从瘸子张那疯狂的压揉中得到了一直渴求着的迷醉，而一旦获得这种迷醉后，她也就义无反顾地在自己的骨子深处接纳了瘸子张。

三太太选择了一条路：得再看一眼瘸子张那张男人脸。

三太太大白天不可能去马背巷，夜深了巷子里狗吠声一片，三太太更是不敢。她只得借助脸盆浴盆里的清波孤芳自赏。她一日多次地沉浸在浴盆里，让水将自己白皙的身子淹没。

她把平日挽起的乌发也放了下来，水蒸气纷纷歇落在那乌黑的瀑布之上。那黑与白的交汇，犹如出水芙蓉，娇媚多姿。三太太不由轻轻地呼唤着瘸子张的名字。

这是个明月之夜，斑驳的树影满地摇曳。三太太似乎毫无目的地走出小院，踏入了城里与马背巷相连的边缘地带。这时三太太还看到了马背巷上空残留的袅袅炊烟。胆小的三太太，今晚却没半点的畏惧，她已将自己置身于了一个风口浪尖的孤岛上，任凭狂风恶浪的折磨。

屋檐倒垂的阴影在月色的包围下，凝结成一面巨大的黑色帷幔。城头的那一堵黑墙掩护着一个黑影。

三太太还没来得及看清那条黑影，随着一股狂风扑面，三太太软瘫进了黑影的怀抱。三太太吓得当场晕厥过去。

三太太遭受残暴后，那条黑影有恃无恐地掏走了三太太旗袍里的几块银元，将三太太心爱的旗袍撕得一条一条的，丢下三太太雪白的裸体，一溜烟地离去。

三太太晕迷在幽暗中，蜷曲着身子……待三太太从她温馨的床上醒来时，已是第三天的下午。一缕残辉从窗棂上射进来，透过纱幔，投射在三太太的床上，投在三太太那张苍白的脸上。

丫头正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吹着药汤。她见三太太睁开了眼，一阵欣喜。数落着：“这两天可真是急坏了六爷，六爷请来字元先生看病，六爷昨日还在床前守了大半夜呢。”

三太太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她那曾经丰满秀丽的面颊，塌陷了许多。她那好动的小舌头也被双唇紧紧地锁住了。三太太竭力地回想着，然而，她怎么也想不出自己到底出了什么事，自己怎么会病倒了，字元先生又是号得什么脉，还有六爷……

她神情木然地望着上空，透过粉红色的纱幔，她看见了朱红色的房梁，酷似鲜血。一只硕大的老鼠从房梁上跳过，一闪即失。三太太一声惊叫：“魔鬼，有魔鬼，快，快要杀人了。”三太太又昏了过去。

三太太的脑海里终究没能再次重现那无比残酷的一幕。三太太在经历

了一场特大灾难和肉体创伤后，再也没有缓过气来。

三太太变得痴傻了。

1 2 1

六爷的三朋四友都来了，他们望着悲痛欲绝的六爷，显得愤愤不平。他们都知道三太太是六爷心头之肉，一股同情油然而生。字元先生安慰六爷道：“事到如今，这也是她的命中注定了。”

“是呀，是呀，六爷一定要想开些。”众人附和道。

“这丧尽天良的畜生……”六爷禁不住老泪纵横，怆然涕下，“馥香活着是我六爷的人，死了也是我六爷的鬼，眼看馥香让人糟蹋，又病成了这个样子，全是我六爷无能呀……”

三太太似乎认出了六爷，她停住了惊叫，脸上挤出一丝惊恐而又凄凉的笑容。三太太战战兢兢地欠起身，想支撑着身子坐起来，被六爷按住：“别动，别动。”

三太太显得激动不已，紧紧地拉住六爷的手，好似往日一样眩晕在丈夫的怀抱中。三太太的面前呈现出一片花好月圆的幻觉。她拉住丈夫的手飘飘欲仙地飞翔起来。蓝天白云，山青水秀。琪花瑶草，群芳争艳。四周广袤无垠，远处的隆中山林中响起了悦耳的歌声……

此时此刻，六爷有些愧疚的泪水夺眶而出。当年玉貌绛唇姿容秀美的馥香已憔悴得不堪入目。红颜动人的鲜花凋败得令人心寒。她肩胛削瘦，雪白的长颈泛出了青黄，冰清玉洁的肤色褪去了诱人的光泽，眉宇间凝匿着的那股死亡气息使人心寒齿冷。

六爷当着众人面交待下人再给三太太增加一个女佣，全力照料好三太太。安顿好三太太，六爷拜托字元先生要时常来看看，这才走向门前的轿子车，轿子车拉着六爷向马背巷的杠子铺奔去。

又过了一些天，夜幕笼罩着马背巷，字元先生深一腿浅一腿地摸到了六爷的杠子铺：“三太太染上梅毒了。”

“是吗？这么快？”

“是的，病情来得挺猛的。”

“哦……”

六爷见到三太太时，三太太痛苦地横扑在大床上，脑袋埋在枕头里，裤子已被撕得一条一条的挂在身上。两条白得很刺眼的大腿晃动着，两只赤着的脚用力地击打着床铺。一条条蚯蚓般的黄水从大腿根部顺着腿流到床上，散发着一阵阵腥臭。突然，她用粘满鲜血的手一把抓起头上的枕头朝六爷扔来，随后痉挛的双手死死地抓住前胸：“哦！我受不了，憋死我了……我真可怜……哎哟……”

六爷本能地避开了三太太扔过来的枕头，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六爷转身走出了内屋，头也没回向身后的字元先生问道：“她还能有多久？”

“还要拖一些日子。”

“好！我过两天再来看她。”六爷说着掏出了一擦袁大头，要朝字元先生的手上塞。

字元先生用手给挡住了：“六爷，我们谁跟谁呀。”

“嗯，你拿着。”六爷把袁大头装进了字元先生的衣袋里。

第一个闻讯赶来安慰六爷的是李虎。

自打那次在江月楼给六爷丢脸后，李虎就一直躲着六爷。好在六爷念旧情，没有为难他。六爷说：“唉，若不让老虎替趟丁，也不会落下这病根，老虎都是让那病给害的呢。”六爷还是让李虎看守山道口，仍少不了给李虎一些小恩小惠。

李虎不能去江月楼了，就老老实实守在山道口。夜里难熬时，就用手拨弄家伙解馋，弄了，也就舒畅了。可事后回味，总感觉还是没有抱着白媚有滋味。李虎记恨江月楼的江妈，发誓要把那江月楼一把火给烧掉。可六爷在，他不敢瞎来。

李虎走进杠子铺，有些诚惶诚恐，他耷拉着头走到六爷身边：“六爷，我来了。”

六爷说：“噢，你来了？”

李虎哆嗦了一下，感到了一种孤苦无援的恐慌。

李虎进来时，铺内大厅空空如也。六爷斜着身子躺在太师椅上。李虎四周打量了一下，便跪在了六爷面前，压低嗓门说：“六爷，您杀了我吧。我欺负了三太太，就是欺负了六爷您。”

“看你说的，六爷感激你都来不及呢。这是你的。”六爷掏出一摞袁大头递给了李虎。

李虎受宠若惊。

“老虎，你受累了，六爷本不该再劳你了，只是……”

“六爷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就是了，那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老虎都不会眨一下眼。”李虎把六爷的恩惠喜滋滋地装进了衣袋里。

“这就好，这就好。今早汉中丐王黑子捎来信，说是病重得很厉害，吃啥吐啥。你我与黑子兄弟一场，也算得上生死之交，我本想亲自去一趟，眼下这样也走不开。我让字元先生开了几帖药，烦你跑一趟，一是替我看看，二是送点药去。”六爷说得挺真诚挺动感情。

“我去，我这就去。”

中午，李虎从古渡口上船，沿江而上，向汉中方向而去。

两日后，当李虎带着六爷的问候和药包赶到汉中黑子丐王的府上时，黑子的病痛已经消失。黑子丐王见到李虎分外亲热，欣喜不已。自在那次安康混战中失散后，黑子就没再见到过李虎。黑子丐王对李虎说：“难得六爷的一片真情。”

今日的黑子丐王也是财大气粗，他将丐王府取名为“状元府”。匾牌为长方形黑底色，镶着烫金的状元府三个字，格外刺眼。

李虎见黑子丐王已经康复，也挺高兴，聊了半日离别之情，连夜就要返回襄阳，说是要给六爷报个信，免得六爷惦记。

黑子丐王说：“那可不行，你我兄弟一场，日夜兼程而来，是我状元府上的贵客，那有不留宿之理？”

李虎肉酒肉饭饱餐了一顿，倒头便睡，一夜无话。

次日大早，李虎裤裆里又开始搔痒起来，屈指一算，字元先生的药期已过，李虎猴急。

黑子丐王又留了李虎半日，无奈李虎一定要走，中午酒足饭饱之后，黑子丐王让人抬来几箱黑米酒捎给六爷，另备了一些酒菜让李虎带着路上

用，然后依依不舍地送李虎上了回襄阳的篷船。

篷船轻舟顺水，一帆风顺。

傍晚时，船到安康，船夫停船于岸边，将熟菜回锅，请李虎上坐。难得黑子丐王想得周到，那牛喉、猪肚、百叶、羊头都是一些上等下酒菜。三人正要端杯时，一条鲤鱼跳进舱，于是又多了一道酒菜。酒过三巡，两船夫就有些醉意：“李大人，小人都不胜酒力，我们还要行船赶路，您就自酌自饮吧。”

李虎酒兴正浓，连连说：“不妨，不妨。”便放开量喝了起来。

篷船离岸继续下游。夜半时分，李虎的鼾声一阵高过一阵。月亮下，两船夫四目对视，心照不宣，放下木桨，一人拿菜刀，一人拿擀面杖，走进了船舱。一刀见血，当场就砍下了李虎的头颅来。可怜，李虎死到临头仍在梦乡之中。

即刻，船调过头来，奔汉中方向而去。

六爷得知李虎遇害是在半月之后，这时，瘸子张和三太太都相继过世。六爷长叹了一口气：“我六爷是作了什么孽呀，老天为何如此对我？”当场晕了过去。

第三十章

1 2 3

立冬这天，汉江里刮过来一股寒流，在古渡口产生了一个回流，还停了一会儿。西北风带着刺儿，在马背巷肆虐着，天气陡然变得干冷干冷的。严寒的冬天跟随着这场寒流正点到达了马背巷。

瘸子张硬挺挺地在杠子铺里倒下时，已是全身干枯得不成样子了。他的一张国字脸，半个月功夫就变得干瘦干瘦，下巴颏儿尖尖的，紧闭的眼皮也是松松的。

西北风刮了一夜，天要放亮时，瘸子张一绳子吊死在后院的那株大银杏树下。历史上很多自戕的故事，一般都发生在天将破晓时。成功的自杀总是在深夜酝酿，天亮前下定决心去做，不然拖到天亮再不解决，新一轮曙光就会大大挫掉自杀者的勇气。瘸子张是凡人，他害怕天亮时分对自己构成的某种诱惑。

瘸子张的脖子上留下了一道咖啡色的血痕，他的生命就是由这道血印扣走的。大银杏树烧焦的那侧有半截歪脖子树丫，瘸子张就挂在这上头。歪脖子树丫上还挂着一根绳头，只是那有圈套的绳套断在地上了。可以想象，瘸子张在寻死之时，老天曾和他开过一次玩笑。他是一次不成死了第二次，可见他死得铁心。

瘸子张被人发现时，他的舌头失去了应有的张力与弹性，掉出了口腔，裸露在寒风里。

六爷见到后，不由一阵心痛。给瘸子张沐浴净身的侍人，是丐帮里的弟兄。侍人想把瘸子张的舌头退进去，未果。令人更奇怪的是，平躺在硬板上的瘸子张左脚腕竟然不反翘了，左脚掌与右脚掌一样，与腿成九十度立着。杠子铺里出了大新闻，六爷的管家吊死了，城里城外一时各种议论纷至沓来，各种说法不胫而走。瘸子张的死有些扑朔迷离。

字元先生赶来了。瘸子张平躺在一张木板上。字元先生悲怆地抱怨道：“我说你这是真糊涂哟，谁个无病，你这病了，我这不是在为你治么，你咋就想不开……”

六爷更是抚胸大恸：“你干脆把我这把骨头也捎上吧……”

六爷要为瘸子张厚葬。

瘸子张是自缢而死，谓之“凶死”，为居家之大忌，即便死在家中，也不能在家里停灵治丧。六爷悲痛不已，他选定了城里的老龙庙为瘸子张停灵发丧，他要为瘸子张做道场“七七”四十九天。字元先生劝告六爷，亡人已去，还是让他早日到阴间享福去吧。

当瘸子张的灵柩在老龙庙内用“交木”支起来的时候，六爷赶来了。灵柩下边摆放的“倒头三大件”——阴阳盆、砖、焰食罐子。六爷躬下身子，拿起那只粗陶瓷罐子，痛心地说道：“你拿着这只罐子乞讨了一辈子，六爷不能让你拿着罐子上阴间去。”说着，六爷从怀里掏出了一只精细的小瓷罐替下了粗瓷罐。清细的小罐上，闪着深绿色的釉光。

六爷手下的弟兄一夜间已经为瘸子张的后事准备好了一切。城里的三教九流，绅士商贾，送挽联的，送牛纸马车的，烧香烧纸的，走马灯似地在老龙庙里出出进进。

“六爷要节哀！我们几百号兄弟还指望着你呢……”六爷手下一些衣衫褴褛的兄弟，顷刻间换上了一身洁白素装，宽慰着六爷，轮流为瘸子张守灵。

出殡时，六爷带来了自己的新管家，又是一个眉目清秀的童子。六爷让童子管家在瘸子张的灵柩前跪下。童子管家木讷地在灵柩前叩了三个头。

六爷对童子管家说：“可怜张管家无后，这丧盆就你摔吧。”六爷拿起丧盆，这是一只大泥盆，盆底上钻了七个孔。六爷心思沉重地用手掂了掂大泥盆，“根娃，这可是诸葛亮吊孝传下来的泥盆，你拿去吧。”

六爷所说的诸葛亮吊孝时留下的，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相传：当年，诸葛亮到柴桑口吊祭周瑜，东吴在灵前地下埋了火药，其引信就在丧盆底下，所以，盆底特意钻上孔。等孔明一烧纸，引着炸药，势必炸死孔明。而孔明能掐会算，预知其事，就命赵云预先带一块新砖垫在盆子下面，假说是祝周瑜“财帛高升”。这就破了东吴的火药之计。于是，襄阳人也就有了大泥盆垫砖摔丧盆之说。

“起杠啦！”随着一声喊，童子管家举起灵柩前的那只“阴阳盆”“啪”的一声闷响，泥盆摔成了无数个碎片，一帮人就呼呼啦啦地抬起棺木，大呼小呼地朝隆中山里走去。

人群扛着高大的幡和生纸扎成的花圈踏着初秋的衰黄，穿过浮躁的大街小巷，绕道汉江边，围城一周。在飘拂的白色布条上，挂着“张根娃千古”、“痛悼张根娃英年早逝”的字样。

一路上，挥洒的纸钱纷纷扬扬。纸钱借风直冲天际，谓之“买路钱”，据说这是在打发“外祟”和“拦路鬼”。六爷的弟兄们早就在十字路口、

祠堂、井水窝子、城门等地，设好了路祭棚、路祭桌，瘸子张的棺木一过，杠前就会高高扬起纸钱来。

守候在六爷杠子铺前的扬纸钱人是城里的高手牛头。就凭六爷的仁义，牛头今天带着四位徒弟不请自到，为六爷助阵来了。棺木来到了马背巷古渡口，牛头就让手下的徒弟“备料”（把纸钱揉搓好）。杠夫接近码头台阶，牛头稍一哈腰，纵身一跃，足有一米多高，猛劲扬出头一把，徒弟们随着也各

扬一把。这五把纸钱直入云霄，随风向四处扩散，漫天皆白。当时东风甚紧，居然没有落下几张来。大杠出了马背巷，过了杠子铺，离去好远，还没落下一半，直到送殡的最后边的人儿过完，纸钱才落尽，回头再看汉江码头上，水面全白了。

这时，六爷悲怆地赶到城外，挡住了大杠，掀开瘸子张的杉木棺材，俯下身将一枚铜钱塞进了瘸子张的嘴里，连连喃喃道：“六爷会常给你送钱的，去吧。”

六爷对管家瘸子张如此深情厚意，令在场的人怆然泪下。马背巷的人们感叹道，瘸子张做人做到这个份上也是前世烧高香了，一个要饭的叫花子，当了六爷的管家，生前跟着六爷吃香的喝辣的，享尽了人生的荣华富贵，死后又是这样的风光美气，假若瘸子张九泉有知，也该知足了。

一瞬间，六爷那颗疲倦的心像是一下子跨越了几个世纪，显得极其疲乏。

1 2 4

瘸子张死后，马背巷的人们才知道三太太得了大病的消息。这消息是从城里背街传出的。至于三太太得了什么病，人们都显得神秘得不得了。马背巷的人从跑得挺勤的六爷的轿子车上，证实了传闻。

人们同情起了六爷。六爷一生苦多，为人慈善，小时受够了欺凌，如今守着一个杠子铺，风吹雨打，还不是求的是一个仗义。更多的人说的是，六爷娶了三房不会下蛋的太太，也没一个后，再看这三太太也可能是病得不轻，六爷这辈子算是倒霉倒到了底。

又过了三天，终于从城里背街的小院里传出消息：六爷的三太太患重病去世。据背街的街坊说，那天夜里，三太太凄凄惨惨地哭叫了一通宵，那苍凉凄婉的声音在寂静的夜空回荡，格外揪心。直到天亮时，三太太的嚎叫声才没了。至于说三太太患的是什么病，人们仍然是不得而知。

三太太丧事的规格本应是要超过管家瘸子张的，但六爷无论如何也难以承受这接二连三的打击，送走了瘸子张，六爷为三太太病事操劳多日，三太太断气了，六爷也就病倒了，六爷没能在三太太的丧事露面。

六爷躺在病榻上对弟兄们说：“馥香活着的时候太孤寂了，多陪些纸活，让她到了阴间热闹些吧。”

为三太太送行的纸活十分丰厚。走在三太太的灵柩最前的是：一人举着顶马，两人拉着“落地拉”的轿车，另一人举着跟马。接下来，糊着纸轿夫八名。由两名看烧活的与纸人为伍，抬着走。再就是坐骑，金鞍宝马一匹，翻毛细活，蹄下有木轮。由一人牵行。跟着棺木后面的是：几十个披麻戴孝的童男童女，两人一对抬着纸车、纸马、纸船、纸人……

当送葬的队列在隆中山路口闪出来时，灰沉沉的天空突然降下了大雨，狂风和雨水顷刻间将隆中山搅得一片凄迷，树林中发出尖利的吼声。

当天夜里，几日没能起床的六爷突然从病榻上起了身，单个儿挑着太谷风灯，从杠子铺里一步一颤，缓缓地走了出来。马背巷一家家窗户射出的灯影晃动着变幻着千奇百怪的图案，给人以影影绰绰的惊恐。六爷孤独地向城里的背街走去，这是六爷第一次步行去背街。

他感到两条腿木木的，心也是木木的，他走进那寂静无声的四合院，他走过那秃枝残叶的三棵树，阴深深的，凉气袭人，小院里已人去房空。六爷走进三太太的卧房，凌乱的被褥残存着某种疯狂的痕迹，床边立着的一朵

月季花已枯萎了。淡淡的草药味还残留在空气中，给人沉重的凄凉和惆怅。

一阵天旋地转，六爷昏倒在了三太太的居室里。

在字元先生的精心医治下，六爷的病慢慢地好了起来。六爷病好后，闭门谢客，不说是城里人就是马背巷的人也很难见到六爷了。据说，六爷把自己关在杠子铺里，或是念古书，或是玩赏古董……

直到有一天，六爷的一帮弟兄在古渡口发现了从上游飘流下的一男一女两具死尸，且每具尸体的头部中央都有一个大洞。手下人报告了深居简出的六爷，六爷才毅然走出杠子铺亲自下到了码头。在场认识六爷的人都说，六爷瘦了许多。

六爷面对着丢弃在江岸边两具泡胀了的死尸，让人翻着，他审视了良久，丢了句：“知有今日，何必当初呢？送到隆中山里埋了吧。”，便扭头离去。

这两具尸体正是六爷的二太太桂花和那个名叫胡非仁的管家。

1 2 5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在襄阳城外打响时，六爷在杠子铺的上屋正搂着他的第四位太太。

三太太去后，六爷整整独居了两年。

他变得十分胆小，胆小得让管家一步也不离开他。也许是杠子铺生意的需要，六爷的管家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群人。六爷走到哪儿，身后都跟着他的管家。六爷睡觉，床上陪睡着一个管家，门外还守候着一个管家。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六爷都在做着同一个内容的恶梦。恶梦里是四只大腿交织而成的一只血淋淋的大口，大口紧紧地追赶着六爷，六爷只得拼死命地跑。眼看着就要落入大血口了，六爷惊吓醒了。每次惊吓醒后，六爷都能清楚地记得那四条腿，两条光滑细嫩的腿，那分明是三太太的。两条干枯弯曲的腿，肯定是瘸子张的。

六爷终于想明白了，自己需要女人来冲走这血淋淋的大口。

六爷新娶的四太太走下披红的喜船，在伴娘的搀扶下，走进了六爷的杠子铺。三太太死后，六爷卖掉了背街里的那座四合院。四太太是六爷让一位相面先生选定的。四太太与六爷一般高，但看起来要比六爷高。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夫妻互拜，六爷与四太太以红缎带相牵，乐陶陶地共入洞房。

四太太名叫单婉，人高马大，面目却清秀端庄。对她那张光滑细嫩的脸，六爷百看不厌。每当夜深人静时，四太太就让六爷用光溜溜的下巴磨她的蛋脸，磨得四太太痒酥酥的，磨得六爷也很尽兴。更为奇怪的是，四太太自打躺上六爷床的第一夜就发现了六爷的秘密，但她一点不感到惊奇，她在领略了六爷的手上功夫之后，她回报给六爷的是更多的温情和甜蜜。她的手比六爷的手更细嫩，更柔软，更有节奏感，能让六爷很快获得一种欲醉欲死的感觉。

单婉被六爷用红线牵着走进洞房后，没有丝毫的胆怯，竟然大胆地用手掀开红头盖看了六爷一眼。夜深人静，闹洞房的客人离去了，单太太抢先钻进了被窝里。六爷急忙更衣上床，一贴上单太太的身子，六爷的手指就忙开了。六爷先是一愣，紧接着腾地一下子坐了起来。六爷领略到了一片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天地。

六爷终于找到了自己床第之欢的归宿地。

自此，六爷与单太太形影不离，相濡以沫，相亲相爱。

公元 1948 年夏天，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季节。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为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和开辟汉水南岸地区，建立渡江入川战略前进基地，发动了著名的襄阳战役。驻守襄阳的国民党军队第十五“绥靖”区康泽部队妄图凭借汉水天然屏障，固守襄阳，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入川。

七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桐柏军区二十八旅和陕南军区十二旅等对敌宣战，相继攻克老河口、谷城、南漳等地，十六日占领襄阳。整个战役历时十五天，毙伤敌人三千五百余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副司令官郭勋祺被擒。不久，人民解放军作出战略转移。国民党军队整编二十师驻守襄阳。紧接，国民党军队十三绥靖区司令王凌云及其所属残部，由南阳逃至襄阳。

当年底，全国战场胜利在望，襄阳城已成为国民党军一个孤立的据点，人民解放军桐柏军区遂决定夺下襄阳。在人民解放军攻城的日子夜夜，炮声隆隆，战火一片，襄阳城的全城人都在惊慌失措，夜不能寐。而六爷与四太太却日日夜夜如新婚。

新年之初，人民解放军攻城的炮声停息后，襄阳人民获得解放，全城实行了军事管制，紧接着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六爷的杠子铺被查封了。一家又一家小巷里的无产者搬进了六爷的杠子铺，六爷与四太太被挤进一间厢房里。好在六爷有了四太太，而且正与四太太爱得死去活来。这场翻天覆地的运动，尽管重重地扰乱六爷的心，然而有心爱的四太太为伴，六爷也就抗了过来。

襄阳解放后的第一个冬天，那天早上寒气挺重。天边刚刚发红时，两位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现在六爷的眼前时，不容他多想，一根绳子就将六爷绑了。襄阳开始了镇压反革命的斗争，着重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简称“清匪反霸”运动。

六爷被押出自己的古宅时，曙色微明，对岸的樊城仍在阒静的浓雾中酣睡。六爷要被送进设在对江的樊城监狱。六爷看见无数的人头分列在路石阶两旁，默默地望着他。当六爷走到那些百姓面前时，突然一声撕心裂肺的“六爷……”喊声凌空而起，人们一片片地跪下了，码头两侧一下矮了许多。

一些昔日得过六爷恩赐的人，他们纷纷记起了六爷的功德，甘愿顶着刺骨的江风守候在古渡口为六爷送行。在这些跪在石阶旁的人头中间，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亦有穿开裆裤的黄口小儿；有抱孩子的农妇，亦有拐着一条腿的残疾人。这些人一个挨一个地跪在路两侧，竟排列到了六爷目力所不及的地方。

就在这时，一位满头飞雪的长者，跌跌撞撞地挤出人群，扑向六爷：“六爷，你不能走啊。”说着，双膝跪在了押送六爷的解放军战士的面前，“长官，求求你们了，六爷可是好人啦。”

六爷定神一看，眼前的长者原来是王鉴老夫子。王老夫子真的老了，满头白发，长髯飘逸。

六爷想向父老乡亲们拱手致谢，无奈手被绑得死死的。他将头左右扭着，扫了每个人一眼，这才低下头，挤出一丝笑来：“王老先生您别这样，您这是干啥呀？”

王鉴老夫子很快被解放军战士架走了。

古渡口的九十八级台阶两侧死一般地寂静。六爷显得有些沉重的脚步

一步一步往下坠着，他不时地挤出一些僵硬的笑容来，送给两旁的人们。

就在一行解放军战士抓走六爷的前几天，六爷还带着四太太在古渡口的台阶上捡着瓦片垫着石台阶或干着其它的什么的。就在抓走他的前一天傍晚，六爷破例地让四太太挽着，沿着小巷的青石板道，从杠子铺向前缓缓地踱上几百步，再折回来。他突然感到腿力不足，让四太太陪着坐在第九十八级台阶旁的石鼓上，遥望古渡口的夕阳西下。

一抹斜阳切在六爷的脸上，将他的脸斜割成阴阳两半。六爷被夕阳照亮的那一部分：眼梢鱼尾纹，鬓边花白，唇上光亮，将时光凸现出来。留在暗处的那一部分却是阴森森的，整个脸部便有了一种不平衡的残缺。

离他们不远处泊着一条又一条船，当然有一些是古老的木船。船上有歌飘来，好像是个女孩子在唱，又像是一个男孩子在唱，清清纯纯的如同早上江面的空气，弥散着丝丝甜味。

六爷与四太太都听到了汉江的流水和船上的歌声，后来他们听出了空旷悠远的意境，那意境里有着宁静与淡泊。

六爷叹息道：“唉，人也有不中用的时候。”直到天黑，六爷才携着四太太返身走进了自己的厢房里。

1 2 6

六爷被绑走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襄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六爷的杠子铺依法进行了搜查，在后院的花房里发现了一个地窖口。在那幽暗的地窖中竟然还活着一个人。

瞎眼婆女贞终于走出了地窖重沐天日。日月如梭，女贞已在这个地窖里生活了十多个年头。

如白纸一张的瞎眼婆女贞出现在马背巷人们的面前时，几乎没有人能认出她。她的头发已全部脱落，形销骨立，两眼空洞，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女贞听到了动静，两只干枯的手在空中捞着：“小六子，娘在这里，娘想你呢。小六子，娘不是有意的，你还怨恨娘么？”

小巷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被请到了古宅的后院来，他们很快认出了女贞，认出了女贞那特有的白皙肌肤，认出了女贞那两片薄薄的嘴唇，于是重新体会出了她年轻时的姣美。

瞎眼婆女贞被人们议论几天后，突然又消失了。这次消失，却是永远的。马背巷的人们都说不清瞎眼婆女贞是什么时候告别人世的。过了一些日子，人们追寻着那刺鼻的腐臭味，走进古宅，撞开后院那间花房小屋时，女贞安详地躺在一张木床上，容貌已是惨不忍睹。

冬去春来，清明节时，马背巷的几位当年常与女贞一块拉家常的老婆婆结伴到隆中山为女贞上坟，猛然发现女贞的坟头上长出了一株小树。树高一米，叶对生，卵状披针形。树上开着白花，排成顶生圆锥花序，郁郁葱葱。襄阳人认为，一年内的坟头都为新坟，新坟长草为之发青，也就是一层毛茸茸的小草而已。可女贞的这座新坟头竟然长出了一株奇特的树来，几位老婆婆连忙丢下手中的铁锹，跪拜起来：“女贞仙姑，显灵了。”

一时间，女贞的新坟头长出一株神树的事儿迅速传开，而且越传越神。传得最神的是，女贞坟头的这株树的树叶能煮成汤药治百病。说是，城里有位妇女患阴虚内热病多年，腰软肾虚，眼眩头晕，多年不愈。那天来到女贞坟头叩拜时，她鬼使神差地偷偷采了一把女贞坟头的树叶，回家煮汤喝后，竟然头不晕眼不花了。这事一传十，十传百，马背巷的人们听闻后，担心人

们都来采摘，岂不是要了这神树的命？与女贞有感情的几位老婆婆一块商议后，一致同意命名这株树为“女贞树”，并分别组织自家的男劳力上山护树。

一阵秋风过后，再度开春，隆中山到处都生长出了鹅黄点点的女贞树幼芽。女贞树出乎人们意料的迅速蔓延开来，漫山遍野。这时，马背巷人才失去了护守女贞树的兴趣。

1 2 7

六爷被关押监狱里，很快病倒了。他的病是从两脚开始，先是肿大，鞋子袜子都穿不进去，剪开了边也还是套不住，脚腕的曲线都没有了，两脚粗圆得如同两只小水桶。红斑出现了，一个月后红斑又变成紫斑。再过一个月，又成了黑斑。六爷抓得脚上已经见不到一块好皮。他被押到医院就诊，医生给打了许多盘尼西林，可一点也不起作用。六爷跪在牢门前把铁门摇得咣当咣当响，哀求看守：“你们让我去行讨吧，我这双脚要烂完了呀……”

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年月里，对六爷这个反动的封建把头进行定罪量刑，应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可是，六爷在被捕押往监狱的那一时刻的悲壮色彩，使得中国人民解放军襄阳革命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六爷的定罪不得不慎重一些。为证据确凿地对六爷定罪，军事委员会对六爷的身世及犯罪事实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由于历史的复杂性，以及解放初期人们的觉悟所限，许多人还不可能透过六爷的伪善来认识自己的敌人，不少人对六爷的作为噤若寒蝉，而爱说话的人他们唠叨最多的仍然是六爷的功德。因证据不足，襄阳革命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六爷一时无法定罪，便下达了“取保候审决定书”。王鉴老夫子主动为六爷出任担保人，并出具了保证书。

六爷又回到了四太太单婉的身边。

六爷过着十分悠闲的日子。

每日一早一晚，六爷都会挽着四太太站在码头上，眺望江面那一只游动的风帆。看累了，就回到屋里。襄阳解放了，并没有能消除乞丐，有乞丐就有六爷吃喝的。当然，六爷仍然每月带着四太太行讨一次。

古渡口的杠夫们翻身当了主人，成为了新中国的码头工人。他们再也不把六爷看在眼里，一次，有个抱着杠子的码头工人慌忙中撞着了六爷，回过头瞪了六爷一眼，吼道：“你还想欺负人不是？”六爷只得赶紧赔笑。只有四太太知道，六爷笑脸深处的仇恨。在夜深人静之际，六爷粗粗的叹气声，令四太太听起来毛骨悚然。

刚刚获得新生的襄阳，千疮百孔。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结伙为匪，不断发动武装叛乱，烧、杀、抢、掠，严重危害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人民政权的巩固。农历三月三这天，隐藏在襄阳城外的残匪头目黄志远和城内的会道门头目韩国强等煽动和胁迫数百名群众在老河口付家营和王土沟同时暴乱。这天凌晨，黄、韩匪部与河南淅川、邓县之叛匪共千余人在老河口北的袁冲二劈山集聚，接着围击袁冲区人民政府，抢走了县中队和区中队的枪支，一度占据了老河口，大肆抢掠当地居民的财物，妄图进犯襄阳。襄阳军分区司令员张廷发率部赶赴老河口，一举平息了泥沮、欧庙暴乱，十余股匪徒全被歼灭。

襄阳革命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此案进行了漫长而认真的审理，由于组织这次暴乱的头目都被当场击毙，给案件的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一年后，码头民主改革开始，一位码头工人揭发了权六子与暴乱的首犯之一韩国强是结拜把兄弟的内情。在三月三暴乱发生的前两天，一个漆黑的深夜，这个住

在马背巷的码头工人起夜时，曾亲眼看见六爷开门送韩国强。这个码头工人曾在六爷手下跑过腿，认识韩国强。同时，公安部门在审查那些参与暴乱的群众时发现，这些群众当时都是听了一些乞丐的蛊惑和煽动才受骗上当的，而这些乞丐都是六爷过去的弟兄。

紧接着，六爷杠子铺里的霸道凶恶之事，也开始一件一件地被人们揭发出来，人们开始大胆地追究六爷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的死因。几个曾在杠子铺里做过管家的人也悄悄地向军管会报告了六爷同筐子以及与其他伪政府要员的交往之事。六爷囚禁奶妈的罪行也被人揭发出来。公安部门立即将六爷抓获归案。三天后，湖北省人民法院襄阳分院在人民广场召开万人大会，以反动会道门头子罪、反动封建把头罪、国民党特务罪和煽动暴乱罪，四罪并罚，经万众公审后，下达了对权六子处以极刑的命令。

马背巷的人们被激怒了。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可怜的女贞和杠子铺里几位花容月貌的太太，字元先生的太太也忍不住向小巷里的一些婆娘们透露了六爷枉为男人的无能。人们愤愤地感叹着，杠子铺里的女人们真可怜呢，六爷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道貌岸然中看不中用的恶棍呢？

直到这个时候，马背巷的人们才算是真正认识了六爷，当然，人们再也不称他为六爷了，而是恶声恶气地直呼权六子这个名字。

五花大绑的权六子的两条胳膊被解放军战士攥住，身后的一行解放军战士平端着上刺刀的枪，押着他一步一步踏上囚船。

随着一声枪响，权六子倒在了血泊中。这块血泊地在古渡口下游江心鱼梁洲的沙滩上。

就这样，权六子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旅途。

这一年，他四十一岁。

权六子死后，那座曾经为杠子铺的古宅开始闹鬼。先只是后花园里有鬼，接下来，整个宅子全都闹起鬼来。

雄踞于古渡口的杠子铺自马背巷的一些无产者搬进了这座古宅大院后，后院的荷花池的莲藕都被连根挖出来吃掉了，假山被铲平后搭起了一间伙棚，屋内的雕梁画栋都被烟熏得面目全非，但住在这座古宅里的人一个个都显得精神亢奋不已。

深夜里，住在古宅内的翻身穷人总感到有一个荡悠悠的黑白相间东西在宅子里游动着。

接着，鬼又走出了古宅，在马背巷里游荡起来。小巷人想这也许是权六子的阴魂不散呢。这个游荡的黑白相间的东西，或是在一些人家的阴暗角落里飘浮不定，或是进入到某个人的梦里缠住不放，让人从大汗淋漓中惊醒。这样，马背巷的每个夜里，都会或多或少地传出一些恐怖的惊叫声。

1 2 8

这天，干燥的秋风从清晨开始发狂，漫天遍野飘旋着纸屑，尘埃遮天蔽日，世界一片浑黄。马背巷里猎猎作响的生意幌子挟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在狂风中訇然雄壮。

半夜时，住在古宅里的一位中年汉子，走到宅子的后院里，正要掏家伙小解，猛然看到有人在那棵大银杏树下架锅煮着食物。煮食者银髯飘洒，气度雍容不凡，铁锅里窜出的香气飘散开来。怪谲得令人打噤。中年汉子有着很高的警惕性，便急忙绕到一根大柱的后面伸出头瞅着。长者并没急于食之，而是双腿盘起，从衣袋里掏出两块牛骨卜板，瞬间，一种极其神圣的声

音响了起来，那声音在老人手中变幻得千奇百怪，揪心般地朝外升腾，袅袅上飘，苍凉而悠远。

“你知道天是为谁所生么？”长者背对着半夜起床者。

中年汉子一惊，四周看了看，无别人，想必是遇上了仙人，赶紧说道：“请长老明示。”

长者大笑：“因天地无为所生，固不灭耶，明白不？”

中年汉子答不上来。

长者又说：“树有雄雌，物有阴阳，人有男女，才可生后，天则是不生的，也就不雄不雌，不阴不阳，不男不女，才长生也。”

长者站起身子，绕着古银杏树踱了三圈，说道：“你知否，此乃三株银杏，生分雄雌，后异株合一，本气全非，固不生不死，岂不是遗臭万年耶？”

中年汉子揉了揉眼睛，想看个明白，长者不见了。

次日一早，中年汉子醒来，想到夜半之事，一阵心虚，细一想，又朦朦胧胧的，以为是一场梦，也就没放在心上。走出古宅，中年人来到小巷，发现许多人围着一个疯癫的怪老头。老头高个子，白发白须似枯草一般。两块削瘦的脸延伸开来，两颗混浊的眼珠不时地闪着一丝幽光，衣衫邋遢，又破又臭。老头的手中敲着奇怪的卜板声，口中嘻嘻哈哈地笑着。

中年汉子一怔，这奇怪之声，如此耳熟？再细看，这老头脸目也似曾相见，不寒而栗。

如此一连几天，这怪老头打着卜板，疯癫癫地在马背巷里东游西逛的。第三天下午，怪老头来到了大杂院般的杠子铺，坐在门前的一块铺着石块的空地上。怪老头依然无力地击打着卜板，不同的是老头盘坐的胯下多了一杯茶叶水和几片烟叶子。突然，老头停住了卜板，喝了口茶水就开始裹叶子烟。烟叶子裹好后，有位看热闹的好心人连忙划上洋火献上，老头摇了摇头。疯癫老头不动声色地用手指蘸了点杯中的茶叶水在地上写下两个字，地上立即冒出一团火光，疯癫老头借火将叶子烟点上。瞬间后，疯癫老人就无影无踪了。

一天傍晚，襄阳城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大雨把马背巷的青石板冲刷得干干净净。大雨过后，人们在疯癫老人点火吸烟的地方，发现了老头写下的那两个字：阴阳。字为颜体，刚劲有力。

据说，疯癫老头写下的“阴阳”二字，只现出了一个时辰就不见了。襄阳城里的许多人听说后，都十分好奇地想看个究竟，可都没有这个眼福。后来，马背巷有人说，在下暴雨打惊雷时，这两个字还能现出来。只是下暴雨打惊雷时，天地间怪吓人的，城里人自然没这个胆来看这两个字。再说，看到了这两个字又怎么样？

有人认出来了，那个疯癫老头就是武当山上的长风老祖，屈指算来，长风老祖该是一百二十多岁的高寿了，咋就疯癫了呢？也有人说，那疯癫老头根本就不是长风老祖，长风老祖多年前就已驾鹤仙去。人生天地间，元气造化万物，生命轮回，灼然可见。

又是一场暴风骤雨，许多历史的沉渣被狂风时而卷起又时而抛下，喧嚣声中显得惶惶不安。“轰隆”一声，雄踞于襄阳马背巷古渡口两个多世纪的威严古宅终于坍塌了。

尾声

这段弯弯曲曲的日子追溯到此就成了结局。

襄阳博物馆的老学究老研究员们，到底不是一帮只求听到一些好故事的孩子，石碑高峰占有着阴阳两侧，本身就预示着了一种朦胧的不易说明的生殖崇拜文化渊源和畸形阴暗心态。当然，这理应是一段时断时续颇为艰难的寻觅。这尊阴阳碑最后被送到了高一级的考古研究机构，那里有着众多知识渊博的考古学者和精密仪器设备，于是，从电脑排出的纸带上，清晰地印出了这样一行文字：山峰状阴阳碑，乃出土众多古石碑中较罕见奇特的一类。

石碑白色一侧的阳文字符图案，为象形文字“且”，古意喻之男根；石碑黑色一侧的阴文字符图案，为象形文字“也”，古语曰：也，女阴也。山峰本是无性的，而它却既占有阴坡又占有阳坡。这块山峰状石碑，如此阴阳合璧，充分显示了我国封建统治者顽固的统治意识和疯狂的占有欲望。至于石碑本身的文化价值和美学意义，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挖掘。

故事的主人公权六子的生理现象，也被送进了省城医科大学的研究室，于是，从另一台电脑的纸带上，清晰地印出了这样一行文字：

人类的两性共存和性别互变在医学上是不足为奇的。性别的发育跟其他任何性状的发育一样，都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动物在胚胎时期都有两性发育的可能，如果它的性染色体雌性发育强，便为雌性，反之则成为雄性，若两者力量均等，则为阴阳共存者（包括后天人为的因素）。

阴阳碑的渊源到此也算是水落石出。襄阳博物馆有位好钻牛角尖的博士，在拿到这两张电子计算机打出的纸带后，托在手心里掂量良久。在某一个夜晚，一番通宵达旦的工作后，这位博士提出了一个完全超出文物考古研究范围的学术命题：阴阳碑与六爷畸形心态之主客观必然性。

论文的结尾有着这样一段文字：社会化与符号化的男人和女人，时常同处于一种正常与非正常的亢进之中，而当非正常东西在目睹正常东西的发育发展时，其心理上生理上必然受着沉重的压抑，而这种压抑所爆发出的畸形力量是变本加厉的。能与不能，无疑都是一种合理的摧残必然。

1996年岁末完稿于襄阳

汉水文化·小说神话(代后记)

—

襄阳是汉水流域的一座历史文化古城。

自打十几年前，我定居于这座城市以来，一种凝重的汉水文化底蕴就无孔不入地浸透到了我的骨子里，于是，我产生了要给我所在的这座古城写点东西的愿望。

细思之，《阴阳碑》作为自己对汉水文化认识的突破口，最初的写作动因大概有这么三点：

动因之一：一位前西德的流域经济专家，在全面考察了汉水流域之后，禁不住地感叹道：汉江是中国的莱茵河。这位大胡子欧洲人发现，汉水不仅拥有农业文明的辉煌，它也同莱茵河一样，孕育过人类的工业文明，尽管它是雏形。这就是汉水特有的擎肺肺幕疹及其它。

动因之二：襄阳城边的汉水上有座古渡口，江面上的大桥通车后，古渡口便老了。古人过渡为祈求平安，过渡时要向江水里抛掷钱币。随着挖石船的轰鸣，大量沉睡于江底千百年的各朝古币得以重见天日。当然，也就一同出水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动因之三：汉水源头的陕西著名作家路遥在世时，曾对其好友贾平凹的名字进行过一番很有趣味的批点。说平字形如阳具，凹字形如阴器，是阴阳交合体。可见，平凹先生体内有阴阳相济，此乃大福也。其实阴阳相济为人类之共性，不仅平凹先生如此，乃社会的人都应如此。只是，具体到每一个，阴阳吐纳强弱有异罢了。

二

我不知道三千里汉水沿岸有多少座码头，我曾请教于陕西白河县的一位高寿老人，他在汉江边生活了九十八个年头。他告诉我：汉水自古有捨魑穆胪罚 虻男 驩之说。意思是，汉水的码头可以随水涨水落而上下迁移，能停船即是码头，但汉水边的小镇如铁打一样的牢固和富裕。码头与小镇，似乎就成了汉水流域文明与富裕的象征。它积淀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

汉水作为长江的最大支流，其汉水文化应不应该是长江文化简单的物理分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摇篮。事实上，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长江流域中的巫山人至今二百余万年，明显地早于北方的山顶洞人几十万年；长江流域的湖南彭头山遗址中发现的稻壳距今已有八千多年，是整个亚洲大陆发现的最早稻作遗存，比黄河地区要早两千多年。中国真正有史可考最早进行水利建设的是长江边楚国的孙叔敖，在约公元前六百多年前完成，比北方已载入史册的西门豹修的漳河渠要早三百多年，比秦国建的郑国渠要早三百六十多年。更有意义的是，作为史学界公认的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的城堡，汉水流域的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址，则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古城。愈来愈多的考古发现，雄辩地证明了，汉水不仅是楚文化的摇篮，而且在整个汉文化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时代局限和汉江自身地貌及季节规律地制约，注定了汉水流域的人们必然要为汉水文化及汉水文化发展起来的文明成就，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

汉水源远流长，它发源于陕西宁强县的蔡山岭，这是一个因为传说太多而显得有些缥缈和迷幻的地方。汉水上流穿越在崇山峻岭之中，奔流到襄阳便是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宁强县是著名的羌城，相传羌族这个剽悍无比的游牧民族由北南迁于此，在这青山绿水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美丽的家园。汉水流域土肥水秀，多年来，两岸的人们习惯了富庶与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他们以接纳他人为荣，以被人接纳为耻。无论丰年荒年，汉江边上的人们到处流浪的要比任何一个地区的人都少。黄河文化与汉水文化也许正在这一点上分道扬镳。人们涌向富裕，汉水流域在接纳了众多的外来人流的同时，也就接纳了外来文明。以此逐渐形成了南北交融多方汇合的汉水文化特征。

《阴阳碑》正是要表现这种交融与汇合，以求寻觅汉水文化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神力。

一个民族就像一条河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规模的流浪和迁移可能意味着开拓与裂变，而闲适安逸则可能意味着保守和自满。汉水历来水害无穷，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根治水患，决定在汉江上修筑大水库。没想到，动员库区移民搬迁，成了一个特大的难题。

一位库区老人得知后，连夜将棺材放在了家门口，自己爬进棺材中。他发誓，除非我死了，别想动我的房屋，别想让我离去。汉水在舒展其博大胸怀的同时，也暴露了其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心理，这正是汉水流域另一种文化心态的悲哀。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未来凝聚城市的力量将不再是经济，而是文化。能够掌握知识与保持文化风貌的城市，就能比其他城市更繁荣发展。西汉的张骞，从汉水边的城固踏出了第一条通向世界的丝绸之路；东汉的蔡伦封侯于汉水边的龙亭铺，发明了造纸术；三国的诸葛亮躬耕汉水边的襄阳隆中，写下著名的传世之作《隆中对》。一条能不断生长和繁荣文化的河流，其魅力是无穷的。尽管它不曾有过工业文明的辉煌，但它具备了工业文明的活跃因素，它以其特有的流域性格，最大限度地推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由此可见，汉水文化的伟大凝聚力和强大推动力也正是如此。

三

大自然固有的阴阳之气与历史进程中孕育出的汉水文化，是否有着天然的逻辑联系，不可贸然论之，我试图将两者有意识地放在一块探讨，便不由自主地有了一种叫着神话般的东西。

《阴阳碑》不是神话。尽管我不可能经历小说中所处的那个年代，也不可能亲身体验那个年代所拥有的人文、历史的东西，但我长年喝着汉江水以及我生活的这座历史古城的人文环境，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小说的高尚之处在于，它不是现实生活的摹写，也不是历史事实的传声筒，它是作者个人心灵世界对现实生活的再创造，而且是一种高质量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是容易产生神话的。我感觉到了一种美妙无比的心灵世界。我的一位朋友看完这部小说的手稿后，很惊讶地说，小说的氛围太神话了。我明白，朋友所讲的氛围，是指小说的文化性和历史性。

俄国流亡作家纳波科夫曾给小说下过一个定义：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这个定义具备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什么是小说的形态？其二，神话的意义是什么？著名作家王安忆认为，小说的形态，首先它是以讲故事为形式，它不是诗，它也不是散文。然后它是以语言作材料，它不是图画那样以色彩线条作材料，也不像音乐那样以节拍音符作材料。而神话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依照小说自己的逻辑，完成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因为，这个世界你不可能都经历，但是你却能感受它、体验它。你感受的真实性，告诉这个世界的存在不容否认。

诚然，纳波科夫这里所说的神话，只是一种描绘性的形象说法，但实际上小说不是神话。

我以为，小说文化与神话的关系，如同数学上极限概念所表述的一种数理逻辑关系，你只能无限地趋近于某一个数，但永远达不到。

小说文化的极限便是神话。

王雄

丁丑年端午节于襄阳

作者简介

王雄，1957年2月出生于湖北洪湖岸边。现任职于襄樊铁路分局党委

宣传部。襄樊市作协副主席，郑州铁路局作协主席。1991 年开始小说创作，曾在《长江文艺》、《青年文学》、《莽原》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先后出版了《男钱》、《20 世纪末的挑战》、《遥远的大海》、《采访艺术论》等著作。短篇小说《红脸阿山》获湖北省楚天文艺奖。中篇小说《车辙》获第六届全国铁路文学奖。长篇小说《阴阳碑》获襄樊市首届“五个一”工程奖。

